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 637 期

金山伯奮鬥經過

慶祝雙十國慶

人鬼結良緣

古寧頭大捷紀念

「殺氣騰騰！」

嚴以敬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出版　第 637 期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Magazin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六七七號
七樓榮華工業大樓Ⓐ Ⓑ座
電話：⑤643028 ⑤643038
677, KING'S ROAD 6TH
FIOOR HONG KONG.

督印人：陳子雋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華美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利東街四十五號地下

本期目要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

外埠加收郵費

每月評論

孫院長海外宣勤成功

行政院孫運璿院長伉儷及隨行人員，已完成中美洲的訪問行程。

孫院長此行，歷時十八天，先後訪問了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多明尼加等三個友邦，備受各國政府的隆重接待，和人民的熱烈歡迎，並宣慰當地僑胞，視察我使館及農技團，因而加強了我國與中美洲諸邦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關係，增進了該地區華僑對祖國的向心力，也激勵了所有駐外人員服務報國的精神。

中美洲各國與我邦交向稱敦睦，歷經世變匪禍而不渝，乃由於雙方同具崇尙民主、愛好和平的信念、秉持保衛自由、抵抗共產侵略的決心，同時在經濟發展的歷程上，尤其農業建設的方法上，甚爲近似。此次孫院長往訪，會分別晉見各國元首，轉達蔣總統問候之意，並會晤其政府重要負責首長，就一般國際情勢和共同有關事項，坦誠交換意見，更在經貿、農業、文化及科技等方面，開拓了合作的途徑；並與中美洲各國從舉行工作會議、發表聯合公報中，達成多項具體的協議。

中哥兩國，同意所有自由國家應加強團結，以確保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與社會進步，並增進雙方貿易，擴大農技合作，以及根據文化專約，互相舉行展覽，從事文化交流，以促進既存的精神聯繫。中巴政府，同申全力推展科技合作、開拓經濟關係的意願，我國將應巴方之請，協進建立小型工業，調查海洋資源，及研究共同探勘石油的可能性。中多雙方，則在經技會議中達成多種協定。以上各點，一面揭示了共同信守的大原則和共同努力的大目標，一面擬定了具體內容和進行的步驟，具有崇高理想，亦復切實可行。

我國與中美洲友邦的關係，由於派遣農技團而益趨密切，這種合作方式，不但改進農業生產提供了範例，建立起模式，也擴大的原定的範疇。例如派駐巴拿馬的農技團，配備有漁業技術人員，已在沿海地區獲致增加漁撈量的績效；同時在指定的農村，進行農漁牧綜合經營，已有良好開始。這些作法，是爲了發揮多角生產的效益，更可產生樂利民生、安定社會、從而預防共產毒菌感染的作用。多國官員日前會要求我訪問團人員，講授民生主義的精義；可見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尤其以養民惠衆爲本的民生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在台灣實施的成果，已爲友邦所讚佩，並期盼作進一步的了解研究，參酌實行。

準此而論，我國與中美洲各國的友好合作，不僅以道義相尙，以誠信相守，得以歷久彌堅；而且在福國裕民的建設計劃與做法下，可以自固互助，從而阻遏共產侵略的浪潮。我中華民國堅持反共立場，推行三民主義建設，已成爲亞太地區的堅強堡壘。哥巴兩國扼兩洋之孔道，多明尼加位於加勒比海的要衛，在世局動盪，尤其赤色古巴就近滲透騷擾之際，其在西半球的重要戰略地位，正與我們在東亞的戰略地位相似。孫院長此次往訪，自不惟加強了雙方關係，更顯示自由正義的力量，無遠弗屆，雖重洋相隔，却已互相交流而趨於滙合。巴拿馬外長、哥斯達黎加總統候選人，既將訪問我國，即是雙方政要來往頻繁，友誼益加增進的證明。

孫院長於今年三月訪問南非洲四個，獲得重大收穫。此次中美洲之行，意義與成就又復相同。這標誌着我們正全力推展整體外交工作，且已開拓了新的里程。相信政府和民間必能共同努力，繼續前進，以鞏固我國與各友邦的金石之交，進而加強對自由世界的實質關係。



孫院長此次中美洲之行，深獲外國人歡迎。

港台報棍編織美夢

希望達到財色兼收的目的

萬人傑

香港有一家內銷僑報在台北大登廣告，徵求一位可以「投資百萬」的「經理」，月薪兩萬，不必上班，指定「以女性為佳」。看了這則廣告，你會覺得奇怪，世界上是否眞有這樣愚蠢的人肯上釣？人人都看得出，這是報棍們在窮極無聊之際，編織着「財色兼收」的美夢。報界有這種人，眞使人搖頭三嘆！

台北所見僑報怪象

在台北，聽到不了僑報怪事，不祇聽到，而且見到。台北和台中報紙以大塊篇幅報導，一家僑報一名「記者」被抓，原來他是一名有二十二次案底的小偷。一名慣竊，何以會成爲無冕皇帝？確耐人尋味。據說，他的記者證是買來的，用記者身份，祇可掩護他樑上君子的行徑。這小偷也的確聰明絕頂，可惜他妙手空空未夠火候，終於失手就擒，連帶那位台灣分社主任也丟人現眼，被傳到法院出庭作證。

另一名「不法之徒」，也懷有該僑報的記者證，被指爲「假證」，持有者不服，拿出一張該分社主任寫給他的三萬元收據，證明他以三萬元代價買得該記者證。分社主任既不能承認他發的收據，如果承認他有被判坐牢的可能；若然否認，簽名蓋章，又作何解釋呢？弄得主任尷尬萬分。

上述這家僑報，是歷史悠久的大報，何以墮落到如此田地？老萬也不明白，也許所托非人吧，僑報的面子」，給他丟盡。不過，這種「滾格」有人「後來居上」，一家新近才獲准內銷的報紙，在台北報紙、雜誌上刊登廣告，徵求「經理」條件是投資一百萬新台幣（相等於十三萬港幣左右）月薪二萬，不用上班，指定要女性。

拆穿了，是找一位祇作投資，不管事的女人，一百萬元，二萬元月薪爲利息。如果是長期，而且保證可以還本，倒無所謂；最怕不到三個月便關門大吉，一百萬老本被吃掉，月薪祇拿過六萬，九十四萬元泡水，雙手奉送給報棍。台灣有沒有這麼愚蠢的人老萬不知道，臨走時還未聽過有人「應徵」。

爲什麼他們指定要「女性」投資？一來女性比較可欺，便是出了事也容易應付；二來恐怕也有點「淘古井」的幻想，找到一個擁資億萬元的寡婦，財色兼收，那比三萬、兩萬的出賣記者證不知要好多少倍。

老萬曾經報導，台灣有些報紙以高價出賣了執照，在香港以同名出版（香港祇消繳一萬元按金即可出版），然後以「僑報」姿態申請內銷，即使在香港毫無銷路，亦可生存，其生存之道，就是本文上述的種種「奇招」。使老萬感到不解的，新聞局明知他們內銷是「靠滾」，仍然批准；也不知檢查報紙的朋友是否瞎了眼睛，大漢奸報剪用左派報紙文章，稱周恩來爲「偉人」，居然亦可過關，未有被扣，報紙流入台灣等於把中共宣傳品運入台灣。老萬建議台灣警總檢報同志不可掉以輕心，這種報紙處處埋藏毒素，稍爲大意，他們便達到向台進行統戰的目的。

借「愚人報」的光

萬人日報被左派報紙稱爲垃圾報、蚊報、造謠報的，現在又被大漢奸報稱爲愚報，可以說是別號最多的報紙，從好的方面看，不招人妒是庸報，萬人日報受人痛恨、痛罵，因爲萬報影響力不小，左仔、漢奸都受不了。

大漢奸報雖然罵我們是愚人報，但他們心知肚明，了解我們的影響力與他們是蚊髀與牛髀，因此他們的總主筆對政府有什麼建言，都拿到萬報發表，

例如要求阻止台灣電視台與麗的合拍統戰片集「中華兒女」、改善海外遴選立委制度等等，都在「愚人」報提出，是因爲萬人日報的評論，至爲政府注意，如在大漢奸報刊出，不可能被看到，徒然浪費筆墨。

萬人日報能建立這種權威，也許就是憑「一得之愚」，稱之爲愚人報，亦無不可。他們「精仔」看起來，可能認爲我們一班都是傻仔，如果我們也在台灣登廣告，徵求投資，或可大有斬獲，事實上他們的老板也曾願意給予老萬二十萬按金，取得台灣地區代理權，老萬竟然拒絕，豈非「笨實」之至！

不過，自以爲精仔的人，往往最愚蠢。老萬認爲，標準笨伯是台灣老細，他把唯一的財產老妻名下的房子賣了一百四十萬台幣，香港搞手每個月去撲水，如果拿不到二十四萬台幣，便死賴不走。老細拿支票到處找人貼現，弄到債台高築，妙想天開的要求富婆投資，這不是十足十的愚人行徑嗎？

大漢奸報罵萬人日報是愚人報、滾報等等，全是夫子自道。最「愚」的是台灣老細，最「滾」的是香港搞手。不久前，他們找到一位「董事長」，但這位先生窮過蒙正，因爲拿不出鈔票，不久便被除名。看來不可能再有大魚上釣，而幾千元一個記者證是小魚而已，即使上釣，也難滿足搞手每月二十四萬元的要求，最後命運必然是老細破產，搞手「頗有斬獲」，轉而物色另一位老細。

可悲的是跟他搵食的幾名寒酸文士，爲了一點饞餘，充當流氓打手，得到的是什麼？僅足買香烟的小量鈔票而已。愚人中以這班人最可憐。萬人傑固然不容易打倒，打倒了也沒能耐搶老萬的飯碗，儘管說老萬「欺世盜名」，你們的「波士」也曾跟住老萬搵食；自封「萬人日報港台專員」，並未以「愚人報」爲恥，相反的，還要借愚人報的光，掩護在台的不法走私行徑，一旦被炒，翻轉猪肚係屎，忘了本，竟以萬報爲潑罵目標，可嘆！

萬報的「港台專員」

有位在台灣做生意的朋友問老萬：萬報規模一定不小。我告訴他：萬人日報不過是一份蚊型報。他以爲老萬說謙虛話，拿出一張名片給老萬看：你們設有「港台專員」，諒是負責溝通港台間業務，從未見過港台報有此職銜，可見萬人日報規模定比其他報紙爲大。

老萬接過名片一看，爲之啼笑皆非。原來這位萬人日報「港台專員」，就是在報社內幹貼版工作的戴某。什麼叫「港台專員」？祇有一肚草的戴某，才會想出這莫名奇妙的名堂？如果萬人日報總社在美國，派人在這邊專管香港和台灣的業務，可以稱爲「港台專員」，但萬人日報總社在香港，這位「港台專員」管什麼事？香港事有老萬管，如果台灣由他搞，也祇能說是「駐台專員」或「台灣專員」，怎可稱爲「港台專員」？

後來老萬深入調查，才知道這些名片專派給飛機上的空中小姐、少爺們及海關人員的，表示他的任務在港台之間，憑萬人日報的名氣，做他的護身符。

他的「任務」確在港台之間。把違禁品走私入台灣，最初走春藥，這種春藥由他「特製」，在大漢奸報不斷宣傳，據說每次使用，都能奏效云云。如果不怕發生李小龍式的悲劇，不妨一試，若由此而到極樂世界，則是他作孽。後來他進一步走私鑽石，但上得山多終遇虎，一次在火柴盒中被搜出，他的CI、身份證等全部被繳去，後來哭求台灣分社林主任解圍，幸他人事熟悉，終把事情擺平。事後他把經過告訴老萬，還叫我約束戴某，不要再幹這犯法勾當。戴某恩將仇報，對林主任懷恨在心，不祇一次在老萬面前搬弄是非，要把林主任代理權弄垮。

這位自稱萬人日報「港台專員」的萬人大員，現在卻指萬人爲滾報，如果萬人如此聲名狼藉，何必自認是萬人日報職員呢？就請戴某自圓其說罷。

一次，有位台灣來客打電話到報社，找我們的「總主筆」。徐達文接到電話，擒擒青到酒店與之見面，卻不認識，後來知他要找的「總主筆」不是徐達文，而是戴某。事後老萬聞悉，又一次啼笑皆非。以戴某的一肚草，竟然有胆認是萬人「總主筆」，要他當面寫篇文章，豈不出醜？

不過，出現台灣的萬人日報總主筆不祇戴某一人，有過好幾位。我們的主筆誠然不少，但戴某則沒此資格，那麼多人認是萬報主筆，反映萬報確有權威，絕非大漢奸報說的什麼滾報、愚人報也。

萬協九週年有感

昨晚（九一八）參加了萬協九週年聚餐，別開生面，在會所大台舉行，由培記到會，一共開了十席。限於地方，到的人不算太多，但很熱鬧。餐會不在酒樓舉行，因爲我們已有了自己的會所，在家裡吃飯，比在外邊要好。

記得九年前籌備成立萬人協會時，大都在梅江集會，後來雖在灣仔找到會所，但小得可憐，不可以開會。現在的會所開會沒問題，把天台建設好之後，還可以聚餐。萬協從無到有，都是靠會員們自己的力。從房子、裝修、裝冷氣，一切由會員掏腰包，有了自己的家，當然比從前方面得多。

對老萬來說，唯一感到不便的是會所在深水埗，報社在北角，從北角到深水埗最「快捷」的方法是坐20M到金鐘坐地下鐵到深水埗，連等車、走路，起碼要半小時，因此老萬能抽空到會所的機會少之又少，去一次，得花幾個小時時間，對忙人來說，很不經濟。

九一八聚餐中，見到一些新會員，也見到不常碰頭的司馬大俠。他雖不是萬協會員，但和萬協打成一片，萬協有什麼事，他很多時也參加。

聚餐後，老萬和司馬老弟同車回北角。難得碰頭，不免談到「萬人祠」問題。我們都同意大部份會員非常熱心，而且熱愛萬協；把萬協描寫爲「萬人祠」，又自稱爲「反共」的人，其心可誅。當然，由於萬協會員衆多，其中難免有三兩個別懷用心，致使關心萬協的他，提到「骨氣」問題。

其實，大漢奸一方面「圖文並茂」的把萬人協會描寫爲「萬人祠」；一方面又義務發表萬協的消息，當中實無「矛盾」及「骨氣」問題存在，他們最大的目的是用分化法來弄垮萬協，希望把萬人協會變成大漢奸會，以現時抓住的幾個會裡份子，發展爲「大部份」以至「全體」。

不過司馬老弟和老萬都認爲這是妄想，大漢奸不懂萬人協會是怎樣產生的，以爲祇要拉攏得一兩個人，就可以冷手執個熱煎堆，把現成的萬協拿過來，加以利用。萬協是有了六七年的萬人傑，出版

了萬人雜誌，擁有大批讀者，由這批讀者自動要求組織起來而成立的萬人日報也是在他們協助下才得以出版。

萬人雜誌每年舉行三結合聚餐，領導人是萬人傑、張贛萍、馬森亮，現在雖然人事有了很大變遷，但我們的反共精神是一脉相承，雖然萬人日報有時受人攻擊，萬人協會有時受人利用，但無法傷害到我們，九週年聚餐的一片團結歡樂氣氛，益增老萬的信心。

鐵嶺義民罵錯老竇

九月十八日大漢奸報刊登一篇署名「鐵嶺義民」的「讀者來信」，提到牛馬集這個框框裏的一篇「也談遴選中央民意代表」的文章。本來這篇文章很普通，當老萬因公赴台時，岳主席問：「有什麽可以帮助你的呢？」老萬說：「我希望像過去一樣，我不在香港時，牛馬集這個框框由你頂幾天。」岳主席說：「絕無問題。」還說：「我仍然用高瞻遠的筆名。」

「也談遴選中央民意代表」一文，在老萬被大漢奸報辱罵後，找原稿一看，是「鐵嶺遺民」岳主席執筆，至於爲什麽會變成司馬不平，則不得而知。照老萬猜想，可能岳主席自己競選立委，覺得用自己筆名寫文章談論這些問題有點不好意思，所以改用司馬不平的名字。大漢奸報的打手個個火遮眼，見到了司馬不平的名字便罵，這一來連他們敬愛的岳主席也遭池魚之殃而挨罵，可說無妄之災！鐵嶺義民罵鐵嶺遺民，等於兒子罵老子。

在這裡，老萬必須向岳主席申明，寫這篇文章，目的在說明事實，並無存心挖苦閣下。我要指出，大漢奸報的打手，個個低能，亂棍打出，竟然打錯老竇。萬人雖然可用之兵不多，都是精選，絕非這類盲炳。

大漢奸報還一口咬定萬人日報放盤，五十萬，也許，在大漢奸心目中五十萬是個大數目，其實五十萬今天買不到一層六百呎的樓房，用來辦報是微不足道。近來搞手正爲三幾千一期的印刷費僕僕港台間，出盡八寶籌錢，弄得手足無措，所希望的也不過有個富婆，肯投資一百萬新台幣，一百萬兌港幣不過十三萬多，與五十萬相差很遠，這豈不太瞧得起萬報？不過，萬報沒有人買也不必執笠，大漢奸報找不到投資者就玩完了。

老萬最希望大漢奸報不肯認低威，死頂下去，這樣難免焦頭爛額。不過，那位搞手非常現實，台灣老細若付不出印刷費和薪水稿費，他不會在既得利益中拿出一分錢，釘定了。如果不願丟臉，最好盡力做齣好戲畀老萬睇吓。

不論大漢奸怎樣造謠說萬報出讓，老萬極有信心與大漢奸鬥長命。萬報已出版五年，繼續辦下去絕無問題，但大漢奸度日如年，債主臨門，走投無路，且看搞手能逃避多久！

老萬已婉勸司馬不平老弟不可再浪費萬報篇幅，我們要騰出版位刊出讀者要看的東西，老萬也不談大漢奸事，待他們出賣記者證的錢賠光了，再支持不下去而關門，老萬自會跟牛鬼蛇神算總帳！如果不想被批臭，最好連吃奶的力也拿出來支持，若能支持得過八〇年，老萬放你一馬。

萬人雜誌

徵求長期訂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户。訂閱全年，收費二十四元，（海外加郵費十元，即三十四元）。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香港北角英皇道六七七號七樓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二十四元訂閱全年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　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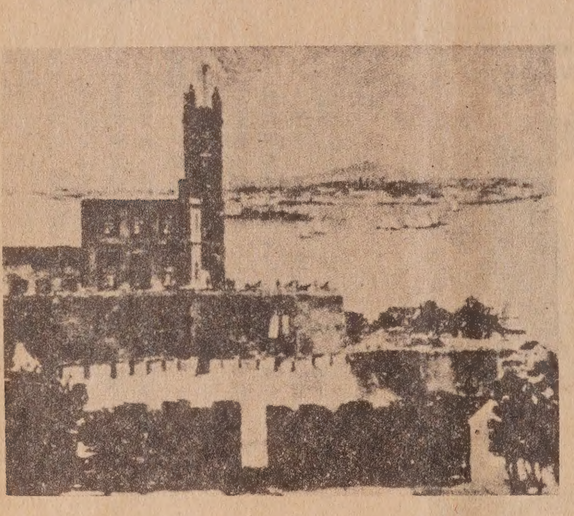
國慶記錦

□長　浩□

先烈之血，主義之花，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憑據；拋頭顱、灑熱血，這是革命先烈犧牲奮鬥的光榮紀錄。今天我們舉國上下，歡欣鼓舞，同申慶祝。然我們慶祝國慶，緬懷先烈締造中華民國之艱難，感於自身所負國家民族交付責任之艱鉅，更應遵循 國父遺志、 總裁遺訓，完成未竟的革命任務，則除發揚革命先烈犧牲奮鬥精神外，別無他途。

拋頭顱，灑熱血

辛亥革命的成功，是 國父領導中國革命十次起義失敗後的成果。先烈之血，主義之花，十次起義的失敗，奠定了武昌起義革命成功的基礎，這十次起義是民前十七年的廣州之役，民前十二年的惠州之役，民前六年的萍醴之役，民前五年的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廉之役、鎭南關之役，民前四年的河口之役、民前二年的廣州之役，民前一年的廣州之役。這十次起義，革命黨人在 國父的偉大領導與精誠感召之下，拋頭顱，灑熱血，發揮了「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爆發出光明燦爛的革命火花，於是革命風潮一日千里，革命形勢日益壯盛，而這種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蹟，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已使清廷聞風喪膽，收到了兵法上所說「先聲奪人」的功效，先烈的血不是白流的，而武昌起義之所以能順利成功，也決不是偶然的。 國父說：「心也者，萬事之本源也。」自武昌起義，以至 國父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前後還不到三個月，這種偉大而迅速的壯舉，證明了人心足以戰勝一切。



革命同志在武昌黃鶴樓上首樹義旗。

武昌起義祭告黃帝文

辛亥年八月廿六日（國曆十月十七日），正是武昌光復後七日，軍政府設壇於閱馬廠，由鄂軍都督黎元洪領導，祭告天地和黃帝，祭文道：

維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秋八月朔，越二十六日，代表鄂軍都督黎元洪，率同全國軍人等，謹以太牢、元酒之儀，共奠於先皇帝在天之靈，曰：伏以我祖皇帝，開中華文明之國，演神明奕禩之祚，綿衍至今，越四千餘載，逮四百兆人，聖神功德，丕著環海，崇報盼饗，自表同情。惟是滿洲異族，橫侵政權，二百年來，慘無天日。我族痛心疾首，久思光復舊物，克纘先烈，臥薪嘗膽，匪伊朝夕。茲幸義旗一舉，不崇朝而克復全鄂；鄰疆響應，不旬日而底定東南。衆志一心，務以殲滅異種，恢復神州為目的。元洪德薄智淺，仰托先皇靈爽之憑，近得同志進行之銳，誓必達到目的，循序布憲，足與環球各國，並駕齊驅。使我四千年文明古國，於歷史上發異常光彩；子子孫孫

，永保幸福。惟我先黃帝實式鑒之。尚饗！

武昌起義前的軍歌

武昌起義前數年，有不少流行的軍歌，多為有心人所編，如「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隻手撐天空。——長江大河，亞洲之東；衣冠文物，萬國攸同。」又如「勇！勇！勇！殺敵不顧命。請看那印度、波蘭，馬牛奴隸性。」都寓有深意。又宣統二年前，有蒙古光復軍歌，調寄秋子夜，革命的意味已很明顯，歌道：

虜運兮，將銷！
邊地朔風高。
壯懷沉毅烈，吞吐八荒遙。
看！神州陸沉，腥羶染處華族小！
大辱何時雪？沖冠怒氣達雲霄！
誰興問罪師？師行浩蕩旌旗飄！
誰持籌漢策？競馳四夷邊防考。
保皇、立憲、總徒勞。
快來光復好！

武昌黃鶴樓聯

武昌首義，實有其歷史上和地理上的優點。以歷史而言，有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為歷來兵家所必爭之地。以地理而言，它可以控制長江的中心，進攻退守，無不如意。所以黃克強先生在武漢革命前和譚石屏人鳳詩，有「能爭漢上為先著，收復神州第一功」之句。張之洞於清季督兩湖時，也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有題黃鶴樓聯道：

昔賢整頓乾坤，締結先從江漢起；
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

武昌起義如夢令

武昌起義後，張默君先生曾在蘇州，和她的父親張伯純先生，主持蘇州獨立運動，以為響應，並很順利的成功。默君先生為三湘才女，起義前她曾集尹定庵句，贈鑑湖女俠秋瑾返浙起義，詩道：

不是當筵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
明朝驛路相思處，迴首梅花盡白雲。

她又有「辛亥秋侍家君光復吳門後主辦江蘇大漢報次均感賦」七律道：

東南戰禍幾時休，昨夢沙場白骨浮；
地動殺機龍起陸，天開霧障劍橫秋；
誓將肝膽聯秦越，差幸文章絕比侔；
大漢河山未全復，竊廬敢釋杞人憂。

她更應記者之請，揮毫書贈其武昌起義前所作的如夢令詞道：

天予此生瀟灑，不負俠奇騷雅；七尺碎珊瑚，中有淚珠盈把；行也行也，濁世恩仇無價。

國號、國旗之制定

在清室退位南北議和之時，關於國號的定名，當時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中華共和國」、「大中華民國」、「大漢國」、「大漢民國」等主張，直到參議院成立，才正式稱為「中華民國」，而追隨　國父革命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就是當時主張稱「中華民國」的人，他早在東京同盟會時代，即著「中華民國解」一文，他認為「中華」二字，「中」所以對四方的異族而言，而「華」是所以說明我民族的起源。他說：「我國民族舊居雍梁二州之地，東南華陰，東北華陽，就華山以定限，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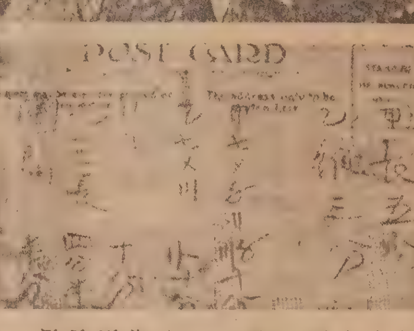
上：民國元年元旦，總理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下：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發表之宣言。

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

大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上下兩圖為一八九五年興中會在香港以陸皓東設計之青天白日旗為革命軍軍旗，總理親繪之圖樣和規格、





國土曰華，其後人跡所至，徧及九州，華之名始廣。」章太炎先生的意見，於是被採納。

關於國旗， 國父最先主張採用民國十七年前第一次廣州起義死難先烈陸皓東所繪製的青天白日二色旗，當時各同志紛紛表示意見，如宋教仁、陳其美主張用紅黃藍白黑五色旗以象徵五族共和，孫武、達峯主張用十八黃星旗以象徵十八行省；廖仲愷、陳炯明主張用井字旗以象徵古代井田。但經國父愼重考慮後。親自設計出「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就原有青天白日二色，增加紅色，以象徵先烈犧牲之熱血，不過在武昌起義時，革命軍先鋒部隊者持十八黃星旗，上海光復時，革命軍用五色旗，民國二年，「中華革命黨」成立， 國父始以「青天白日滿地紅」三色旗正式定為國旗。

各國領事宣布中立

十九日夜，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蔡濟民率衆猛攻軍械局，得手以後，械彈充足，遂砲轟湖廣總署，瑞澂飽受虛驚，連夜化裝逃之夭夭，湖廣總督瑞澂逃往漢口之後，乃商請德國領事開砲鎮壓革命，德領事以庚子和約規定，一國不得自由行動，乃召開領事團會議，當時法國領事乃總理舊交，深悉革命內容，並謂武昌起義乃受 總理之命，其目的在改革中國政治，各國不應干涉，各國領事一致贊同，遂宣布中立。瑞澂見各國不予支持，乃逃上海，清軍第八鎮總制張彪亦走。革命黨方面，孫武炸傷未癒，上海要員未到，蔡濟民遂堅請協統黎元洪出任湖北總督，然後逐漸恢復武漢秩序。

武漢三鎮，全入革命黨人之手，乃計畫組織軍政府，召集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等開會，並舉黎元洪為都督。九月初七日黃興到漢口，二十五日，在閱馬場舉行祭黃帝及誓師典禮，黎元洪與黃興並轡臨場，登台拜黃興為戰時總司令官，並由居正講演—締造民國的意義，全場掌聲雷動，歷久不息。

當時戰爭目的在堅守漢陽，以待各省革命黨的響應，其後以漢陽勢孤失守，然黃興血戰逾月，心力交瘁，功不可沒。

農曆九月廿三日，清廷任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節制各路援軍，時薩鎮冰統領水陸各軍數萬人集中武漢附近，擬作一鼓反攻之計，不料爭執未決，而各省革命黨人已紛紛響應，湖南、陝西、山西、江西、雲南、上海、貴州、蘇州、浙江、南京、廣西、廣東、福建、安徽、四川等省，於九、十月間，先後響應光復，其中影響最大者，尤推上海陳英士，氣魄雄偉，聲勢浩大，革命精神大振。清廷見大勢已去，遂下令停戰，派唐紹儀與革命軍議和。十一月六日 國父返回抵滬，十日各省代表集南京，十一月十三日，即民國元年一月一日，臨時政府正式成立， 國父任臨時大總統。

紀念武昌首義定為國慶日

國父由英國爭取各國承認後歸至上海，時南北和議已開，國體猶未商定， 國父抵滬之初，中外各報盛傳其攜帶巨款歸國， 國父則謂：「余不名一文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 國父為衆望被舉為臨時大總統，就職之日，適為陽曆元旦，遂廢舊曆，行新曆，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得以誕生。

武昌起義以後，清廷改變方針，九月初九日，下詔罪己，解除黨禁，將憲法交資政院協議，十一日能親貴奕劻等，攝政王載灃退位，任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請求停戰，並派代表南下議和，袁氏則挾民軍以要清廷，更威脅民軍，聲言大總統非袁氏莫屬。及聞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氏頗懷妬忌，和議幾至決裂，臨時政府乃決議北伐，惟一月廿八日成立之參議院多數議員以本黨力量不足，未能同意。 總理乃提出最後協議方案：①清帝退位，②袁氏須表明絕對擁共和。③清帝退位後， 總理即辭職。④由參議院選舉袁氏為臨時總統。⑤袁氏當選後應南下就職，並須誓守參議院所制定之憲法。

袁氏見慾望已達，乃授意段祺瑞等聯名請清帝退位，二月十二日，清裕隆太皇率宣統皇帝退位，清自入關定都北平，凡二百六十八年，至是而亡。清帝退位後，袁世凱急電南京臨時政府，表示贊成共和。 總理於二十五日，咨臨時參議院辭職，並荐袁氏以自代。

民國元年九月，國會為紀念先烈們創立民國的偉業，使全國同胞不忘國家締造的艱難，特將武昌首義的那一天，訂為國慶日，稱為雙十節。

碧血古寧頭

古寧頭大捷三十周年

三十八年九月十三日，大嶝、小嶝失守，十七日廈門繼而陷落。

一連串殘酷事實，戰火的煙硝飄近了這個孤島。

十月廿五日前夕，燈火輝煌的對岸忽然寧靜起來。在水頭設立總部的湯恩伯總司令判斷：敵軍來犯在即。而且，很肯定的指出了時間就在廿四日夜到廿五日凌晨左右。

但是，共軍登陸的地點，不能預料，因為，共軍的習慣，很可能會多面登陸。

那時候，守軍沒有雷達，探照燈有十具，屬於周書庠的金門要塞砲兵。

參加會議的部隊長很多，但是，每一支部隊人數却很少，不過，作戰計劃是要他們作廣正面的防禦，面對廈門的那一面，處處設防。

李良榮司令的第二十二兵團奉令駐守金門，下轄第五軍和第二十五軍。第五軍駐小金門，全軍人數三千，其中還以幹部和雜勤兵較多，戰鬥力不及一個團。第二十五軍轄第四十師、四十五師及二〇一師等三個師。四十五師係由空軍警衛旅改編而成，人數只有四千，唯一的特色，是師部和空軍的關係良好，有空軍贈送的對空電台一座，可以和飛到上空的空軍通話，同時，也弄到了不少空軍的炸彈，權充不數的地雷之數。第二〇一師由台灣調來，是新編成的青年軍，素質和裝備均佳，軍服也特別華挺，因為師裡有人想出來，用米湯漿、用熱飯盒燙平。但大多數士兵尚未經實戰，也只有兩個團。

十月十日，胡璉的十二兵團奉令增援金門，先到的十八軍登陸了四個團，實力凌駕各軍之上，因此，十八軍軍長高魁元在這場作戰中的地位因而舉足輕重。而十九軍也於戰事爆發之夕趕至，登陸了四個團，才扭轉了局勢。

在這同時，陳毅的「第三野戰軍」也已完成了對襲取金門的部署，葉飛的「第十兵團」計劃以第廿八軍、第廿九軍，擔任「解放」金門，卅一軍為預備梯隊。

這三個軍，都是「三野」渡江以來的強悍之師，雖然屢經損失，但都已得了補充，也換上了美式裝備，朱紹清的第廿八軍和胡炳雲的第廿九軍都已在沿海匆匆完成了兩棲訓練，而周志堅的第卅一軍則擅長攻堅，以當時共軍連番倖勝的氣燄而言，他們認為恐怕還用不上這個軍，事實證明，他們對十二兵團的馳援一無所知。

古寧頭之戰，在大的形勢上，可說於九月時已經決定優劣。

九月十三日，在引退期間的　蔣公即已致電福州綏靖公署代理主任湯恩伯將軍等，指出：「閩浙諸匪如要攻我海島根據地，其時期必在每月滿潮之時，即陰曆初十與二十日之十日間，我軍務須特別加緊準備。」此一判斷，絲毫不爽，因此，金門防衛是有準備的，只是，增援的部隊大都是倉促再整補的部隊。

在貧瘠的土地上構築工事。二〇一師的官兵說：「我們就像一隻小蜘蛛，苦苦地經營着一面大網。」

九月三日，後來獲得榮譽「虎旗」的二〇一師從台灣啓程時，從師長鄭果以下，所想的，不過是只知金門是塊十分貧瘠之地，因此，各部隊就携帶了一個月的米柴，同時，也摘光了營區自種的空心菜而行。

到了金門，才曉得更苦，風沙大，沒有住的地方，也沒有樹，居民住屋多用石造。

不過，二〇一師班長以上的幹部，却都是在鄂東、皖北一帶與中共交戰過的老手，深知中共人海突擊的那一套，必然是全面登陸，分波突擊，鑽隙、滲透、瘋狂猛進。

因此，趕築土堡，是唯一可行的法寶。鄭果師長下令弟兄們，以駐地民屋為中心，四週大量構築三人土堡陣地。

等到十月十日，這項法寶更證明重要了。二〇一師奉

命移防西半島，東半島交給了四十五師。新的任務是擔任瓊林、古寧頭到輔邊地區的海防，這條防線全長約十六公里，可登陸的地方很多，四週全沒有防禦工事，尤其古寧頭東南方，所謂東一點紅到西一點紅之間的沙灘，正面廣約五千公尺，由海岸深入內陸，縱深五、六百公尺，不僅易於搶灘登陸，登陸後也容易發展。

二〇一師上下只得積極趕工，才三、四天，兩百多個土堡完成了，這些重重疊疊有如蛛網式的土堡，各堡間距離，近者六十公尺，遠者在一百五十至二百公尺之間，構築的材料，都是村民們捐輸的門板、窗磚、紅土等等。

當湯恩伯總司令來巡視時，對這些星羅棋佈的土堡驚異不已，但是，沙灘上還是空空的，士兵戳着軟沙毫無辦法，湯總司令立即撥配鋼筋、刺絲和地雷，並指派工兵和技術總隊來協助，敷設雷區。

先總統 蔣公校閱古寧頭戰役大捷官兵

古寧頭一戰所俘獲的戰利品之一部份

守備沙灘正面的六〇一團趙樹澤營，還特別領到了空軍的二五〇磅炸彈十二枚、方型黃色炸藥兩千包。

防禦工事即近完成，二〇一師的作戰計劃也下達了：主力直接配置海岸線，趁敵登陸前後混亂期，全力摧毀匪船於水上，殲匪於水際……並且嚴令死守陣地，縱然土堡被突入，即行陣內戰。

整個金門防衛作戰藍圖，事實上就是一次典型的反登陸殲滅戰範例。以一部份部隊直接配置於海岸線決戰，而以另一部份部隊為機動打擊部隊。

但是，二〇一師佔了頭獎。

共軍的行動，是於廿四日午夜以後開始，在對岸同安東面集中船隻，共有機帆船、帆船等四百餘艘，依照預定作戰計劃，是從中央地區登陸，兩翼席捲，第一路攻擊部隊的任務是直指向灘頭後方的瓊林，由北向東南推進，企圖佔領料羅機場，第二路攻擊部隊在古寧頭東側登陸，由東北進逼林厝，直取浦頭，再轉向西北，威脅水頭總部，然後兩路會師。

登陸的灘頭上，適有一輛演習後待修的戰車，在此過夜，戰幕初啓，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擔任登陸指揮的是共軍二十八軍副軍長蕭鋒，兵力共為八個加強團，乘漲潮和東南順風而來。

但是，共軍的侵勢到此亦已盡頭了，接下去，因為兩



先總統 蔣公偕經國先生巡視古寧頭戰場

棲作戰的經驗不足，造成了共軍的致命傷。其一、共軍的搭載，在登陸後受到反擊時發生混亂，機槍找不到槍架，迫擊砲找不到砲架，而砲盤又在另一條船上。其二、整個船團被風向吹偏西了而渾然無知，等到受了砲擊，急急改向，許多船伕却已跳船泅水而去。

第一梯次共軍載運的一萬二千人便全部在二〇一師的綿長防線上登了陸，從湖尾鄉一直到林厝附近，也卽是廿五日凌晨二時左右。

廿五日凌晨一時卅分，全島連對岸還是萬籟俱寂，突然，一聲雷響，驚動了全軍，二〇一師六〇一團第五營的突擊排排長卞立乾中尉查哨不慎誤觸地雷爆炸，一時，全軍沸騰，探照燈向海上急掃，驀然發現船團的移動黑影。

不久，大嶝共軍及沿岸砲兵開始猛烈轟擊二〇一師陣地，師團指揮所均遭波及，不一刻，陣地前所有探照燈全部損毀，三百餘艘帆船全部直撲灘頭而來，部份被砲擊毀於海上，部份受阻於沿海鐵絲網前，然在守軍步槍砲及拉發炸彈、地雷、手榴彈轟襲下，仍然呼號搶灘，蟻附而上，與守軍官兵展開激戰，死屍做了踏脚石，充作臨時的沙包，雙方短兵相接，肉搏鏖戰，處處堡毀人亡，在衆寡懸殊下，共軍從陣地與各碉堡間隙潛入，一點紅、觀音亭山、湖尾鄉等高地相繼被滲入，團、營指揮所俱被偸襲，但官兵仍死守仍存之各據點，尤其是最重要的一五二高地，換來了有利的時機，等待友軍的支援。

衝過沙灘側擊的國軍，將匪船盡數殲毀，共軍後援無望，被殲一萬，俘獲七千。

這兩個激戰的小時，足够金門統帥部作了正確的判斷，共軍登陸主力豁然而明，擔任機動任務的十八軍一一八師、十九軍的十四、十八兩師及戰車營，立卽奉令以全力逼近滲入古寧頭一帶再行包圍並予以殲滅。

十八軍的一一八師主力馳援古寧頭，十八師在右翼由瓊林以北沿海灘、經壠口、觀音亭山向古寧頭地區作側背攻擊，十九軍的十四師進攻林厝任左翼攻擊，在兩部夾擊和戰車協力下，共軍最後跌入古寧頭和瓊林之線的袋形陣地裡，截至拂曉之時，已有共軍二千五百人投降。

而當戰至午後，尹俊的十八師也受到了殘酷的考驗，五十二團的第二營奉命沿一千多尺的海灘衝鋒，由營長黃亞頷頭，在傷亡纍纍下，在限令的三時前，強攻奪回了西一點紅小高地。此次戰鬥經過，二營「號目」王國祥功不可沒，他集中全營的號兵，吹起嘹亮的衝鋒號音，強將共軍的機槍聲壓下去，使營裡的號兵勇氣百倍。

而攻至林厝時，兩個六公尺高的永久性碉堡被共軍佔領，使十八師在開闊的地形寸步難行，當碉堡重回我手時，十八師的警衛營有作戰能力的，只剩下了軍官一員、士兵五十七人。

而在左翼方面，十四師的四十二團團長李光前，在進攻林厝時，親率弟兄衝鋒，不幸中彈陣亡，爲國軍此戰殉職最高階軍官。

經過廿五日一整天的攻擊，到夕陽將下之時，大部份陣地已恢復，共軍被壓迫於古寧頭一隅，恃險頑抗。然到廿六日清晨三時，共軍八十二師兩個團又渡海而至增援，乃乘夜黑風高又向外擴張。

到了天明，共軍頑守地區，已十分清楚，是以古寧頭爲核心的一塊一點八平方公里的平地，主要村莊以南山爲主。

……散卒心猶赤，哀兵淚不收
萬方飄墜葉，一戰挽狂流
——趙家驤將軍詠古寧頭遺作

反擊部隊於廿六日拂曉展開了凌厲的攻勢。由於台地易守難攻，共軍到各村莊的石屋和海岸碉堡，構成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火網，使國軍傷亡甚大，當戰爭逼近古寧頭核心的內線時，已從台灣搭船趕來的十二兵團胡璉司令官乃改變戰術，下令戰車不用伴隨步兵，直闖入共軍陣地，對準碉堡及民屋的射擊孔全力砲擊，壓制其火力，此舉果然奏效，台地迅被攻克。

而至廿七日凌晨，國軍已展開清掃作戰，共軍僅剩一千多人，集中在古寧頭西北角海岸懸崖之下，據勢作困獸之鬥。

而十四師的四十一團，却已於廿六日晚乘低潮安全徒涉至古寧頭西南方的小半島登陸，對殘餘共軍造成三面合圍之勢，固守的殘匪眼見後援無望，延至廿七日上午十時，集體棄械投降。

古寧頭之戰，雖爲久廢之師對抗頑敵，實各部隊之幹部均爲對共軍有多年交戰經驗的老手，就一個帶兵官而言，他們都曾屢勝共軍，而輸於大的形勢。而在此役中，發揮了同仇敵愾的憤鬱之情，在統一指揮下，聞槍聲前進，互相支援，取得了勝利。

因此，在戰勝的檢討原因中，除了十二兵團的適時增援，海軍第二艦隊發揮了海上阻絕功能，空軍的火力壓制，守軍及戰車擊敗了共軍帆船，使得共軍無船增援等等因素外，士氣高昂、全軍團結實爲決勝的最大保證。

古寧頭戰役被俘之部份匪軍

文／何祥

一筆在手勝過活神仙

梁中銘



在這色彩繽紛的世界裏，一般的視覺所希望接觸到的都是五顏六色，才會感到賞心悅目。儘管繽紛的色彩往往令人眼花撩亂，或過度的刺激視覺神經，可是在我個人繪事上來說，我常畫油畫或水彩，但却特別偏愛水墨畫的牛猴和鉛筆速寫畫。很多人問我：「為什麼特別喜愛鉛筆畫呢？」其實說來也道不清，大約是所謂「個中滋味」吧！

在我出生的那個時代，學畫的人很少是學院出身的，大都是師承於某家或可以說是無師自通——自修得來的，而我可說兩者兼具。因我自幼即喜塗抹，讀書時課本上也常畫滿了「公仔畫」，亦每每為此挨老師打手心。先父梁公柴榮是海軍，家境一向清苦，幸好大兄祗中早年學工程，留學歐美，常寄些西洋名家畫册回來給我們參閱。先兄鼎銘年少即負擔家計，又自修習畫。我和孿生兄又銘，則受兄長的影響，耳濡目染，浸淫於繪事。民國十三年，同組天化藝術會於上海，聚集同好，共同研習繪畫，所以先兄鼎銘是我兄亦我師。當我十七歲時，先父棄世，我即以這枝畫筆討生活，五十多年來從事藝術工作，但仍能以繪畫作為與趣及理想的追求，也是因為不是靠「賣畫為生」。在我對中西繪畫深刻研習所得，覺得習國畫最艱難也是最值得鑽研的，而我的鉛筆畫則是從中國畫的「墨分五色」原理中，「悟」出道理來。所以許多人看我的鉛筆畫，有如欣賞中國水墨畫般，有色感，有層次，更有其生動的氣韻，在筆調中也揉合中西畫法而獨具一格。曾有人稱這是中國人的素描畫，我也不管這些，反正是表達我目中所看到，而從心靈中表現出來的，不論是人、物、景中，都在於寫出一種情趣。習而久之，則變成一日不可缺的「生活日記」般，也是我獨特的嗜好！

一般文人畫者，都喜歡抽煙飲酒，以培養靈感，而我的嗜好呢？則是「畫畫」！我是「一筆在手勝過活神仙」。尤其當我在看到一景一物時，若沒有筆在手中，一定痛苦萬分。所以我隨身攜帶鉛筆和速寫簿，我將看到的感到的隨時畫下來，有時隨團旅行參觀，我也邊走邊畫，絕不停留或脫隊，捕捉眼前的光影，有時比拍照還快。記得在五十七年夏，我與郎靜山兄同時應聘赴非講學，後有一次在參觀途中，我們發現「同好」，於是我迅速的勾畫下幾筆，待我畫好後，郎兄的相機尚未打開，當時我倆相視哈哈大笑起來。民國十七年，我曾任南京報攝影記者，也以到處掠影為快，後來我覺得照相機尚不能滿足我對景物所產生的情感，於是我拿起筆來一方面畫我所見，並將我所感一併記錄下來。抗戰期間，我任職軍中文宣工作，在當時一切畫材缺乏之下，也只有以鉛筆畫來滿足我的創作慾，因此無論在前後方，每日約畫十張以上的速寫，尤其在戰地，我畫英勇的戰士或運輸補給的辛勞工作情景，我一筆在手揮個不停，我知道戰地的軍事重地，那些可畫，那些不能畫，以免洩漏機密，所以我覺得畫畫比照相機容易做到保密工作。

來臺後我的速寫作品數以千計，環島寫生及當初開闢橫貫公路時，我即前往寫生；在那危崖上，在那峭壁邊或是羊腸小徑中，俯拾所得的都是大自然的美景和榮工的血汗，我在這種探險般刺激的心情下，畫得更多更勤快！如今在閒暇時，自己翻閱舊作也別有一番回味和感慨；常想等到身體康復後，不知能否如當年之健壯，再跟隨着工程隊前進！或到各處旅行寫生呢？但也有使我感到快慰的事；今年的四月間我臥病在榮總，正巧和張岳公隔隣病房，他老前輩常殷殷垂問病情，並勉勵我安慰我，自從我們病榻結交後，令我萬分感動和欽佩的是，岳公長我將近廿歲，而他對一切仍充滿樂觀和信心，感動之下乃囑小女秀中從舊畫集中，找出兩張民國卅一年在成都軍校閱兵典禮上，為張岳公畫的速寫像，並裝配鏡框送他留存，他非常驚喜並頻頻說：「一看就記得當時的模樣，啊！這眞是個寶貝，保存卅多年的『古董』了！」於是還回贈我畫册兩本。我覺得自己的畫能得到眞正的知音和欣賞者，或將畫交回畫中人自己珍藏，也不失為一個好「歸宿」哩！

我們兄弟一生獻身黨國，為國民革命建國大業奮鬥，更以培育軍中青年畫者為己任，所以有理想有抱負，雖然努力數十年，不敢說有多大貢獻，但相信如今我的子女及學生已可繼續去完成我的志向，尤其當在我病後身體尚未完全復原的今天，常有力不從心之感慨，但我仍有信心和希望，因為對國家，對社會來說，我們已「後繼有人」，看見自己的學生已可以「接力」，看見自己的子女也同樣獻身復國建國的大業，實在是莫大的安慰！

女間諜的秘聞及下場

佚名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女間諜川島芳子的大名，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活躍在法國的女間諜瑪泰哈麗，也曾名噪一時，與川島芳子可說是並駕齊驅。

當一九一七年底，距離美國參戰，只有一個星期左右，加拿利斯是一個駐在紐約的德國間諜，他收到德國海軍部一通秘密電報，內稱：「即速離開紐約，到馬德里組織海軍諜報機關為要。」

加拿利斯接到命令之後，即化名羅沙，偽造了一張智利籍的護照，自稱為智利商人，到達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之後，與當地德國間諜取得聯絡成立諜報機關，任務是煽動北非的土人反英和反法。

某日，加拿利斯約了個北非土人有力份子到馬德里某夜總會，目的是利用那個場合，向土人指示機宜。當時夜總會的舞臺上，出現了一個黑髮美女，穿了半裸衣服在跳舞。看了她那熱情流露的樣子，加拿利斯不禁為之傾倒，他把僕歐喚來問道：「那舞女是誰？」

「她嗎？」僕歐答：「她叫瑪泰哈麗，阿拉伯是晨早的眼睛的意思。父母都是荷蘭人，她生於爪哇，原名瑪格烈•瓦多爾賽莉……。」

加拿利斯想起德國駐西大使正託他物色一個女子，訓練為女間諜送到法國進行活動，他覺得這個美麗的舞女，如果經過訓練，倒是個理想人選。

第二天晚上，加拿利斯得僕歐的代邀，在夜總會和瑪泰哈麗見面，他獨據一桌，喝著一杯威士忌，不久，瑪泰哈麗果然來了，她穿了貴婦型的晚禮服，滿臉堆著媚笑。

「承你邀約，很感光寵，就是你一個人嗎？」瑪泰哈麗說。

「為小姐的健康乾杯——我是昨天才來的，你呢？」

「我在這兒服務三個月了，將來我希望到巴黎去。」

「像小姐這般的人才，巴黎也歡迎啊，如果你真有意去，對不起，我想大膽點說，我可以介紹你到一流舞廳去。……」

從此之後，加拿利斯每晚到夜總會捧場，瑪泰哈麗也對加拿利斯感覺興趣，兩人之間已發展為戀愛關係了。

成為巴黎的名女人

漸漸地，兩人的情感，已進展至可以推心置腹的階段，並實行帶瑪泰哈麗到巴黎去。他們訂了一艘開向馬賽的荷蘭船票，一雙男女，就像新婚旅行。

瑪泰哈麗初到巴黎，加拿利斯帶她遊遍了巴黎名勝，食住都在最好的地方過著王侯般的豪華生活，直使瑪泰哈樂不思歸，並決心長住巴黎。

在巴黎她成為德國的女間諜，她的名字正式列入德軍諜報機關，編為H第二十一號，這是她一生命運的轉捩點。

瑪泰哈麗得到了許多聯軍的新作戰計劃，移動狀況，防備計劃，及軍需產業的實況等重要情報。

瑪泰哈麗把情報拿到了手，並不就此交給巴黎的德國諜報官員，而是在加拿利斯的指示下，每月以休養為名，到荷蘭去幾趟，在荷蘭，她和加拿利斯所指定的德國情報官員見面，詳細地把諜報報告。

但是，由於她幾乎固定地每月都去荷蘭幾次，引起了法國情報機關的懷疑，乃暗中命令巴黎警方，追查瑪泰哈麗的行動，但是瑪泰哈麗本人，却沒有想到有人跟踪。

行跡敗露自投羅網

一九一七年八月某一天，瑪泰哈麗一如平時，照例到荷蘭「休養」，在一間荷蘭戲院的廂房裏和德國參謀總部某高級軍官碰頭，在座上，瑪泰哈麗把重要的盟軍情報交給對方，但是這個情景迅速被

追踪的法國偵探看在眼裏，同時還用特製的攝影機把情形攝入鏡頭。

第二天，瑪泰正打算乘法國船返法，一個素未謀面的海關職員模樣的人走向她的身旁，作檢查行李狀，却低聲向她說：「你搭了這條船回法國就危險了，可幸這船經法到西班牙，你到法國時不要登岸，詐作忘記下船，直到西班牙去好了。」

這個關員其實是德軍諜報人員喬裝的，爲了避免法方可能的跟踪，故意用這方法通報，但是瑪泰哈麗究竟是個女人，她幹了這許久的女間諜，還不曾經過挫折，更沒有想到能人背後有能人，因此，她心裏大感不安。

她畢竟聽信了關員的話，經過法國時不敢登岸，原船直到西班牙，那時加拿利斯還在馬德里，看見瑪泰哈麗的狼狽樣相；知道事情不妙。經查訊之下，曉得瑪泰哈麗的身份。已完全暴露在英法官方之前，如果繼續利用她作間諜，可能整個的暴露德國間諜機密的內幕。瑪泰哈麗和加拿利斯在馬德里鬼混了幾天，加拿利斯心裏已作出決定，要把瑪泰哈麗犧牲掉叫她回巴黎，並告訴她，「不要怕！」

瑪泰哈麗也確實不怕，她的想法是：在英法方面，她有許多朋友，都是大人物，萬一出了亂子，大家總會營救，最壞的場合來說，也不致判死刑吧……於是，她回到巴黎，另外租了個公寓房間居住。然而，就在她租到了一個房間，剛想坐下沙發椅小休息的時候，有人敲門了，啓視之下，兩個從不相識的人站在門外，有禮貌地說：我們是巴黎警廳派來的，請你和我們一起……。

瑪泰哈麗很鎮定，她沒有露出半點驚慌，把房燈關了，一言不發，跟著兩個人走。

行刑之前強作微笑

警廳把瑪泰哈麗移交軍事法庭，經過最嚴重的偵訊，總沒有方法能把她口裏吐出有關德國情報機關的秘密。到了臨刑那一天，瑪泰哈麗穿著昔日曾週旋於衆政要以盜取情報的一襲華貴晚禮服，薄施化粧，在獄卒的領先之下，走到刑場指定位置。

監視行刑的官員對她說：

「有什麼需要遺囑的事情是可以寫下來的，我保證替你轉交任何人。」

「沒有什麼了，從巴黎到天國之路上，我想不不出什麼，很好，就請你們不要客氣……。」

瑪泰哈麗作了最後的微笑，但是，可惜這微笑沒幾人能親眼看見了，槍聲響處，瑪泰哈麗倒地。

然而，儘管她已死了。可是，在外人看來，她的就逮和死都是出人意料的。比方，她從馬德里回到巴黎，根本沒有回到原來的住宅，而直接去租賃一個公寓房間，這一切都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巴黎的警方怎會曉得而派警等候呢？

原來瑪泰哈麗離開馬德里返巴黎時，負責監視她的德國特務早已把一切報告加拿利斯，再由加拿利斯打密碼電報通知荷蘭的德國諜報總機構，並將瑪泰哈麗返巴黎後居住的地方詳細告知。

但是沒有想到，加拿利斯所發密碼電報，竟給盟軍方面截獲加以解讀，結果，巴黎方面便從容佈下天羅地網，等候拘捕瑪泰哈麗。

瑪泰哈麗是加拿利斯一手提拔出來，但也間接死在加拿利斯之手，這是數十年來最大最大的秘密。如果加拿利斯不叫瑪泰哈麗自投羅網，也許不致有這般可悲的下場。

這是大間諜的下場

加拿利斯後來的命運也並不如何好，秘密文件裏記錄道：第一次大戰德軍戰敗後，帝政崩潰，加拿利斯官至海軍中校，也難免變爲失業軍人，他和幾個海軍同僚，藏匿了若干武器，企圖終有一天復興德國海軍，並進行諜報活動。希特勒執政後，對於加拿利斯的活動大爲嘉許，便把他擢升爲海軍上將，並任命爲納粹德國最高情報機關的首長。

二次大戰末期，加拿利斯知道希特勒早晚要失敗了，他原是幹慣秘密工作的，不知如何，又勾結了英國方面，進行「和平工作」，企圖暗殺希特勒然後舉事。

可是，這個計劃終被希特勒的左右發覺，加拿利斯立即就逮。

在極度秘密裏，加拿利斯被審了幾次，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即德軍潰敗前若干日，納粹軍事法庭判決加拿利斯死刑！

當加拿利斯押至刑場執行時，執行官惱恨加拿利斯叛逆希特勒，竟不准他穿了海軍上將的軍服就刑。有人說，加拿利斯被絞死以後，屍體倒在絞刑架下，目擊者發覺他的頸際縛著幾根鋼琴銅線，而不是幾條繩子。

俗語說：「大將難免陣前亡」。尤其是身爲間諜，終日出生入死，混藉在敵人之中，若稍有不愼，露出馬脚，其生命的危險可想而知。因此有人說：做爲一個間諜，很少有好的下場；縱觀不少有名的間諜，也的確如此。

日本國鐵磁性火車

創時速五百公里世界紀錄

淺野

日本國家鐵道公司設計造成的磁性上浮綫型馬達車於去年十二月打破每小時五百公里速度，造成鐵道行車世界紀錄。日本國鐵於一九六二年開始其綫型馬達車計劃以來已有十七年，終于達到每時五百公里目標。日本國鐵的工程師充滿信心，認爲這種磁性上浮火車可在八十年代供營業之用。此項計劃將進入下一階段，包括於今秋開始實際用以載送客人。

時速五一七公里

造成每時五百公里速度的試車的在宮崎具日向美美津的國鐵磁性上浮測試中心一條軌道上進行的。爲進行試驗，特將軌道自四點七公里加長到七點一公里。綫型馬達車係於十二月十二日下午的一次試車中打破紀錄造成每時五百公里速度的。紅白色的馬達車在筆直的試車軌道上以每時五〇四公里速度急速駛行，輕易地將載有記者的直昇機拋在後面。工程師進行試車已有兩周，曾於十二月二十一日一次試車中達到每時五一七公里速度。

自從試車軌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中建成以來，國鐵的綫型馬達車不斷刷新速度記錄。一九七七年中超過每時二百公里速度，一九七八年達到三百公里，去年十月到達四百公里，最後在十二月時證明可以按預期目標達到每時五百公里速度。

試車時用的是LM五百型車，長十三點五公尺，寬三點八公尺，全重十噸。綫型馬達車駛行如飛，由於車上及導向道上都裝有磁石，車行時浮在軌道上。車身上浮或下降在軌道上時都很平穩，快速行進時毫無震動。車在傾斜面及軌道彎轉時，以及在墜道中行駛時的性能資，也由工程師記錄下來。



日本國鐵製成之磁性火車，創時速五百公里新紀錄，成爲目前世界最快的火車，準備今秋投入服務。

載客試車

國鐵在達到每時五百公里目標成功後受到鼓舞，決定要建造新車和導向道，發展供載客用的浮上車輛。今年一月，國鐵開始着手生產足供載客用的綫型馬達車，定於今秋試車。然後，國鐵準備再造兩輛車，組成三節一列的火車進行多次試車。日本國鐵希望在三至四年中完成全部試驗作。

在客車測試中日本國鐵要將導向道的形式完全改變。現在的導向道狀如倒置的T字；綫型車跨在導向道中央像單軌車道一樣上突的部分上。但是這樣的導向道使車身無法容納很多乘客。因此，國鐵準備將中央的導向軌除去，在導向道兩邊造牆，然後將所有綫圈移到牆上。將來的導向道剖視形狀不像目前的倒T，而像一個U字。

在目前階段中，日本國鐵擬以每時四百公里速度試驗新實驗用車多次以取得行車性能數據。然後將以三車一列進行試車。

東京大阪行車

什麼時候在什麼路綫上採用磁性浮上火車，尚待日本國鐵決定。計劃通過高府與名古屋，連結東京和大阪的快速（飛彈）鐵道，是考慮中最可能供劃時代的高超速火車正式行駛的路綫。

人鬼之間怎樣結婚

在中國「經典」思想中是沒有「冥婚」禮俗的，可是在民俗文化中，它卻是流行不衰，李敖從這點分析了中國的兩面文化。

前年十月台北縣貢寮鄉舉行一場人鬼訂婚的禮儀，並於廿一日舉行婚禮，新郎將新娘的靈位迎入佛堂，這証明中國傳統的「冥婚」習俗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仍不是絕跡。為了慎重其事，以慰死者在天之靈，這次的「人鬼聯婚」，特別的舉行訂婚儀式，由男方依禮贈送女方聘金四萬元，及米扶三十包以象徵夫妻的情誼永固。此次冥婚，新郎新娘之間有著奇妙的關係——本月十日在澳底發生了一件意外車禍，肇事人吳東信（廿三歲）與死者吳秀鑾（廿六歲）即是「人鬼聯婚」的男女主角，因著這層特殊關係，使得這個傳統習俗有了「救贖」的新用意。

年前（一九六八）的台北市長高玉樹先生的少爺高成器，突然跟吳家大小姐吳純純雙雙從容自殺，出事後，雙方家長在喪事中加辦了一樁喜事，為這兩位青年人補辦婚禮，當時李敖先生曾就此事，撰文探討「冥婚」的歷史意義——

五月廿九號中午，台北市長高玉樹先生的大少爺高成器，在山仔后別墅，突然跟吳家大小姐吳純純雙雙服毒，從容自殺。出事以後，高玉樹先生和女方家長們「悲喜交集」——在喪事中加辦了一樁喜事，為這兩位青年人補辦一場婚禮。消息傳出，大家只注意這個事件的新聞意義，但它的歷史意義，卻看不見有誰提出來。

「冥婚」有歷史意義嗎？有的，不但有，並且有得源遠流長。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冥婚」事件，是在紀元二〇八年——一千七百六十年前的曹冲冥婚。曹冲是曹操的小兒子，是個神童。當時孫權送來一頭大象，曹操要知道有多重，誰也沒辦法，虧得曹冲想出了刻舟求「重」的主意，才算把問題解決。曹冲的主意，其實與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稱皇冠方法同出一轍，他若早生四百多年，並且生在希臘，一定前途大有可為。可惜他生在一個權力起伏的世家裏。他死的時候，他的哥哥曹丞（後來的魏文帝）勸他爸爸不要難過，曹操諷刺說：「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原來曹操太愛這個小神童，曾打算叫他代他哥哥接棒。

曹冲死的時候只有十三歲，曹操難過極了，認為這小孩連婚都沒結就死了，太說不過去了，因此打主意替他來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個女兒早死了，曹操找到很重義氣的邴原，要把兩個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卻不買賬，邴原說：

「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

你不能不佩服曹操是很有度量的人，他碰了手下人的釘子，並不生氣，可是也不洩氣，他還是要給兒子討媳婦，他並不要守什麼訓典而不易，他終於找到了一位甄家的女孩兒，跟他心愛的曹冲，來了一次合葬。

故事說完了，讓我們來看看理論。

邴原為什麼拒絕曹操呢？他的理論根據冥婚合葬不合於「訓典」，他所指的「訓典」，顯然是指「周禮」這部經書而言。在「周禮」的「地官」媒氏一節，有這樣的話：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再按註解，「遷葬」是指「生時非夫婦，死而遷葬之，使相從」；「嫁殤」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謂嫁死人也」。兩者統而言之，都是冥婚合葬。而這種冥婚合葬，不管死者成年沒成年，按諸傳統經典，都是違背的，在中國「正宗」思想中，對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從反面角度推測，中國經典中對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禮」這部書，專家結論是戰國的作品，所以，書中禁止冥婚的話，足以反證當時這一現象的普遍。前面所引「三國志」中曹操的例子，顯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過他本的，是民俗中的傳統文化，而不是經典中的傳統文化。

曹冲的冥婚是中國史中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後，歷朝各代都不乏顯例，換句話說，歷朝各代都不乏有違背經典的人出來，主持儀式，大結其鬼婚。例如在「大隋左武衛大將軍吳公李氏女墓誌」碑中，就有這樣的話：

「女郎姓尉字富娘，河南洛陽人。……以大業十一年（紀元六一五）五月十三日，終於京師京宅，春秋以十有八。……母氏痛盛年之無匹，悲處女之未笄，雖在幽媾，婚歸

於李氏，共窀死爽，同穴在斯。」

這是曹冲死後四百多年的例子。

到了唐朝，冥婚仍舊流行，甚至流行到皇家。「舊唐書」懿德太子傳：

「中宗即位，追贈太子，謚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為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與之合葬。」

這是前面那位尉富娘小姐，死了出嫁後九十年的事。

在唐朝，有冥婚不稀奇，稀奇的是還有冥婚後的離婚。唐朝的韋后爲她弟弟，與蕭至忠的女兒結了冥婚，合葬以後——

「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

老泰山做了盜墓人，你說怪不怪？

唐朝冥婚流行的程度，不但見之於實事，並且載之於小說。戴君孚「廣異記」中，就有這種「倩女幽魂」式的故事，可見這類思想，早已深入民間。

在宋朝文獻中，更可看到冥婚的細節。康譽之「昨夢錄」一書裏，這方面記載最多。元朝以後的冥婚，從「馬可波羅行記」，直到清朝孫樗的「餘墨偶談」、凌揚藻的「蠡勺論」等，都有不少材料，我不再多舉了。

新郎將新娘的神位迎出

民國以來，冥婚的風俗也相沿不衰。我舉民國十二年「中國民事習慣大全」第四編「冥婚之習慣」裏的兩段，以見一斑：

娶鬼妻（河南河北等處習慣）豫西河北等處，凡子未婚而故，往往擇別姓字而殤之女，結為冥婚。俗謂之「娶鬼妻」，又曰「配骨」，以結婚後往往合葬也。

冥配（浙江平湖縣習慣）平湖縣，上中下三等社會，凡子弟未婚夭亡，類多擇一門戶相當，年齡相若之亡女，為之定婚，迎接木主過門，禮節如生人嫁娶，名曰「冥配」。蓋以不如是，則靈魂將無所依歸，不能入祠祭祀，且不能立後。一經冥配，即取得被繼承人之資格，得為之立後也。

至於台灣，冥婚的風俗，也和大陸各地一樣，除流行死人與死人結婚外，還有活人跟死人結婚的風俗。最有名的前例，是丘念台先生的父親丘逢甲先生跟林家小姐的冥婚（詳情見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號「新生報」丘秀芷的「我的家族中，有關人鬼聯姻的故事」）。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有林瑞芳的「台灣冥婚制與記事」最爲生動，這篇文章，收在婁子匡編的「婚姻大事」一書裏。

高市長爲他兒子的「冥婚」，轟動了整個台灣。很多人爲之長吁短嘆，卻很少有人爲之左思右想——想這件事在歷史上的意義。因此，我「引經據典」的討論它一番。「冥婚」雖然也是中國文化中的傳統「巨流」，可是它卻一直「藐視」傳統文化中的經典部份，於是，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兩個面。這兩個面誰是誰非，就留給大家去爭個面紅耳赤吧！

☆李敖☆

瘋狂殺手——山姆之子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深夜，美國紐約市布朗士區一名深夜獨行的十八歲少女多娜·勞莉亞，突然被人以零點四四口徑的手槍打死。紐約市警方事後偵查，發現這名少女與人無怨無仇，沒有情殺的嫌疑，也沒有遭受強暴及搶刼的跡象，兇手殺人的動機費解。

「山姆之子」皮科維茲

但從那一天起，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恐怖氣氛中，在許多個深夜裏，獨行的女郎（都是年輕漂亮的少女）屢次遭到攻擊，一年下來共有六人遇害死亡，另外七人雖僥倖生還，却都分別受到輕重傷。

受害者都是遭到同一支零點四四口徑手槍襲擊，因此可以確定兇手爲同一人，且由於兇案發生時間都在深夜及凌晨，發生地點皆僻靜無人，故指認困難。

奉「家長」指示殺人

令人想不到的是，這個兇手狂妄至極，竟然寫信給紐約市警察局及「紐約每日新聞」專欄作家布瑞斯林，在信中大言不慚地吹噓自己的「成就」，並說他係受到「山姆家長」的指示而殺害這些人，他說他這樣做是爲了取悅他的「山姆家長」。他在信中說：「我是夜晚四處飄蕩的遊魂。口渴、饑餓，很少停下來休息，急於取悅山姆。我愛我的工作。」

此信經過披露之後，新聞報導乃爲這個神秘兇手加上了一個「山姆之子」的綽號。於是「山姆之子」成爲紐約千萬市民聞聲色變的人物。

面對這項史無前例的挑戰，及來自市民的交相指責，紐約市警局乃組成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專案偵查小組，投下無數警力，作最嚴密的調查及監視，但由於兇手行踪不定，在作案後立即離開現場，且未曾留下絲毫踪跡，因此警方一直茫無頭緒。

直到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警方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逮到這位「山姆之子」，將他移送法院。消息傳出，憤怒的紐約市民將法院圍得水洩不通，高喊「殺死他！殺死他！」

在紐約市民的想像中，「山姆之子」應該是個心態不正常的中年人，身材魁梧，臉色陰沉恐怖。但事實上，「山姆之子」却是一個二十四歲的矮胖青年，名叫大衛·波科維茲，臉上永遠帶著笑容，而且從事一項最不令人起疑的工作——紐約市郵局內部整理信件的職員。

被捕之後的「山姆之子」鎮靜異常，臉上仍然帶著他特有的微笑，辦案人員問他爲什麼殺死這麼多少女？他以柔和的語氣回答：「那是一項命令，我看到了一個幻

象，並追隨它。山姆告訴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他又說：「都是山姆告訴我這樣做的，我不得不這樣做，我是奉命行事。」

誰是山姆？波科維茲一會兒說，山姆就是他的鄰居山姆．卡爾，但一會兒又說：「山姆是六千年前的人，我從他的狗兒口中聽見他向我說話。他命令我去殺人。山姆就是魔鬼。」

顯然，波科維茲神智並不正常，法院下令精神醫生對他作一番徹底的檢查，發現他神智不清，於是這個使紐約市在恐怖中生活了一年之久的「山姆之子」，被送進了一所精神病院，將在那兒終其一生。

但波科維茲的心理轉變過程，受到心理及精神病學家的廣泛研究，而他作案和被捕的經過，更勝過任何一部精彩的偵探犯罪小說。



對穿制服莫名熱衷

大衛．波科維茲出生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父母為法爾科貝帝及東尼夫婦，但他並不認識自己的親生父母，因為他在十七個月大時，即被納特和珍珠．波科維茲夫婦所收養。

大衛雖然從小就有暴力傾向，但並未曾反抗他的養父母。他十四歲時，母親去世，他還在葬禮中公開放聲大哭。他的父親納特．波科維茲是位五金零售商，收入不錯，是位慈祥的父親，祇為了大衛衣衫不整，而斥責過他一次。

大衛上高中時，就顯得有點怪異了。他以前在布朗士哥倫布高中的一位同學回憶說：「在一個班級裏，總會有一個或兩個學生被大家認為有點怪，大衛就是這種怪人。」波科維茲臉上總帶著習慣性的微笑，但個性羞怯，朋友不多，喜歡讀書，卻唸到高年級時就退學了，說要去從軍。他首先嘗試了幾項須穿制服的工作。波科維茲對制服有股莫名的熱衷。

他先擔任消防隊員，然後自願在他所屬的布朗士第四十五警勤區擔任義警。當時他祇有十七歲，當了幾個月的義警，出過一次重大的勤務，但他卻學會了警察術語，並且熟習了警方的作業程序，而在日後為「山姆之子」所運用。

一九七一年，大衛應召入伍。

國防部的服役記錄指出，大衛的服役情形「十分平常」。但在一九七二年他被派往韓國服役，他所寫的信件有了劇烈的變化。他本來都在信尾署名「步兵大衛」，但後來卻改為「現實的主人」。軍中的同事說波科維茲常服用LSD迷幻藥。

他有一些信是寫給入伍之前所認識的一位年輕女子。他們的交情不深，不過有位朋友說，大衛原來希望能和她有更進一步的關係。這位現年二十二歲的女郎說，波科維茲把他的性問題向她傾訴。後來，她結束了和他的關係，不久「山姆之子」即開始出外作案。巧的是，這位女郎是位天主教徒，留著長長的黑頭髮，和「山姆之子」所殺害的幾個女孩子有幾分相似。

退伍之後，波科維茲又找到了另一項穿制服的工作：私家警衛。一九七五年年初，他的父親再娶，並搬往佛羅里達，於是波科維茲搬出來獨居，更沈溺在自己的世界中。

和警探們大捉迷藏

大衛很討厭狗。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他因為被狗咬了，於是生氣地辭去警衛的工作。



在此之前，大衛已經出擊了兩次，殺死一名十八歲的

布朗士區的女郎，以及在昆士區打傷一位年輕的男子。但這時候，他尚未寄出任何短函，也沒有固定的作案方式。

大衛後來搬到松樹街三十五號附近住下，他的公寓就在一家小山頂上，從窗口正好可以看見哈德遜河的美麗景色——但他卻用毯子把窗口遮住。大衛也在此地遇見鄰居的山姆，卡爾和他那頭黑色的獵犬。

但在山姆尚未進入他那個日漸縮小而絕望的世界之前，大衛已經開始在腦海中幻想接到了要他殺人的「命令」。因此，感恩節後，他在昆士區射殺了兩名十幾歲的少女，雖然沒有死，祇是受傷，但其中一人自腰部以下完全癱瘓。這也是「山姆之子」最後一次以一隻手隨意射擊。兩個月之後，他再度出擊，兩手握槍，一槍打死了一位受害人克莉絲·福瑞德。



（從「山姆之子」車中所搜出的槍……作案後的大屠殺）

在這些意外事件發生時，大衛鄰居之一的尼拉家所養的一頭德國牧羊犬被大衛擊斃。後來，在四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山姆·卡爾接到了一封威脅信，發信人自稱「一名市民」，要求卡爾的狗不可以再叫。這封信警告卡爾說：「像你這樣的人，不該讓你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五天之後，那頭名叫哈維的狗被人打了一槍，子彈到現在還留在那頭狗的肩上。

警方也在四月中接到了兇手的第一封來信。現在，「山姆之子」可說是「兩面作戰」，一方面騷擾他松樹街的鄰居，另一方面和紐約市精明幹練的警探們大捉迷藏。這時候已有五人死亡，四人受傷。但就是沒有人把這兩件事聯想在一起。

在此同時，他向郵局申請工作，獲得錄取，每小時的工作津貼是六點一八美元。三月九日深夜，他在昆士區一條街上，向著迎面走來的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生維吉妮亞開了一槍，子彈直接打在她臉上。八天之後，三月十七日，波科維茲開始在郵局中整理信件。他在郵局的表現平平，並未引人特別注意，休息時偶而還和同事們談談當時最熱門的新聞——「山姆之子」。

另一方面，紐約市警察局一名學者型的副督察丁姆·陶德正率領了三百多名警探尋找「山姆之子」。陶德並不是電視上的那種「辭靈神探」。他命令手下的人員耐心地監視電話，並從電腦及檔案中尋找線索。雖然知道「山姆之子」的來信可能不會留下任何指紋，但他仍然命令實驗室的人員把那封信浸在特殊的液體中，足足浸了十二天。同樣的，任何傳言及嫌疑，都加以調查。這種緩慢的步調，使心存恐懼的紐約市民幾乎要急瘋了，但也使兇手感到有點受不了，終於犯下警方所一再等待的錯誤。

寫信罵人解決鬱悶

波科維茲在他以每月二百六十五美元租來的公寓中自得其樂，並且收集有關「山姆之子」的剪報資料。他用紅筆在牆上寫下各種口號，以及他所痛恨的鄰居的姓名。他並在牆上打了一個洞，在洞旁寫著：「我就住在這個洞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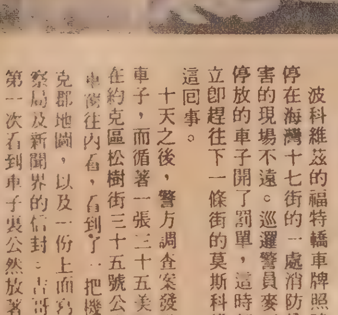
到了六月，在牆上打洞已不足以舒解他胸中的鬱悶。首先，他寫了一封信給「紐約市每日新聞」的專欄作家布瑞斯林。然後，他又寄了一封信給他的鄰居葛拉斯曼，信上盡是惡毒的漫罵，回信地址則寫上山姆·卡爾的地址。另外，他也寫了一封信給家中養狗的卡沙拉一家：「我希望你們從屋頂上摔下來……」卡沙拉夫人向當



地警局報案，但葛拉斯曼並沒報案，因此警察無從採取行動。

「山姆之子」的膽量越來越大，但各項線索並未集中到他身上來。在六月二十六日，他又在昆士區行兇。

這位受害者雖然身受重傷，但並未死亡。不過，市民們現在已大感憤怒，市長爲了競選連任，也不得不召開記者會，宣佈破案的決心。警方所遭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波科維茲也一樣。七月十三日，他又寄了一封短函給葛拉斯曼，寫著：「我相信，恐怖王朝已接近結束了。」這封信的預言果然實現：葛拉斯曼向警方報案了。



山姆之子」被捕後，面露微笑。

大約在同一時候，山姆．卡爾從一本雜誌上看到了警方所公佈的一張兇手的形象草圖，他告訴他的女兒惠特說，他「覺得」這個兇手可能就是開槍打他的狗的那個人。惠特是紐約警局的文職職員，於是安排她的父親與警方見面。但卡爾和葛拉斯曼都在約克區，並不是警方調查的重點。後來，雖然卡爾的線索送到了專案小組總部，但專案小組當時却正忙於接聽每天數千通的電話！許多市民都說他們懷疑某個人是「嫌犯」。因此，「山姆之子」仍然逍遙法外，且又在這段期間打死了一名年輕女郎，並打傷一位年輕男子的眼睛。

七月二十六日，郵局職員大衛．波科維茲走出郵局大廈，此後他就再也不曾回到郵局。

七月二十九日是「山姆之子」殺害第一位受害者的「週年紀念」。警方在昆士區、布朗士區及布魯克林區佈下天羅地網，希望在他再度出擊時，一舉將他逮捕。報紙上也對此事大加報導。但他並未出現。他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找到了警方嚴密監視網的一個漏洞，又開槍打死了史塔西．莫斯科維茲，打傷了羅伯．懷爾蘭特。

警方的計劃又告失敗，但隨即出現有利的發展。那是很小而簡單的一條線索，却導致此案的偵破：一張違規停車的罰單。

要警方數不完屍體

波科維茲的福特轎車牌照號碼爲五六一－XLB，當時停在海灣十七街的一處消防栓旁邊，距離莫斯科維茲遇害的現場不遠。巡邏警員麥可．卡塔尼隨手替這輛違規停放的車子開了罰單，這時却突然聽見一聲槍聲，於是立即趕往下一條街的莫斯科維茲的遇害現場，而忘掉了這回事。

十天之後，警方調查案發當時在現場附近被開罰單的車子，而循著一張三十五美元罰款的單子找到了這輛停在約克區松樹街三十五號公寓附近的車子。警探吉哥從車窗往內看，看到了一把機槍的槍柄、一張敞開的沙霍克郡地圖，以及一份上面寫著紐約市警察局、沙霍克警察局及新聞界的信封。吉哥警探回憶說：「這並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車子裏公然放著武器，但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信封，上面的字跡和『山姆之子』的筆跡完全一樣。」

在追踪停車罰單之前，警方另有二項突破，一位名叫卡西莉亞．大衛斯的婦人在案發當晚正好牽了她的狗在附近散步，她見到警察在開罰單，也看到了兇手。另外，葛拉斯曼又接到了波科維茲的兩封威脅信，於是向約克區警方報案。各項證據逐漸集中在嫌犯身上——時間之緊迫有如電視上的偵探影集。因爲放在波科維茲汽車前座上的那封信說，他計劃在八月十六日那天晚上進行最後一次的大屠殺，「使警方整個夏天無法數完屍體。」

八月十六日晚上九點十五分，警方埋伏在這輛轎車附近，等待法院發下搜查令，以便進入車內搜查，但汽車主人却在這時候出現了。警探們一湧而上，立即將他逮捕，並從他直管的褲袋中搜出一個裝滿零點四四口徑子彈的塑膠袋，以及一個皮夾子。

警探們在他的車內，除了搜到一把長槍之外，還發現了那把四四口徑的手槍．一把牙刷、一瓶消毒水、兩條破舊的短褲。專欄作家布瑞斯林後來說，他車內的情形就像他的頭腦內部一樣亂七八糟。

前往約克郡警分局途中，吉哥自我介紹說：「大衛，我是吉哥警探。」

這位被捕的嫌犯說：「我是『山姆之子』。」然後他被帶進分局，見到已經找他很久的副督察陶德，波科維茲再度露出微笑，很愉快的說：「哈囉，督察。」

稍後，訊問過程移到曼哈坦的警局總部。波科維茲繼續訴說著他如何躲藏在鄰居的樹叢中，以及如何學會開槍打中受害人的頭部。不久，彈道專家宣佈說，波科維茲車上的手槍正是殺害莫斯科維茲的那一把。

但是，在送往布魯克林一家醫院接受精神檢查之後，發現波科維茲神智並不正常，雖然法院後來仍將他判了二十五年的徒刑，但他並未服刑，而被送到京士郡醫院單獨監禁起來。

也許，這就是現代文明的悲劇：殺害了六個無辜少女、重傷七名受害者，並使數百萬人生活在長達一年恐怖氣氛中的，竟是一個免負刑責的精神病患。

●文／莊蝶

台灣光復節的紀念

陳少廷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是台灣光復第三十四週年紀念日；這一天是台灣同胞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五十年，祖國同胞浴血抗戰八年，犧牲無數的中華兒女，而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使台灣同胞恢復自由與民族尊嚴、重歸祖國懷抱的光輝的日子。緬懷獻身於這個偉大的抗日民族運動的先烈們，我們在內心湧起無限的敬仰之情。尤其際值中興復國的革命事業最艱鉅的時候，讓我們回顧一下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事跡，確認其歷史的意義，該是一件很有意義之事。

一、台胞抗日的意義

台灣之陷於日本異族的統治，乃由於光緒二十一年甲午戰爭，清朝失敗，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割地求和，台灣同胞等於爲祖國作了替罪的羔羊，受盡異族的欺凌、壓迫和蹂躪。直至民國三十四年，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歷時五十年。在這漫長的半世紀間，台灣同胞不但未嘗一日忘懷祖國，而且無時無刻不在跟日本統治者作民族鬥爭，爲中華民族寫下了一頁悲壯的歷史。

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以歸復祖國爲最後目標。所以無論是林獻堂先生所領導的政治社會運動、蔣渭水先生所領導的文化思想運動，以及在海外的台灣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抗日運動，都站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立場，尤其是蔣渭水領導的台灣民衆黨，受三民主義的影響最大。蔣渭水最敬仰的人物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渭水先生是三民主義最忠實的信徒，因此， 國父的三民主義乃成爲台灣青年抗日運動的指導原則。

台灣光復的翌年，台灣人士曾組織「台灣光復致敬團」，由林獻堂先生率領，飛南京參拜中山陵，晉謁 蔣主席，並飛赴西安遙祭黃陵。他們曾發表「台灣光復致敬團談話」，可以說是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意義之最佳詮釋。茲引其部分文字如后：

「台灣重光，是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感召之力， 蔣主席領導抗戰之功，全國軍民奮鬥犧牲之結果。本團同仁，此來擬虔拜中山陵，向最高領袖 蔣主席致敬，向全國抗戰軍民致慰問之忱，……謁黃帝陵，拜告以台灣六百萬炎黃子孫一萬三千餘平方里版圖已重歸祖國，藉表台灣同胞拳拳之誠，是爲本團之唯一任務。

「近聞人竊議台灣對於祖國發生離心，實爲無稽之談，應知台灣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爲何來？簡言之，爲民族主義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辯自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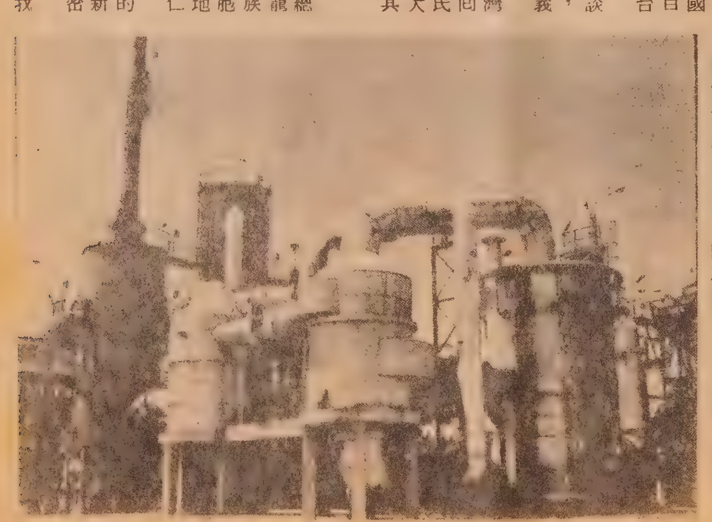
由此可知，台灣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之一部分；台灣的抗日運動，是中國抗日歷史的一環。台灣光復，重回祖國懷抱，最高領袖 蔣公的英明領導，以及全國軍民英勇抗戰之功，固不待言，而我台灣同胞，堅守民族大義，從事抗日民族鬥爭，前後凡五十年，從未間斷，其功當也不可沒！

二、今日台灣的任務

三十年前，中共竊據大陸，中央政府遷台。當時先總統 蔣公曾訓示國人說：「今日共產國際和鐵幕雖然籠罩着中國大陸，却不能隔絕我們台灣和大陸同胞們民族精神的團結和國民革命的聯貫關係。……當年全國同胞在革命抗戰旗幟之下，不惜犧牲一切，來收復台灣土地，拯救台灣同胞，今天我台灣同胞，應效法以往台灣仁人志士的奮鬥精神，擔負起光復大陸的使命。」

大陸同胞在三十年前追隨政府來台，從事反共復國的奮鬥，其目的是反攻大陸、消滅共匪、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今日台灣同胞和大陸來台同胞，是血濃於水的密切關係，不但彼此一體，而奮鬥的目標也是一致的。

政府遷台以來，可以說國步最爲坎坷的一段歷程。我們憑恃一隅之地，肩負中興復國之重任，使命的艱難，實爲古今中外歷史上所罕見。今日我政府在台灣，不僅要屏障西太平洋的安全，而且還要建設台灣爲光復大陸、重建民主統一的新中國之藍圖



●磷酸鈉廠促進我們農、工業有效的成長

在這艱苦的歲月中，幸賴我全國軍民同胞精誠團結、淬勵奮發、埋頭苦幹、經歷憂患的試煉，而終能屹立不撓，克服橫逆，再創新機。

如今台灣已成為重建大陸的藍圖。我們厲行民主憲政，在台灣提早實施地方自治，充實中央民意機構，擴大了全民的政治參與，促成了社會的和諧與政治的進步。

我們的經濟發展，創立了開發中國家的「奇蹟」；國民平均所得已接近一千五百美元，人民生活水準居亞洲第二位。

我們建立社會安全制度，推行福利政策。各種傳染病已告絕跡，平均壽命，男性為六十八歲，女性為七十三歲，已接近西方先進國家水準，我們正邁向一個均富的、安和樂利的現代化社會。

我們的教育日益進步，兒童就學率幾乎達到百分之一百，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提高了國民的知識水平。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培養了一大批具有科學技能的知識青年，他們是國家未來建設最寶貴的資源。

我們的國防建設，使我們成為一個具有強盛的現代軍事裝備的國家；我們的國防工業提高了精密武器的自製能力，從自力更生中，我們的國防科學已邁進獨立自強之道。

在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希望國家早日重歸統一。但三十年來，中共控制下的大陸和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台灣，究竟誰在為國家求建設、為人民謀福利？究竟那種主義和制度，才是正確而有益於人民的？有識之士已有客觀公平的評斷，大陸同胞更有深切的了解。近幾年來，在北平的「民主牆」和各地羣衆集會中，紛紛要求人權與自由，提出訴冤和抗議，主張「向台灣學習」，充分顯示人心思漢，說明我們民主的政治、自由的經濟和開放的社會，已發出光芒透射鐵幕，對苦難同胞產生了巨大的政治號召作用。

因此，以台灣建設的成就，作為中國統一的模式，已成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要求。三十年來我們在台灣實踐三民主義的經驗，是中國人開拓中國前途的照明燈！

三、今後努力的方向

基於上述的論旨，我們必須在台灣加強三民主義的建設，才能使台灣更美好、更強大，成為全體中國人所嚮往的地方。

因此，今後我們應努力的方向是：

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我們要反對一切侵害中國的帝國主義，並要打倒任何企圖破壞中國最後統一的國際陰謀。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也是台灣同胞的家園。因此，任何企圖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主張，都是違反民族主義的，也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

站在民權主義的立場，我們要求政府貫徹民主憲政，保障自由人權，無分畛域、不分黨內黨外，大家享有均等的參政機會，使有抱負、有理想、有志節的賢能之士，都有機會來為國家做事、為社會服務、為民衆謀福利。我們尤期望政府，當國內外情勢穩定後，應儘速恢復選舉，並擴大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名額，強化國會功能，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

站在民生主義的立場，我們要求政府要照顧每一階層、每一國民的生活，實現民生主義的均富福利國家的理想。我們希望政府今後要加強照顧低層民衆的生活，使佔人口最大部分的農民勞工之生活，獲得更大的保障與改善。台灣經濟的輝煌成就，值得國人驕傲，但有極少數人生活過分豪華，確實不是好現象，因此我們也希望國人均能培養節儉樸實的生活，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

展望世局，整個大環境正在變化之中，一種新形勢正在醞釀之中；整個中國的存亡繫於台灣的安危。在面臨歷史轉捩之期，我們欣逢台灣光復的第三十四週年，因此，在紀念這個富有意義的節日，我們也要呼籲弘毅之士，效法抗日先烈的志節，發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氣魄，勇於建言，參與國是，以身作則，獻身於台灣的建設，使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美麗島，更是復國建國的精神堡壘。

●精密武器自製能力提高，使我們具有強盛的現代軍事裝備

●除了經濟建設，我們的文化建設也在日益茁壯

賀爾蒙的用法與禁忌

談婦女更年期症狀的賀爾蒙治療

文／徐弘治醫師
圖／王旭易

婦女們在經過大約三十年的正常卵巢機能期間以後，其排卵的機能逐漸喪失，此後的一、二十年間將面臨着卵巢失能的情況，因此產生了一些更年期症狀，而根據醫學上的統計，約有四分之一的更年期婦女需要用賀爾蒙來治療的。

賀爾蒙治療的適應症和禁忌

在過去二十年內，醫學界一直用女性賀爾蒙來治療更年期的症候，這類藥物能暫時解決一些身體的不適。但是只有經由醫師的診察與診斷後，才能使用；切勿逕自到藥房買賀爾蒙藥物服用或注射。因爲這類藥物可能有副作用，尤其對於可能患乳癌、子宮內膜癌、血栓症的人，或者已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肝臟病、羊癲瘋、糖尿病、靜脈瘤、血管硬化、中風、良性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病患，都不適宜服用賀爾蒙藥物。但是更年期婦女如果有了發熱潮紅、盜汗、心悸、失眠等自主神經失調的症狀；或因女性賀爾蒙不足而產生萎縮性陰道炎，陰道粘膜下的微血管出血，並導致性交不快而有痛感及外陰發癢；或是女性賀爾蒙不足引起骨質疏鬆，容易引起骨折時，應該接受賀爾蒙的治療，此外如兩側卵巢已被切除、原發性卵巢失能也是需要長期服用賀爾蒙藥物的。至於早熟性更年期則頗有爭論，有人主張要用賀爾蒙治療，但也有人反對。

賀爾蒙治療的用法

使用賀爾蒙藥物來治療更年期症狀，是否有效呢？從症狀的減輕程度與心理上的變化來加以觀察，英、美的很多研究報告皆指出，使用賀爾蒙藥物羣比其對照羣有顯著的效果；對於自主神經失衡症狀——潮紅、盜汗、失眠，萎縮性陰道炎、泌尿科症狀等都有很大的改善；但對於背痛、關節痛、增進性慾方面沒有改善。而其副作用也微不足道，如乳房脹痛、四肢酸痛、噁心、陰道分泌物增加等。賀爾蒙的使用方法有口服、注射及賀爾蒙藥片埋入腹部的皮下脂肪組織或臀部的皮下脂肪組織。一般口服的方法，乃是採用較低劑量的女性賀爾蒙，每日服用，或連續服用三週而休息一週的週期使用法，有時也合併使用黃體素劑使子宮內膜不再繼續增殖加厚，也有人在給女性賀爾蒙的同時，加入少量的男性賀爾蒙劑藉以增進性慾。至於注射方法，乃是使用比較長效性的女性賀爾蒙劑，每週或每月注射一次，頗爲簡便。賀爾蒙藥劑埋入體內，一般藥效會持續大約半年左右，常常在兩側卵巢切除時，順便埋入腹部的腹直肌或皮下脂肪處，或利用小手術另行埋入也可以。除了上述的用法外，對於萎縮性陰道炎，或泌尿器官的萎縮變化也可以塗以局部的女性賀爾蒙藥膏或放入陰道塞劑，尤其對於不能使用口服或注射治療的病患，頗有實效。我個人對患者施行醫療時，比較喜歡採用週期性口服賀爾蒙法，有時補以女性賀爾蒙塞劑或藥膏，因爲注射或埋入體內的方法，萬一有副作用的時候，一定要等到其藥效作用消失，而不像口服藥劑可以馬上停服，可以達到可發可收的地步；但不適口服者例外。

賀爾蒙治療前後應注意事項

前面已提到賀爾蒙治療的一些禁忌及副作用，因此在開始治療前，應該有個徹底的全身檢查，包括乳房與婦科的骨盆檢查、子宮頸防癌抹片檢查、血壓測定及血液的檢查、肝功能、腎機能，及造血機能的檢查等。在賀爾蒙治療的過程中，也要按時接受婦產科醫師的複查，並重複上述的血液檢查。如果有任何異常的症狀如陰道出血或乳房硬塊，應馬上接受仔細檢查如子宮刮除術、子宮頸或乳房的活體切片檢查，找出病源所在，才可以放心。

廢物利用

咖啡渣是好肥料

義雄

喝咖啡的人，照例把咖啡渣當垃圾倒掉。但是，兩家日本公司看到將咖啡渣造成有機性肥料頗有發展前途，現在就分別在咖啡主要消費國家美國和咖啡生產中心巴西設立肥料廠，以咖啡渣爲重要原料。它們在這一事業中發展了日本所擅長的微生物技術。利用咖啡渣製造肥料，在日本國內也有進行，但這兩家日本公司相當高明，選擇了可以取得大量咖啡渣供應的美國和巴西來設廠開業。

栃木縣宇都宮的東方酵素研究所在美國進行肥料生產，利用一九七九年秋天開工的大廠房肥料生產，利用一九七九年秋天開工的大廠房。它和紐約一家日本公司合作，在新澤西的東維因蘭將建造了廠房。它的生產量每月可達一千五百噸，但現在只出產五百噸。

咖啡渣是從餐館和咖啡館收來的。然後將它和從木材廠中收來的鋸屑和樹皮屑混合，加入鷄、牛及猪糞進去。這混合料經放入長一百公尺，寬三公尺，深二公尺的發酵庫中去，由於天然微生物的作用，即使不去理會它，也會發酵。但是該工廠採用的工序中要加入微生物以促成短期內成爲高級的肥料。

這種人工加入的微生物中有二十種眞菌，細菌和酵菌。這種肥料生產的秘在所採用的生物種類，配量比率以及用量多少。各種微生物的孢子和硅藻土泥和，先研成像麵粉般的細菌粉，再按每噸肥料原料加入約五百克的比例混和。

混合料中加入微生物後，溫度和酵度加以調整，通風以促使微生物加映繁殖。微生物在十五天內把咖啡渣，鋸屑和糞類化解成爲肥料。肥料的顏色發黑，富有機物質，含氮、燐、鉀等三項肥料要素。這種肥料適於種蔬菜，花卉及果權之用。

這種肥料據說在美國通過園藝用品店銷售供爲數不斷增加的家庭菜園應用，每五公斤約二百日圓（美金八角）。玉蜀黍也可以用這種肥料，但必須能收到更大量的咖啡渣。如果有很有效的收集咖啡渣方法，單以紐約而論，據說每天就有近一百噸咖啡渣，足見這種肥料前途發展頗有希望。

技術出口到巴西

在巴西經營的是總辦公處在東京的片倉公司。它對在聖保羅附近由一家巴西即飲咖啡製造商建造的肥料工廠提供技術指導。該工廠自一九七八年春天開始每年從二千噸乾咖啡渣製成有機肥料。有機肥料在日本是很普通的，但在南美並未廣泛應用。據說即飲咖啡廠家爲了解決生產即飲咖啡所造成的大量咖啡渣問題而開始肥料生產。

在巴西，用咖啡渣造成的肥料非但用以種蔬菜，也用以種咖啡。咖啡種植時由於採用氮肥過多，極易受到霜害。每日英畝一年需要一噸肥料，但這部分是由於巴西咖啡園的土壤中所含的有機物質已經降減到僅及五十年前五分之一的水平。因此，日本研究成爲的肥料製造技術，對巴西農業發展前途，將會發生日益重大的作用。



日本以微生物發酵技術，使用咖啡渣製造化學肥料。

瘋狂殺手——山姆之子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深夜，美國紐約市布朗士區一名深夜獨行的十八歲少女多娜·勞莉亞，突然被人以零點四四口徑的手槍打死。紐約市警方事後偵查，發現這名少女與人無怨無仇，沒有情殺的嫌疑，也沒有遭受强暴及搶刼的跡象，兇手殺人的動機費解。

「山姆之子」波科維茲。

但從那一天起，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恐怖氣氛中，在許多個深夜裏，獨行的女郎（都是年輕漂亮的少女）屢次遭到攻擊，一年下來共有六人遇害死亡，另外七人雖僥倖生還，却都分別受到輕重傷。

受害者都是遭到同一支零點四四口徑手槍襲擊，因比可以確定兇手爲同一人，且由於兇案發生時間都在深夜及凌晨，發生地點皆僻靜無人，故指認困難。

奉「家長」指示殺人

令人想不到的是，這個兇手狂妄至極，竟然寫信給紐約市警察局及「紐約每日新聞」專欄作家布瑞斯林，在信中大言不慚地吹噓自己的「成就」，並說他係受到「山姆家長」的指示而殺害這些人，他說他這樣做是爲了取悅他的「山姆家長」。他在信中說：「我是夜晚四處飄蕩的遊魂。口渴、饑餓，很少停下來休息，急於取悅山姆。我愛我的工作。」

此信經過披露之後，新聞報導乃爲這個神秘兇手加上了一個「山姆之子」的綽號。於是「山姆之子」成爲紐約千萬市民聞聲色變的人物。

面對這項史無前例的挑戰，及來自市民的交相指責，紐約市警局乃組成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專案偵查小組，投下無數警力，作最嚴密的調查及監視，但由於兇手行踪不定，在作案後立即離開現場，且未曾留下絲毫踪跡，因此警方一直茫無頭緒。

直到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六日，警方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逮到這位「山姆之子」，將他移送法院。消息傳出，憤怒的紐約市民將法院圍得水洩不通，高喊「殺死他！殺死他！」

在紐約市民的想像中，「山姆之子」應該是個心態不正常的中年人，身材魁梧，臉色陰沉恐怖。但事實上，「山姆之子」却是一個二十四歲的矮胖青年，名叫大衛·波科維茲，臉上永遠帶著笑容，而且從事一項最不令人起疑的工作——紐約市郵局內部整理信件的職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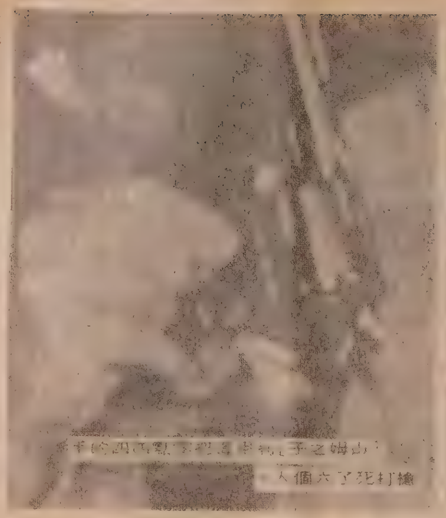
被捕之後的「山姆之子」鎮靜異常，臉上仍然帶著他特有的微笑，辦案人員問他爲什麼殺死這麼多少女？他以柔和的語氣回答：「那是一項命令，我看到了一個幻

象，並追隨它。山姆告訴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他又說：「都是山姆告訴我這樣做的，我不得不這樣做，我是奉命行事。」

誰是山姆？波科維茲一會兒說，山姆就是他的鄰居山姆．卡爾，但一會兒又說：「山姆是六千年前的人，我從他的狗兒口中聽見他向我說話，他命令我去殺人。山姆就是魔鬼。」

顯然，波科維茲神智並不正常，法院下令精神醫生對他作一番徹底的檢查，發現他神智不清，於是這個使紐約市在恐怖中生活了一年之久的「山姆之子」，被送進了一所精神病院，將在那兒終其一生。

但波科維茲的心理轉變過程，受到心理及精神病學家的廣泛研究，而他作案和被捕的經過，更勝過任何一部精彩的偵探犯罪小說。



「山姆之子」[illegible]槍打死了六個人

對穿制服莫名熱衷

大衛．波科維茲出生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父母為法爾科貝蒂及東尼夫婦，但他並不認識自己的親生父母，因為他在十七個月大時，即被納特和珍珠．波科維茲夫婦所收養。

大衛雖然從小就有暴力傾向，但並未曾反抗他的養父母。他十四歲時，母親去世，他還在葬禮中公開放聲大哭。他的父親納特．波科維茲是位五金零售商，收入不錯，是位慈祥的父親，祇為了大衛衣衫不整，而斥責過他一次。

大衛上高中時，就顯得有點怪異了。他以前在布朗士哥倫布高中的一位同學回憶說：「在一個班級裏，總會有一個或兩個學生被大家認為有點怪，大衛就是這種怪人。」波科維茲臉上總帶著習慣性的微笑，但個性羞怯，朋友不多，喜歡讀書，却唸到高年級時就退學了，說要去從軍。他首先嘗試了幾項須穿制服的工作。波科維茲對制服有股莫名的熱衷。

他先擔任消防隊員，然後自願在他所屬的布朗士第四十五警勤區擔任義警。當時他祇有十七歲，當了幾個月的義警，出過一次重大的勤務，但他却學會了警察術語，並且熟習了警方的作業程序，而在日後為「山姆之子」所運用。

一九七一年，大衛應召入伍。

國防部的服役記錄指出，大衛的服役情形「十分平常」。但在一九七二年他被派往韓國服役，他所寫的信件有了劇烈的變化。他本來都在信尾署名「步兵大衛」，但後來却改為「現實的主人」。軍中的同事說波科維茲常服用LSD迷幻藥。

他有一些信是寫給入伍之前所認識的一位年輕女子。他們的交情不深，不過有位朋友說，大衛原來希望能和她有更進一步的關係。這位現年二十二歲的女郎說，波科維茲把他的性問題向她傾訴。後來，她結束了和他的關係，不久，「山姆之子」即開始出外作案。巧的是，這位女郎是位天主教徒，留著長長的黑頭髮，和「山姆之子」所殺害的幾個女孩子有幾分相似。

退伍之後，波科維茲又找到了另一項穿制服的工作：私家警衛。一九七五年年初，他的父親再娶，並搬往佛羅里達，於是波科維茲搬出來獨居，更沈溺在自己的世界中。

和警探們大捉迷藏

大衛很討厭狗。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他因為被狗咬了，於是生氣地辭去警衛的工作。



在此之前，大衛已經出擊了兩次，殺死一名十八歲的

布朗士區的女郎，以及在昆士區打傷一位年輕的男子。但這時候，他尚未寄出任何短函，也沒有固定的作案方式。

大衛後來搬到松樹街三十五號附近住下，他的公寓就在一家小山頂上，從窗口正好可以看見哈德遜河的美麗景色——但他卻用毯子把窗口遮住。大衛也在此地遇見鄰居的山姆，卡爾和他那頭黑色的獵犬。

但在山姆尚未進入他那個日漸縮小而絕望的世界之前，大衛已經開始在腦海中幻想接到了要他殺人的「命令」。因此，感恩節後，他在昆士區射殺了兩名十幾歲的少女，雖然沒有死，祇是受傷，但其中一人自腰部以下完全癱瘓。這也是「山姆之子」最後一次以一隻手隨意射擊：兩個月之後，他再度出擊，兩手握槍，一槍打死了一位受害人克莉絲·福瑞德。

發「山姆之子」事件中受[illegible]
作案後的大屠殺。

在這些意外事件發生時，大衛鄰居之一的尼扎家所養的一頭德國牧羊犬被大衛擊斃。後來，在四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山姆·卡爾接到了一封威脅信，發信人自稱「一名市民」，要求卡爾的狗不可以再叫。這封信警告卡爾說：「像你這樣的人，不該讓你生存在這個世界上。」五天之後，那頭名叫哈維的狗被人打了一槍，子彈到現在還留在那頭狗的肩上。

警方也在四月中接到了兇手的第一封來信。現在，「山姆之子」可說是「兩面作戰」，一方面騷擾他松樹街的鄰居，另一方面和紐約市精明幹練的警探們大捉迷藏。這時候已有五人死亡，四人受傷。但就是沒有人把這兩件事聯想在一起。

在此同時，他向郵局申請工作，獲得錄取，每小時的工作聿貼是六點一八美元。三月九日深夜，他在昆士區一條街上，向著迎面走來的一位哥倫比亞大學生維吉妮亞開了一槍，子彈直接打在她臉上。八天之後，三月十七日，波科維茲開始在郵局中整理信件。他在郵局的表現平平，並未引人特別注意，休息時偶而還和同事們談談當時最熱門的新聞——「山姆之子」。

另一方面，紐約市警察局一名學者型的副督察丁姆·陶德正率領了三百多名警探尋找「山姆之子」。陶德並不是電視上的那種「辟靂神探」。他命令手下的人員耐心地監視電話，並從電腦及檔案中尋找線索。雖然知道「山姆之子」的來信可能不會留下任何指紋，但他仍然命令實驗室的人員把那封信浸在特殊的液體中，足足浸了十二天。同樣的，任何傳言及嫌疑，都加以調查。這種緩慢的步調，使心存恐懼的紐約市民幾乎要急瘋了，但也使兇手感到有點受不了，終於犯下警方所一再等待的錯誤。

寫信罵人解決鬱悶

波科維茲在他以每月二百六十五美元租來的公寓中自得其樂，並且收集有關「山姆之子」的剪報資料。他用紅筆在牆上寫下各種口號，以及他所痛恨的鄰居的姓名。他並在牆上打了一個洞，在洞旁寫著：「我就住在這個洞內。」

到了六月，在牆上打洞已不足以舒解他胸中的鬱悶。首先，他寫了一封信給「紐約市每日新聞」的專欄作家布瑞斯林。然後，他又寄了一封信給他的鄰居葛拉斯曼，信上盡是惡毒的𣊬罵，回信地址則寫上山姆·卡爾的地址。另外，他也寫了一封信給家中養狗的卡沙拉一家：「我希望你們從屋頂上拆下來……」卜沙拉夫人閒常


山姆卡爾和他的狗。


山姆之子」被捕後，面露微笑。

地警局報案，但葛拉斯曼並沒報案，因此警察無從採取行動。

「山姆之子」的膽量越來越大，但各項線索並未集中到他身上來。在六月二十六日，他又在昆士區行兇。

這位受害者雖然身受重傷，但並未死亡。不過，市民們現在已大感憤怒，市長為了競選連任，也不得不召開記者會，宣佈破案的決心。警方所遭受的壓力越來越大——波科維茲也一樣。七月十三日，他又寄了一封短函給葛拉斯曼，寫著：「我相信，恐怖王朝已接近結束了。」這封信的預言果然實現：葛拉斯曼向警方報案了。

大約在同一時候，山姆．卡爾從一本雜誌上看到了警方所公佈的一張兇手的形象草圖，他告訴他的女兒惠特說，他「覺得」這個兇手可能就是開槍打他的狗的那個人。惠特是紐約警局的文職職員，於是安排她的父親與警方見面。但卡爾和葛拉斯曼都在約克區，並不是警方調查的重點。後來，雖然卡爾的線索送到了專案小組總部，但專案小組當時卻正忙於接聽每天數千通的電話：許多市民都說他們懷疑某個人是「嫌犯」。因此，「山姆之子」仍然逍遙法外，且又在這段期間打死了一名年輕女郎，並打傷一位年輕男子的眼睛。

七月二十六日，郵局職員大衛．波科維茲走出郵局大廈，此後他就再也不曾回到郵局。

七月二十九日是「山姆之子」殺害第一位受害者的「週年紀念」。警方在昆士區、布朗士區及布魯克林區佈下天羅地網，希望在他再度出擊時，一舉將他逮捕。報紙上也對此事大加報導。但他並未出現。他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找到了警方嚴密監視網的一個漏洞，又開槍打死了史塔西．莫斯科維茲，打傷了羅伯．懷爾蘭特。

警方的計劃又告失敗，但隨即出現有利的發展。那是很小而簡單的一條線索，卻導致此案的偵破：一張違規停車的罰單。

要警方數不完屍體

波科維茲的福特轎車牌照號碼為五六一－XLB，當時停在海灣十七街的一處消防栓旁邊，距離莫斯科維茲遇害的現場不遠。巡邏警員麥可．卡塔尼隨手替這輛違規停放的車子開了罰單，這時卻突然聽見一聲槍聲，於是立即趕往下一條街的莫斯科維茲的遇害現場，而忘掉了這回事。

十天之後，警方調查案發當時在現場附近被開罰單的車子，而循著一張三十五美元罰款的單子找到了這輛停在約克區松樹街三十五號公寓附近的車子。警探吉哥從車窗往內看，看到了：把機槍的槍柄、一張敞開的沙霍克郡地圖，以及一份上面寫著紐約市警察局、沙霍克警察局及新聞界的信封。吉哥警探回憶說：「這並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車子裏公然放著武器，但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些信封，上面的字跡和『山姆之子』的筆跡完全一樣。」

在追蹤停車罰單之前，警方另有二項突破。一位名叫卡西莉亞．大衛斯的婦人在案發當晚正好帶了她的狗在附近散步，她見到警察在開罰單，也看到了兇手。另外，葛拉斯曼又接到了波科維茲的兩封威脅信，於是向約克區警方報案。各項證據逐漸集中在嫌犯身上——時間之緊迫有如電視上的偵探影集。因為放在波科維茲汽車前座上的那封信說，他計劃在八月十六日那天晚上進行最後一次的大屠殺，「使警方整個夏天無法數完屍體。」

八月十六日晚上九點十五分，警方埋伏在這輛轎車附近，等待法院發下搜查令，以便進入車內搜查，但汽車主人卻在這時候出現了。警探們一湧而上，立即將他逮捕，並從他直管的褲袋中搜出一個裝滿零點四四口徑子彈的塑膠袋，以及一個皮夾子。

警探們在他的車內，除了搜到一把長槍之外，還發現了那把四四口徑的手槍、一把牙刷、一瓶消毒水、兩條破舊的短褲。專欄作家布瑞斯林後來說，他車內的情形就像他的頭腦內部一樣亂七八糟。

前往約克郡警分局途中，吉哥自我介紹說：「大衛，我是吉哥警探。」

這位被捕的嫌犯說：「我是『山姆之子』。」然後他被帶進分局，見到已經找他很久的副督察陶德，波科維茲再度露出微笑，很愉快的說：「哈囉，督察。」

稍後，訊問過程移到曼哈坦的警局總部。波科維茲繼續訴說著他如何躲藏在鄰居的樹叢中，以及如何學會開槍打中受害人的頭部。不久，彈道專家宣佈說，波科維茲車上的手槍正是殺害莫斯科維茲的那一把。

但是，在送往布魯克林一家醫院接受精神檢查之後，發現波科維茲神智並不正常，雖然法院後來仍將他判了二十五年的徒刑，但他並未服刑，而被送到京士郡醫院單獨監禁起來。

也許，這就是現代文明的悲劇：殺害了六個無辜少女、重傷七名受害者，並使數百萬人生活在長達一年恐怖氣氛中的，竟是一個免負刑責的精神病患。

●文／莊蝶

台灣光復節的紀念

陳少廷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是台灣光復第三十四週年紀念日；這一天是台灣同胞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五十年，祖國同胞浴血抗戰八年，犧牲無數的中華兒女，而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使台灣同胞恢復自由與民族尊嚴、重歸祖國懷抱的光輝的日子。緬懷獻身於這個偉大的抗日民族運動的先烈們，我們在內心湧起無限的敬仰之情。尤其際值中興復國的革命事業最艱鉅的時候，讓我們回顧一下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事跡，確認其歷史的意義，該是一件很有意義之事。

一、台胞抗日的意義

台灣之陷於日本異族的統治，乃由於光緒二十一年甲午戰爭，清朝失敗，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割地求和，台灣同胞等於為祖國作了替罪的羔羊，受盡異族的欺凌、壓迫和蹂躪。直至民國三十四年，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重歸祖國懷抱，歷時五十年。在這漫長的半世紀間，台灣同胞不但未嘗一日忘懷祖國，而且無時無刻不在跟日本統治者作民族鬥爭，為中華民族寫下了一頁悲壯的歷史。

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以歸復祖國為最後目標。所以無論是林獻堂先生所領導的政治社會運動、蔣渭水先生所領導的文化思想運動，以及在海外的台灣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抗日運動，都站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立場，尤其是蔣渭水領導的台灣民衆黨，受三民主義的影響最大。蔣渭水最敬仰的人物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渭水先生是三民主義最忠實的信徒，因此， 國父的三民主義乃成為台灣青年抗日運動的指導原則。

台灣光復的翌年，台灣人士曾組織「台灣光復致敬團」，由林獻堂先生率領，飛南京參拜中山陵，晉謁 蔣主席，並飛赴西安遙祭黃陵。他們曾發表「台灣光復致敬團談話」，可以說是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意義之最佳詮釋。茲引其部分文字如后：

「台灣重光，是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感召之力， 蔣主席領導抗戰之功，全國軍民奮鬥犧牲之結果。本團同仁，此來擬虔拜中山陵，向最高領袖 蔣主席致敬，向全國抗戰軍民致慰問之忱，……謁黃帝陵，拜告以台灣六百萬炎黃子孫一萬三千餘平方里版圖已重歸祖國，藉表台灣同胞拳拳之誠，是為本團之唯一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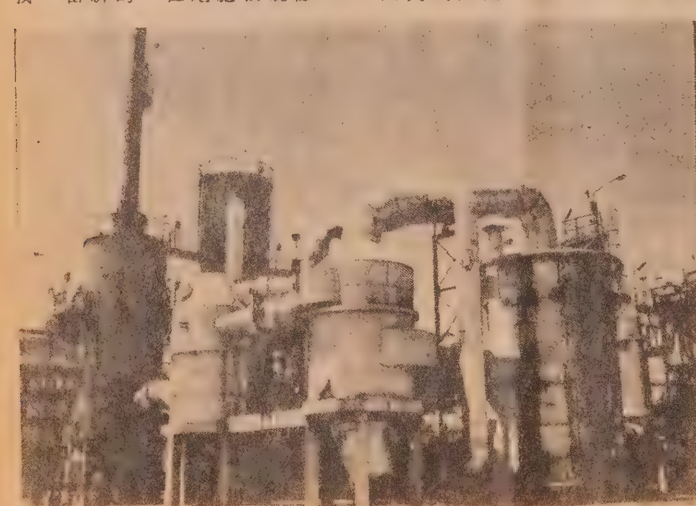
「近聞人竊議台灣對於祖國發生離心，實為無稽之談，應知台灣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明乎此一切可不辯自明矣。」

由此可知，台灣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之一部分；台灣的抗日運動，是中國抗日歷史的一環。台灣光復，重回祖國懷抱，最高領袖 蔣公的英明領導，以及全國軍民英勇抗戰之功，固不待言，而我台灣同胞，堅守民族大義，從事抗日民族鬥爭，前後凡五十年，從未間斷，其功當也不可沒！

二、今日台灣的任務

三十年前，中共竊據大陸，中央政府遷台。當時先總統 蔣公曾訓示國人說：「今日共產國際和鐵幕雖然籠罩着中國大陸，却不能隔絕我們台灣和大陸同胞們民族精神的團結和國民革命的聯貫關係。……當年全國同胞在革命抗戰旗幟之下，不惜犧牲一切，來收復台灣土地，拯救台灣同胞，今天我台灣同胞，應效法以往台灣仁人志士的奮鬥精神，擔負起光復大陸的使命。」

大陸同胞在三十年前追隨政府來台，從事反共復國的奮鬥，其目的是反攻大陸、消滅共匪、重建三民主義新中國。今日台灣同胞和大陸來台同胞，是血濃於水的密切關係，不但彼此一體，而奮鬥的目標也是一致的。我政府遷台以來，可以說國步最為坎坷的一段歷程。我們憑恃一隅之地，肩負中興復國之重任，使命的艱難，實為古今中外歷史上所罕見，今日我政府在台灣，不僅要屏障西太平洋的安全，而且還要建設台灣為光復大陸、重建民主統一的新中國之藍圖



●磷酸鈉廠促進我們農、工業有效的成長

在這艱苦的歲月中，有賴我全國軍民同胞精誠團結、淬勵奮發、埋頭苦幹、經歷憂患的試煉，而終能屹立不撓，克服橫逆，再創新機。

如今台灣已成為重建大陸的藍圖。我們厲行民主憲政，在台灣提早實施地方自治，充實中央民意機構，擴大了全民的政治參與，促成了社會的和諧與政治的進步。

我們的經濟發展，創立了開發中國家的「奇蹟」；國民平均所得已接近一千五百美元，人民生活水準居亞洲第二位。

我們建立社會安全制度，推行福利政策。各種傳染病已告絕跡，平均壽命，男性為六十八歲，女性為七十三歲，已接近西方先進國家水準，我們正邁向一個均富的、安和樂利的現代化社會。

我們的教育日益進步，兒童就學率幾乎達到百分之一百，九年國民教育的實施，提高了國民的知識水平。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培養了一大批具有科學技能的知識青年，他們是國家未來建設最寶貴的資源。

我們的國防建設，使我們成為一個具有強盛的現代軍事裝備的國家；我們的國防工業提高了精密武器的自製能力，從自力更生中，我們的國防科學已邁進獨立自強之道。

在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希望國家早日重歸統一，但三十年來，中共控制下的大陸和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台灣，究竟誰在為國家求建設、為人民謀福利？究竟那種主義和制度，才是正確而有益於人民的？有識之士已有客觀公平的評斷，大陸同胞更有深切的了解。近幾年來，在北平的「民主牆」和各地學潮集會中，紛紛要求人權與自由，提出反飢寒和抗暴，主張「向台灣學習」，充分顯示人心思漢，說明我們民主的政治、自由的經濟和開放的社會，已發出光芒透射鐵幕，對苦難同胞產生了巨大的政治號召作用。

因此，以台灣建設的成就，作為中國統一的模式，已成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要求。三十年來我們在台灣實踐三民主義的經驗，是中國人開拓中國前途的明燈！

三、今後努力的方向

基於上述的論旨，我們必須在台灣加強三民主義的建設，才能使台灣更美好、更強大，成為全體中國人所嚮往的地方。

因此，今後我們應努力的方向是：

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我們要反對一切侵害中國的帝國主義，並要打倒任何企圖破壞中國最後統一的國際陰謀。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領土，也是台灣同胞的家園。因此，任何企圖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主張，都是違反民族主義的，也是我們所堅決反對的。

站在民權主義的立場，我們要求政府貫徹民主憲政，保障自由人權，無分畛域、不分黨內黨外，大家享有均等的參政機會，使有抱負、有理想、有志節的賢能之士，都有機會來為國家做事、為社會服務、為民眾謀福利。我們尤期望政府，當國內外情勢穩定後，應儘速恢復選舉，並擴大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應選名額，強化國會功能，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

◀精密武器自製能力提高，使我們具有強大的現代軍事裝備

站在民生主義的立場，我們要求政府要照顧每一階層、每一國民的生活，實現民生主義的均富福利國家的理想、我們希望政府今後要加強照顧低層民眾的生活，使佔人口最大部分的農民勞工之生活，獲得更大的保障與改善。台灣經濟的輝煌成就，值得國人驕傲，但有極少數人生活過分豪華，確實不是好現象，因此我們也希望國人均能培養節儉樸實的生活，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展望世局，整個大環境正在變化之中，一種新形勢正在醞釀之中；整個中國的存亡繫於台灣的安危。在面臨歷史轉捩之期，我們欣逢台灣光復的第三十四週年，因此，在紀念這個富有意義的節日，我們也要呼籲弘毅之士，效法抗日先烈的志節，發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大氣魄，勇於建言，參與國是，以身作則，獻身於台灣的建設，使台灣成為名副其實的美麗島，更是復國建國的精神堡壘。



◀除了經濟建設，我們的文化建設也在日益茁壯

賀爾蒙的用法與禁忌

談婦女更年期症狀的賀爾蒙治療

文●徐弘治醫師
圖●王旭易

婦女們在經過大約三十年的正常卵巢機能期間以後，其排卵的機能逐漸喪失，此後的一、二十年間將面臨着卵巢失能的情況，因此產生了一些更年期症狀，而根據醫學上的統計，約有四分之一的更年期婦女需要用賀爾蒙來治療的。

賀爾蒙治療的適應症和禁忌

在過去二十年內，醫學界一直用女性賀爾蒙來治療更年期的症候，這類藥物能暫時解決一些身體的不適。但是只有經由醫師的診察與診斷後，才能使用；切勿逕自到藥房買賀爾蒙藥物服用或注射。因爲這類藥物可能有副作用，尤其對於可能患乳癌、子宮內膜癌、血栓症的人，或者已患有高血壓、心臟病、肝臟病、羊癲瘋、糖尿病、靜脈瘤、血管硬化、中風、良性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異位症的病患，都不適宜服用賀爾蒙藥物。但是更年期婦女如果有了發熱潮紅、盜汗、心悸、失眠等自主神經失調的症狀；或因女性賀爾蒙不足而產生萎縮性陰道炎，陰道粘膜下的微血管出血，並導致性交不快而有痛感及外陰發癢；或是女性賀爾蒙不足引起骨質疏鬆，容易引起骨折時，應該接受賀爾蒙的治療，此外如兩側卵巢已被切除、原發性卵巢失能也是需要長期服用賀爾蒙藥物的。至於早熟性更年期則頗有爭論，有人主張要用賀爾蒙治療，但也有人反對。

賀爾蒙治療的用法

使用賀爾蒙藥物來治療更年期症狀，是否有效呢？從症狀的減輕程度與心理上的變化來加以觀察，英、美的很多研究報告皆指出，使用賀爾蒙藥物羣比其對照羣有顯著的效果：對於自主神經失衡症狀——潮紅、盜汗、失眠，萎縮性陰道炎、泌尿科症狀等都有很大的改善；但對於背痛、關節痛、增進性慾方面沒有改善。而其副作用也微不足道，如乳房脹痛、四肢酸痛、噁心、陰道分泌物增加等。賀爾蒙的使用方法有口服、注射及賀爾蒙藥片埋入腹部的皮下脂肪組織或臀部的皮下脂肪組織。一般口服的方法，乃是採用較低劑量的女性賀爾蒙，每日服用，或連續服用三週而休息一週的週期使用法，有時也合併使用黃體素劑使子宮內膜不再繼續增殖加厚，也有人在給女性賀爾蒙的同時，加入少量的男性賀爾蒙劑藉以增進性慾。至於注射方法，乃是使用比較長效性的女性賀爾蒙劑，每週或每月注射一次，頗爲簡便，賀爾蒙藥劑埋入體內，一般藥效會持續大約半年左右，常常在兩側卵巢切除時，順便埋入腹部的腹直肌或皮下脂肪處，或利用小手術另行埋入也可以。除了上述的用法外，對於萎縮性陰道炎，或泌尿器官的萎縮變化也可以塗以局部的女性賀爾蒙藥膏或放入陰道塞劑，尤其對於不能使用口服或注射治療的病患，頗有實效。我個人對患者施行醫療時，比較喜歡採用週期性口服賀爾蒙法，有時補以女性賀爾蒙塞劑或藥膏，因爲注射或埋入體內的方法，萬一有副作用的時候，一定要等到其藥效作用消失，而不像口服藥劑可以馬上停服，可以達到可發可收的地步；但不適口服者例外。

賀爾蒙治療前後應注意事項

前面已提到賀爾蒙治療的一些禁忌及副作用，因此在開始治療前，應該有個徹底的全身檢查，包括乳房與婦科的骨盆檢查、子宮頸防癌抹片檢查、血壓測定及血液的檢查、肝功能、腎機能，及造血機能的檢查等。在賀爾蒙治療的過程中，也要按時接受婦產科醫師的複查，並重複上述的血液檢查。如果有任何異常的症狀如陰道出血或乳房硬塊，應馬上接受仔細檢查如子宮刮除術、子宮頸或乳房的活體切片檢查，找出病源所在，才可以放心。

廢物利用

咖啡渣是好肥料

義雄

喝咖啡的人，照例把咖啡渣當垃圾倒掉。但是，兩家日本公司看到將咖啡渣造成有機性肥料頗有發展前途，現在就分別在咖啡主要消費國家美國和咖啡生產中心巴西設立肥料廠，以咖啡渣爲重要原料。它們在這一事業中發展了日本所擅長的微生物技術。利用咖啡渣製造肥料，在日本國內也有進行，但這兩家日本公司相當高明，選擇了可以取得大量咖啡渣供應的美國和巴西來設廠開業。

櫔木縣宇都宮的東方酵素研究所在美國進行肥料生產，利用一九七九年秋天開工的大廠房肥料生產，利用一九七九年秋天開工的大廠房。它和紐約一家日本公司合作，在新澤西的東維因蘭將建造了廠房。它的生產量每月可達一千五百噸，但現在只出產五百噸。

咖啡渣是從餐館和咖啡館收來的。然後將它和從木材廠中收來的鋸屑和樹皮屑混合，加入鷄、牛及猪糞進去。這混合料經放入長一百公尺，寬三公尺，深二公尺的發酵庫中去，由於天然微生物的作用，即使不去理會它，也會發酵。但是該工廠採用的工序中要加入微生物以促成短期內成爲高級的肥料。

這種人工加入的微生物中有二十種眞菌，細菌和酵菌。這種肥料生產的秘在所採用的生物種類，配量比率以及用量多少。各種微生物的孢子和硅藻土泥和，先研成像麵粉般的細菌粉，再按每噸肥料原料加入約五百克的比例混和。

混合料中加入微生物後，溫度和酵度加以調整，通風以促使微生物加映繁殖。微生物在十五天內把咖啡渣，鋸屑和糞類化解成爲肥料。肥料的顏色發黑，富有機物質，含氮、燐、鉀等三項肥料要素。這種肥料適於種蔬菜，花卉及果權之用。

這種肥料據說在美國通過園藝用品店銷售供爲數不斷增加的家庭菜園應用，每五公斤約二百日圓（美金八角）。玉蜀黍也可以用這種肥料，但必須能收到更大量的咖啡渣。如果有很有效的收集咖啡渣方法，單以紐約而論，據說每天就有近一百噸咖啡渣，足見這種肥料前途發展頗有希望。

技術出口到巴西

在巴西經營的是總辦公處在東京的片倉公司。它對在聖保羅附近由一家巴西即飲咖啡製造商建造的肥料工廠提供技術指導。該工廠自一九七八年春天開始每年從二千噸乾咖啡渣製成有機肥料。有機肥料在日本是很普通的，但在南美並未廣泛應用。據說即飲咖啡廠家爲了解決生產即飲咖啡所造成的大量咖啡渣問題而開始肥料生產。

在巴西，用咖啡渣造成的肥料非但用以種蔬菜，也用以種咖啡。咖啡種植時由於採用氮肥過多，極易受到霜害。每日英畝一年需要一噸肥料，但這部分是由於巴西咖啡園的土壤中所含的有機物質已經降減到僅及五十年前五分之一的水平。因此，日本研究成爲的肥料製造技術，對巴西農業發展前途，將會發生日益重大的作用。



日本以微生物發酵技術，使用咖啡渣製造化學肥料。

入緬遠征軍史實

陳光漢

(六)展開政治作戰

泰軍被我兩次擊敗後，撤回景棟以北，與我軍隔着打丙江對峙狀態，日軍方面已進犯至雲南境內，與我軍隔着薩爾溫江對峙，往日作戰地區的工人，亦陸續搬回他們的寨子耕作了。

未幾，泰軍利用空軍飛到我方上空大量散發宣傳品，大肆宣傳他們的泛泰主義，大意說：「泰國、緬甸、寮國、高棉，及我國西南邊區的夷族都是「禪族」，他們以前版圖是擴及滇黔桂各省，我們的國軍開入緬甸，就是侵略「禪族」的領土，要我軍自動撤離緬境……」這個時候留在緬甸境內的國軍，僅有我指揮的一個加強營，他們宣傳的叫喊顯然是對我而發，我秉著這個機會立刻展開對敵政治作戰，因此我要陳嘉瑞醫官（他是泰國華僑充醫生，英文泰文造詣頗深，抗戰發生後回國從軍。）寫一封中泰兩種文字的信，派工人送往景棟敵方：(一)說明我軍是應英軍請求入緬並肩對日軍作戰，協助緬甸抵抗日軍侵略。(二)泰國亦是被日軍侵略的國家，並且被壓迫對同盟國作戰。(三)被我俘虜的泰國軍官兵，我軍已經妥為照顧。(四)與我軍交戰時，泰軍陣亡的官兵，已妥埋打內江和板角山上，並且用木牌寫有中泰文：「被日寇壓迫作戰陣亡的泰軍武裝同志之墓。」

過了一星期，接到泰軍指揮由景棟送來一封回信，裡面說得較為溫和，而且最後用請求的口吻，請我軍退回中緬國境綫，互不侵犯。

由泰軍指揮官的覆信，推想到我所採取的政治攻勢，已開始發生了作用，因此我馬上又寫了一封信(一)泰國人多數含有中國血統，故有兄弟姐妹親戚的關係(二)從前泰國被緬甸統治的時代，是中國人叫做鄭和起來領導反抗，打敗緬甸，為泰國光復國土，獲得獨立(三)中泰兩國都信奉佛教，勸人為善去惡，和平相處，希望今後中泰合作抵抗日本侵略。

此後泰軍在猛養、打丙江以南高地，及猛瓦等處，不敢再越雷池一步了。

友軍在大猛竜防區（車里縣內）的阿卡族土人，不知是否受了敵人的宣傳？或者自己想過官癮：居然自稱出了「皇帝」，構築山寨，挖掘壕溝，佈插竹簽，安裝毒籠，附近各阿卡寨青年壯丁、荷土槍持弓箭、執刀茅，全部武裝，嚴陣以待，斷絕來往行人，而且派遣人員下山，到擺夷各寨，威脅夷人遷村，聲言如不遷村者須服從阿卡「皇帝」統治，對我軍一切命令亦不理會，我師長呂將軍，認為敵我在對峙狀態，防區內土人如此橫行，對軍事影響極大，即命令大猛竜友軍，先行派員前往開導，阿卡土人，不僅不聽勸導，反而起來反抗，我友軍不得已，派兵進剿，無知的土人，烏合之衆，武器簡劣，竟然據險伏擊還抗，後經我軍一擊，土人抱頭鼠竄四散，我軍亦傷亡官兵數名，可是敵人便秉機對各處民衆惡意宣傳，對我軍影響頗大。

過了半個月，在我防區內之三島（緬甸猛麻管轄）阿卡族人又自稱出了「皇帝」，一切情形與前次大猛竜「阿卡皇帝」相似，師長呂將軍又命令我團長李上校，要我立刻派兵去進剿，我接到命令以後，持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阿卡土人雖然智識淺陋，但性情兇悍而爽直，受敵起來造反的話，我亦可運用方法使其就範，樂為我用，何必一定要派兵進剿呢？「不戰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是用兵最高藝術的境界，兵戎相見，是政治外交的最後手段，所以我決定要用政治方法去解決，我馬上電報上峯：「……三島阿卡造反，擬先用政治方法處理，如無效時再進剿……」當即奉到呂軍長電覆，「……電悉，准由貴官相機處理……」

當晚我召集幾位有關人員，研究如何處理三島「阿卡皇帝」，我首先要知道(一)三島地方有多少個阿卡村落，及人口分佈情形？(二)當地地形與交通狀況(三)阿卡的風俗習慣(四)阿卡出「皇帝」起來造反的目的，這種種了解以後，第二天我派了幾位精明的官兵，三個通夷語及阿卡語的譯員，穿着便衣，不帶武器，準備香蕉、紅糖、烟葉、茶葉，以及一條約五十公斤的豬和幾隻雞子，（這是阿卡風俗最高尚最恭敬的禮物），由夷人抬着，浩浩蕩蕩向三島阿卡寨進發，代表我去恭賀「阿卡皇帝」、這個「祝賀團」到達「阿卡皇帝」的「皇都」附近，見到阿卡族人，持刀茅土槍據險防守，經我「祝賀團」說明來意，「阿卡兵」要我們原地等候，他們派人回寨子報告，約廿分鐘後來了幾個阿卡、頭上的圍巾插有兩條山雞美麗的羽毛、大概這是「阿卡官」吧？經譯員轉譯，他們很高興，立刻引導「祝賀團」去見「阿卡皇帝」。「皇帝」坐在茅屋中間，身穿白色短衣服，圍白頭巾，（原來阿卡男女均全身穿着黑色。）年約六十餘歲，面黑眼深，說話時聲音洪亮，手中拿着一把羽毛做的扇子，不時慢慢來回扇動，好像有點得意樣，左右兩旁還站立幾名手執長刀的「衛士」，我「祝賀團」全體人員，先向「皇帝」行一個五指張開，雙手高舉到耳邊，兩腿前弓後箭，最恭敬的禮，「皇帝」隨即立起，對「祝賀團」以同樣的動作答禮，然後大家團坐茅屋內互相交談，「祝賀團」向皇帝說明來意，他哈哈仰頭大笑，說中國的指揮官是好兄弟，當晚殺豬殺雞，大宴「祝賀團」。

翌日「阿卡皇帝」派了三名「阿卡官」帶着十多名阿卡，指著一條大豬、一袋袋的芋頭、花生、木波羅，隨着「祝賀團」到猛麻指揮所向我會拜，我即親自招待，以豐富酒肴歡宴，他們吃到我們美味，個個興高彩烈，邊飲邊跳，狀似瘋人，直到黃昏，他們仍然要回去山上去，（因為阿卡迷信，在平地過夜會生病。）此次，我軍官兵與阿卡和平相處，情如兄弟，協助我軍敵後偵探敵情，運輸米糧

彈藥，挖掘工作，搭蓋房屋，我派醫官爲阿卡男女老少治病，教以漢語，形成休戚與共，患難相助的堅強戰鬥體。如果當時我派兵前往進剿，又不知如何結果了。

因爲濵緬邊區民族複雜、言語、風俗、習慣、服裝，各有不同，我軍直接派出偵探，深入敵後偵察，非常困難，勢必借重土人擔任，但我防區內祇有阿卡、擺夷、淒猛三種土人，擺夷、淒猛，懦弱胆小，不能吃苦，阿卡大胆慓悍、刻苦耐勞、爽直忠實，善於爬山越嶺、且與我們相處融洽，所以阿卡族成爲我軍一股力量，我經常派他深入敵後工作：(一)偵察敵情(二)散播謠言(三)宣傳我軍德威(四)通信傳遞(五)破壞行動……等，可是阿卡頭腦簡單，不能賦予繁複任務，亦不能直言明示任務，如果他事先知道自己身負任務，到了深入敵後時，因心理作用，他的心情、行動、言語、不能自然，易被識破，所以我派他深入景棟敵後工作時，是交盧比數百盾與阿卡頭人，請其派人到景棟附近山上購買鹿蕢、棉花等土貨，回來後回我本錢，所賺的錢悉數歸阿卡頭人與前往買貨人所得，於是買貨的阿卡，便以商人的身份前往，沿途大大方方，無論經過任何村落，遇到任何人等，甚至通過敵人哨兵，都若無其事的大搖大擺的行走。與任何人交談，亦無絲毫顧慮，他們與我軍相處融洽的情形，亦會照實告訴土人，過了幾天買貨人回來了，你問他沿途所見所聞，他會如數家珍地告訴你，他買回來的東西賺了大錢，更歡喜得手舞足蹈，包管會送你山芋、花生、母雞給你酬謝，這樣長年累月工作，我軍獲得不少實貴的情報，阿卡亦賺了不少的盧比，大家達到目的，大家高興，大家好，是多麽愉快呵！可是阿卡族始終不知道替我軍充了長久的偵探呢？

有一次我利用阿卡深入景棟附近藉買貨之便散播謠言說：『駐在猛養的泰軍指揮官，派人到猛麻和中國指揮官連絡，準備暗中向中國軍隊投降，若果再作戰的時候，就作內應……」經過半個月，這個謠言攻勢果然收效了，駐猛養的泰軍馬上調防，那裡的指揮官亦調職了。

(七)猛麻苦戰五晝夜

此後敵人以一個團駐猛養，一個師駐猛勇，猛育，其軍部及主力駐景棟及打丙江以南地區，我軍則以一個團駐南嶠守備西定國境綫，以一個團駐車里守備大猛竜西南邊國境綫，一個團（欠一加強營）駐猛板守備打洛河國境綫，我率領一個加強營，駐緬甸猛麻、守備板角、打丙江及蠻正免一帶，師部及直屬部隊駐佛海，我國入緬之遠征軍，而今祇留下我所率領的一個加強營仍在緬甸境內了，我懍於任務重大，雖然曾經兩次擊敗泰軍，但是山地交通不便，地區遼濶，兵力薄弱，我郎根據多次作戰經驗，絞盡腦汁，設計編成一種獨特的陣地，每一山頭無論一班一排防守，均構建成能四周射擊之獨立據點，加以外壕，鹿柴、竹簽，手榴彈等障碍，其射擊位置交通壕，均掩着僞裝，陣地側面有掩蓋之出擊壕溝，陣地後面有掩蓋之交通壕，並有大型掩蔽部，以供儲藏及住宿之用，而且假設各種情況，時常反覆演練，可是山地森林作戰，如果沒有電話通訊連絡最爲困難，祇有靠獨立作戰，或者徒步連絡比較確實。

戰時煮飯是最成問題的事，但是官兵都學會土人用竹筒煮飯的技巧，每個人自己帶有米糧，山中有水有柴，隨處有竹，順手取來即可煮成帶有香味的竹筒飯了，油鹽菜乾隨時準備，可是在亞熱的地方，肉類就無法保存了。

各處陣地已經先後構築完全，我帶了必要的人員，到各部隊詳細檢查，並指導各種計劃的演練，因敵我隔江對峙已有相當時日，在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聽到鹿鳴、鳥叫、虎嘯猿啼，而且有各種蟲聲，和兄弟們的打鼾聲，好像形成天然交響樂曲，在山林間，露重風涼，輾轉掩蔽部中，久未入眠，遙想着故鄉的家人，我那白髮蒼蒼，年邁七十，患有半身不遂臥在病楊中的父親，他在一次中風後，不能行動，不能言語，我部隊在貴州整訊時，接到急電趕回家中，見面時，父親淚流滿面，我則抱頭大哭，過了十餘天病有起色，但我又奉到呂將軍急電要我趕回部隊出國入緬了，記得臨別前夕母親準備一桌酒肴爲我送行，當時有感寫了七絕一首：『[illegible]方戰鼓正頻摧，愁滿腦懷酒滿杯，重別家園爲報國，誓平倭虜凱歌回。』這些前塵往事，一幕一幕重現腦海，異域長征的遊子，心情多麽沉重難過呢！

我在視察各處陣地的時候，率領附近官兵，在這次作戰陣亡的將士墓前弔祭，同時勉勵各同志效法先烈精神，揚威異域，爭取最後勝利，講話時觸景情生，我和各官兵都淚流滿面，當晚寫成一首詩，作爲悼念：「山高林密水長流，天地同悲草木愁，斬將搴旗威八面，成仁取義著千秋。光垂史冊應含笑。橫掃東洋好復仇，默對青墳頻灑淚，忠魂早日返神州。」距今已三十餘年，江山易色，人事滄桑，暇時誦讀追思，莫不悲從中來，潛然淚下。

到了三十二年春天，正是西南邊區和暖的季節，敵人的空軍連日轟炸我佛海、南嶠、車里等地，並不斷在我軍地上空盤旋偵察，同時敵後運輸頻繁，據阿卡得來情報說敵人已準備向我大規模攻擊，我即要各部隊嚴陣以待，並派遣阿卡在各地作坐探，我亦派兵在高山樹上瞭望。

一天拂曉，敵人約有兩千餘名，從打丙江上游渡河，向我陣地正面攻擊，我第一綫部隊抵抗約四個小時後有計劃的撤回第二綫抵抗，到了黃昏的時候，我部隊由陣地側面事先構築壕溝迂迴至江邊敵後，配合主陣地火力，對敵猛烈襲擊，敵人在立足未定，措手不及中且戰且退，敗下陣來，遺屍滿地，我出擊部隊亦迅速撤回主陣地。

翌日，敵人空軍輪番在我陣地上空轟炸掃射，其砲兵亦猛烈轟擊，敵約五千餘人分兩地向我主陣地攻擊，另以一路約三千餘人由猛養經蠻正免向我陣地右側攻擊，我軍沉著抵抗，各處陣地屹立不動，官兵傷亡十餘人。

第三天敵人源源增加，在陸空軍協同下向我各處陣地猛烈攻擊，我官兵利用堅固據點陣地奮力抵抗，敵人死傷遍野，我亦傷亡重大，因敵衆我寡，各處據點，均被敵輪番猛攻，我後方不能增援，預備隊亦早已使用，我即令各部隊誓與陣地共存亡，當晚接團長電話：「我已派李維灼連長帶領一連，速趕猛痲，希望你相機行動……」我猜想團長的意思要我「能再守則守，否則向國境內撤退。」我答覆團長說：「請團長放心好了，說不定過幾天你會聽到敵後景棟附近會發生戰爭呢？」我的意思，就是不得已要撤退的時候，都要邊照蔣委員長的革命戰術「向敵後撤退」，但是李團長再三叮囑：「你千萬要小心注意。」

（未完）

訪孫旗教授・談陳若曦的「反共」文學

顧長青專訪

反共必須站穩立場，罵一萬句，捧一句，是「統戰」伎倆，不算真反共！（編者）

陳若曦——這位在臺灣生長，到美國留學，然後進入中國大陸，在共產政權下渡過漫長歲月，又「走」出（別人都是「逃」出）大陸，寫文章敍述紅色中國的狀況，因而贏得名聲的女作家，在回到自由祖國臺灣的記者招待會上，講了幾句令人感到頗爲曖昧的話——「我很害怕被當成反共義士，我覺得我做什麼都很獨立，我寫什麼事情就是認爲我自己想這麼寫。」本社名爲「掃蕩」，對凡是莫名其妙的話，都希望加以澄清，也好讓一些迷糊蛋作家們，在互相吹捧之餘，能冷靜地思考一下。爲此，我們專訪了文藝界權威評論家孫旗先生。下面是孫氏的話：

「陳若曦以前是怎麼樣一個人，我毫無所悉。好幾年前，文協寄來陳的反共小說『尹縣長』，這次『尹』著得吳三連反共文藝獎，當然是反共女小說家了。我對『尹縣長』中記憶猶新的三件事：一、小學女教員家僱下女，二、小公務員在北平吃涮羊肉，三、一個低級的訪問者弄到一張免費機票，從西安飛到北平。這跟許多反共義士指控共匪地區，食衣住行形同地獄比較，頗有出入。因此我個人有兩種感想：假使不是陳女士說謊，就是反共義士說謊；反之，如果反共義士不是說謊，那麼對共產黨，我們一定堅決反到底！同時，也要對『獨立』的作家，展開批判，不可和稀泥。陳女士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美麗島事件』是中國民主政治好的轉捩點。照她這麼一說，以前就是不民主？由這些模稜兩可的對話，不難察知陳若曦的心態，讀者不妨去思考解答她的反共「方程式」。

本社爲多求證陳若曦文章的眞實性，曾和多位從大陸逃出來的難胞談起，他們一致指出，大陸上除共黨高幹外，一般人都不能僱下女，至於陳若曦不屑於做反共義士，並以「獨立」作家自居，這話是頗有「言外意、弦外音、味外味」的。一株沒有「根」的樹，是要枯萎的，一棵遇風轉頭的牆頭草，更談不上什麼獨立特行的「風格」。一個作家的寫作態度，像小姐嫁人，格調應嚴謹，嫁一個丈夫値錢，嫁兩個就降價，倘若三嫁四嫁，生張熟魏，就不値一文了。等到人老珠黃，最後送給人家，也沒人要，政治立場同理。我們贊同作家追求自由的寫作態度，但對假借自由之名的政治作家不感興趣。

金山勇士的奮鬥歷程

但漢章寄自洛杉磯

美籍華裔女作家 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最近推出她第二部描述中國在美早期移民的小說「金山勇士」(China Men)，內容記述她的曾祖、祖父和父親代代相承，在加州奮鬥的事蹟，由於洪女士文筆生動、想像豐富、記述又翔實，使這部刻劃中國移民的記實小說，既是一本忠實的歷史，也是一篇動人的詩歌。美國文壇評論以爲，以男性爲主角的「金山勇士」表現了中國人勇敢、固執、苦幹和不屈不撓的精神，他們像橫亙北美大陸的「太平洋鐵路」一樣，根植在堅實的土地上，延展向無盡的地平線遠方。這些特質與湯亭亭洪女士三年前一鳴驚人的「女鬥士」剛好相映成趣，「女鬥士」是洪女士的自傳，揉合著寫實和幻想，把我們帶到一個被傳說、迷信和毅力所充塞的早期中國移民社會，也深刻爲出了一個女性在兩種文化交織下出生長大的迷惘與憧憬。

出人頭地的中國人

美國的書評不但稱讚洪女士的文采和勇氣，使「中國人」一書的主人翁——她的歷代父系祖先們——由她身上實現了當年的夢想：在白人社會裡站立起來，揚眉吐氣，也提示到美國華人追尋根源，自我肯定的時機，正在到來，未來數年之間，應該是美籍華裔人民扭轉自身形象、積極參與美國主流文化的重要關鍵。

中國移民在新大陸，從一八四〇到六〇年間在「淘金熱」裡首批大規模移民算起，已經有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這一百四十多年間，中國人從寄人籬下的「華工」、「猪仔」，進展到掌握許多美國大城經濟的集團，並在科學、工程、商業等許多行業裡構成組織的中堅份子，成績實在是足堪欣慰的。但在另一方面，中國人謙讓保守的個性，卻古今不變的形成了華人在美國這個高度競爭社會裡的形象：奉公守法，安份守己，與人無爭。其結果，是局限了數百萬華僑在美國的「可見度」——過去的華人，在中國城、在唐人街的餐館和洗衣店；現在的華人，則在電子公司、在研究機構、在大學校園、在洛杉磯市郊的「蒙特利公園市」，儘管中國人圈子裡風浪起伏，芸芸衆生，百態俱全，從美國社會的角度看，卻幾乎看不見、摸不到。好像中國人的社會，同美國的現實沒有一點關係……每次我開車由洛城的「蒙特利公園」回到好萊塢，不過十幾二十分鐘，卻總不期然產生跨越「文化國界」的感受，有如從台北一腳跨入洛



洛杉磯華埠入口處的國父銅像及牌樓上的禮運大同篇。



金山灣外天使島華人檢疫站遺蹟

杉磯。

中國人在美做到這樣的「自給自足」，成立了「世外桃源」一般的社區和生活以及意識型態，一方面固然值得自豪……關山萬里，不改鄉音一方面也可看作是在投入美國社會努力上的不足。爲什麼會發生這種心態和現象？除了中華民族五千年來「自我中心」意識的根深蒂固以外，和在僑居地受到的待遇歷史也有深刻的關係。

追溯華人在美立足，可說是一頁受歧視、遭排擠的血淚史，其細節與詳情，在時報文化公司出版、金恆煒編著的「悲涼之旅」一書，已有生動而細緻的敍述。這裡僅就幾個重要的轉折，作一回顧。

開礦修路話說從頭

一八四〇至六〇年間，由於美國西岸北加州一帶金礦暴興，資本家貪圖華人勞工廉價，大量從廣東沿海一帶招募華工，整船運來美國開礦，由於中國人苦幹實幹，採金技術逐漸領先於白人僱主，遭到白人顧忌，便在一八八〇年前後制訂法條，限制中國移民享受移民的一切應享權利。

在與開礦同樣情況下大批來美的，是建造「太平洋鐵路」期間受「僱」的華工，他們在離鄉背井之時，被禁止携帶妻孥，以致早年中國勞工移民羣中女子奇缺，爲了排遣寂寞，華人在工餘便三五成羣，或聚賭、或抽鴉片，形成了中國城「地下」一面的原始型態，賭館、煙塌（後來中國女性獲准入境後又加上娼寮）的把持人，便成了華埠黑社會的首腦。在利害衝突下，這些黑道人物劃分敵友，結合勢力——即是一度盛行的「堂會」，堂會在表面上是宗親組織，私底下却是各派權力鬥爭的總部，大堂正廳香案供桌前擺的是麻將桌，供桌後暗門密道却通往隱蔽良好的煙榻、娼寮，甚至私設的刑場。十九世紀末期，「堂會」勢力到達顛峯，可以比美義大利區的「黑手黨」，敵對派系的火併，往往刀斧齊來，槍砲並發，死傷無算，當地治安機關既無從插手，也不敢插手，採「視而不見」政策，久而便形成了華埠與外界不通聲氣的傳統。

一九〇〇到一九四〇年間，美國政府雖然開放中國移民，却又化明爲暗，找出許多藉口來限制中國人入境，限制中國人享受平等權利，其中最爲人知的一頁醜史，便是「天使島」事件。

「天使島」是位於舊金山海灣的一個離島，在幾乎長達三十年之間，美國移民局以此作爲中國移民來美的「檢疫站」，名曰「檢疫」，其實就是刁難，通過了也說不通過，先留下來住一陣再說。而中國移民被給予的住居環境，可說猪狗不如，狹隘的後艙以鐵絲網隔成小間，不見天日，食物粗糙，無法下嚥，很多華僑抱著滿腔熱望投奔新大陸，竟然在這個牢獄裡無端被囚，傷心感懷，積鬱成疾，在長年不人道拘禁下飲恨而終的華僑先民，不可勝數，島上的纍纍荒塚，如今仍標示著當年無數孤魂的凄涼下場。

北加州的華僑故蹟

在過去幾年內，我曾經遊訪了一些華人早年在美的遺蹟。比如內華達山城「維吉尼亞鎭」的礦區，如今仍然兀立在荒野山風之中，鐵路和火車頭，也多少維持著華人開荒時代的規模。又如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北行數十哩的「洛克」鎭，依山傍河，是當年開礦淘金之所。洛克鎭的兩條小街，保持早年華人社區的形貌，中文招牌迎風飄動，華人經營的雜貨鋪保有故國遺風，使人感動的是街角「會館」，推門進去，正面便是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先總統蔣公的大幅照片分別高懸堂屋兩端。我們造訪時，正逢初秋的午後，芳草斜陽，街上了無行人，只見一個老頭在椅上靠著打盹，不禁使人爲美國華人傳統的日漸凋落，感到慨然。

當然最令人感歎的，還是天使島的「檢疫站」遺跡，走進在荒煙蔓草後的幾棟殘樓，但聞朽木撲鼻，眼前一片漆黑。順著走道摸索下去，越過重門深鎖，才來到當年先民被拘的木屋，屋小光晦，苦痛可以想見，而木牆上許多工筆刻出的詩句，則總結了華人移美的百年滄桑。其中較知名的一首，抄錄如下：

木屋拘留數十天
只因墨例致牽連
可憐英雄無用武
只聽音來策祖鞭

詩當然不算好詩，但是有血有淚，特別是在晦暗光線下從「天使島」囚站的木牆上讀到，是很難令人忘懷的。

在「天使島」嚴格「檢疫」的同期四十年間，美國移民局又限制中國人歸化，說「中國人沒有資格成爲美國公民」，這比不讓入境更爲狠毒，分別是派定中國人做「二等國民」、在無法平等參與美國社會的條件下，中國人只有從餐館和洗衣店這兩項「服務業」討生活，積

金山華埠小公園裡・老華僑在太陽下打盹。

數十年而不變。

一九四三年，國會通過，中國人每年享有一百零五人移民配額，才算改正了對華僑的不合理待遇，這寥寥一百零五個名額，面對中國四億人口來說，雖然不成比例，總算聊勝於無。一直到一九六〇年，移民配額才調整爲兩萬人，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中國人在美國的地位進入一個平等的新時代。

由於歷史背景使然，中國移民對美國僑居地的感情自來保持相當距離，一方旣沒有誠心接納，一方便也缺乏了熱情去試探，加上中國人强烈的鄉土觀念、生活習俗、語文交流等方面與西方的隔閡，使中國人自動把自己排除於美國主流生活之外，除了職業上的必要以外，大多數在美的華人家庭都保持中國人爲主的社交圈，儘少參與美國的文化、政治和社會面。

美國社會的「化外之民」

但是美國雖然以其移民國家的本質，承認並容許各少數民族社區的普遍存在，在運作功能上，却期望各集團旣能本於民族利益站出來據理向社會爭取公道和權益，又能以個體身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作出勞力或才智上的貢獻。這些在華裔社區却都不見得收效，第一，中國人在美聚結，「自立門戶」，經濟上成立幾可自足的系統，凡與唐人街有關的禮品、百貨、餐飲、金融、服務、娛樂（影院歌廳，最近更有台式酒家舞廳之設）、醫療各業，全數「賺之於華，用之於華」，根本不和美國社會發生關係。第二，華人團體長年浸淫於華埠內部事務（比如宗親會、華埠小姐選拔、送往迎來、派系鬥爭等等），對本身從美國制度應享的權利，反而疏於注意，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得過且過，碰上法律上政治上可以爭取的發言機會，也馬虎了事，關起門來搞「內政」要緊，對洋鬼子的「外交」可以慢慢再說。

久而久之，華人不但對美國社會鮮有據理力爭之例，在美國視聽上，華人團體的聲音也幾乎微弱得聽不見，這樣的現象，導致華埠貧富問題和老人撫養問題等「燃眉之急」的長年不得解決。中國人在美旣然不易被看到、聽到，自然談不上形成力量、興風作浪了。這和六十年代的「黑人革命」和七十年代之「拉丁民族自覺運動」之風起雲湧，迫得白人主流不得不正視種族平等的情況相比，不可以道里計。

美國是一個各族各種人融合而成的社會，只要是合法居民，人人都是主人，中國人可能是習以客卿自居，太「客」氣了一點。

華權運動逐漸成長

所幸在過去十多年來，情況逐漸（儘管十分緩慢）在改進，華人開始認識到「團結就是力量」，開始參與政治活動，華埠選舉投票率漸漸提高，年輕一輩華人子弟成年後遷離華埠投入美國社會的比數日漸增大，遇到不公平的事，華人團體挺身而出的場合愈來愈多。最著名的例子是七七年舊金山的「國際旅店風波」，許多中國老弱居民團結起來，對抗旅店主人的迫遷威脅，在圍城一般的破舊旅店中堅守年餘，最後在警力强迫下「光榮撤出」，震動美國視聽。

去年舊金山華埠抗議一名市政局官員，拒絕考慮設立華語選務所，竟堅持到底，合法迫使該官員去職，也是一大勝利，至於今春抗議好萊塢重拍辱華片「陳查理」的遊行，更是給白人優越感把持的電影界的一記當頭棒喝。這樣一步一步，中國人一面排除種族差別待遇的障礙，一面建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在各個領域內逐漸爭取灘頭，遠景應是光明的。

台灣移民的豐衣足食

與舊金山以土生華裔爲主的華埠相比，洛杉磯市郊「新華埠」蒙特利公園市的條件可以說優越太多。蒙市在四、五年前不過是一個平靜的墨西哥人聚居的小城，由於台灣遷來移民的大量置產，數年來不但地價暴漲，市容也急速改觀，市內幾個購物區，中文招牌連雲而起、地產公司、食品店、餐館、書局，一家接一家，來往華人以國台語（而非傳統華埠的粵語）爲主，由於新移民的經濟階級遠高於老華僑，蒙城華人的購買力與美國中產階級相埒，甚且還要超過一般中等白人家庭。在所謂「小台北」外圍的住宅區，台灣遷來移民一般擁有的花園洋房，時價普遍在美元二十萬元以上，汽車的等級則不出卡迪拉克、賓士、費亞特等高級廠牌之列——足以反映國內近年經濟之繁榮昌盛。



華埠的東方情調總是過份五光十色。

也惟其因爲生活條件如此優越，蒙城新移民在食、衣、住、行，甚至育、樂各方面都享用不匱，自然更不會想到同當地社會服務機關爲了一點點塡牙縫尚且不敷的「福利」或「權益」去打交道。事實上，不少在蒙城居住的台灣移民，雖然具有居民或公民身份，一顆心却壓根不在美國，一年有半年以上，倒在海外，往返洛杉磯與台北之間的越洋班機，對許多蒙城華人來說，簡直比陽明山到西門町的車程還要短。寄望這一級的「高等華人」（或「高等美人」）來關心甚至投入美國的事務，自然是不切實際的。

希望

一百五十多年前，坐在遠洋輪上的華僑祖先們由太平洋眺望逐漸接近的加州沿海山脈，看到林木蒼鬱、峯嶺巍峨，不禁交相傳告：

「金山到了，金山到了。」

但是金山是不是華人的金山？歷史十分諷刺性地未置可否，一個半世紀來，中國人終於開始學習做這片土地的主人。在美利堅廣大的國土上，中國人不但勤勞努力地構成了社會的一部份，也開始在各個領域內出人頭地，路程或許很曲折、很遙遠，但只要一步一步走下去，總會走出成績來。



碾莊浩氣

寫黃伯韜將軍

遠在二千年前，徐州就是楚漢兵戎相見的古戰場。在那時，楚項羽與漢劉邦，標起扇烈，互爭雄長，「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這山川宏偉的徐州，便是聲析江河，勢崩雷電的所在。而二千多年後，不幸這古代的戰場，又重演出了「利鏃穿骨，驚沙入面」的一幕，那就是民國三十七年著名的徐州會戰，「骨積成山雲黯淡，血流漂杵日昏黃」，在此慘烈戰鬥裏，我們犧牲了兩位忠貞大將：黃伯韜、邱清泉。這裏，單就黃伯韜將軍及其統率的第七兵團悲壯殉國事蹟，做一個述，請看，這永生的將星，這不屈的軍魂！

黃伯韜兵團在黃汎區大會戰後，守衛徐東的碾莊。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八日，匪軍以十餘萬人，裹脅着數以萬計的無辜百姓作為槍彈前衛，像千道波濤般直犯徐州，首先猛襲徐東的碾莊，黃將軍指揮着七萬健兒迎頭痛擊之。就像浪濤打向岩石，後浪推着前浪，在我軍的火網流敘下，首挫其陣，但一陣陣用生人的血肉匯成的紅潮，嘩湧而來，寂然而仆，屍首拋殘，血流成渠，這往古的戰場，經過十天的大搏鬥，竟是茫茫血海怒翻花……

十五日黃昏，匪以密集的砲火向碾莊以南各村落據點猛轟，一片火海血河之後，殘酷的肉搏戰開始了。我軍陣地，在血和火裏失而得者，先後達四次之多，黃將軍始終身先士卒，指揮殺賊。十七日匪主力藉大量砲火濫施發射，由西南兩方向我核心陣地攻擊，一晝夜間落彈數萬發，天地為之昏暗。我軍神勇，殺賊如草，陣地終未動搖。至十九日，復轟擊五小時，繼施以人海密集隊形，蜂湧而來，在陣地肉搏至二十日，殆至廿二日傷殘未死兵卒，仍奮其最後餘烈，力戰成仁。這時，黃將軍的衛士也盡數戰死，僅存的只有業已重傷的楊副軍長一人在側。黃將軍取一紙條，速寫下一行字：「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七兵團司令官黃伯韜盡忠報國」。寫完後交給楊氏，然後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總統萬歲！」慨然舉槍飲彈，壯烈殉國。忽然天昏地暗，大地走石飛沙，我碾莊的七萬守軍的英靈，也隨同黃將軍的忠魂，向天國昇華！

黃伯韜將軍，出生於天津，是軍人世家的貴裔。祖父鳳山公，是晚清曾國藩的部將，饒於勇略，外號「大虎」，與當時的名將有「小豹」之稱的鮑超齊名。父親宋駿公，是當時名臣李鴻章的部將，亦是胸富韜略的人物，曾做過淮軍的統領。而黃將軍平生大小數百餘戰，足蹟旗風，幾遍全國各地，恆以「步步求生，時時可死」、「不成功便成仁」的格言自勉並勉勵部屬，眞「繩祖武，光門弟」。

黃將軍風姿英颯，而又溫文爾雅，富於韜略，而又肝膽崢嶸。他馭兵有道，戰伐功高，二十九歲升上校參謀長，三十二歲升少將旅長，三十六歲升中將師長，四十八歲以戰功極高而榮獲青天白日勳章。在戡亂之戰時期，凡與黃將軍交戰過的匪軍，莫不聞聲喪膽，望風披靡，舉凡橫掃蘇北的鹽埠之役，直搗賊巢的沂蒙山區之役，中原大捷的黃泛區帝邱店之役，都無不是「三軍慷慨鹹凌甚，一劍光寒十二州」的輝煌寫照。碾莊之戰，我軍敗得光榮，將軍死得慷慨，天地浩氣，河嶽日星，可謂千古不朽！

□王祿松□

原野之歌

澳洲大陸的被遺忘



澳洲大平原中的彎湖。

澳洲，或澳洲大陸，或澳大利亞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它的孤立、凹凸不平的地面，以及乾旱不毛的氣候與景觀。孤立說明了澳洲大陸的動、植物和其他大陸地區迥異的稟性與特性；凹凸不平的地面正是長期以來風化、雨淋、日曬所遺留下來的痕跡；乾旱不毛的氣候與景觀更成了今日澳洲大陸的代名詞。

澳洲的本土廣達三百萬平方英哩（約八百萬平方公里），而人口不及一千五百萬人，密度每平方公里才兩人，實是罕見的地廣人稀的地區。

據傳中國人早登此陸

一般人對澳洲大陸最普遍的誤解就是以爲它是一塊地球上最古老的大陸。因爲這塊大陸的表面「相當穩定」，近期的造山運動並未在此騷擾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似乎應該說澳洲是塊得天獨厚的土地，造山運動在亞洲形成了喜馬拉雅山，在歐洲造成了阿爾卑斯山，在北美聳起了阿帕拉契山，在南美塑造了安地斯山，唯獨澳洲給放了一馬，所以今天的澳洲大陸，從兩億年前起，就未發生過任何劇烈的變動，因此澳洲的動、植物及自然景觀多半仍能保持兩億年前的風貌，換言之，澳大利亞是一個被時代遺忘的博物館，也是一個到處充滿了「活化石」的國家。

澳洲西部的岩石山羣的年齡，可上溯至十億年前，東部的帶狀山巒，年齡較輕，躺在東西案山之間的，就是一望無際的荒漠平原，大部分時間，它是死寂的，偶爾沙漠平原中也會突發一陣狂風，帶來滾滾黃沙，却激不起一點兒生氣，只爲這塊大地徒添一些冷漠與淒涼罷了！

在歷史文獻的紀錄以前，傳說中國的天文學家曾在西元前六世紀到達過此地，並做了若干觀察，但是由於缺乏直接的證據，因此眞實性待考。後來又有較可靠的來源宣稱中國人曾在一四三二年登陸達爾文港，但是由於論點中含有若干矛盾性，無法自圓其說，因此今天所公認的澳洲大陸的發現者，還是算荷蘭人。

一六四二年，荷蘭德高望衆的航海家亞伯塔斯曼（Abel Tasman）首先發現了澳洲，兩年後，荷蘭組成的探險隊又二度登上了澳洲的北岸，當時荷蘭人將這塊貧瘠的大陸塊稱爲「新荷蘭」，不少隨行的學者認爲這塊土地有利用開發的價值，無奈當時荷蘭一來已擁有以瓜哇爲中心的殖民地據點，二來又忙於和西班牙、葡萄牙爭奪海權，使得開發澳洲之計畫一再蹉跎，想必現在

的荷蘭人必定十分後悔吧！

荷蘭的探險只是爲後來英國的詹姆克柯克（Capt. James Cock）鋪路。柯克曾三度造訪這塊土地，他更是有計畫地探勘大陸沿海一帶的狀況，並爲不少海港命名，而在一七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他正式將澳洲大陸稱之爲「新南威爾斯」，柯克的探險對澳洲大陸來說，具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價值，因爲透過柯克的日記，我們可以瞭解到澳洲頭一次的爲人「相當嚴肅的發現、探勘」過了。

當然後來澳洲的歷史，多爲大家耳熟能詳的歷史科教材。要言之，今天的澳洲人，多爲來自英國的移民和當地土著的混血，這也造成澳洲人的特殊個性與氣質。文明中透著野性的氣息。

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人對澳洲人有偏見，他們認爲澳洲人是一種非常奇怪的民族，陰沈、小氣，並且說著極其奇怪的英語，倘若所言不虛，這大概也和當地特殊的自然環境有關吧！

衝過禁忌的鬼門關

澳洲的東部最富傳奇的色彩，著名的藍山（Blue Mountains）和東岸平行而下，它屬於「分割山脈」（Dividing Range），分割山脈舊稱鬼門關，是過去澳洲土著談虎色變的禁區，傳說在分割山脈以西，是中國在此建立的中世紀王國，闖入者唯有死路一條，這種說法到十九世紀仍盛行不衰。以至於不少來自外國的逃犯自澳洲東部上岸後，面對分割山脈，均裹足不前，最後不是凍死就是餓死。

天才演員 蜥蜴。

其實跨越分割山脈，展現在眼前的風光景致，足可比美伊甸園，順著山的弧度緩緩下墜，就可以和內陸的平原相接。山坡上滿佈著乖巧的羊羣，綠色的地毯間，繡了金黃的圖案——隨風搖曳的大麥正在向你招手呢！

對澳洲人來說，翻越過分割山脈無疑背負著不足兩百年的歷史以及適才痊癒的疤痕，尋找自己的根與傳統——那一望無際的土地中的平原、沙漠、灌木叢、湖泊、小山丘，這些就是澳洲最大的資產，也是澳洲人引以爲傲的大自然遺留給他們的禮物。肥沃的黑土並不是最重要的，對澳洲人來說，一畝沃土可能還不如一手掌的沙土來得有意義。這是人與大自然的結合，澳洲人生長自遼闊的平原之中，這種珍貴特殊的感情的確不足與外人道也。

從零星散佈著鴨嘴獸的平原繼續向西行，迎接你的就是看來無垠無涯的灌木叢——尤加利樹，土地原有的綠色此時似乎亦被炙熱的豔陽烘烤成了火紅，平原也被烤得縮成了凹凸不平的小丘陵地。愈向西深入，植物的分佈也就愈見稀少，尤加利樹也漸爲刺槐所取代，但是偶爾仍有看到一些「拓荒者」的住家，他們的孩子以「空中教學」的方式受教育，每天早晨，這些孩子會吟唱著祈禱：「上帝是我的牧人，我將不虞匱乏，祂讓我躺在綠色的草原上，祂領我到泉水之旁。」的確，沙漠就是他們的草原，陽光就是他們的泉水，他們活得快樂、活得自在。

走進一張爬滿皺紋的臉

澳洲的中部是世界上最老的一塊土地，它的表面佈滿了紅色平行的沙丘，像極了一張老者多皺紋的面龐，這塊土地大約在恐龍出現的時代就存在於此了，土地上散佈的幾條小河在人類尙未在地球上出現時，就已經忙著「川流不息」了，但是泥沙常常阻極了它們的咽喉，使得這些「生命的泉源」間流間歇，斷斷續續。

本區最大的特徵就是平坦，地質學家都知道，平坦就是古老的代名詞，一望無際的沙丘表面，毫無「曲線」

，幾乎完全沒有任何植物來裝飾它的單調與枯燥。這種無極限的空曠感使人心生敬畏與恐懼，它會使你頓悟到大自然最可怕的一面不是天災，而是呆滯，一種毫無生命、侵人骨髓的呆滯。

紅色充斥著整個區域，透著烈陽，空氣似乎也被染得鮮紅，每粒沙土都裹了一身「紅銹」，只有當不常見的雨水洗刷過後，紅色的囂張才會稍微收斂些，有時沙土中居然還會鑽出一兩根嫩芽，可惜只是曇花一現地就會又為紅色吞沒了。

小河的沿岸地帶該是本區唯一稍具生命力的地方了，這幾條脆弱的「動態生命」，居然能在紅色沙土的威脅下，勇敢堅強地生存下來，的確也是件奇蹟，不過，澳洲的開發能有今天的成就，不正也是一項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實嗎！

稍縱即逝的花朵

從紅沙丘繼續西行，撲面而來的是刺面的黃沙，這就是澳洲西部的大沙漠了。大沙漠的沙質柔軟，這和西岸缺口經年吹入的海風不無關係。中區的紅沙在此全變為黃沙，但紅色可以吸收陽光，而黃色卻有反射的功能，因此身處澳洲西部的大沙漠，你會被強烈的光線刺得睜不開眼。

本區的大沙漠還有一項最怪異的特性：一陣沙漠暴風雨過後，黃澄澄的沙堆中居然會長出各式各樣的珍奇植物，有些時候，還會開滿了整片沙丘，真可謂是沙漠奇觀。

大沙漠間還點綴了一些鹽湖，鹽湖四週，長出一塊塊的青草地，聚集在此的人口更是稀少，每當晴天無雲，熱風難熬，氣溫似火，湖變泥塘，河成旱谷，人們就叫苦連天。這一區也是澳洲最貧瘠的地區，不過大沙漠的西部，就接上了漢模斯利山脈（Hamersley Range），尤加利樹的灌木叢又開始出現。這一趟橫越澳洲大陸的沙漠之旅，從鬼門關開始，穿過大平原、紅沙丘、黃土沙漠，終於印度洋邊，一路旅途艱辛，但是沿途所見的種種沙漠奇觀，早已值回票價。

澳洲平原，蜥蜴當道

澳洲的大平原上，至少遍佈著兩百四十種的蜥蜴，牠們強悍的抗旱力，使得牠們能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生存繁殖，但是牠們也成了沙漠惡客老鷹、蛇等維持生命的最佳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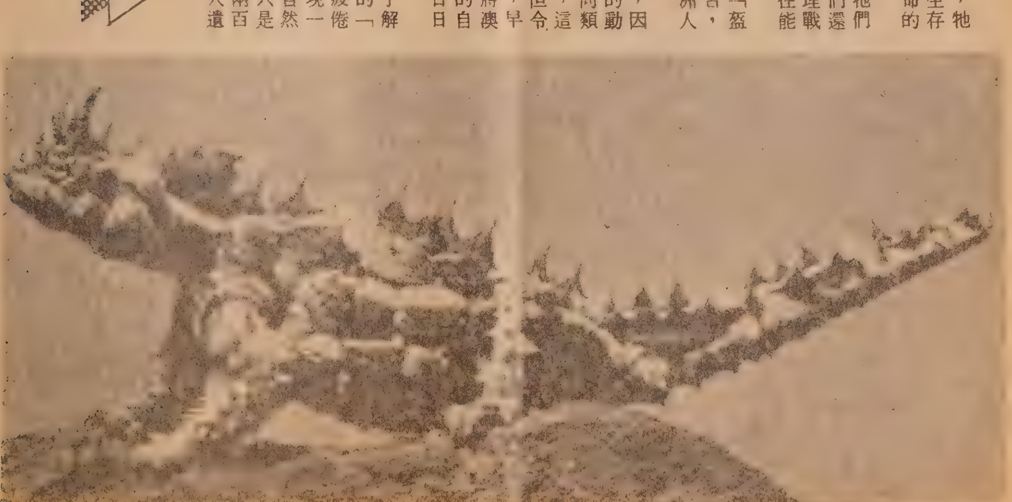
蜥蜴對抗敵人的防禦「裝備」及技術千變萬化，牠們往往有利齒、利爪以及強而有力的尾巴；此外，牠們還會裝出各式各樣虛張聲勢的兇惡模樣，企圖以「心理戰」的方式嚇退覬覦牠們身上肥肉的敵人，這一招往往能出奇制勝。

澳洲人稱蜥蜴為最佳的演員，牠們可以將全身的「盔甲」全縮縐在一起，牠們可以伸出慘綠色帶鈎的長舌，牠們更可能使圍在頸部的一圈利刺怒張；當然，澳洲人也非常佩服蜥蜴不屈不撓的生命力。

澳洲的動物種類不少，但是進化狀態卻相當原始，因此澳洲也是考古學家以及生物學家集中之地。澳洲的動物除了形態怪異之外，生活習性也與在其他國家的同類動物來得格格不入，牠們共有的通性是兇狠、殘暴，這當然和自然界的環境有關，生長在澳洲是一件痛苦但令人驕傲的事，這些動物能通過數億年來的環境考驗，早已使得牠們和大自然合而為一，生物學家曾嘗試著將澳洲的動物帶到其他國家去養殖，奇怪的是，在優厚的自然環境下，這些來自澳洲的客人卻整日食慾不振，日日哀鳴，環境影響生物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澳洲是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一般人對澳洲的了解僅限於它的幾個大海港，沒有人曾去注意到澳洲人的「根」——它無邊無際的大平原。如果你對生命感到疲倦懷疑，不妨試著到澳洲的沙漠中一遊，你可能會發現一些你作夢都想不到的事，你會了解到自然的偉大、自然的恐怖、自然的力量，你更會發現歷史在自然面前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沙子罷了。難怪澳洲人會對他們僅兩百年的傳統感到驕傲自豪，因為他們是生長於一塊被人遺[illegible]大自然。

文／許中浩譯



恐龍蜥蜴可能可推出恐龍是蜥蜴的老祖宗。

勵志散論

平和的心靈

宋瑞

我認爲一個人如果想要掌握幸福的鎖鑰，第一是要能夠明白平和的價值效用，修養一副寧謐平靜的心靈。因爲惟有一顆平和的心靈，纔能流洩出快樂的、滿足的、仁慈的感情；始克在艱難中愈是沉着，在險阻中愈是忍耐；從而無畏環境的橫逆，風雨的阻撓，永遠保持着高度奮發的樂觀心情，朝着正大的人生前途邁進。

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在兩千年前就曾說過這樣的話：「美好的平和，才適稱於人；猛烈的怒火，屬於野獸。」人之異於禽獸的地方，平和殆爲必備的條件。人必須先有平定的心情、和悅的態度，始有冷靜的心智，也才會有正確的思維與判斷。否則的話，一遇挫折便爾心情浮躁，稍有阻礙就會產生不安定感，儘管才能優異，亦難有所成就。

人格教育，應該是以趨赴平和的修養爲終極目標。蓋高度的教化，惟有平和的心靈，始克接受，方能達成。人能心平氣和，便能由混亂進入和諧，由黑暗進入光明；也才能夠擺脫一切煩惱、憂慮、疾病，而獲得快樂、豁達與健康的健全人生。

事實上，一顆平和的心靈，是刀兵所不能刼奪，水火所無法毀傷的。由平和所充實的豐足靈魂，縱然是遭遇到任何意外與不幸、災厄與禍殃，其內心的喜樂、和諧、平靜、寧謐，依舊存在。有形的物質上的財物，可以毀滅於一旦，然而却影響不到修養高超的穎智之士的平和心情。

十九世紀蘇格蘭歷史家卡萊爾曾說：「沉靜是一些偉大意念構成的要素。」誠係體驗有得之言。生命的深度，來自平和。蓋惟平和能使人沉靜深思，能給予心靈以培養人格的肥料。林肯這位不世出的偉大人物，他的精闢的見識，深邃的洞察力，英明的睿智，偉大的魄力，其實都是由來有自的。他幼年失學，却使他走進了大自然的沉靜平和的大學校。他是成長與成熟在那廣袤沉寂的原始森林環境中，從而培養了他那平和偉大的靈魂，和廣大開闊的心胸。

平和的心情的價值，就在於它能增進智能的力量。寧靜平和的心情，跟鏡有條件的頭腦，是相輔相成的。灼熱的焦急的心，絕不能夠對繁雜困難的問題想得透徹，有所幫助。思想的巨大力量，惟有從冷靜的心靈發揮出來，從而始克產生出理智的概念，與有條理的思想進程。

美國近代詩人馬爾侃，曾以其洞察世事的敏銳頭腦，寫下他那如畫的詩句：「在撕裂天穹的旋風的中心處，是一個平和寧謐的所在。」旋風的巨大力量，發源於斯，人亦如是。平和不是緩慢，而是舒徐；不是鬆懈，而是穩健；不是無爲，而是眞正有所作爲的大前提。力量是由控制而來，是以平和才是力的表現。長跑者的心情必是平和的，因此他的步伐才能夠舒徐平勻。欲速則不達，要急速衝進，並非難事，騎者放鬆了馬韁，在鞭策其坐騎奔馳衝進之下，被摔下馬背的機會也相對增加。順流放舟易，懸崖勒馬難；後者才是強有力的能者，而惟有平和的心靈，始克把握得住。

十三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對別人問他在人生中尋覓的是什麽時，他回道：「我是在找尋人生必需的東西—平和與憩息。」事實誠然如此，平和與憩息是表裏相成的，惟有平和的心情，始能獲得眞正的憩息的快樂。所以，渴望平和，實是人人的要求；而追求平和，享受平和的實惠，更是每個人的特權。

正如每一顆種籽，都會開花結果；平和的善美的種籽亦然，只要你播了種，就會有你的收穫。首先你必須好好看守你的心田，不讓帶有毒素的悲觀、消極、病態、混亂的觀念，潛入其中，只容納那些樂觀、積極、正常而有條理的意念，庶幾你才能夠掌握住健全的心智，營其健康，充實與美滿的人生。

凡是對世界萬象加以深邃觀察的人，都會知道，宇宙存在的原則，乃是平和；萬物衍化的原理，亦是平和；平和殆即造物創造大千世界、控馭衆生萬有的唯一訣竅。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能領略它的好處之一，就是使人能夠得到平和的心情。事實上，平和的精神，與不安的情緒，都是由於心理因素所導致。宗教信仰在人心中置入的一些概念，誠然能使人不受外界事物的煩擾，而維持其內心的平安。其實即使是並無宗教信仰的人，也可以自我創造一種寧謐的心情。

平和的、寧謐的精神，是你要它它就會來的。人不可否認是萬物之靈，是這個現有世界的主人，只要我們明白此一事實，瞭解人是神聖的本體，便能與安謐平和融成一片，不再有所浮動，焦慮、急躁、煩惱，也就不會被一切外物所影響，不再受任何沖激與打擊的損害，在波濤洶湧的逆流中，作其無法撼動的中流砥柱。

所謂：「泰山崩於前而心不驚，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這種非常的鎭靜力的表現，只有具備絕對平和的心靈，才能做到。平和的精神，確是這個混亂喧囂的世界的一大安定力量，它不但能使人自己處變不驚，亦能影響及於他人。鎭靜的偉大人物，輒能給人以無限信心，將憂慮、不安、焦急、愁悶，從他所接觸到的羣衆的心中，給驅逐殆盡。世上任何精密的儀器，都統計不出平和的心靈在這世上散播喜樂的價値。



一句話說的哄堂大笑，周恩來笑道：「主席這處罰他，不如殺了他還好些。」

經過毛澤東的批准，達賴和班禪到了印度，西藏軍區派了十名公安人員擔任保衛，新華社又特派一名記者高梁跟着採訪消息。

兩位活佛到了印度之後，受到空前歡迎，因爲佛教雖然創於印度，但在印度，始終未能大行，主要是受到婆羅門教的壓迫，但是，大多數印度人對佛教仍然崇信。達賴和班禪到新德里之後，接着到了孟買，又到了馬德拉斯。每到一處都是萬人空巷，瞻仰活佛聖容。達賴和班禪又轉到北印度，訪問是世尊第一次講道的鹿野苑和涅槃的地方拘屍那揭羅．最後又朝拜了在尼泊爾境內的世尊誕生地藍毘尼。訪問完畢之後，兩人又回新德里。

訪問途中，達賴悄悄向班禪問道：「我們這次到底還回不回去？」

班禪猶疑一下，說道：「最近形勢緩和的多，能呆下去又何必逃走呢？」

達賴嘆口氣：「我們都對共產黨都欠了解，據赤江．羅桑益西和我說，他在北京時訪問了幾間佛寺，那裏的和尚告訴他，共產黨一貫實行是三頭政策。」

班禪笑道：「共產黨有三頭六臂，豈不變成了護法金剛。」

達賴擺擺手：「不是這個意思，三頭政策是說共產黨有求於你時，向你磕頭，到你求他時，他就搖頭，最後到了你這個人沒有利用價值時，他就把你綁去殺頭。」

達賴一席話說得班禪毛骨悚然。

達賴繼續說道：「你想一想，共產黨現在正實行磕頭政策，所以我們才能出來，等他們搖頭時候，再想動就難了。」

班禪沉吟一下，說道：「我們兩個不回去，西藏人民不是閉着眼等共產黨屠殺嗎？」

達賴說道：「我們兩人都不回去，當然不成，我們按照搜孤救孤的辦法，我扮公孫杵臼，你扮程嬰，我逃出來在國際上呼籲，使中共不敢過份壓迫藏人，我進一步可取得國際支持，迫中共退出西藏。你留在內邊盡力和他們敷衍，能保存一份力量，將來就多一分用處，我們兩人內外協力，終有一天能擊退魔鬼，使佛光普照大地。」兩個小活佛商量好了之後，回新德里，尼赫魯設宴招待，客人除去達賴和班禪，還有新華社那位記者高梁。飯後就在總理官邸的豪華花園中談天，忽然班禪起身向尼赫魯說道：「今天上午接到那納揚先生的電話，約我到他住處商談，請首相派人引導我去。」

尼赫魯一聽說那納揚就有點皺眉頭，因爲那納揚是甘地的真正信徒，原來也是國大黨員，在國大黨內，和尼赫魯地位相等，後來看不慣尼赫魯的小人行徑，憤而脫黨，目前在政治上雖沒有巨大的力量，卻有崇高的聲望，受到全體印人尊敬，公認爲是印度下一屆首相中的熱門人物。

尼赫魯聽說那納揚約見班禪，心上十分不快，不過他做慣了僞君子，表面上不得不扮出民主風度，就派了一位副官，開車送班禪去見那納揚。坐在旁邊的高梁一聽說班禪要見那納揚，不由得大爲着忙，他從拉薩來時，要奉到公安部及統戰部聯合發佈的命令，嚴禁達賴、班禪和印度右派份子接觸，所列的印度右派份子第一名就是那納揚，其次就是那納揚的助手崔堪達斯和莫拉斯，還有尼赫魯的政府財政部長德賽，因爲去華盛頓談判過美援，還有陸軍參謀長齊瑪耶，在韓戰中未替中共扣留一萬四千名戰俘，也被列爲右派份子。

現在班禪要去見那納揚，可能就有崔堪達和莫拉斯在座，高梁如何不驚，但是他一人又沒分身法，究竟是監視達賴和尼赫魯的談話呢？還是釘班禪的梢，事機危急，請示也來不及，考慮再三，覺得尼赫魯翻不起花樣來，還是那納揚厲害，就決定去監視班禪。

高梁想定了之後，就站起來說道：「班禪活佛，我同你去好不好？」

班禪說道：「那可好極了，我的英文不成，高先生去正好替我作翻譯。」說過兩人就一道出去了。

班禪和高梁去後，房內祇剩下達賴和尼赫魯兩人，達賴突然說道：「首相先生，我有一個特別的要求，請你看我佛的面上，允許我。」

尼赫魯吃了一驚，連問：「什麼事？」

達賴說道：「我不打算回西藏了，請你按照國際公法，給我政治庇護。」

尼赫魯萬萬料不到達賴會提出這個問題，嚇着

小旱烟袋祇是出神。尼赫魯曉得這事有利有害，好處是可以利用達賴併吞西藏，祇要中共軍能退出，達賴重回拉薩，西藏必然倒向印度這邊，漸漸成錫金第二；害處是這一來勢必和中共翻了臉，周恩來再也不會和他貼面擁抱了。在國際場合上，尼赫魯所以能出賣風雲雷雨，一方面仗着宗主國英國撐腰，一方面也就是靠着周恩來捧場，在世人眼目中，尼赫魯是周恩來的好朋友，他講的話中共大頭目都肯聽，美國人也借重他這一點，所以他越唱反調，美援來的越多，搞到後來連赫魯曉夫也不知道尼赫魯到底有多大本事，恐怕美國人把這個活寶搶去，也爭着送禮。尼赫魯用中共要挾美國，又用美國威脅蘇聯，再靠美蘇兩個的捧場，成爲世界第三要人。說來說去還是靠着他和周恩來一起搞的潘查希拉（和平共存五原則）所造成的，今天和周恩來決裂了，以後還靠什麼賣狗皮膏藥呢？

尼赫魯再向深一層想，自已雖然以爲印度是個大國，但是有多大力量，自己也最清楚，全部軍事力量當不了中共的西藏軍區，假若周恩來不念舊情，眞是打起來又怎樣辦呢？尼赫魯想到這裏，不由得埋怨英國退出印度早了幾年，假使現在還在女王陛下管理下，趁這個機會把西藏攪過來，安排好了印度再獨立，豈不可坐享其成。尼赫魯越想越氣，暗暗罵了艾德禮幾聲。

達賴見尼赫魯不開口，不由得着急，恐怕高梁回來，事情就不好辦了，於是又追問一句：「首相先生，你對我的請求能接受嗎？」

尼赫魯從幻夢中醒過來，取下小烟袋，搖搖頭說道：「抱歉得很，我不能接受你的要求。」

達賴奇怪道：「首相先生，你怎能拒絕別人請求政治庇護呢？」

尼赫魯說道：「在法理上我是不能拒絕了，但在私交我可以勸你不必這樣做，因爲西藏的人民需要你，你應該守着他們，我過去從事獨立運動時，也坐過監獄，但是我決不逃亡國外，因爲一逃出去就沒有力量了。」

達賴皺着眉頭說道：「首相先生，你這種比方有點不倫不類，中共如何能和英國政府比，你坐牢實際是住招待所，我們被捕了要去勞動改造，到死爲止，這兩個方式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尼赫魯說道：「這個問題也要分開來說，我從事獨立運動時，沒有絲毫外援，完全是靠自己打江山；你們現在謀求獨立，還有一個強大的印度支持你，情況比我們過去有利的多。」

未等達賴開口，尼赫魯又說道：「現在世界上誰不曉得我，美蘇兩個首腦都同我攀交情，我說一句話，全世界報紙都要轉載。」

達賴不能聽他再吹下去，恐怕高梁回來，連忙挿嘴說道：「首相在世界的聲望是我所素知的，不過，在西藏問題上……」

尼赫魯連忙說道：「西藏問題很簡單，你到眞正困難是祇要打個電報給我，我和周恩來交涉，他敢不聽我的吩咐？」

達賴祇有苦笑。勉強等了尼赫魯住了口，又懇求道：「首相先生，我現在已到了眞正困難的時候，請你給我政治庇護好吧？」

尼赫魯搖搖頭：「這個問題在目前無論如何談不到，因爲你是印度人民請來的，假若就此不回去，周恩來同我辦起交涉，我怎麼應付他？」

達賴曉得尼赫魯這次說的是眞話，當時追問道：「首相先生，在什麼條件下，你能給我政治庇護呢？」

尼赫魯說道：「假若你自動逃亡出來的就可以，魯康娃先生我們不是已經給予政治庇護了嗎？」

兩人說到這裏，班禪和高梁回來了。原來班禪同高梁出了尼赫魯官邸之後，在車上，高梁問道：「班禪活佛去看那納揚做什麼？」

班禪搖搖頭：「我並未要去看他，不知他爲什麼要找我。」

高梁勸道：「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

班禪問道：「爲什麼？」

高梁正色說道：「那納揚是個右派份子你知道不知道？」

班禪愕然道：「他竟然是個右派份子，那樣我就不去了。」高梁十分開心，說道：「我們還是回去吧！」

班禪說道：「既然出來了，還在市區兜個圈子吧，好難出來一趟。」

高梁不再勉強，祇好陪他在新德里幾條繁華馬上逛了一時，及至到尼赫魯官邸，達賴已經預備辭出了，於是三人又坐了尼赫魯的車子，回到旅社裏。

達賴悄悄把同尼赫魯談判情形告訴班禪，兩人無計可施，轉眼限期已屆，祇好黯然辭別了新德里，重新翻過險峻的那多拉山，又回到西藏。

達賴、班禪回到西藏之後，中共的控制就日趨加緊，因爲尼赫魯把達賴要求政治庇護的事告訴梅農，梅農得到消息馬上開快車到中共使館告訴中共新任大使潘自力。及至達賴等人回到拉薩，中共駐藏幹部早已奉到北平方面命令對西藏加強控制，嚴密監視達賴，放棄懷柔政策。這一來張國華這一派又佔了上風，中共與西藏地方政府的關係日益惡化。此種緊張情況，僵持了一年左右，到了康巴軍同俄洛軍入藏之後，更加深危幾。

原來康巴軍佔領昌都之後，中共決定大舉進攻，先後調了三個軍以立體攻勢作地氈式推進法，每到一處，寸草不生，尤其是康巴族聚居之繁盛之區，理化、巴安、甘孜、瞻化全縣悉成焦土。康巴軍部勇，却失去了生活叢藉，於是紛紛向西藏山南區轉移。俄洛族也因爲中共「人民空軍」在草原上用飛機放毒，畜牲大半毒死，俄洛族無奈何也祇有退向藏北草原。中共當局就命令西藏地方政府驅逐康巴族和俄洛族出境，西藏方面置之不理。中共軍隊在拉薩營房附近嚴密戒備，如臨大敵，藏方也加強戒備。藏軍在幾次演習，領教了中共軍的伎倆不過如此，根本就未把他們放在眼裏。於是雙方就形成武裝對峙之局。

張國華把當前情況報到北平去，中共當局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如何處理西藏問題。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鄧小平、劉伯承都知道西藏情況，宛似一個荷花池，在池邊小坐時，祇見荷塘風暖，菡萏香清，十分醉人，可是，一不留神掉進去，那就越掙扎越深，想乾乾淨淨爬上來就很難，所以中國歷代政府對於西藏都是採取羈縻政策，不肯過份干預，也就是怕掉進淤泥塘無法抽身。

陳毅雖然對西藏缺乏深切了解，可是在西藏住了一段時期，知道藏人團結堅強，對於達賴的忠誠，重視過自己的生命，像這樣一個民族又何必去惹他。

周恩來曉得印度和西藏的地理關係，加上尼赫魯的狼子野心，一旦西藏發生問題必然會鬧到尼赫魯身上，間接就影響了兩人的交誼，以後再想狼狽爲奸就不易了，所以周恩來也主張對西藏用武。



不可故步自封

□司徒海□

從事文學創作，有時會感到獨居斗室，常有文思苦澀現象。作者的創作活動，固然應有安靜的環境，供你構思默想，但僅是與筆墨相對，文思與靈感總不能流暢，好像缺乏河水的「泉源」一樣。

我國古代的詩人，雖然沿守着「十年寒窗無人問」的格言，但他們也有聚會，如吟詩、奕棋，他們在一起暢快地談天說地，活潑了寫作思想，啓發了創作靈感。像「竹林七賢」就是最好的例證。

泰勒說過：「文藝思想好像一粒種籽，必靠鄰近各種精神所供給的補給增援不可。」泰勒的話，即是鼓舞作者搜集寫作素材，除了正當的旅行、談話與觀察以外，同時更應該去接觸其他的藝術品。不然，那便犯了「故步自封」的錯誤。

當初法國作家小仲馬就犯過這種錯誤。他寫作時門窗緊閉，而且大門掛上鎖，表示他決心與世隔絕，一心一意勤奮寫作。有一天，他的父親大仲馬越牆而入，隔窗窺見小仲馬在屋裏汗流浹背，埋首沉思，大概「擠」不出文思來。

大仲馬破門而入，向他的兒子說：

「放下筆，你跑到外面去看看陽光四射，遠山含笑；如果你老是閉門寫作，那是永遠寫不出名堂的。」

大抵作者在從事文學創作之前，他的準備工作非常艱苦，因而他的精神負荷是沉重的。托爾斯泰在寫作「戰爭與和平」以前，曾經向他的朋友寫信道：「我現在很鬱悶，什麼也沒有寫，只是辛苦地工作著。你不能想像，我發現在我必須播種的土地上耕得很深的這種準備工作是多麼困難。」

作者的準備工作，包括了構思、搜集資料、體驗生活及其他活動。這些寫作困難者的勞動。

據稱托氏在晚年創作「復活」一這部長篇小說，曾經好幾次去訪問土拉省、奧爾諾夫省、和特爾省和莫斯科省的許多監獄，並與監獄裏的政治犯接觸，以瞭解他們的生活和思想。同時，他還訪問過律師、法官、獄吏，並且多次旁聽法庭審訊。因為作者付出這麼艱苦的準備工作。所以才寫出那部成名作品「復活」。

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戲劇家，應該時刻地關懷、瞭解羣眾的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如此方能創造出成功的作品。像小仲馬當初深居簡出，俯在案前「編故事」，他一定寫不出夠水準的作品。可嘆的目前我們卻經常看到粗製濫造的小說、電影或電視劇。這是值得檢討的事。

古人曾說：一個人不僅「獨善其身」，而且應當「兼善天下」。從事小說、戲劇創作，必須具有「兼善天下」的胸懷才行。最嚴重的錯誤則是故步自封，這是創作上的最大障礙。

我們常遇見有一種「潔癖」性格的人，因為他過分愛清潔，於是自然地限制了與羣眾接觸的範圍，縮小了他活動的地域。他為了「清潔」，隨時隨地防備黏上了一點「骯髒」，因此摸來摸去，總是那幾件東西，碰來碰去，總是那幾個數得出來的熟人，轉來轉去，也都是那一些地方。最後，他的生活圈子越來越狹窄，發展到極端，只剩下「孤家寡人」一個，這就是「潔癖」的下場。我們要誠懇地說：有「潔癖」的朋友絕對寫不出好的小說或戲劇的。

這使我聯想起「紅樓夢」中妙玉這個姑娘，雖然她作了尼姑，每日焚香唸經，苦守禪房；但由於她具有詩人氣質，精於琴棋書畫，對於人間仍有割不斷的留戀感情。因此妙玉永遠走不通那條隔絕人世的「空門」。

有一回妙玉正在和惜春下棋，寶玉闖了進來。妙玉「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棋……她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

回了櫳翠庵，妙玉便「中了邪」。她坐在禪床上，嘴中唸禱「禪門日誦」，可是神不守舍，心跳耳熱，「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廝叫」，於是妙玉在朦朧中，看見許多公子哥兒跑來向她求婚，而且不少媒婆拉拉扯扯，催她上轎。

「走吧！十八歲的俊俏姑娘，正是戀愛的快樂年紀，何苦蹲在這個地方呢？」

我非常喜愛作者創造的妙玉這個人物，妙玉具有文學作家的氣質與情感，她是不能關在櫳翠庵裏當一輩子尼姑的，因為這不僅是妙玉一個人的損失，而且是文壇上的一個損失！

歷史上最荒淫的城市

馬德明

目前的歐美各國，性的開放已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尤其是丹麥和瑞典兩國，男女之間的性交，祇要雙方有意，不論相識與否，隨時都可以進行。在那裡性的泛濫，確是無藥可救；但人們已習以爲常，見怪不怪了。

關於性的開放，不僅是現代文明國家的產物，而二千年以前，在柯林斯城早已出現。那裡的人們在尋求肉慾上，不僅是一種藝術，似乎是一種宗教的禮儀。他們縱慾的程度，較之時下性開放的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說得上是「先進」了。

紀元前五〇〇年，柯林斯城就開始因貿易的蓬勃而富有，其繁榮的情形，堪與當時最大的名城，如羅馬、雅典，和迦太基等並駕齊驅。在一個名叫亞格羅•柯林塞斯的高平原上面，巍然地崎立著一座龐大的堡壘，一所愛神廟，以及一座最聞名和規模宏大的浴地。由於早期和小亞細亞通商的關係，柯林斯的文化和信仰，也染上了東方的特殊色彩。而且，也就是因爲它和小亞細亞以及當時各地文明國家的商業往來，才把柯林斯造成了當時的一個最豪富和最罪惡不赦的城市。

柯林斯的愛神廟和浴池，其規模的宏大，和建築的堂皇，是由美國各大學專門研究雅典古典學的師生們，從事實地考古挖掘之後，才始發現的。由於這批考古家的鑿掘，同時發現了許多瑰麗堂皇的建築物的遺蹟。這些偉大建築物之中，包括佈置豪華設備精美的妓院、賭宮、和旅店，其裝璜之精巧和壯麗之處，如果和目前現代化的娛樂場所比擬起來，恐怕後者還是有俗而不雅和富而不麗之嫌呢。

古希臘文學，早已記錄了柯林斯夜生活的窮極奢豪，和描述了它的逐樂於酒色的荒蕩情形。甚至於聖經上，在聖保羅第一次致柯林斯基督徒的規勸書裏面，聖保羅曾經向該城的基督徒們諄勸，叫他們切勿沉緬於肉慾、亂倫、和放蕩不羈的生活，同時向他們呼籲，應該遵守獨身生活和正義。

設有卅三家旅店

富有的柯林斯人，白天是忙碌於賺錢的工作，但，到了萬家燈火之後，他們便放任無羈地消磨在聲色的娛樂場所裏面。這些娛樂場所設備的富麗，和佈置的堂皇，可以從考古學家們發現的遺蹟，窺見一斑。

這批柯林人的荒淫生活，集中在古希臘式市場一端的一個廣大的露天走廊。從這個走廊的規模，也就可以憧憬到市民前往消遣取樂的瘋狂情形了。據考古學家發掘的遺蹟顯示：這一個廣大的逐樂場所，寬約八十英呎，長度約五〇〇英呎。在這露天廣場和市場之間，豎立著一排的裸女藝術銅像。在羅馬征服柯林斯的時候，這批藝術的裸女銅像，全部都被羅馬人擄去，結果只剩餘了銅像的石座。廣場的後排，矗立著一所古希臘時代的最偉大和最富麗的建築物。這一所宏大的建築物，是用磚砌造的，外牆噴塗鮮豔奪目的『拉毛』石灰泥漿。大廈的下層，分設著三十三家旅店。無庸懷疑的，這些旅店，全部供給那些逐樂的人們，前往享受的。一列旅店的上層，面前有一條長的走廊，後面分別設立著許多的小房間。憑我們的臆斷，無須歷史上的參考資料，我們已經可以很容易地猜測到這批小房間的用途了。

這卅三所旅店，大部分都是同樣大小的。每一所旅店，大都是包括兩個房間，每一個房間，都是十六英呎見方。房間裏面的水管供應設備，工程偉大，其設計和構造上的精巧之處，使若干普通現代化的居停，會感覺到瞠乎其後呢！每一所旅店的前房，設有一個深達四十英呎的水井，井裏面的水，可以一直溝通到一條河裏面，這個水井，究竟有些什麼用途呢？原來，當年的柯林斯人，是利用這般深度的水井，當作一種天然的冷藏器，其效用和現代的電氣冰箱，可以互相媲美。那些前往旅店尋歡取樂的人們，可以在井裏面，儲放著各種新鮮美味的食品、水果、和酒，以便隨時取用的時候，依舊可以保持食品的新鮮，和飲料的凍冷。

廟妓都受過訓練

柯林斯人逐樂於酒色之中，可以說是別具一種

享受的風格。

他們首先預定了一家旅店，然後，邀同幾個朋友，或是獨自一個人，攜帶了許多新鮮和豐富的食品和酒，前往那間預定的旅店，把食品和酒『冷藏』在地下的水井裏面。

第一步，他們在大廈中央的巨大浴池裏面（大廈是環繞著一所大浴池而建造的），洗了一個澡，把身上的污垢，全部滌淨，和把整天的精神疲乏，完全恢復過來。洗澡的時候，是有男奴和女奴伺候的。沐浴完畢，便回到房裏，穿上了清淨的袍子，便可以優遊自在地吩咐下去：『把女人帶來吧！』

大廈的上面幾層，經常的居住著一批高等的『廟妓』，為數不下一，〇〇〇名。根據當地的風俗，這批廟妓是為著獻身於愛神，而實行『性愛』的服務的。

在一聲喚召之後，這批『愛神的女信徒』，便紛紛前往應召，以供享樂者的挑選。這些『愛神的女信徒』，都是在年輕的時候，被遴選入『宮』的。她們不但受過應酬和取樂應召者的訓練，而且，她們對於姿態的嫵媚，風度的迷人，待客的禮貌，甚至於『性愛的技術』，都是下過一番研究功夫的。希臘大詩人『平達』在他的詩選中，曾經把這批年輕婦女，喻作『誘惑性的女兒』。

在這一群為『女愛神』而獻身的女子之中，有一個名叫麗斯的，風姿佳絕，豔麗過人，為同輩之冠，她的『服務』工作，也就因此特別繁忙了。據說：這批女子的『服務』代價，非常昂貴。古希臘有一句諺語說：『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到柯林斯去的。』從這句諺語的字裏行間，可以窺測到當年柯林斯『享樂』生活的所費不貲。

柯林斯的『廟妓』，都擅長吹笛，以娛賓客。這批笛子，大都是用獸骨製造，長度約十二英吋，但也有少數是用象牙做的。考古學家在柯林斯挖掘古蹟時，曾經在那些水井的底部，發現有這些笛子的遺跡。在那些旅店的牆脚附近，考古學家們還挖掘到許多有趣味的物件，如酒杯、骰子、和酒瓶等物的遺跡。他們發掘到的酒杯上面，大多數是刻著各種不同的頌辭，有些描述『愛』，有些是祝賀『延年益壽』，有些是祝賀『康福無疆』，有些是稱頌「某些神」。

某一次，單獨在一個水井底下，挖掘古物的工人，曾經發掘到六十個很完整的骰子。這些骰子，都是用獸骨製成，形狀是立方的，上下和四邊，共有六個平面，上面分別彫刻著希臘神的名字，其構造可說是和現代的骰子，並沒有多大的分別，其不同之處，祇在現代的骰子，是用一、二、三、四、五、六的點數，替代了希臘神的名字吧了。

罪惡得到了報應

古代的柯林斯，可說是最放蕩不羈和最不道德的城市。而且，也只有在柯林斯，才有崇拜女愛神Aqhrobite的信仰，和設立不道德的『廟妓』的惡習。在同一個時代，幾個著名的城市，如巴比倫、羅馬、和雅典等，也都是崇拜不同的女神：如巴比倫是崇拜Ishtar女神的；羅馬是崇拜Venus女神的；而雅典則是崇拜Astarte女神的，而且都是設有『女神』的『廟宇』的。但是，這些地方的女神廟宇裏，都沒有設立不道德的『廟妓』。

柯林斯的罪惡，終於獲得了報應和遭受到毀滅！最初，柯林斯人想求援於羅馬，以擺脫麥西杜尼亞人征服和佔領。接著，柯林斯人想求援於羅馬，以恢復他們的自由。但，「東山的老虎，是吃人的，西山的老虎，也是會吃人的」。柯林斯人這一個求援措施，結果還是釀成了『引狼入室』，毀滅在羅馬人的手中。

紀元前一四六年，羅馬人因為懷疑柯林斯人和斯巴達人勾結（羅馬和斯巴達是仇敵），便採取了斷然的行動：把柯林斯完全征服。將當地的男子，抓去當兵，並且將柯林斯的婦女和兒童，一律擄返羅馬，公開地拍賣為奴。後來，凱撒大帝雖曾把柯林斯重行建立起來，但，始終無法恢復它的光榮和富有的地位，以及再也沒有往日的荒淫，和不道德的生活了。

從柯林斯城的荒淫不羈的故事裏面，我們可以窺見一項明顯事實．時代雖是經過了三千餘年的變遷，人類的天性，似乎並沒有多大的改變，除了目前的罪惡，祇是在一種比較虛僞的情形之下，靜悄悄地進行著。或許，我們可以比較技巧一點說：目前的社會，對於不道德的罪惡行為，只是採取了一種比較更為文明的僞飾方式吧了。

但話得說回來，目前有些人主張性的開放，他們認為男女之間的性愛並不是一種罪惡，而孔子也曾說：「食，色，性也」。一旦性開放之後，可以減少在性方面的犯罪行為。如丹麥和瑞典等國，強暴案件和娼妓少之又少，而原始人類對性交更不以為忤。但衛道者却不以為然，尤其我國數千年來純樸的風俗和道德，視性交為「見不得人」的事，如誰敢倡議性開放，必然揹上大逆不道的罪名。不過我們相信，在若干年後，性的開放必然盛行，說不定會恢復到原始人類的行為。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賞月（迴文，調寄西江月） **封淑英**

亮亮燈開黑晚，涼涼鏡掛高空。澄霜流影素紗籠。雪瀉河長浪湧。響動春移兎窟，香飄桂落蟾宮。瑤光觀去自乘風。色賞來同拒夢。

（回讀）

夢拒同來賞色，風乘自去觀光。瑤宮蟾落桂飄香。窟兎移春動響。湧浪長河瀉雪，籠紗素影流霜。澄空高掛鏡涼涼。晚黑開燈亮亮。

加風 **徐應瀚**

車費傳增價，房租向上冲。港紙嗟縮水；到處起加風。公僕薪酬益；財團資產隆。日謀升斗者，最是可憐蟲。

前題 九十七李供林

密織成毯散佈錢。侵堦鋪徑碧粘天。蝸涎鳥爪曾留跡。雨灑庭除色愈鮮。

苔痕 **張震圖**

上堦綠色感春雨。出見郊田農力耘。遊子驚心寒食屆。自嗟難拜兩親墳。

前題 **袁家寶**

村灣新綠乍晴朝。草長鶯飛不寂寥。今日難辭詩酒約。苔痕細踏過溪橋。

前題 **崔雲岩**

滋蔓多從石徑侵。色分青綠本同岑。遠行尚憶門前跡。此日生來幾許深。

前題 張　方

喬木南天植石根。百年風雨有苔痕。春深得得蹄聲近。繫馬垂楊盡掩門。

前題 朱濟川

雨餘幽徑碧苔新。憶著高岑結契眞。數點落花添錦繡。喜無行跡損芳茵。

前題　二首 鄒哲夫

小院連宵有雨聲。苔痕挹潤倍鮮清。花堦點染饒幽趣。晨夕閒看稱野情。

野意苔痕勝繡茵。雲林高士惜如珍。危崖百丈蒙茸綠。石匱峰前盡雅人。

苔痕 **高福永**

階綠簾青小院幽。昨宵一雨冷凝秋。采香仄徑無人到。可有雙鴛舊印留。

前題 **陳荆鴻**

天台石徑舊曾經。歸對無階戶半扃。爲恐雨餘多險滑。閒遊翻畏眼前青。

前題 **陳乃殷**

春深壞砌長蒼苔。宛似輿圖一覽開。萬里河山唯咫尺。蠻爭角觸又何來。

前題　二首 **陳冠夫**

詩情遡日寄閒吟。乍見苔痕繞砌侵。蝶板蟦衣新點綴。盟心難得契同岑。

亭午鐘聲逸韻生。南來卅載得班荆。舊跡苔痕新換綠。已是天涯第二程。

前題 **陳其浩**

釣魚尖閣勝壺中。好認碑莓古篆同。此際東牆三角戀。成文胡不濟和衷。

前題 **墨　齋**

蘭成飄泊卅年強。慘淡乾坤刼未央。誰挽天河洗兵甲。苔痕長掩綠沉槍。

苔痕 **葉玉超**

浮青石髮自蓬鬆。點點香痕染落紅。雨露恩深滋不斷。長留翠暈粉墻東。

前題 **邵鐵鴻**

撲蝶花間戲逐奔。弓鞋斜倒滑苔痕。痕深那抵郎情厚。輕撫蠻腰細語溫。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六三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號
每册港幣二元正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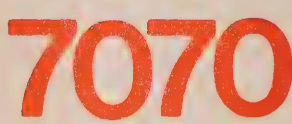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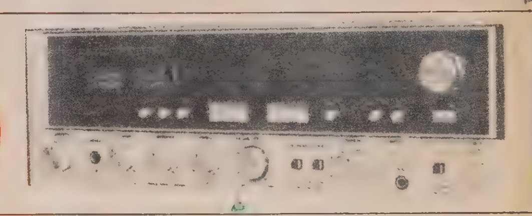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 第638期 ▷

阿爾及利亞大地震

兩伊戰爭的延續性

創刊十三週年的話

日本人與蘇聯沉船

李敖官司前因後果



「專治牛鬼蛇神！」

嚴以敬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第638期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六七七號
七樓榮華工業大樓A B座
電話：5-643028 5-643038
677, KING'S ROAD 6TH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陳子雋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440332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Magazine

承印者：[illegible]大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本期目要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

外埠加收郵費

每月評論

創刊十三週年的話

梁人傑

從一九六七年算起，「萬人雜誌」創刊已十三年。對一本雜誌來說，十三年是相當悠長的日子，何況，一九六七是人人難以忘懷的日子，其時菠蘿遍地，人心惶惶，「萬人雜誌」竟成爲一般穩定的力量。

港共暴動，據說是「文化大革命」掀起的波濤，是四人帮排外運動的輸出，打倒港英的叫囂，響徹港九新界，賴五百五十五個民間團體對港府的支持，衷誠合作，始將左派暴亂平定下來。

如今事隔十三年，似乎已事過情遷，當日要鬥垮、鬥臭港英的鬥委們，今日與港英衷誠合作，杯酒言歡。政治上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於此亦可見之。

十三年的形勢顯然大大改變，沒有變的是「萬人雜誌」本來的立場，我們還是堅強的反共。可能我們被認爲不識時務，死牛一便頸，但我們覺得，毛澤東也好，王張江姚也好，華鄧也好，所有的共產黨徒，都是同一種貨色，我們反毛澤東的共，也反林、四的共，同樣的反華、鄧的共，在大陸上，有共產黨的存在，中國人民不會有好日子過。

「萬人雜誌」苦撐十三年，我們用「苦撐」這兩個字眼，因爲十三年來我們一直在賠本的情況下辦下去，在香港，辦硬性的政治性雜誌是注定賠本的，平均我們至少要賠一千元一期，十三年來，我們已經賠了三四十萬，在目前的幣值來說，三四十萬是個小數目，但十多年前，一年賠五萬多元，不是容易應付得來的。

但我們還是支持下去，因爲我們覺得「萬人雜誌」這類刊物越來越式微，「萬人雜誌」停辦，反共報刊便更孤單。

自萬人日報創刊後，我們人手極感缺乏，我們把力量集中在萬人日報，「萬人雜誌」的蒐集資料和編務便大受影響。爲了「萬人雜誌」無法按週出版，爲了人事上的調整，我們迫得暫把出版期延展爲每月一次。

我們主要困難在人手不足，在張贛萍先生主持編務時期，人才鼎盛，多采多姿，可惜天不假年，張老編去世後，我們一直找不到適當人選，繼承他繁重的工作。

多家學院雖然都有新聞系和傳理系之設，每年訓練出來的人才不少，但年輕一代眼光比較現實，肯於獻身新聞事業的人，少之又少，不要說文化水平，難再找到比得上張老編的，便是像他那樣專心於工作的人，也很難再有第二位。

老萬的工作量已經太多，便是願意親自赤膊上陣，也不會有張老編時代的精采。爲復興「萬人雜誌」，老萬誠意的徵求人才，自覺有能力、有興趣的，老萬願與合作，把「萬人雜誌」搞得比以前更好，使它恢復每週與讀者見面一次。

新聞以外

紅學·金學·厚黑學

武俠小說豈能登大雅之堂？

武俠小說不能登大雅之堂，第一，因爲要遷就文化水準低的讀者，文字須求通俗；二，虛幻的構想，如隔山打牛之類，不合科學原理；三，故事有一定限制，不是報仇，便是爭取什麼秘笈。因此，武俠小說一向只是消閒讀物，沒有文學上的價值。現今有所謂「金學研究」，研究金庸武俠小說學說，其實不過因爲金庸發達了，一班拍馬屁的人藉此把金庸捧成文學大師，化腐臭爲神奇耳。

在報刊雜誌上常讀到「紅學研究」的文章，所謂「紅學」者，研究「紅樓夢」一書也。老萬最沒耐心，念小學時，在一大堆「標點小說」中，也讀過「紅樓夢」，可是讀到三分一就沒興趣讀下去。也許當時年紀太小，不懂得「初試雲雨情」那種滋味，因此無心進行「研究」。

老萬對研究「紅學」的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以有涯之生，窮畢生精力，研究「紅樓夢」的一詩一詞，一字一句，更研究作者曹雪芹的暗示與心態等等，精細入微。雖然他們的研究有沒有走火入魔，穿鑿附會，曹公已死去那麼久，無法對證，研究者也不過各說各話，誰都有作不得準。所謂「紅學權威」，有些是自己封的，有的是拿來混飯吃的。

有人研究沙士比亞作品，但不限於「王子復仇記」，他的所有作品，都在研究之列，這似乎可研究的地方多一點，還提得起一點興趣，而「紅學」諸公，祇集中一書，窮年累月，讀呀讀呀讀到滾瓜爛熟，還要在其中找出一些別人沒有發現的奇蹟、新發現，眞是太難爲他們了！老萬在以後的日子裡，也會試圖卒讀「紅樓夢」，但沒有一次能竟全功，因此對「紅學」研究者也越來越敬重。

每天閱讀「報明」（對不起，因該報提倡橫排左讀，所以「明報」變成「報明」，這是「金派文化」，我們必須尊重），有一則書店廣告，正在出「金學研究」叢書。「金學」究竟是什麼？原來是「金庸小說研究」，「金庸小說」是什麼？是一大堆「武俠小說」。

老萬年輕時曾經是武俠小說迷，曾經徹夜不眠地追讀「江湖奇俠傳」，但十六歲到社會做事後一來沒有這份閒情，二來思想漸吹成熟，覺得口吐飛劍，這種玩意，違反常情；隔山打牛，尤使人想入非非，因此也不再那麼沉迷武俠小說了。

六十年代香港報紙掀起武俠小說熱潮，整版連載，競爭至烈。無可否認，當時的金庸，是極受歡迎的武俠小說作家之一，讀者很多，不過，他不是「唯一」的武俠小說作家，當日的臥龍生、諸葛青雲，與今日的古龍等等，也是名噪一時。

大部份人看武俠小說着迷，是被玄之又玄的情節吸引，誰都沒有功夫研究它的文字結構，更不會研究它的「深長寓意」。讀武俠小說大部份人基於消閒性質，也有些人藉以「逃避現實」，在一個幻想世界裡，投入鋤強扶弱的「俠義」行列，精神上暫時過另一種生活。所謂「文學價值」，無非一些發了達的作家，想抬高自己的身份而已。

這家出版社的「金學研究」預定出版十集，目前已出版的還祇有一集，是倪匡執筆的「我看金庸小說」。據廣告說，這套「叢書」定名爲「我們看金庸小說」，祇不過把倪匡的「我」改爲衆數的「我們」而已。相信在「稿酬優厚」的「重賞」下一定可以找到十個「勇夫」。

如果「金學研究」的十本集子能夠暢銷一時的話，相信會引起許多武俠小說家效尤，臥龍生來了個「臥學研究」，諸葛青雲來個「諸學研究」，古龍也來個「古學研究」，那眞是滿歟盛哉！人人埋頭研究這種學、那種學，學習研究之風大盛，倒是個好現象，值得鼓勵。

不過，港台兩地武俠小說作者，多如過江之鯽，那一位有資格創立某學研究，很難定下一個準則。如果凡寫武俠小說的人，都爲他出版一系列的叢

書，則近於濫，太沒價值了。事實上，要出一套叢書並不簡單，每一集的稿費、排字或植字、印刷費、紙張等等的開銷，薄薄的本子也要三五萬元，如果洋洋數十萬字，則成本大都超過十萬元，十集就耗資百萬了。不是有經濟能力的作家要想出這種風頭，難之又難。

困難的地方還不在百萬元資本，而是難得有「名作家」肯為你捧場。如非名作家執筆；一來表示你身份不夠；二來這個集子銷路受限制。金庸佔盡優厚條件是他身為老板階級，在他手下賺飯吃的人不少；更重要的是查先生手上有暢銷的報紙、有週刊、有月刊，要增加知名度非靠他不可。為了名、為了利，給他幫一個小忙是「識撈」，他多給你機會，你的收穫便難以估計。

本來文人重氣節，萬人日報的年筆耕兄寫了十幾天「無恥文人郭沫若」，不是說郭老頭的文章不好，祇是他的吹牛拍馬，有失文人風度，認為他「無恥」，鳴鼓而攻之。其實文人亦人也，李宗吾的「厚黑學」倒是入木三分，心黑不黑且不說，一個人最要緊是面皮夠厚。傍友的成功，在他面皮厚，不怕別人訕笑，對老板盡力捧拍，討老板的歡心，是撈起的不二法門，寫一本集子，輕而易舉的事，何樂而不為？

其實，「紅學」與「金學」大有不同，老曹已作古人，捧他，除了揚名，根本無利可圖，而且他人已死，他所牽連的人與事，才有研究價值，從他的字裡行間研究出來，才算下過功夫。金庸還生戚戚地活着，有什麼不明白的，在現代化生活中，祇要打個電話問問他，便可明白一切，何必多費心思，從事「研究」？

參加慶典額滿見遺

司馬不平在「一些傳聞」中報導說，今年好些「致敬團」部份團員拿不到入台證，有些夫婦檔丈夫批准而太太不批准，也有太太批准而丈夫不批准，弄得他們是去呢還是不去。

這情形不自今年始，好幾年來都發生過，回國參加雙十慶典的每年超過二萬人，政府招待有數額限制，絕不可能做到「來者不拒」「照單全收」，政府認為最「圓滿」的辦法是每團酌減幾位，容納八成。譬如一團三十人，其中抽掉六位，祇發二十四人，這六個人的證，待雙十節過後再發出。但發證的人沒考慮到誰與誰是夫婦檔，因此有「夫婦拆散」的情形，相信絕非政府故意留難。

譬如萬人大家庭的國慶聚餐，因為全港社團都有聚會，我們不敢訂太多酒席，以為二十席已很夠，誰知來了近四十席的人數，擠在一起祇能開三十八席，祇好把多餘的人情商送到同在一家酒樓的另一團體，充實他們五席人數不足的空缺。我們的酒席也有「額滿見遺」情形，國慶典禮政府招待，豈能沒有名額限制？政府把部份團員刪去，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凡是參加過雙十國慶的僑胞都知道，在這段日子裏，台灣到處人山人海，住的、吃的、交通工具都顯得不夠，平時發霉的小旅館也被利用了，政府徵用大部份旅遊巴士，把台灣馬路擠得水洩不通。在這種情形下，人數的限制無法避免，至於夫婦檔不能拆散，應當可以辦到，在名冊上特別註明，刪減時，要嗎一雙批准，要嗎同時刪除，待下年再給他們機會，相信這樣會減少很多怨言。

華僑旅運社也應花點唇舌解釋，說明政府的苦衷，一定會得到僑胞諒解。有人認為，任由政府刪減，似乎不夠公平，最好由政府定下名額，先到先得，後來者額滿見遺。不過，這一來大家搶先，也會做成困難。也有人主張抽籤方法。不過人數太多，進行抽籤也不是簡單的事。

雙十國慶之未能使要參加的人都參加，是相當掃興的事。但從另一角度看，要參加雙十慶典的人越來越多，反映自由祖國的「形勢大好」，你看，全香港五百多萬中國人，有幾人到北平去贈慶？但到自由祖國的越來越多，成為強烈對比，這是人心向背的表現。毛澤東時代的倒行逆施，可歸咎於四人幫，現在四人幫已垮，王張江姚正在候審，而大陸的亂局，並不見得已比毛澤東時代好多少，共產黨的不濟，已表現無遺，正如共產黨慣說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他們也作出了選擇，取三民主義而棄共產主義。

入台證打擊向心

老萬曾跟入出境管理局局長馬躬耕先生討論過簡化入台申請問題，轉達了港澳僑胞的意見，認為最好發一種比較長期的證件，多次使用，或辦過一次申請手續後，存入檔案，下次再申請，不必重複調查，即予批准，這就省事得多。

可是馬局長認為，人的思想會改變，今天反共，說不定明天會親共，因此必須「逐次審查」。他的話表面雖也有理，卻對這向心力產生極大打擊。老萬朋輩間，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某人時時跑到台灣，申請入台，一向無事，忽然有一天，申請如石沉大海，沒了下文，從此無法再拿到入台證。但不准入台的理由從不公佈，使得申請者感不安，本來是忠貞之士，受了打擊，會對中華民國產生嚴重反感。

老萬有位商人朋友，每年帶隊回國參加國慶大典，忽然領不到入台證，又查不出原因，萬分苦悶。他的辦公桌上一向擺了一面國旗，有些親共朋友挖苦他：「難得你這麼愛國，可惜國家並不愛你，不讓你去。」這種奚落，每一個愛國的人都受不了，對國家的向心也漸漸地消沉，是必然的。

日前讀司馬不平的「一些傳聞」，又挑起老萬對這問題的關注。老萬接觸這些問題的機會特別多，大部份朋友認為老萬「最有辦法」，因此遇到困難，便要求老萬幫忙。其實老萬也不可能知道他們不許入台的理由，要解開這個結，殊不容易。

以老萬所知，申請入台的「准」與「不准」，權力不完全在局長，而是有關單位合組一個小組審查的，某一個單位若接到小報告，指某人有問題，這人就可能「永不超生」，檔案裏留了污點，永遠不可洗脫，也就永遠不可以領到入台證，那管你是如何忠貞愛國，他們寧願相信小報告。

如果你不幸被人打了小報告，這個結很難解，有過幾位朋友這樣對老萬說：「如果他們懷疑我是共產黨，可以發給我入台證，然後把我抓住，送到軍事法庭審訊。有確實證據，我願送去槍斃、上吊或坐電椅，但這樣不宣佈理由，又不讓我回國，我受不了！」這位朋友的話，代表許多愛國分子的心聲。

入出境管理局每天平均要發出三千個入台證，公事公辦，在他們主腦人心目中，這是小事，每一個證要仔細研究調查，辦到申請人心服口服是不可能的。有問題的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索性不發，就不會出毛病。這是他們的想法，申請人的失望，他們不會知道或想到的。

拒絕入境與歡迎比較

政府首長雖然一再宣稱，歡迎曾經入過大陸的

人到台灣，比較比較。這是個極好的政策，香港不少海外學人，對中共盲目瞎捧，中共也不斷把這些人統回大陸，替他們作義務宣傳。這些人如有機會到台灣，把政治、經濟、建設、民生等等，作出比較，就會發覺三民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優劣，較之以一百萬文字作宣傳，更具有說服力。

但事實並不如此，除了三幾位知名學人，因為他們具有宣傳作用外，入過大陸的人，要申請赴台，難於登天。雖然，入台申請表上有一欄是「會否入大陸」，似乎照實塡寫，會獲得台方「歡迎」，至少也「通融」；但如果老老實實表明自己入過大陸，你的入台證可能半年、一年都發不下來，有如石沉大海，和知名人士所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

香港每年有幾十萬人入大陸，他們既不是中共特務，也不盡是親共或同情共黨，甚至他們中有極多反共分子。他們回歸大陸，主要是見見苦難的親友，進行救濟。多去一次，祇有對共黨恨得更深，能讓他們到台灣看看，無異給予他們信心，使他們知道三民主義終有戰勝共產主義的一天。三民主義安和樂利的社會，才是我們理想的社會。

可惜要到台灣「觀光」並不那麼簡單尤其入過大陸的人都受到歧視。似乎入過大陸等於入了共產黨當黨員一樣。老萬有位朋友在烟草公司任職，為了公幹，公司派他到廣州，偏在這時間，他申請入台負責調查的人到他家查問，家中祇有兩個孩子，調查員問他們：「你父親呢？」小孩子說：「他去了廣州。」於是，他的申請就此沒下文。

因此，有經驗的申請者永遠不在「會否入大陸」一欄塡個是字，否則等於自動關上入台的大門。

也許有人反駁老萬：香港的左派愉園足球隊經常回到大陸作賽，早已掛上老八的招牌，他們還是大模大樣的進入台灣？政府確是說得到辦得到，果然歡迎他們比較比較。老萬說過，知名度高的人，可以「左右左」，但如果沒有名氣，入過大陸，就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台灣處境特殊，安全措施不能不注意，對申請入境者的嚴格審查，並無不當。但切忌說一套做一套。共產黨的失敗是騙人，如果政府說：「入過大陸的人，一律不准入台。」也是公正的做法，沒有人反對。但政府既表示「歡迎比較」，就不可歧視入過大陸的人，否則就與共產黨的說一套做一套無異了。

萬人傑

兩伊戰火播在油田中

●文／卜大中

兩伊戰火不斷升高，双方傷亡慘重。專家說，戰役顯示兩國軍事能力之薄弱，令人「難以置信」。雖然如此，已經波及世界各國，更無法料及情勢將如何變化。

兩伊戰爭現在雖然尚未結束，但是我們已可斷言，他們之間只有慘勝與慘敗，而無大獲全勝的一方與一敗塗地的一方。換句話說，勝方與敗方相差無幾，幾乎可以說是兩敗俱傷。

双方轟擊傷亡慘重

據外電報導，伊拉克於十月八日深夜首次動用其地對地飛彈轟擊台士府。這四枚巨大的飛彈據西方專家推測，可能是俄製的飛駛飛彈或跳蛙—七式飛彈。這四枚戰場飛彈已造成了一百多人的死亡與三百多人的受傷。

之後，伊拉克政府十日再度提出警告稱「將使用迄今尚未使用過的地對地飛彈」攻擊台士府與阿瓦茲。要求兩市的伊朗居民「立刻離開你們的城市，以免遭到傷害」。這種新飛彈，據信是俄製的更具殺傷力的地對地飛彈。

相對的，伊朗的幽靈式戰鬥轟炸機則猛烈轟炸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以及基爾庫克、摩蘇爾等城市，造成重大傷亡，這是兩伊開戰以來最嚴重的傷亡。

據最新的戰報指出，伊拉克已由突進中的戰線撤退，並由科蘭和阿巴丹之間的卡倫河越過，全力攻打阿巴丹煉油廠。目前據稱已包圍了阿巴丹，並炸毀了重要的油管。在這場戰役中，伊拉克擊落四架伊朗軍機，摧毀兩輛戰車和兩門一七五厘米口徑的大砲。

這一轉變事實上已持續一週了，伊拉克原來在北部戰線進展順利，但是却忽然停頓北部的擴張戰果，轉而南下鉗形攻擊科蘭和阿巴丹，這顯然表示伊拉克並不想深入佔領伊朗領土，也不欲打垮柯梅尼政權；只想控制南部戰線的阿拉伯河口一帶。如此來看，北部戰線只是牽制遲滯伊朗防蘇的部隊，並保護南線部隊側翼之用，眞正的戰術目標還是在南線。



伊拉克的ZSU 57-2 SP 57mm式防空自走砲。

伊拉克轉軍南下的動機可能是：㈠伊朗在南部的抵抗漸趨強烈；㈡伊拉克企圖加强或擴大對伊朗庫吉斯坦的攻擊和佔領。

伊拉克南軍在庫吉斯坦作深入攻擊，其作戰目標，依美國喬治城國際戰略研究所的魯瓦克教授指出，至少有三項目標要達成：㈠建立對阿拉伯河的至高主權；㈡佔領阿拉伯人居多數的庫吉斯坦省；㈢推翻柯梅尼。

戰爭迫使伊朗團結

關於第三項，對伊拉克而言當然是能做到就做到，做



伊拉克的俄製SA-7式防空飛彈。

不到也就罷了，因此伊拉克實無力扶植一個傀儡的伊朗政府，更何況伊朗已逐漸團結起來，所以，能佔領阿巴丹，全面控制阿拉伯河，已屬萬幸，其他的暫時不必奢想。

目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無疑在鞏固並擴張過去兩週來的戰果。至於是否向荷莫茲海峽伊朗強佔的三個小島作兩棲登陸攻擊，目前尚不知，對此伊拉克必須非常謹愼。因爲如果伊拉克要對海峽作兩棲攻擊，它必須派遣軍艦及特戰部隊出擊，而此一行動勝利的先決條件，是伊拉克的空軍能否成功地壓制波斯灣沿岸伊朗的海軍基地——布希爾、林吉和班達阿巴斯。而以過去的戰況觀察，伊拉克空軍卽使稍佔優勢，也尚未全面掌握制空權，至於兩棲部隊，目前仍沒有有關伊拉克動用這支武力的報導。更何況，這次戰爭，已暴露了伊拉克後勤補給的嚴重缺點。要在這種缺點的限制下先登陸遠離伊拉克海岸的三小島，實是不可想像之事。

縱觀這次戰爭，伊拉克的戰術似乎是遵從蘇聯陸軍的典則：先予敵人長時間的空中壓制轟炸與大砲縱深轟擊，然後採取步兵支援的坦克縱隊閃電突進。由這項戰術，伊拉克成功地攻入了伊朗西部的陣地。

而伊朗所採取的戰術，似乎是柯梅尼所一直提倡的「人民戰爭」觀念：以後退決戰的方式誘敵深入，再以空間分化敵軍，予以遲滯和各個擊破。

由於這是一場民族戰爭，伊朗紛擾的內部似乎反較過去團結，有一致對外的趨勢，這可以從伊朗愈來愈強的抵抗中看出來。恐怕此一情形非伊拉克始料所及。

兩伊能力驚人薄弱

關於兩伊戰爭的軍事評估方面，以色列一位軍事專家——前參謀長蓋爾說，伊朗與伊拉克在此次戰役中顯示出軍事能力之薄弱，令人「難以置信」。他說，在過去十幾天之中，雙方都未能善用其精密武器與龐大的軍力。而且雙方在運用空軍飛機和防空飛彈方面的能力極差，地面部隊與其擁有的戰車及其他裝備也完全不能配合，以致戰力無從發揮。

這次戰役有幾項特徵標示了未來第三世界國家戰爭的新型式：

第一，兩伊各以難以猜測而且不受約束的方式來使用更具摧毀力的軍事力量。

第二，對對方內陸的民間目標進行大規模的飛機飛彈攻擊。這正與一般低開發國家間傳統的邊界戰爭大不相同。

第三，雙方一再升高規模並相互攻擊對方的經濟命脈，例如石油設施與核能發電廠，一副非置對方於死地不可的姿態。因此美國一名高級國家安全助理曾指出這種攻擊是「完全失去理性」。

第四，此次戰役與一九七三年中東之戰或與一九七一年印度巴基斯坦之戰的不同處，在於美蘇都無法發揮充份的影響力來控制戰鬥的演變。

軍事專家列舉了兩伊戰爭不可預知的幾個因素時，包括了①雙方軍隊的作戰經驗比較不足，②兩國都能取得異常精密的軍事裝備，以及③國內的政治不安定。這些因素促使戰爭以超越常軌的方式進行。

兩伊令人不解的戰爭行爲很多，其中一次尤其使美國專家一頭霧水，就是伊朗空軍不被用來阻止越過邊界的伊拉克裝甲車隊，反而被用來攻擊城市目標。其實攻擊裝甲車隊當更能發揮作戰效力。美國專家試圖解釋伊朗這種明顯的選擇攻擊戰略目標的行動，或許反映出一個事實，那就是伊朗空軍沒有能力進行近距離密接支援地面戰鬥的技術。也許這謎團正如去年二月中越共大戰時雙方未動用空軍一樣，永遠沒有眞正的解答。

戰火熾烈三度升高

回顧這場近二十天左右的戰火，我們可以發現它有著三次升高的階段。最初的階段是雙方在邊界開火；第二階段是迅速升高爲雙方軍機深入敵後轟炸對方民間及經濟目標，造成人民財產的傷亡及損失，這是異族戰爭的本質，也是意氣用事不顧戰爭指導、忽視大戰略的愚昧行爲；第三階段是地對地飛彈的轟擊，這將使戰爭規模急遽擴大與升高。由柯梅尼與海珊偏執、頑固、激烈的性格可以推測，如果雙方有核子武器，可能都會使用而不顧及後果。

現在，這場戰火已使得伊朗一天單是石油方面就損失二千五百萬美元，伊拉克可能少一點，但也相去無多。而全世界的石油供應總量因而突然減少了百分之七。如今伊拉克停止供油，主要受害者是巴西（百分之四十五來自伊拉克）、日本（百分之三十）與法國（百分之二十三）。此外，由於戰爭的影響，全球的油價也突然跳升，這又必然影響到世界經濟，特別是開發中與低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

伊拉克的俄製ZSU-23-4防空自走砲。

現在，情勢益發具有爆炸性的因素，是國際的涉入。蘇俄這幾天突然與伊拉克的仇人——敍利亞簽訂友好條約。而伊拉克也已宣佈與北韓、敍利亞及利比亞斷絕外交關係，因爲這三個國家出售武器給伊朗。另外，約旦



伊拉克士兵九日在阿拉伯河水道旁向對岸射擊，激起一片飛揚的塵土。

國王胡笙已派出軍隊進駐邊界，隨時準備為伊拉克作戰。於是圍繞著兩伊形成了兩個集團。

敍利亞由於與伊拉克仇隙頗多，不願見到伊拉克戰勝伊朗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袖，因而軍援伊朗，利比亞則因為最近與敍利亞合併，故也站在伊朗一邊。而北韓則因連年經濟蕭條，外債高築，故乘機以高於國際市價的價格出售零件與武器給伊朗，想賺點錢來彌補虧損。

敍利亞提供伊朗的軍品是由美造波音七四七來載運，每天約為十架次，而由北韓運來的軍品亦由七四七裝運，就十月八日一天而言，已有三架由北韓飛往伊朗。

敍利亞提供給伊朗的軍品包括薩姆七肩式步兵防空飛彈，這種飛彈曾在一九七三年中東戰爭中重創以色列空軍。另外還提供火箭推進的榴彈、反戰車火箭砲。北韓則售予伊朗步槍、子彈、機關槍、重炮和炮彈。同時，北韓的飛機則經過中國大陸飛往伊朗，表示中共間接同意這種援助。

伊拉克方面，它的飛機目前正以科威特、約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特別是北葉門的基地為庇護，並受到這些國家不斷公開與私下的援助。

情勢混亂關係複雜

現在的情勢是混亂而令人迷惑的。如果伊拉克打贏了，那麼敍利亞及其朋友利比亞將受到威脅；但是若伊朗打贏了，則約旦、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聯合大公國會受到不利的影響。蘇俄與伊拉克有條約關係，但十月八日又與伊拉克的死敵敍利亞簽約，美國則支持沙烏地阿拉伯與反伊朗的約旦，如此錯綜複雜的關係，一旦戰爭擴大乃至不可收拾，有關國家以及美蘇大國的捲入並非不可想像，屆時的危機就不是現在所能理解的了。



伊拉克士兵正檢查一輛虜來的伊朗戰車。

目前蘇俄與伊拉克仍有條約關係，且伊國武器多為俄製，但又與伊朗方面的敍利亞新簽條約，因此它在兩邊都有關係，有孔道，無論誰勝誰敗，蘇俄都有跳板可資利用。但美國只與約旦、沙烏地這方面有關，一旦伊朗方面戰勝，美國則無由沾到好處。好在最近伊朗為了離間美國與約、沙、伊拉克的關係，已宣稱將盡速解決人質問題來改善對美關係，事實上，這也是伊朗內部以巴尼沙德為首的務實派乘機壓制狂熱的教義派的手段。前者曾反對如此處理人質問題以免陷於孤立，但終不敵教義派的勢力。

蘇俄在這件事情上可有幾項選擇：

㈠在外交上軍事上給伊拉克明顯的支持，並打伊拉克牌來對付美國。

㈡蘇俄可向美國提出一項建議，即使超強不能阻止一場地區戰爭的發生，至少可結束一場這種戰爭。莫斯科可能援引一九五六年的先例——當時一份美蘇聯名的最後通牒，使蘇伊士運河之戰被迫停止。

㈢蘇俄可以表示願與西方合作終止這次戰爭以換取西方對阿富汗事件態度的軟化。

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最近的一項報告稱，美國在印度洋擁有二十五艘艦艇，其中二十艘為戰艦，其中包括兩艘航空母艦。蘇俄在該區則有二十七艘艦艇，只有十二艘戰艦，包括明斯克號在內。地面武力方面，蘇俄能於十二小時內在該地區部署一個完整的野戰師，美國在時效上則較慢，但在狄亞西戈西亞島上的裝備亦足以在援軍趕來之前先行鞏固戰略據點。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的巴瑞·波森和史提芬·伊維拉在刊登於「外交政策」上的一篇檢討美國國防能力的文章中指出，保衛波斯灣油田涉及集體防衛，將可獲得波斯灣國家和全球的廣泛支持，尤其是日本和西歐，因此擊敗任何搶奪油田的勝算是樂觀的。但是如果這支武力用來佔領油田，目前的美軍將無法在這項千眾怒的行動上獲得勝利。

無論如何，兩伊戰爭似不會演變成美蘇搶油田大戰，如果到了這個程度，大家準備迎接世界大戰吧！

兩伊之戰的發展與背景

文／小屏

同樣是盛產石油的兩個阿拉伯國家為了爭取領土和「出口」而點燃戰火，如今雙方都已色厲內荏，最急的還是西方國家，兩伊若不熄火，教他們從那裡加油。



伊朗遏阻伊拉克攻勢功臣的則該是美製F－4型戰鬥機

當史達林暫棄「共產國際」的口號，而換以保衛「俄羅斯母親」為號召時，俄國人團結起來抵禦了德軍的入侵。

和莫斯科保衛戰情形相仿，當伊拉克以伊朗士氣渙散為前提而入侵伊朗，四五天後，伊朗人自發性的民族意識也適時抬頭。

伊朗空軍實力强

於是，陸軍展開了激烈的抵抗，飛不起來的飛機也參戰了，伊朗的空軍實力原就凌駕伊拉克之上，一九〇架美製的幽靈式F－4D戰鬥機無論空戰或對地攻擊，伊拉克的空軍都不是對手，目前，最新式的F－14雄貓式戰鬥機尚未參戰，F－14戰鬥機的最大效用是對付大型艦艇，美國人原本是希望伊朗將來對付出現於波斯灣的蘇俄海軍，現在也不到用時。事實上，伊朗的海軍已將伊拉克的海軍壓制於港口內動彈不得，伊拉克除了俄援的十數條飛彈快艇，連條像樣的砲艦都沒有，伊朗則擁有配備飛彈的驅逐艦及炮艦十數艘，和伊拉克相等的飛彈快艇。伊拉克雖有兩個旅級的兩棲突擊部隊，但運輸艦艇的能力也不足，所以，根本無法對荷莫茲海峽三小島施以突擊，實質解決海峽出口的爭奪。剩下，就是十餘日來陸戰優勢的鞏固，由於伊朗陸軍在科蘭地區出乎預料的頑强抵抗，和空軍對伊拉克坦克縱隊的掃射，伊拉克的進展已經滯頓下來，影響伊拉克攻勢保持的另一最重要因素，是伊拉克的運協工具不足，沙漠中作戰，補給全賴輪型車輛運送，但環顧波斯灣諸國，都沒有一個國家有足够的運輸工具和鐵路，像沙烏地阿拉伯的例子，它如果要移動部隊，就必需要向石油商借調車輛。

伊拉克陸軍的機械化比例甚高，就必需更多的後勤支援車輛，所以，伊拉克只能在往德黑蘭的大路上停頓下來，速戰速決的企圖已然落空。

伊朗開始面臨的情形，和一九七三年以埃戰爭非常相似，空軍對地面支援是扭轉乾坤的決定因素，而且，時間上也是遲了幾天，錯過了開戰日，以色列的空軍是解決了東面戈蘭高地的危機後才趕到西戰場，而伊朗的空軍則是排除了組織和政治因素上的困難才參戰。

理論上，和埃及部署相同，伊拉克也是採取俄式典範的廣正面攻擊，然後集結火力，從數個「點」上攻入了伊朗，問題是，這幾個「點」後面，伊朗已經沒有任何特殊重要經濟價值的城市值得攻佔，唯一值得繼續的目標是首都德黑蘭，但是，對伊拉克的運輸能力而言，未免太遠了一點。

因此，伊拉克進行的只是一項狹窄的廣正面攻擊，而且，在愈來愈多趕來的伊朗部隊包圍之下，伊拉克吃不消這種消耗作戰。

兩方補給都成問題

從軍事成本而言，伊朗和伊拉克都經不起這種長期消耗，目前是伊拉克陷於僵局，但是，伊拉克若能再支持兩週，伊朗原來不足的零件和修護問題馬上也要發生，伊朗的現代化美製武器通通將要失敗，然而，戰爭的形式並沒有規定必需持有最現代化的武器才能作戰，何況，擁有美製零件的國家很多，伊朗已呼籲這些國家供應零件。

伊拉克的補給對象則較單純，純粹依賴蘇俄提供。因此，伊朗駐貝魯特代辦卡瑪里立刻奉命發出了最嚴厲的警告，如果伊拉克因外國軍援而戰勝，伊朗將毀壞所有油田。卡瑪言下之意非常清楚，和許多觀察家的觀點一樣，蘇俄不會直接以軍事力量干預，但是供應軍火，伊

伊朗尚擁有該型F—14A威力強大的美製戰鬥機十餘架。

拉克就能修正戰略的尺度了。

不過，伊拉克是否會接受俄援，尚有考慮，這要視俄伊兩國對戰略目標是否獲得一致的結論，換言之，蘇俄和伊拉克的利益是否一致。

因為，就蘇俄的利益而言，顛覆伊朗的政治性意義，在目前時間上早於其他意義，因此，北端的德黑蘭是最好的目標，但對伊拉克而言是個泥沼，目前的處境，早已超出伊拉克揚言有限目標的限度。從此進退兩難來看，也可發現伊拉克並沒有一個良好週詳的作戰計劃，伊拉克現在希望停戰。

但若從伊拉克的利益立場而言，伊拉克的目標應該是收復荷莫茲海峽的三小島，而與三小島毗鄰的伊朗南部地區，又恰巧是伊朗最偏僻與孤立的一些省份，南北之間祇有一條柏油路面的公路，從開爾曼通到斑達阿巴斯。換言之，伊拉克若控制了這三小島，則不慮伊朗大軍的南援，而獲得的益處，是可控制波斯灣石油的出口，和支持伊朗國內武裝判亂的最佳據點，問題是，沒有大量的俄援，這個目標根本不能達成。

而以荷莫茲海峽通行牽涉世界各國油源的關鍵性來看，荷莫茲海峽也根本不能成為戰場，打起來就是大戰，蘇俄也不見得願意，它只能使美國找到了佔領的藉口。

目前，美國的預備姿式，一路是從埃及作為前進集結區，二路是海軍艦隊經荷莫茲海峽附近集結。但是，數週來，忽然從主角地位淪落到配角地位的人質問題，在美國的處置考慮上，事實上仍然是一個微妙的關鍵。蘇俄不致於軍事干預伊朗，這也是原因之一，但若伊朗用了這張王牌來和美國交易，也是一種危機，最好的方法，還是强權不要涉入兩伊之戰為佳。

因此，世界各國關鍵停火安排的主要原因，亦仍然是在海峽通行的問題。

巴勒維手腕較高明

如果說，伊朗和伊拉克的戰爭，是為了河口出海權的爭執，那麼出海口的問題，是在巴勒維王朝時代造成的。一九七一年，巴勒維趁英軍撤出中東，搶佔了荷莫茲海峽出口的三小島，阿布莫沙，大、小屯布，接着，一九七五年改變了阿拉伯河東的分水線。

但是，終巴勒維政權的一生，未嘗和伊拉克醞釀開戰



伊拉克空軍日前大舉空襲德黑蘭，圖為一架遭擊毀的伊朗空軍美製F—4式幽靈戰鬥機。

巴格達市民在兩天前遭伊朗噴射機轟炸後，九月廿七日在一片廢墟中尋找可用之物。

，相反的，巴勒維運用種種有效政治措施，拉攏了阿拉伯各邦，並且，包括熱心支持回教會議，在七〇年代，和伊拉克關係緩和修好的程度，令美、蘇震驚，伊拉克自一九七二年和蘇俄締結「友好條約」後，成爲蘇俄在中東最密切的友邦之一，但二年後，巴勒維仍然成功地離開了蘇俄和伊拉克。

因爲，統治伊拉克奉行社會主義的復興黨，自建黨之初，在意識形態方面就是反共的，雖然這種情勢被較大而較重要的國家大事所掩蓋，然而這種在思想方面的敵視，自始窒礙了莫斯科和巴格達之間關係的眞正水乳交融。此外，蘇俄在石油政策方面，尤其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以後石油禁運期間的擧措，令伊拉克與日俱增地不滿蘇俄，因爲，蘇俄堅持伊拉克必需以禁運前的價格供應石油，履行交換俄援軍火的義務，但蘇俄却將這些石油，以禁運後的高價格轉售其他國家牟取厚利。

而巴勒維和伊拉克眞正修睦的基因，還是得功於解決伊拉克境內二百多萬庫爾族人的問題，兩國意見漸趨一致。而蘇俄是希望伊拉克不要打垮庫爾族人的，如斯，蘇俄將失掉對伊拉克的重要制衡。

因此，一九七五年兩國在阿爾及爾的協定，意味着波斯灣諸國將以和平手段漸漸修正彼此的歧見，此後伊朗任伊拉克有充分主權地解決庫爾族的問題，伊拉克則驅逐了柯梅尼出境。但因爲這項巴勒維提倡多年的波斯灣安全公約構想，還意味着蘇俄和美國等強權的軍事勢力必須撤出波斯灣，因此，當柯梅尼推翻巴勒維王朝之際，這些強權就袖手旁觀，而柯梅尼上台後，兩伊的和解就瀕臨絕望。

再倒溯回十年前，伊拉克還是不足與伊朗這個「強國」抗衡的，雖然伊拉克盛產石油，但政府預算大部份卻是用在陸軍上，事實上，陸軍建設得到的很少，大部份都用於追捕敵諜、政敵，收拾叛亂的部落，因此沒錢也沒力氣來建設其他。

民族意識救了伊朗

以專制手段控制整個伊拉克的政治家，大都出生在巴格達附近一個十萬人口的城鎭塔克利特市。有人這樣解釋：伊拉克的領袖們，多年來一直彼此暗鬥，互相殘害，所以他們不再相信任何人，他們以爲如果有自己的小同鄉作班底，情形便會好一點。

所以，被海珊總統推翻的前總統卡塞姆也是塔克利特市人，而海珊的副總統，執政黨秘書、副經理及國防部長、內政部長也都是海珊的小同鄉。

而海珊是伊拉克近代的強人，他已經在位了十數年，鞏固了在伊拉克的政權，他曾公開讚揚巴勒維的和平構想，而和柯梅尼就談不下去了。

但是，挑起戰火的海珊，在一週後却陷入出於意料的堅強抵抗，伊朗陸軍士氣並不如想像的潰敗，照柯梅尼的說法，這是回教人的一場「聖戰」，事實上，是伊朗人民族意識的自發，即使是流亡的巴勒維之子芮薩也表示國土的完整，優先於所有教條及政治考慮，他願意回國參戰。當然，柯梅尼是不能答應他的，芮薩會導致另一場戰爭。

柯梅尼這個狂妄者，他雖然莽撞地惹起了戰火，但却暫時安定了國內的政治統一，而海珊的專制統一却受到了這場戰爭的考驗。結果則是，伊朗的民族意識挽救了伊朗的目前危機。



伊拉克預備使用「薩姆」飛彈攔截伊朗飛機。

甚麼場合才可開鎗

香港的警務人員如果遇襲時，就會拔鎗自衛，但台灣的警員卻不是，所以近日來不斷有殉職事件發生。以下是專家教授談警察自衛權。

刑警林慶隆不幸被暴徒驟下殺手刺死後，不僅是警界人士，一般社會大衆對治安人員的安危也抱著極大的關切。

台大教授韓忠謨說：「任何情況下，治安人員身體生命受到攻擊時，都可以自衛。」韓教授指出，因抗拒而殺死治安人員，在英美國家是唯一的死刑，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報上所寫的情形，」韓忠謨說：「如發生在美國，警察早就開槍了。」

使用槍械不宜過度抑制

林慶隆殉職事件中，遺憾的是三位暴徒給脫逃了。有人認爲，與林慶隆一同前往執法的另外兩位警員戴守琢、賴炳淳，如果能及時拔槍制止的話，一定可以當場逮住兇手。

「要不要使用槍械，不是事後再來判斷的。」中央警官學校教授周震歐說：「如何使用槍械，要靠在場員警針對當時的情況、時機，自己加以判斷決定。」

事實上，警察使用槍械與主張保護人權中間，如何「使用而不過當」，需要很高的智慧。法律對於使用槍械的場合雖然有清楚的規定，但使用時機則比較含糊，也比較抽象。

周震歐教授說，要適當使用槍械，執法的警察人員必須平時對法律條文，有關案例，具有充分的瞭解，突然面臨問題時，才能下正確的判斷，採取適當的措施。除了平時讓治安人員多瞭解法律規定外，對於如何使用槍械的問題，最好的態度也許是不鼓勵，也不抑止。因爲這要視當時的情況、時機來判斷。

立法委員溫士源也認爲，過度抑制警察使用槍械不是好辦法。他說：「濫用槍械當然不應該，但在緊急情況下就應該使用。」

許多警察人員，槍械只是配而不用，處處自我抑制，以致不良份子認爲警察「不敢」使用，更加膽大妄爲，使得赫阻作用打了折扣，也影響了社會治安。溫委員認爲，這是過度抑制後產生的惡果。

溫士源委員表示，政府對於因歹徒施暴受傷殉職的治安人員，應該特別加以關照，對於暴徒更要加重處罰；治安人員的權威能夠樹立，執法的人才能多一份保障。

應制定暴力取締法

另一位立法委員趙惠謨說，對那些惡性不改的暴徒流氓，應該送去接受管訓，同時讓他們接受生活技能訓練，教他們謀生的技能。

趙惠謨委員特別爲那些國中畢業，既未升學，又未就業的青少年憂心。他覺得，如果缺乏適當的輔導與家庭管教，這樣的青少年很容易學壞。他說，許多滋事的不良份子都是年紀輕輕的，他們不畏執法人員，甚至不怕坐牢，實在叫人寒心。他擔心，政府如不趕忙想辦法處理未升學也未就業的國中畢業生問題，將來問題會越加嚴重。

中央警官學校教務長謝瑞智指出，目前的犯罪型態已改變很多，以往偷是偷，搶是搶，現在小偷手上拿一把刀，很容易從偷變成搶。針對這種犯罪型態的改變，謝教授認爲，如果還只靠目前的流氓取締辦法顯然不足，最好能制定專法，如日本就有暴力犯取締法，無故攜帶刀槍也有專法。

警察如何合法使用警械，目前只有「警械使用條例」一種法規，可是，謝瑞智教授說：「使用警械時間的認定相當困難，如果沒有相當的勇氣，實在使不出來。」因此，如何讓法規有更明確的範圍可供遵循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其次，目前警察學校有關警械使用條例的課，只有一學分，許多學生也抱著「總共只有那麼十四條」的心理，未給予應有的重視。謝教授說：「在國外，這卻是很重要的一門課。」而且要不斷的演練，甚至利用銀幕教學，做出許多狀況讓學生判斷演練。

謝瑞智教授說，警察人員也要提高警覺性，不能在毫無掩護的情形下冒然面對暴徒。只有法律以及執法人員的共同配合，警械使用帶來的「困惑」才會降低。

●文／蔡格森

阿爾及利亞大震災

誰搖碎了大地?

文/茅及銓

三十秒之內，天搖地動。二萬人喪生，二十五萬人無家可歸。大地震震碎了阿爾及利亞。

十月十日午後一時三十分，位於阿爾及利亞北部的艾爾阿斯南市，忽然天搖地動。在三十秒鐘之間，一次强度爲芮氏七點五級，威力相當於二萬噸黃色炸藥的地震，把市內百分之八十的地區夷爲平地。這個人口十二萬五千的工業城一時鬼哭神號，大樓傾圮，醫院、百貨公司、清眞寺、女子高中以及無數房舍都遭到毁壞。

由於地震威勢凌厲，一時無法統計出死亡人數。救援工作緊急展開之際，下午四點半光景又發生了一次强度爲六點二級的餘震，使驚魂未定的生還者驚惶奔竄。夜間，搶救工作藉輕便發電機供電照明繼續進行。

阿斯南位於阿爾及爾城西南方一百哩的斷層之上，二十六年之前，也就是一九五四年，也曾遭過一次强震，當年的强度爲六點四級，有一千六百餘人死亡。這次地震的震央約在阿斯南城北九哩。除了阿斯南城四分之三以上被毁之外，若干鄰近的城市恩德佛拉、貝尼哈奥、艾貝迪亞、桑得約夫等也均遭波及，百分之十的建築受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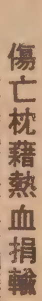
軍民動員緊急搶救

救援機構在幾小時內立即展開工作，各方組成的拯救隊伍在廢墟中發掘可能生還者及遇難者的屍首。據當地紅十字會總監宣稱，此次大地震之死亡人數可能超過二萬人，這只是初步估計的數字，因爲發掘與搜索正在繼續進行之中。迄十月十二日止，已從廢墟內清出了一萬具屍體。據來自現場的報導，搶救人員使用起重機及電



鋸來移動石屑柱塊，有時不得不將被挾住在倒塌建築物中的傷者割斷手足使其脫困。目擊者稱，可以聽到傷者與垂死者的哭泣與呻吟之聲。

十二日，大隊搶救人員爭取時間趕往拯救仍有一線生機的被埋者。總統班傑迪除了下令全國哀悼一週外，並動員了陸軍、空軍、警察以及民防單位緊急施救。十二日阿斯南又有强度爲芮氏四級的餘震，並無損害，可是由於災民已爲驚弓之鳥，仍然十分緊張。



傷亡枕藉熱血捐輸

以日內瓦爲基地的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促進全球的紅十字會組織立即援助。相當於紅十字會的「紅新月會」也加以密切的配合。由於山崩與橋樑斷落使得許多山村與農莊無從聯繫，也是傷亡人數無法準確統計的另一原因。

根據紅新月會會長裴勞溫氏說，受傷者數萬人之中，僅有不足千數能獲得醫院的治療，病房與外科手術用具極端缺乏，阿斯南附近地區的醫院根本不足應付緊急需要。臨時醫療站在城外各處紛紛建立起來，只是病房無着。

無家可歸者二十五萬人所需的食物、飲水以及藥品的供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居住的帳幕也非常缺乏。

十二日夜間，第一列運送傷人的火車駛抵阿爾及爾。首都中所有的醫院都加以清出，以備接納受傷的災民。



震災發生後，阿爾及利亞軍警搶救傷患。

阿爾及利亞人民在救災工作上表現出十分良好的國民精神，他們捐血十分踴躍，以致超過了醫院儲血設備的能力。有一位衛生官員呼籲道，「請大家把鮮血儲存在自己身上以備不時之需。」

國際援助人溺己溺

各國救濟物資湧到擁擠的阿爾及爾機場，那些國家包括：瑞士、突尼西亞、約旦，蘇聯、法國、敍利亞、南斯拉夫、美國、黎巴嫩、意大利、匈牙利、伊拉克、古巴、阿聯、利比亞、科威特與加拿大。此外當然還有聯合國。

有不少國家已在進行次一步援助的計劃，他們可以預見阿爾及利亞下一階段的需要。而阿爾及利亞內閣集會，決議下令儘速恢復主要的服務。



大地震使阿斯南市在一瞬間變為廢墟

預鑄房屋要立即大量建造起來，使得無家可歸的災民不致在帳幕中度過好幾個星期。為了疏運受傷的災民，陸軍方面宣稱，凡是可用的直昇機都已用來將傷人運至全國各地的醫院去。在疏運工作中，那些駕駛員有不少冒了很大的風險。

國際援助中，據美國國務院稱，美國運去活動床、毛氈、帳幕以及一隊專家，並將提供更多的救援品；法國派出四十名巴黎救火員帶着特拯極救及醫療設備，並有兩隊外科手術組和應急用品。「不分國界醫生組織」派遣了一隊醫療隊。瑞士紅十字會及政府出動了三架飛機以載運醫療隊及儀器，荷蘭運送血漿及五千條毛氈，西德派出兩架載有血漿及供應品的飛機。蘇聯紅新月會的醫生與護士由阿爾及爾醫院趕赴災場。英國紅十字會的發言人稱：「一架載運救援物資至阿爾及利亞的波音七〇七客機，已從基地機場起飛。」該機運送價值十萬鎊的帳幕、毛氈及藥品。同時，紅十字會等機構已籌劃了二十萬鎊，並將作一次全國性的呼籲，籌劃更多的捐獻。

儘管國際間兄弟鬩牆，齟齬紛爭，可是到了天然的災禍降臨，緊急關點仍能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還是十分難能可貴。但願這種精神能够發揚光大，天下還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呢？



救難隊正在援救一個陷於廢墟中的婦人。

入緬遠征軍史實

陳光漢

第四天，天雖拂曉，四山濃霧，山林中十步看不見人，對敵有利，各處陣地又展開激烈戰鬥，到了中午時份，濃霧漸漸消散，可是指揮所前方五百公尺的要點被敵攻佔了，劉濤連長氣冲冲跑來向我報告「前面據點已失了，敵人正面向我指揮所前進」我即集合指揮所官兵、醫官、書記、擔架兵、看護兵、炊事兵、馬伕，每人拿着傷兵交來的槍彈，我馬上以電話報告團長：『……我指揮所前方據點已失，敵人馬上就到此地，我現在率領所有人員加入戰鬥，要收復失去陣地，如果我有意外，請你照顧我後方的眷屬，這裏電話由黎灼興看守……』李團長在電話裡：『喂！喂！……』我將電話一放，馬上對旁邊官兵說：「大家跟我上前去！要收復失去的陣地！」大家提槍跟着我跑步去。

我們跑了兩百多公尺，到了蠻紹村邊，見到我們劉連的官兵，利用原有的工事，等待射擊，我即大聲高喊：「各位同志！我已經來了！現在迫擊砲重槍槍掩護，步兵攻擊前進，收復前面山頭，紅色信號彈一發，大家就開始行動！」我呼叫號目杜德明發射出紅信號彈，吹起前進號，各種槍砲齊發，我順手握着一挺重機槍的把手，向着前面敵人猛烈射擊，官兵們在砲兵火掩護下交互躍進，二十分鐘後，一陣手榴彈，敵人掉頭鼠竄了，遺屍廿餘具，我亦傷亡六人，收復陣地後，我即回指揮所用電話報告團長：「……我指揮所前方據點經已收復了，敵人遺屍二十餘具，我傷亡六人……」「恭喜！恭喜！勇敢！勇敢！不愧我革命軍人！不愧為　蔣委員長學生！不過以後不可輕離指揮所……」李團長在電話中帶着笑聲。

各陣地雖然遭受敵人整日猛攻，下午又遭敵人轟炸掃射，但官兵勇敢沉着，依然固守原則地到了黃昏以後，槍砲聲已沉靜下來。

第五天，在天未亮前指揮所官兵已吃飯完畢，到了太陽剛出來的時候，我向團長正在通電話，突然電話中斷了，隨着我指揮所後面響起機槍來，未幾，子彈居然射到我所住的竹屋的樓梯「拍！拍！」作響，我低頭一望，地下烟塵四起「雪！雪！」聲音密傳耳邊，我知道敵人已經從後面攻進村莊來了，我立刻叫通信兵「拆綫！跟我走！」我看當時不可能從樓梯下去，我即大聲叫我的傳令班長和通訊兵：「跟我跳下去！」他們兩人相繼跳下去了。

「營長！有沒有怎樣？」大概傳令班長的意思，是問我有無負傷吧。我說「沒有什麼！跟我跑！」我帶着他們兩人向村邊前面的小山丘跑去，在芭蕉林中隔着一小溝看着村內，敵人約三百餘人，在無人抵抗的情形下直入我所住的村莊了。這時候大概敵人見到無人抵抗，他們居然抱着槍靠在茅屋柱子休息，有的甚至倒臥在樹蔭下打開胸衣服取涼呢，突然我的書記官彭鵬來了，我即叫他快跑去前面蠻紹要負責警戒的唐正班長，帶他那排人回來小山丘上。

未幾，唐正帶了一排人來，我即指示他們就在小丘上散開，用密集火力，向着前面二百公尺村莊的敵人猛烈射擊，乖乖！敵人在措手不及中提起槍就向樹林亂跑！一槍都沒還擊，但見村內仍有很多敵人睡在地下不動，大概死翹翹了。

不到一分鐘，敵人就在樹林內向我猛烈還擊，但是我們佔着小山丘，不打又不走了，就這樣敵我對峙着。我即告訴唐排長要他死守此地，我帶了傳令班長、通信兵、彭書記官，到前面主陣地去指揮，計劃下一個行動去。

我到主陣地後，見到陣地很穩定，那時候敵我雙方射擊亦不擊烈，我要各連連長集合，我首先詢問當前狀況，李連長說：「前面高地半小時前被敵佔領了，其他各陣地還是固守着。」我看前面失去的高地，比我其他陣地較高，被敵瞰制，對我極不利，我即要李連長在砲兵掩護下猛烈側攻，奪回該高地後戰況顯得沉寂，這是下午三時了，我想這場戰已經打得萬分艱苦了。

我集合各連長：「我們在這裡孤軍苦戰五天了，今天早上營部指揮所猛麻已被敵人從後面偷襲，失守了。團部通訊已斷，我們現在已被敵包圍中，你們各位都是能征善戰的英雄，請問大家有何高見？」我帶着平日的笑容，向他們好像考試樣問。

「呀！猛麻今早已經失守，我們已被敵人包圍了，營長為何不早點告訴我們，你剛才還要指揮我們攻擊當面高地，我們應該馬上突圍向打洛方向撤退。」劉連長突然覺得驚奇，同時急急建議。

「我以為先向猛麻的敵人攻擊突圍，再佔領蠻老第二綫陣地繼續抵抗。」李連長表示很堅強地。

其他各連長無意見，同時說：「一切聽營長的，我們誓同生死。」

「各位的意見很好，但是我不便採納，因為各位是以正常的軍事眼光，作正當的處置，但是我們可以想到的，相信敵人亦會想到，他便會想好辦法來對付我們，他有了對付我們的辦法，我們就困難重重了，你們說對不對？」我向各連解釋。

「對！對！那麼請營長決定，我們絕對服從。」各連長懇切的表示。

「我決定由猛麻田壩中間的小河溝偷出去，到蠻老後再佔領第二綫陣地抵抗。」我下決心，鄭重宣佈。

「猛麻已經被敵人佔領了，小河溝距離兩邊祇有兩百多公尺，而且田壩中的稻谷早已收割，毫無掩蔽。同時田壩有水行動不便，如果敵人聽到聲音，發現我們的時候，對我們射擊，我們就危險極了。請營長多考慮！」李連長想得很週到。

「你們以為由田壩小河溝出去很危險，相信敵人亦會想到這個九死一生的地方我們絕對不敢走。以為我們不敢走的地方，他們必定疏於防備，我們走他不防守的地方，是最安全不過，我們要有個週密的計劃部署。」我採取辯證法向各連長說明。

「營長眞英明，我們就這樣行動吧。」

「我現依劉連長率該連配屬重機槍兩挺，迫擊砲兩門，在蠻紹由南向北，對猛麻敵人佯攻，我率領其他部隊由南向北順着小河溝行動，到達蠻老後佔領陣地等候劉連長撤回，但劉連於今晚十一時用猛烈火力開始佯攻，到一時半，突然全連迅速向蠻老撤退。我率領主力亦在十一時開始行動。請你們趕快將隊伍帶到山邊水邊附近集合，我要對大家講幾句話，同時規定一切事情。」凡是一個指揮官，要在最危險的時候，表現更沉著、更勇敢、更機智，可是一般人不易做到的事情。

各部隊很快帶到集合了，我要大家坐在地上聽

我講話：「各位同志們！我和大家十餘年來休戚相關，患難與共，我們是常勝的隊伍，但是今日早上猛麻指揮所已經失了，我們現在要由田埧小河溝偷出去，到蠻老後佔領第二綫陣地繼續抵抗，各人要靜肅，所有步槍上好刺刀，準備手榴彈，沒有敵人不向我射擊時，我們切勿射擊，沒有敵人向我射擊時，我們卽以所有火力猛烈還擊，我發射紅色信號彈時，卽向敵人擲手榴彈，我發射綠色信號彈時，卽衝鋒肉搏，希望大家記住，現在按第一第二連，營部、第六連、重機槍連，迫擊砲連，第九連順序前進，第三連附重機槍一排，迫擊砲一排，爲掩護隊，依照計劃行動、部隊等到十時五十分出發，好！祝我們勝利！」

說起來眞奇妙，連日以來，每天晚上下半夜及上午都有濃霧。對於這次秘密行動，極佔天時之利，未幾，規定行動時間已經到了，每人取三大步距離，順着次序，因準備戰鬥的動作，沿着小河溝邊的沙灘前進。突然，我第三連掩護部隊的槍砲聲大作，敵人亦從猛麻猛烈還擊，一時間，隆隆！格格！的聲音掩蓋整個猛麻地區，亦掩蓋了我軍行動的馬叫聲和刀鬥的碰繫，沿途沒有發生任何情況，經過約兩小時，全部平安到達蠻老，我卽要各連佔領第二綫陣地，同時還派一個連向打洛團部聯絡，到了拂曉，我第三連亦安然到達，這時候猛麻方面情況沉寂了，我第二綫陣地前並無發現敵情，我判斷敵人㈠連日作戰疲勞，佔領猛麻後要整頓部隊㈡敵人必定四處搜索，發現我軍突然不見了，以爲在樹林埋伏，不敢謬然前進。

已經下午五時左右了，我接到派去打洛團部聯絡的李連長報告、『團部已早撤軍，所架設的、浮橋等業已破壞，李連長無法渡過，現在佔領陣地警戒中：：』我感到情況嚴重了，立刻寫一張手令交人帶去打洛河邊李連長，『報告悉，該連立刻固守渡河點附近高地，並派人探測涉水路，標定記號，我牽主力立卽轉進打洛：：』同時我馬上通知陣地上的部隊，於本晚七時半全部在蠻老集合。

部隊集合完畢後，要毛副營長牽領營部及主力用戰備行軍向打洛先行出發，我親自牽領部兵一連殿後作掩護，到達打洛河，到達打洛河邊的時候，大約夜間三時左右，見所有部隊均在打洛河南岸尚未渡河，我問各連長：『你們爲什麼還未渡河？』

『浮橋燒斷了，我們沒有辦法過去』這是李連長的聲音。

『我要你派人探測渡河水路，你探測好沒有？』我問。

『我已經派兩名諳水性的士兵下去探測，他們都被水推走了，』這是十二月的季節，或許深夜水冷士兵受不了吧。

大概是上帝降福給我，突然聽到打洛河上游有流水聲，我靈機一動，認爲有流水聲音的地方必然是沙灘，沙灘必然水淺，水淺卽可渡涉。我卽要李連長派人在山邊砍伐小竹子百餘根去了枝葉，派一班輕裝士兵，各損小竹一把跟隨着我，我取了一支手電筒，騎着一匹戰利品的高頭大馬，(因爲我善於游水和馬術)走向打洛河上游水響的地方，『你們在這裏等我，我騎着大馬下去探水。』我向跟隨我的弟兄說。

『營長你要小心呵！』幾個弟兄異口同聲叮囑我。

我騎着馬一面在河邊走，一面用脚向下探，歪下身去還沒有感覺有水浸脚，我用手電筒向水一照，見着水中的砂了，再向着對岸繼續走，還是看見河底砂石，我知道河水很淺，可以渡涉了，馬上騎馬回去對那些弟兄說：『你們一面跟我走，一面將小竹插在河中，用來標示渡河路綫』就這樣插到對岸了，我帶他們上了岸上。

『你們在河裏覺得水深嗎？』我問弟兄。

『最深的地方還沒有掩到屁股』不知那位弟兄向我幽默的高聲答覆。

『你們兩人回去請副營長將全部隊伍沿着河裡插有竹桿地方帶過來。』我拍拍兩位弟兄的肩膀。

不久毛副營長將全部官兵安全帶到打洛河岸了。我卽派一加強連佔領打洛河邊陣地。要其他部隊進入山邊樹林進入山邊樹林休息燒飯，約一小時後天亮了，但是有濃霧，突然在打洛河南岸、緬境內的山上，有敵人機槍猛烈向我射擊，可是子彈聲音很高，我指揮各連分別走向山上，佔領陣地準備抵抗，但經十餘分鐘後，敵人的砲兵亦向我射擊了，我命令各部隊，如果敵人渡河時，我河邊部隊始可射擊，否則不可亂還擊。

約半小時，後面友軍派了一班人來聯絡說：『團部及其他部隊在猛板山上佔領陣地了。溫營長聽到槍砲聲卽派我們來聯絡了。』

『通知你們營長，我們全部已經安全渡過打洛河，在山上佔領陣地了。敵人還沒有渡河，等一會情況穩定以後，我就去猛板團部見團長』。我要友軍的陳班長回去向他營長說。

再過半小時，敵人停止射擊了，我見敵人亦沒有渡河，判斷敵人可能暫時會與我對峙着，我交代毛副營長代理指揮。我帶了一班人要到猛板去見團長面報作戰經過。到了團部後，團長用快步笑着快步迎面而來，『光漢，恭喜你，辛苦了！』他握着我的手，看着我，兩眼紅紅的落下眼淚來。

『報告團長，托你的鴻福，蒙蔣委員長的德威！全部官兵安全回來了，現在打洛河北岸及山上佔領陣地：：』我情不自禁亦流淚了。

敵人在是日中午時刻，來了九架飛機，轟炸佛海，並到猛板上空偵察，李團長告訴我師部早一天已向軍里撤退了，到現在無綫電還沒連絡上，我卽向團長建議說我部隊已安全撤返打洛河北岸，繼續抵抗，情況已穩定，請師部立刻轉回佛海不必向後撤退。

晚上八時左右，團長與師部無綫電已取得聯絡了，師部在九時半覆電說星夜趕回佛海要本團全部固守國境綫。

敵我雙方隔着打洛河沿國境綫對峙，我因功升本團中校副團長，李團長調升某軍少將參謀長。

(未完)

寶船與怪傑

～日本在外海沉艦中撈出鉅額白金

文／李嘉

一九〇五年沉沒的俄艦「那希莫夫號」，在日本億萬富豪笹川良一投入八兆日幣後，先後撈出十六塊白金塊，據稱價值達卅八萬美元，目前仍在繼續打撈中。

本刊爲使國內讀者瞭然此一舉世注目的「撈寶行動」，特委請名記者李嘉先生，於十月十四日下午自東京做最詳盡的報導。

「我絕不會屈於強大國蘇聯的要求而停止這一次的打撈事業。

「不論權利之有無，諸位決不可浪費時間，連一小時都不行。打撈事業是本人委託貴社執行的，蘇聯或其他任何人設若容喙干涉，貴社無聽從之義務。本人係打撈事業之權利者，當然負有全責。本人要求各位繼續安心作業，即使有蘇聯艦艇接近，亦不得後退一步。在蘇聯再進一步來干擾的場合，我已準備好來反駁蘇聯從頭到底就沒有這項權利。我的反駁一旦發表，其結果將使蘇聯自身毀損它的名譽信用……」

這是以笹川良一具名，向日本海洋開發株式會社社長玉內克己所公開發表的一紙通知書。日期是十月五日。兩天以前，即十月三日，日本外務省接到蘇聯政府正式通告，宣布它對那條笹川良一正在進行打撈的沉艦上的財寶所有權。

●投資鉅額撈出最多財寶

在日本長崎縣對馬縣琴崎的海面，有一條名「天應」號，設計新穎，具有今日全球最新銳設備的打撈船（三千噸），日繼以夜地於深海底發掘一艘沉艦中的寶庫。以二百五十萬日幣一月的薪津，聘自世界各地的受過最高技術訓練的資深的潛水名手十四名（內日人八，美人四，阿根廷一，南非一），以輪流循環作業方式，深入近一百公呎的海底，在沉艦中摸索，探尋埋藏其中的財寶。他們在九月十六日終於找到第一塊白金磚塊，長二十九公吋，濶八公吋，厚三、八公吋，重十公斤。

這消息一公佈以後，日本各報章雜誌紛紛傳揚，轟動全國，因爲假如那金磚果眞是白金，那麼依時價估計，一塊即值五千萬日幣。而到目前爲止，先後又打撈起十六塊同形式，同重量，同性質的白色金磚塊。（稱之爲白色金磚，因爲有專家指出，以大小輕重論，如此大的磚塊，如係純白金，該重二十公斤。）

這十六塊新打撈出來的白色金磚塊於昨（十一）日下午在打撈現場的記者招待會中展出，每塊有三條紋溝，可以一劃爲三等分，每等分上刻有俄文字母各一：ϕ（F），P（R），3（Z）。玉內社長說明這些金磚曾經專家作正式鑑定，但物主，即投資打撈的笹川良一則早已於九月十二日正式備函請國稅局派專人來駐留在打撈現場，會同查點所打撈起來的財寶，以便將來估價申報繳稅時避免糾紛。

這一大堆白金塊的發現，事實上證明了那條沉艦，正如「探寶潛水夫指針」一書中所說，確是積載有「全世界沉於海底的最大財寶」的沉艦（詳該書「亞洲之部」四〇八—四一一頁）。艦名「那希莫夫提督」隸屬於帝俄海軍的波羅的海艦隊，日俄戰爭勃發後，改編入太平洋第二艦隊，繞好望角航赴遠東，在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七、八兩天的日本海海戰中，受傷自沉於對馬海峽海底。

●「寶船」原是「會計艦」

細查那一次決定日俄戰爭的日本海戰中，被日本聯合艦隊擊沉的帝俄海軍軍艦有十九艘之多，內戰艦六隻，巡洋艦四隻，偽裝巡洋艦一隻，海防艦一隻，驅逐艦四隻，特務艦三隻，爲什麼單獨這隻那希莫夫號多少年來被各方傳聞或記錄爲一條「寶船」呢？

要回答這一問，我們得首先追踪到它的艦歷。這條命名爲「那希莫夫提督」號的艦艇於一八八七年進水時，是一艘身長三三三英尺，排水七、七九二噸的輕巡洋艦



「那希莫夫號」尚未沉艦時的海上雄姿。（日本共同社提供）

，披有裝甲鋼板三至十英寸厚。就役十二年後，全艦經過一次徹底的修理整備，換了新的引擎，裝配新砲，煥然一新，變身為八、五二四噸排水量，航速達十九海浬的裝甲巡洋艦，在當時二十世紀的初業，被目為最新式，並且最堅牢的軍艦之一。它並且一度為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旗艦。別的不談，單是艦內的裝飾，便窮極奢侈富麗；內部的艦長室，將校室的設備，遠在一流豪華客船以上。餐廳中備有供賓客百人用的純白金刀叉，以及華貴的純白金花台。

這條華麗的沙皇旗艦同時又是所謂「會計艦」。這是帝俄海軍中的獨特的制度，每一艦隊中必有一隻，掌管全艦隊中每一隻艦艇的費用的支付，給養的資金和將士的薪俸，等於是「海上金庫」。

當該艦被編入帝俄太平洋第二艦隊，航赴遠東時便負有「會計艦」的特殊使命。數十艘俄國軍艦浩浩蕩蕩地從波羅的海分二支，一直通過蘇彝士運河，另一支繞好望角，在馬達加斯加島會合，再續航到越南的金蘭灣，俟後編的太平洋第三艦隊到達後，往朝鮮海北上，途中一萬八千海浬，前後耗時七個月，其間給水買煤，糧食補給，將士薪餉，全仗那條那希莫夫號支付，當時各物全需現金購買，船上裝有多大現款，可想而知。

再說該艦所載錢財，不僅支付途中四十多艘僚艦的費用，並且還要備款供全艦隊到達海參崴海港後增建埠頭設施及防衛工事之用。此外當時還傳說俄國皇室已預感到國內政情動盪，乘該新銳裝甲巡洋艦遠航之便，搭載了一部份皇家財寶到東方，以備萬一。如此算來，該艦所載現金、財寶等等折成數字來算，真不知要有多少個圈圈了。

據當時日本政府的情報，日本駐法大使林權助於一九○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日本駐德大使牧野伸顯於同年十一月十九日發出內容相同的密電，報告「波羅的海艦隊在出發赴遠東之際，決定積載恢復俄國遠東艦隊補給所要之資金。俄國政府遂於巴黎發行公債，募集七億法郎（柏林情報為八億馬克），兌換成英幣金鎊，已全數交由該艦裝運」。

此外加上各路各方的情報，加以綜合的分析與判斷，有關方面的合理的結論是那次在法發行公債所得二千萬金鎊的硬幣以及其他在俄國本國所籌金銀財寶，全部裝在那希莫夫那隻負有會計艦任務的船上。

另又有一批專家們，作為傍證，指出該艦本身喫水甚淺，却故意不通過蘇彝士運河，寧願隨另一隻艦隊迂廻到好望角而航赴東方，此外它本身是隻有十八海浬以上的航速力的最新銳的堅甲巡洋艦，但在對馬海峽的日本海海戰中，老是轉在危險性最少的砲火圈的邊緣，隨時計劃遁走。

此外，當該艦艦長羅其奧諾夫上校被俘後收容在愛媛縣收容所中，得到日本當局的許可，向沙皇發出一封電報，文中有如下的文句：「雖痛感皇帝陛下軍艦被擊沉之責，但深幸陛下託付之最珍貴之財物，悉埋沉海底深處，未為敵國所獲……。」後年，當日本第一批深海潛水夫在海底發現那條沉艦之所在，查明該艦艦首雖中了魚雷，但損傷不太嚴重，顯然是艦長下命拔開艦底閘瓣而自沉，使艦上財寶不被日方擄獲。

對「那希莫夫號」上的財寶提出所有權主張的蘇俄駐日大使波揚斯基。

●鈴木章之最早獻身打撈

根據這好多情報與判斷，在日俄講和以後，便有不少冒險家、野心家，想一攫千金，雇用了潛水夫，投資打撈那條沉於長崎對馬島海邊的俄國軍艦。但是那一帶海流甚速，氣候險惡，艦身沉在深海，再加上當時潛水技術、設備都甚幼稚，所以都一無所獲，甚而經年歷月，尚不知海底該艦的葬身地點。最後不得不一個個撒手，有的甚至到後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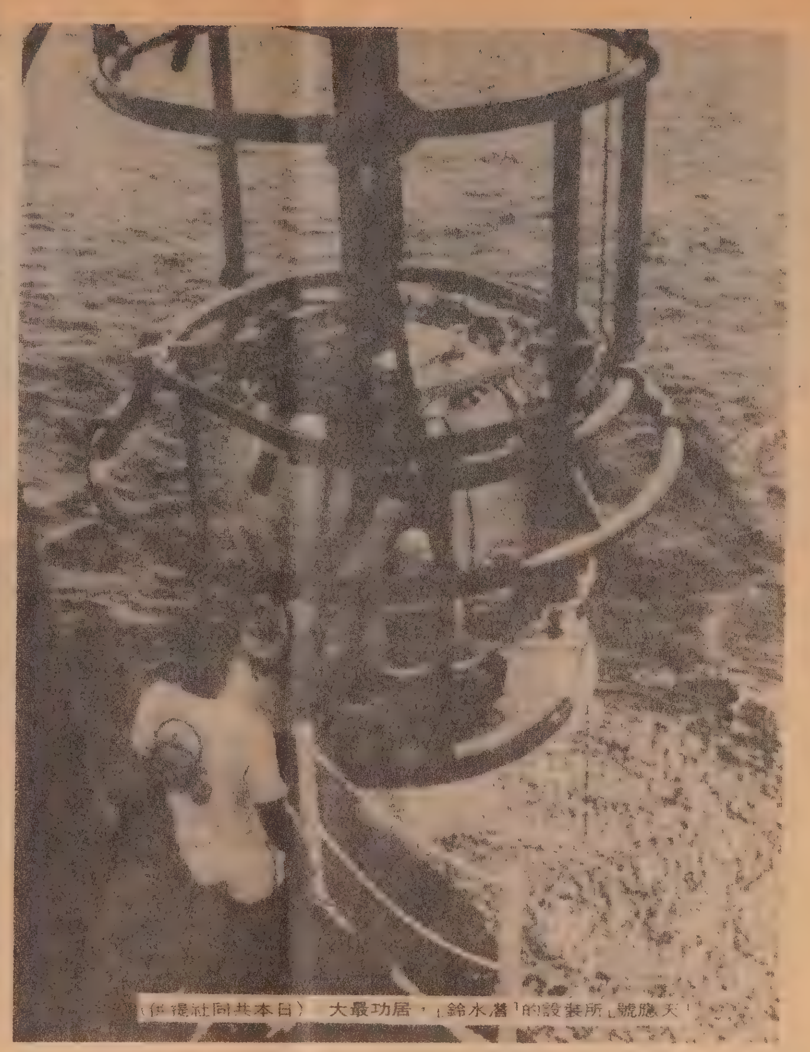
真正獻身於打撈那艘沉在海底深處的「寶船」的要輪到日本早期的航海及潛水術專家鈴木章之了。他從一九三二年開始到一九六二年過世為止，中間經過戰爭的阻

害和多少次資金的不足，始終沒有放棄過這打撈寶船的計劃或挫折了他的信心與情熱，三十年如一日，風風雨雨，到破產的邊緣，始終維持他在對馬島上的打撈事業基地。他是第一個在海深九十八公呎處發現那條俄國軍艦埋沉所在地點，撈起艦身甲板上的兩尊砲，並且取得日本政府大藏省、運輸省、外務省和法務省全體的同意，確立了他作爲發見人的對在公海深處埋沉的那條俄國軍艦上各項財物的所有權。

最早出資支援鈴木打撈那條寶船的恰是與國父　孫中山有緣，捐款促進中國革命的日本早期大財閥之一，久原房之助。

在久原的龐大的財力的支援下，鈴木在對馬島開設打撈事務所，開始在他獨特開拓的潛水方法下訓練，養成了大批深海潛水夫，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着手搜查那希莫夫提督號的沈沒位置，終於在次年（一九三三）一月十六日於對馬琴崎沖，水深五十三尋（九十八公呎）的地點發現沈船，並且確認船身大致完整，財寶未流失，打撈作業可能。經過四年的籌備，打撈作業於一九三七年正式開始。但四年後日本偷襲珍珠港，大戰勃發，潛水夫全部被徵用，作業不得不停頓。戰爭近末期，日本海軍想求財寶購買物資，撥款一百五十萬日幣，命令打撈作業再開，但不久日本無條件投降，由盟軍占領，打撈事業於日本簽署金山和約，恢復獨立後，得美方合資再開，其後復因資金不足，停頓近四年。在鈴木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所還的事業報告與再開計劃中親自指出：「自發現那號沈艦，迄今二十七年，其間實施作業期間通算僅六年，作業日數五二〇日，潛水次數二、四八四次。作業實績己將本艦後部第三甲板止全部於水中解體完畢。今後事業應如何展開爲我必須完成之課題。」

鈴木歷盡了辛苦，並籌劃了妙計良策，終因資金不足，時不我予，雖發見了沈船，但結果未見到其中財寶，便撒手回去，並且在法律上使沈船中的財貨再度變爲無主物，待有實力能繼續，並完成打撈這財寶的人來拾領。


「天應號」所裝設的「潛水鈴」，居功最大　（日本共同社提供）

●笹川良一生涯頗富傳奇

今天能繼承鈴木的遺志，投資三千億日幣，在數年之間，造了總價值二十億日幣的最新銳的深水打撈船，正式出面拾領了那一船寶貨，占爲己有的意又是一位怪傑——以競賽遊艇起家，以「樂善好施」聞名天下的日本億萬富豪笹川良一。

笹川良一的生涯或許可以稱之爲「今日之陶朱公」，戰爭末期，做過一任國會議員，戰後便與政治無關，專心於積財致富。他自一九五五年起創設日本船舶振興會（財團法人），於一九六二年接著創立全戰爭受難者慰靈協會（財團法人），於一九六七年設立日本海事科學振興財團（財團法人）……。到今年七月設立春日顯彰會（財團法人）爲止，一共創立了二十七個大團體，其中除了兩個是社團法人，一個是國際機構（世界空手道連合會）以外，其他二十四團體全是財團法人，換言之，全部都不是以營利爲目的之商業機構，收支如有過多盈餘，政府有關單位有權徵用。

笹川良一是這二十七個團體的會長或總裁，這些團體，顧名思義，不是振興科技，便是推進醫療，有的則是促進體育、文化，包括拳術、音樂、詩吟、舞蹈等等。除了常任負債這二十七個團體以外，每年對與這些團體無關的活動，所捐所贈，難以計數，總額必在八個零字以上。他對這些活動，集會的捐助，亦大致有個方針。他不找你，你得找他。同時他決不捐助所需全部款項，必須你自籌一半，有着前後，他捐另一半。

舉例來說，他與日本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曾接受亞洲作家會議的邀請來台灣訪問的故川端康成是小同鄉，幼年時兩家父母都時常往來，中年後一個成名，一個發財。各有成就；但道不同，不相爲謀，殊少來往。直到川端晚年，自台北歸來，下決心要以當時筆會會長的地位，舉辦一次全世界文學作家大會。這事業是需鉅大經費，而又非賠本不行的。身居筆會會長的川端便不得



日本海洋開發株式會社社長玉內，手上展示的，即是「那希莫夫號」中撈起的白金塊。（日本每日新聞社提供）

不負起籌這筆鉅款的責任，但雖得各方資助，需款實在太大，最後川端決心去找他成年後便不再來往的笹川小同鄉。一見面笹川便問你辦這大會要多少錢，川端說大概要三億日幣，笹川便點頭說：「好！你先籌一半，我捐後一半。」一口便答允了一億五千萬日幣，但要川端先湊足半數，他才拿出錢來。很可惜，大會是開成了（我亦被邀參加），但在籌備期中，川端先生已自殺了。可是人亡會開，笹川如約捐助了十一億五千日幣。

笹川老人（八十一歲）亦訪台數次，我在他船舶振興會的會客廳中看到何應欽將軍以中日文化經濟協會會長名義頒給他的感謝狀，說明他在訪華期間，捐贈台灣價值數千萬日幣的醫療器具及三輛巡迴診療車。笹川復在中日斷交後一九七七年接受中華民國的大綬景星勳章。次年，一九七八年他本國政府授勳，頒給他勳一等瑞寶章。

我前面說笹川是「今日之陶朱公」，是指他有當年陶朱公聚財之手腕，至於陶朱公在晚年是否像他那樣「樂善好施」，我是不得而知了。

在他的一張公開的「略歷表」（履歷表）中，使我最感服的不是占領該表絕大篇幅的長長的二十七行會長或總裁銜，或是十行受勳勳章名單，而是表首的短短的一行，即「最終學歷」。在這一行下，他塡的是：「高等小學校畢業」。我相信我國亦有不少富商、政治家，乃至大學者，是自幼靠自學苦幹而成功成名的，但是待一旦成爲大人物以後，有幾個願意或胆敢如此率直地在自己履歷表中記明自己「小學畢業」的學歷，而宣示中外呢？



投資三十億日常打撈「寶船」的笹川良一，胸佩日本一等瑞寶大勳章及中華民國大綬景星勳章。（日本船舶振興學會提供）

記事
写真使用願い

貴社保存の左記記事写真を使用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くご許可くださるよう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記

記事
写真名　ナヒーモフ号より引揚げられた白金塊の写真

使用目的　台北の時報週刊用（記事に挿入）

右使用に際しましては次の条件を守ることをお約束致します
一、右の使用目的以外には使用しない
二、「毎日新聞社提供」のクレジットをつける
三、掲載した新聞、雑誌、書籍一部を納入する

昭和 55 年 10 月 14 日

李嘉

毎日新聞社調査部長殿

本刊特別委請李嘉先生向日本每日新聞社申請使用「那希莫夫號」照片之申請書。

笹川良一在記者招待會中展示白金塊。



最早打撈「那希莫夫」沉艦的日本航海及潛水專家

馬山浦
釜山
威利基號
納瓦林號
莫諾馬夫號
那希莫夫提督號
對馬海峽
朝鮮海峽
海島
下關
沉沒
俄國波羅的海艦隊
日本聯合艦隊

日本聯合艦隊在當年大敗俄國艦隊的海戰形勢圖。

●財產不計以撈寶為零用

笹川翁究竟有多少錢財呢？這誰亦不知道。但是看他的「略歷表」，身兼二十七、八個大財團，大組織的會長或總裁，所能動用的公款必在千億以上。單就他的船舶振興會這一單位來講，笹川有一次曾自己承認：「憑我這細弱的雙手，從跑艇競賽愛好者諸君每年賺來二千億日幣左右。其中一千三百億付給舉辦競艇比賽的各市各町或各村，餘下的七百億是我這振興會的進賬。」這是笹川老人「樂善好施」的主要財源。本年度預算可進賬七百七十億日幣，其中四百億作為造船關係事業的週轉資金，餘下的三百七十億則用作公益事業的輔助金及海外的各種援助金。

至於他的私產有多少呢？有一次他對日本記者們說：「三、四年前，我在兩年中連續每年賣掉十億日幣的土地。股票亦賣了四十億日幣。算來我的財產該值幾百億日幣。但是我一次項多賣掉十億日幣。一次賣掉二十億財產，我會被發表為高額所得者。我的方針是決不願我的名字被列入每年高額所得者的前十名以內。」

這項收入，笹川名之為他的「零用錢」。如此算來，他每個月的零用錢平均當在二億日幣前後（比本文作者多一萬倍）。有好些捐款或投資不能在他傘下的任何一個單位中支出，他便使用他的零用錢。這次打撈「寶船」所化的三十億日幣便是從他的零用錢中挪出，再加上他的兒女們一部份的出資。

最初笹川要他的兒女共同出資完成前述鈴木章之的打撈寶船事業時，他的兒女們都不大同意，認為這計劃不是買山賣水，即使撈起沉船，萬一撲了一個空，其中無寶無財，白花了三十億大金，怕不給天下人笑死！可是笹川不聽，一定要幹，還大笑地指出：

「萬一撲空，全世界人都捧腹大笑。笑的時候，人的血液中有了鹹性，對健康有益。三十億日幣能使全世界四十二億人大笑一次，每個人身上我只花七毛錢。這還不便宜嗎！哈、哈、哈……。」

●撈寶所獲將做和平用途

笹川雖如此豪爽，一口氣就投下三十億日幣作資本，但是他頭腦精細，信賴新開發的技術。因此資本的三分之二，化在星加坡的船塢中，根據最新穎的設計，建造了一艘命名「天應」的世界最新銳的深海潛水作業船。利用「潛水鈴」，把潛水夫送入海底，再出鈴在沉船上工作，效率既高，潛水作業時間又久（在往年潛水夫在深海底只能停留四分鐘，便得升上）。

想當年鈴木章之的名稱「神力」的打撈事業會社，化了三十年的歲月，前後投下資本，以今日時價計，當在百億日幣以上，結果僅吊上沉船甲板上的大砲二門。而今天笹川拋出三十億日幣，「天應」號一完成，開到打撈現場，不到兩三個月，便已撈起十公斤重的白金磚塊十七塊，純度雖未鑑定，但時價當在四億五千萬日幣左右。依中國章回小說筆法寫來，該是「鈴木求神乏力，笹川得天報應。」

有人指出這次笹川委託海洋開發會社打撈「寶船」時曾對天發誓，萬一打撈出財寶，不論多少，全部用在世界救癩事業，撲滅寄生蟲，促進世界和平運動上，一錢不入私囊。這項誓言書面寫在打撈合同上。

同時，打撈作業雖進展順利，短期間內已有初步收穫，但沉船處氣候易變，水流快速，風險極大。所以負責打撈的海洋開發社長玉內，亦即笹川的弟子之一，督導作業雖嚴，但亦非常謹慎，他對記者們說：「萬一出事，喪失人命一條，笹川老板可能會下令停止打撈，因為他再三叮囑：人命比財寶可貴……。」

●寶船可能演成國際糾紛

細說打撈「寶船」與「怪傑」的故事，目前祇能到此為止。因為這故事宛如戲劇，起伏甚多，劇情已由第一幕進入第二幕幕尾，第三幕尚未揭開。但是今後讀者們或觀眾們之關心將集中在以下幾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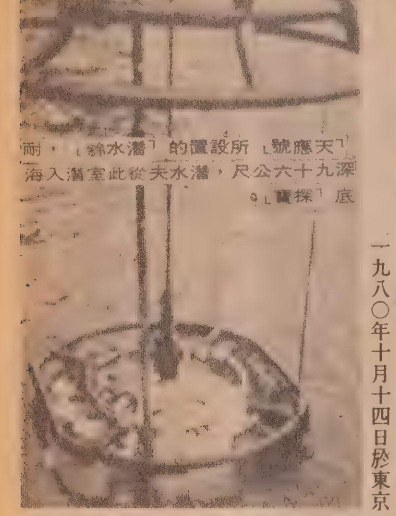
一、沉船已確認為「寶船」，並已撈起白色金磚塊十七塊，價值數億日幣，但笹川公開宣稱打撈目的不是那些白金磚塊，那不過是「外快」而已。真正的財寶打撈到，沉船上埋藏「真東西」的倉庫也尚未掘出。據說笹川打撈沉船的目的在收回埋藏在深海底七十五年的那兩千萬鎊金幣，一百套白金刀叉用具和好多鑽石珠寶。笹川曾親口說過這些「真東西」一旦打撈出來，時價將在八兆日幣以上。

二、蘇俄已正式對日本外務省提出所有權的要求，日本外務省尚未有正式答覆，但初步調查後的反應是否定性的。因為在日俄戰爭和約中未提及此事，並且在日俄戰後，鈴木章之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六日首先發見該俄艦沉沒地點，向日本政府申報，由大藏、外務、運輸、法務四省出具文書，確認鈴木為該沉船上一切財物的所有權。

三、鈴木死後，喪失了該沉船的所有權，依國際公法，所有權應屬於首次打撈者，而笹川便取得了該沉船上寶物的所有權，並且挺身而出，接受蘇俄的挑戰，宣佈假如蘇俄真要這批財寶，他可以交出，但蘇俄必須以戰後被俄軍占領的北方四島交回日本，作為交換條件。

四、蘇俄既已以政府訓令的方式，由其駐日代理大使正式對日本外務省提出要求，恐難輕易撤回。假如外務省答覆那沉船是私人財物，與日本政府無關，蘇俄政府是否會以笹川個人為爭奪財寶所有權的對手呢？用文，是向國際海事法庭提訴控告，或與笹川私下談判；用武，蘇俄可以派軍艦在打撈現場週圍示威、干擾。總之，這將使原來是有關一條沉船，一位怪傑的，浪漫而冒險的故事，演變成一場極不愉快的國際糾紛。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四日於東京



「天應號」所設置的「潛水鈴」，耐深九十六公尺，潛水夫從此室潛入海底「探寶」。



七十五年前，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由「那希莫夫號」領率，在對馬海峽擺開陣勢。

日本人瘋狂尋寶

傳說紛紜沈船多金銀

余元伶

開發工作的開發團和日本作業人員六十人及作業船兩艘。

西元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年間，一個日本人片岡弓八曾在海底探寶前發行十圓劵，他揚言，如果撈寶成功，每張十圓劵便有數十倍的身價，當時新橋和赤坂一帶的演藝人員爭先恐後搶購，造成騷動。

結果他果眞打撈起一艘「八坂丸號」。這艘船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沉沒在地中海的日本郵船，船上載滿英國金幣，當時沒有人對「八坂丸」的打撈工作抱存希望，大家都認爲那是極艱難而近乎不可能的事，而片岡弓八證明了他的不凡，也因此被日本人封上「第一潛水王」的稱號。

到了西元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應海軍的要求出資一百五十萬圓（約合台幣二十萬元），開發探寶工作，却又因海岸砲台基地的徵用事件而告終止。到了西元一九五三年商船大學教授鈴木章之親自指揮第三次探寶，但由於當時潛水技術的貧乏，雖然以炸藥爆破船體，並沒有什麼進展。在鈴木之後，出現以生命做賭注的森武生，結果因勉強潛水喪生。此後爲了這一筆龐大的財寶，悲劇更是接二連三的發生。

今年春天，日本船舶振興會和日本海洋開發社融合了其他國家的新科學技術提供了「天應號」技術作業船。「天應號」設置有耐深九十六公尺的「潛水鈴」，把「潛水鈴」移入球形膠囊內而潛入海底，膠囊內有日、英兩國的潛水夫，他們同時沉入湛藍色的大海裏，到了水深八十八至九十六公尺的海底，首先步出膠囊拍攝「那希莫夫號」，這個時候控制塔上映現出「那希莫夫號」黑漆漆的船影。

沈睡的「那希莫夫號」，船頭朝西北方向，右舷傾斜四十五度。船頭因遭魚雷轟炸而顯得不完整，船肚被以前的探寶者留下紀念性的洞穴痕跡，船壁上到處附着貝類，全船大致上毫無腐蝕的跡象。

這一次的潛水作業有英、法、加拿大等國約四十人的技術人員協助進行，另外，還包含了英國從事北海油田

發現財寶的記者會上，各國記者爭相搶拍

關於「那希莫夫號」的由來，日本有各種不同的傳說，歸納起來大致有三個，第一個說，那希莫夫號是俄帝艦隊的會計母艦，也就是在遠洋航海過途中，負責裝載全艦隊物資財富及貴金屬的收支船，第二個指它爲載有開設不凍港的全部資金的寶船，第三個傳說最被重視，據說那是當時俄帝尼克拉伊尼世預感到帝政即將崩潰而爲逃亡所準備，而載有皇家貴重金屬及財富的寶船，正是俄帝皇太子的乘艦，俄皇太子乘坐此船到日本，曾有一位長崎船工做了一艘「那希莫夫號」的模型托皇太子呈獻給俄皇。

現在有人根據那個殘存的原型再做出一艘新的模型船，然後拿來和現場顯示的「那希莫夫號」對照，結果有很多部份細膩地吻合了。

據潛水夫的描述，「那希莫夫號」是斜躺著的，一旦走入船內，潛水夫都愣住了，被炸藥爆破的地方極多，當時的船隻並不像現在這樣全部以鐵器製成，整個船體自吃水線以下的全爲厚木板，都用銅或金屬覆蓋著，而船內的食器，如盤、碗、刀、叉等，甚至桌椅、裝飾物也都是金製品，難怪日本海洋開發社董事長市川要肯定的說，一兆日圓（約合台幣一千五百億）的財富中大半是金塊。

爲什麼大半是金塊呢？當時的艦隊分成兩隊，一隊航行於蘇伊士運河，另一隊貫穿地中海，然後繞過好望角而抵達日本，這期間航行時間較長，需購入大量的飲水和糧食，所以準備了大量金錢。當時後者所經過的海港大多數是英國的殖民地，交易上便以現金支付。

「那希莫夫號」的沉沒有三種傳說：

其一，有三個武裝的士兵抱著與艦共存亡的決心站在該船彈藥庫前與船一起沉沒。

其二，該船的船長曾電告俄帝，船將在日本海沉沒。

其三，當該船沉沒時，對馬的琴村沿岸有很多負傷的俄兵飄浮上岸。有趣的是，他們潛水眼鏡套中閃閃發光的黃金，這情景當時有很多目擊者。

更熱門的說法是，明治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日俄海戰中，俄將羅基耶斯多烏耶斯基率領的四十隻艦隊，受到日本海軍東鄉平八郎率領的聯合艦隊的突擊，結果四十艘中有十九艘被擊沉，「那希莫夫號」就是其中之一，當該船沉入海中時，有九十九個俄兵乘著小艇逃命，他們手中都拿著閃閃發亮的金塊，慢慢靠近陸地，有很多島民親眼目睹這情景。其中有一個七十五年前還是十歲的小女孩，當她追溯起這古老的記憶時，說「二十七日」那天接連不斷的轟炸聲，而空氣中籠罩著沉厚的黑煙，幾乎使得日夜難辨。

到了翌日清晨，狂嘯卻忽然間變得寂靜了，從附近的茂木海邊可以看見三隻逐漸靠岸的乘坐著俄兵的小船，看到這情形後，村子裡的婦女和小孩在男人的指示下，驚慌的逃向山區，海濱上，日本刑警正指揮著排成一列的俄兵，挖掘脚下的泥砂地，然後把身邊的木綿袋子埋入坑裡。海面上的船艦，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當時的村民們相當關心船上的金塊，在書上甚至有如此的記載：①「在茂木海岸上均以英語和俄兵交談，俄軍醫都持有麻布袋或是皮袋，其中裝滿金幣。」（「對馬近代史）」②（「俄兵們向村民買三個饅頭和一瓶啤酒而給一個金塊。」（「史蹟史料」睡眠的金塊）

關於寶船的傳說，如今不只充滿羅曼蒂克和神秘氣息，更蘊藏了些許的火藥味，因爲就它的所有權來說，日本各方面都沒有肯定的答覆，不過最有力的三種說法是：

①那希莫夫號是日俄戰爭中日本的戰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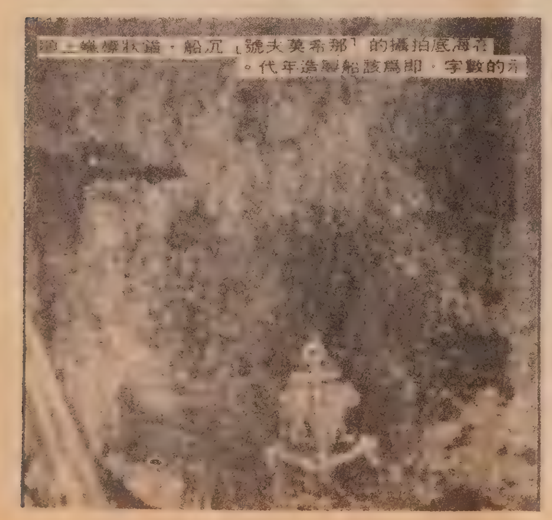
②因爲那希莫夫號是俄帝的沈艦所以應歸蘇俄所有。

③該船在海底沉了七十五年，因此是「無主物」。

蘇俄方面當然認爲沉沒於公海的軍艦是屬於蘇俄所有，但是由於該船沉沒的海域是日本領海內，如果蘇俄只做如此主張而沒有進一步表示的話，則日本方面將解釋做蘇俄放棄所有權。

日本海洋開發社董事長一再強調該船爲無主船，因爲這一次的探寶工作，海洋開發社投資了將近三十億日幣，如果該船肯定是無主物，則這一筆龐大的財富就歸玉川董事長和金主笹川所有，笹川是日本船舶振興會會長，也是最先從事打撈工作的人。他們對此項開發都彼此有了約定，就是不論發掘出來的寶藏有多少，全部用在促進世界和平的用途之上，一分一毫也不據爲已有。

以日行一善自許的笹川和自稱是他的徒弟的玉內，他們兩位都表現出日本人難見的胸懷，而這一筆龐大的財富是否能如願的呈現在世人面前，而造福人類呢？就目前來說，這是一個待思考和追求的疑問。


在海底拍攝的「那希莫夫號」沉船，[illegible]的數字，即爲該船製造年代。

打撈蒙古船備受注目

由於「那希莫夫」號的打撈成功，一些寶船事件紛紛崛起，最積極被討論著的就是在海底沉睡了七百年的「蒙古船」。

七百年前元朝的蒙古軍船曾在「文永之役」（一一七四）和「弘安之役」（一二八一）兩次攻打北九州沿岸，結果都因爲不合時宜，遇到大暴風雨而挫敗，日本史實上稱之爲「元寇」。

這一次研究工作，日本文部省命名爲「對水中考古學遺跡、遺物的發現和調查，及保存的研究」，擔任調查工作的人員有博物館館長、古文化財水中考古學者、海洋學家、歷史學者及工學各部門指導的學者一共約有二

十人，還有民間調查公司的技術人員四人參加。

第一個目標是長崎縣北松浦郡鷹島町的「鷹島」。鷹島是飄浮在北九州西北端的一個小島，島上人口約三千九百人，以漁業為生。蒙古船來襲時，曾受反擊，而集結在海灣這些蒙古大軍，士兵約十四萬人，而船艦有四千四百隻。

日本人所謂的「神風」是在同年八月十四日來襲，自夜半開始吹起狂風，翌日，只見海面上飄浮著船隻的殘骸（據說有幾艘在統率者的指揮下撤回）。事後，鷹島的沿海居民曾數度以魚網撈起蒙古軍艦上的物品，如長約一尺的蒙古劍和青銅製的釋迦像（高約一尺的座像）。這兩件物品都經博物館長的確認，證實是蒙古軍船的遺物。

東京會議中特別强調二點——

第一：鷹島沿海最少也有五百隻到九百隻的軍船沉沒，對這麼龐大的財富，日本各界都相當的期待著。

第二：沉沒的蒙古軍艦極富羅曼蒂克，因此，會喚起一般人士的關心和注意，這種情形將加深人們對水中考古學的理解。

東京會議結束後的第五天，一輛滿載國際航業器材的大卡車抵達東京，十六日到達鷹島，開始第一次調查，使用最新儀器，並以雷達來探查海底狀況，這一個調查工作在二十三日完成。

六天間的調查，以第一天的成績最好，沉船的跡象，清楚的獲得，遺物在船內四處散佈著，其中竟有五十公尺左右大的東西，雖然日本調查員還不敢肯定那就是蒙古船，但是已確定是船的物體了。

如果那艘船隻確實是七百年前沉沒的蒙古船之一，那不知道將會再引起多大的探寶事件，日本當局說，但願這一次的探寶工作仍不要產生以營利為目的的盜掘事件，因為，那關係著重大文化財產的破壞。

這一件蒙古船打撈計劃目前被日本各界人士所注目，但是最關心仍然是財寶的問題，因為那些財寶據估計有幾十億美金，這是繼「那希莫夫號」另一筆龐大的財富。

撈寶熱潮將持續下去

除此之外，從古代到現今，日本近海還有很多沉沒的寶船，一位從事尋寶事業五十年之久並著有「日本的寶藏」一書的畠山清行先生公開了當年俄國艦隊的另外四隻寶船，它們分別沉沒在日本福岡縣海灣及對馬海灣。另外在江戶初期也有一艘轟動一時而沒被打撈上來的遺寶船及前二年已經被發現船影的另一隻外國船。這一隻船是在一九〇九年要進入長崎港進行交易時，由於船內發生紛爭而自爆沉沒的，當時船上載有金塊一百多公斤，銀塊九千七百多公斤和其他貴重的金屬，總計約當時的三億五千萬圓（合台幣約二億四千多萬元）。現在由於「那希莫夫號」的轟動，這一隻沈船的故事也引起了另一陣熱潮。

最後在一九一四年，一隻英國皇家寶船「娜伊奴號」為了慶祝日本大正天皇即位航行到日本，那是滿載英國王室要贈送給日本十八皇族的王冠、寶石和首飾等禮品，其全額價值一億七千萬圓，現在約五百億左右（合台幣約三百多億），結果也不祥的在日本兵庫縣室津海灣沉沒了，那一次的損失不只是英國王室的熱忱和財富，對日本的心理來說更是一件重大的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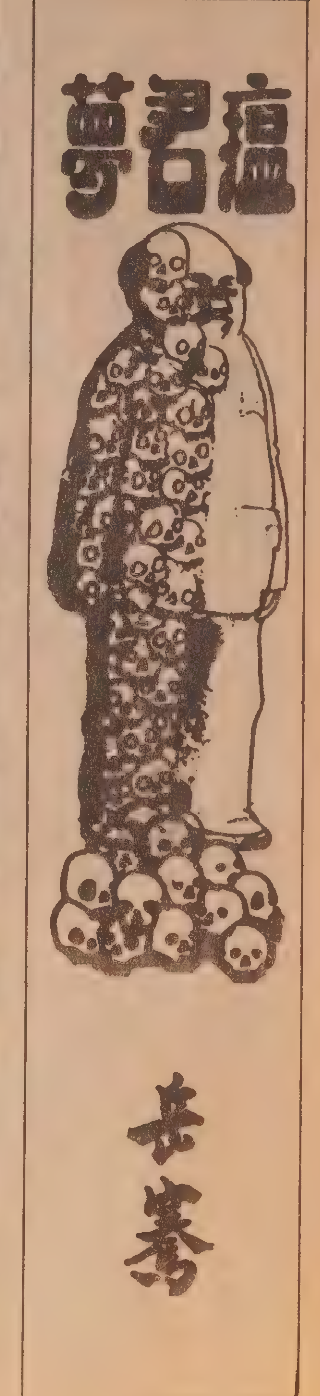
除了這三件較被議論著的寶船事件外，日本近海還有二十一處寶船沉沒的地點，日本人的撈寶熱潮恐怕還要持續一段時日。



價值美金二百多萬元的白金壓延板，原屬俄帝沉艦「那希莫夫號」所有。

瘟君夢

岳騫



當周恩來報告了西藏形勢與國際關係之後，政治局絕大多數委員也都贊成慢來，不要操之過急，其中祇有兩個人主張嚴辦，徹底解決西藏問題，這兩個人就是毛澤東和劉少奇。

毛劉兩人雖然立於敵對地位，這次却殊途同歸。毛澤東以為他雖然在武漢會議時被迫承認不競選下屆主席，但心總不死，可是，他也明白若不發生意外，他就失去留任的藉口，祇要各地一鬧起來，就可發動親信出來挽留，間接就推翻了武漢會議的決議。

劉少奇有另一套想法，他知道毛澤東控制中共黨政軍經已有二十五年歷史，根深蒂固，絕非一蹴可倒的，這次雖然內靠赫魯曉夫的壓力，外仗金門國軍的巨炮和美國參議員堪富利的一張嘴吧，裏應外合把毛澤東轟下來，但是未來的問題還是很多，毛澤東又何嘗死心，必須趁這個機會讓他多作點事，亂子越闖越大，他的政治前途必然越來越短。劉少奇想到這一點，極力主張在西藏用兵。

毛劉兩人意見一致，政治局就無人能推翻了。

當時中共中央給張國華的指示有三個辦法，上策是爭取達賴合作，利用藏巴人和康巴人的舊恨，驅逐康巴人出藏。中策是利用班禪以牽制達賴，實行以藏制藏。下策是軟禁達賴，以班禪代行職權。

張國華接到指示後，召開西藏工作會議，全體工委研究之後，認為上策不必談，絕無實行可能，中策不妨一試，但成功希望也不高，最後必然祇有走下策，所以要作扣留達賴的準備。會議決定之後，分兩途進行，張國華藉視察為名，到日喀則去了一趟，勸說班禪。譚冠三就給達賴寫封私信，邀達賴到軍區司令部參觀文工團演出藏劇。

張國華到了日喀則見了班禪，把來意說出，班禪欣然答應，但班禪却提出四個條件，第一、不能傷害達賴的性命；第二、不能貶仰達賴原有地位；第三、不得變更西藏人民的信仰，第四、共軍須保證不侵犯喇嘛寺。張國華雖然覺得這四個條件太苛，不過抱着騙了一步算一步的心理，也就答應了。

這時已經到了一九五九年的二月，雙方敵對情形日益顯明，拉薩市上時刻都會發生戰爭。達賴接到班禪來信，知道中共決心要對付他，恐怕住在布達拉宮距離拉薩太近，一旦發生戰爭脫身不易，就還到避暑下宮的羅布林卡去住。不久就接到譚冠三的信，邀請達賴去看戲，達賴雖然明知道又是玩的舊把戲，也就姑且答應下來，馬上召集左右人員開會，商量對策。軍事人員方面都主張先發制人，趁着共軍未動手之前，發動進攻予以消滅。赤江•羅桑益西和索康•旺清格勒則主張先保衛達賴退出山南康巴軍地區，再和共軍決戰，這樣就不會危及達賴的安全。達賴本人却主張再緩一步，他說：「不到最後關頭，我怎能隨便離開拉薩呢？」

譚冠三最初來信，約定看戲時間是三月十日晚上。消息傳出來，當天早晨整個拉薩了就沸騰了，各街道上人民自動聚集在一起，向布羅林卡請願，阻止達賴去看戲。潛伏已久的人民會議也乘機出頭，恢復組織，公開活動。共軍雖然早已決心用武力解決，但面對着憤怒的人潮。也就感到驚慄。張國華恐怕動起手來難操勝算，就去電向西康、青海抽調援軍。

這時拉薩城內形成武裝對峙，西藏人民會議領導下的反共行動已經公開，在市內張貼標語，要中共滾出西藏。在人民會議領導下，原來的藏軍被改編成「反共衛教人民志願軍」。人民會議十日上午在拉薩市區召開群眾大會，高呼口號打倒共產黨，會議開過之後列隊遊行，直奔西藏軍區司令部。本來中共軍在司令部周圍設有警戒綫，所奉到的命令是有人行近，格殺無赦，可是，面對着前來的洶湧人潮，中共衛兵不敢眞的開搶，都躲回碉堡裏面去。

張國華一看事情緊急，就叫阿沛•阿旺晉美出來安撫，阿沛哭喪着臉說道：「司令員給我留條命吧！你應該曉得他們對我的感情，過去無事時尚且燒我的房屋，今天鬧到這種地步，捉到我豈不碎屍萬段。」

張國華沒有辦法祇有派另外一個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和藏族幹部帕巴拉•索朗降錯出來勸告群眾。遊行群眾看到漢人也許火氣還小些，見了藏人就分外眼紅，不知誰喊一聲「打」，豈時湧上一大群人拳足交加，把兩人打在地上。中共衛兵看見打了副司令員，不能袖手旁觀，硬着頭皮出來把桑頗•才旺仁增搶走，已經被打得半死，至於那個當幹部的喇嘛帕巴拉•索朗降錯，連哼都未哼出來就被活活打死。群眾打死了帕巴拉仍然餘怒未息，拖着屍首又在馬路上遊行了一周。

這一來事情鬧大了，雙方都知道戰爭是不可避免了，也都盡量爭取時間。譚冠三當晚寫了一封信給達賴喇嘛，假惺惺地說：「您表示願意來軍區，

我們表示熱烈歡迎，但是由於反動份子的陰謀挑撥給您造成很大的困難、故可暫時不來。」

譚冠三寫了信派阿沛・阿旺晉美送去。達賴接到信之後也很客氣的寫封回信說：「幾天以後，情況安定了，一定同您見面。您對我有何內部的指示，請通過此人（指阿沛・阿旺晉美）坦率示知。」

接着兩人又通了四封信，其實都是在拖延時間。中共方面在爭取時間，拖到援軍趕到再動手；達賴則拖延時間佈置在逃亡路綫。直到三月十六日達賴喇嘛最後回譚冠三一信還說：「一旦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後，將採取秘密方式前往軍區。」

但是，到了三月十六日這一天，中共援軍已經大部趕到，達賴喇嘛的出亡路綫也已安排妥當。中共方面未料到達賴眞敢逃亡，以爲祇要用武力加以恐嚇，達賴必然就範，祇要能掌握了達賴就可以控制整個西藏。所以在十六日晚上譚冠三下令中共炮兵開炮轟炸羅布林卡。達賴也早已準備好，聽到了炮聲，聽得中共已經動手，十七日早晨三點鐘，便離開羅布林卡，先到離開拉薩十里路的拉馬千。達賴到了拉馬干之後，先遣去的人員已經備有小船在等候，一行人上了船，經過八小時的航行，到了康卡，這裏是游擊除的根據地，安全已無問題，但是達賴不敢停留，仍然照預定計劃向不丹東部前進，預備經過被印度侵佔的康藏邊區逃入印境。

中共炮轟了羅布林卡之後，未見達賴來信投降，張國華就派阿沛・阿旺晉美去刺探消息。阿沛到了夏宮，看見重要人員都在，就連達賴喇嘛的攝影師哲美鐵林也在房內睡覺。阿沛要見達賴，左右人員說：「阿老活今天精神很差，任何人都不接見。」阿沛就折住哲美鐵林房內詢問情形，哲美鐵林說：「打炮時我還在阿老活房內，炮聲一響，他就勸我回來休息，今天我未會見到他。」

阿沛不得要領，祇好回來向張國華報告，張國華看見達賴不肯妥協，就下令再轟幾炮。還沒有結果。中間隔了三天，從印度方面傳來消息，才知道達賴已經逃出拉薩。張國華、譚冠三這一驚非同小可，馬上把藏族重要幹部找來開會，要他們提供綫索，這些人一聽說達賴出亡，宛如五雷轟頂，一句話也說不出。張國華同藏族幹部商量一陣，斷定達賴一定化裝沿十三世達賴逃走的路綫，由江孜、亞東、奔大吉嶺，當時下令陸空協同猛追，並電沿途共軍截擊，務期把達賴捉回。

達賴却侍奉着五十七歲的母親，帶着姐姐、弟弟和四個閣員等，沿着人跡不到的藏東南區，經過首尾十五天的艱苦路程，終於到達了原本是中國地方，在一九五一年始被印度強行佔去的達旺。

中共軍追不上達賴，就拿藏人洩憤，整個拉薩市內頓時變成了人間地獄。

原來達賴出走，西藏人也不知道，以爲被中共俘去，整個人潮就湧向西藏軍區司令部。中途幾個領導人忽然想起此去若然與中共軍展開戰鬥，阿老活豈不首遭毒手。他們計議一下，就轉向印度總領事館，請印度總領事出面調解，要中共釋放達賴喇嘛。

這時印度原任駐藏總領事英人黎吉生已被中共趕走。拉渣上任時謁見梅農請示，梅農說道：「你到了拉薩主要任務是促進中印邦交，無論怎樣忍辱負重都可以，祇是不能開罪中國朋友，你記住這一點就成了。」

拉渣上任之後，確實小心翼翼，對於中共大小幹部祇要看到戴八角帽子，總是必恭必敬，所以尙未出過亂子。現在藏人一湧而至，包圍了總領事館，硬要拉渣出來講話，拉渣不知何事，站在牆頭上一問，原來要他去和中共交涉釋放達賴，拉渣一驚非同小可，嚇得鞠躬又作揖，高低不敢過問。

藏人不得要領，又湧向西藏軍區。這時中共軍已奉到命令，見人就開槍。雙方一接觸眞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中共軍一排機槍發出，大戰於是開始，由衛教軍領導的藏人，前仆後繼湧向中共軍司令部，他們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拿着光怪陸離的武器，聚滙成一股洪流，向着共軍這塊礁石衛擊。張國華本是靠打人海戰術起家，但那是驅迫老百姓前面替他們擋槍彈，他今天才看見了眞正的人海。對着無邊的人群，震耳的殺聲，張國華、譚冠三東手無策，祇有下令堅守，趕調郊外援軍增援。衛教軍雖然勇敢，也攻破了中共軍據守的碉堡，但是對着現代化工事的軍區司令部，却始終無法攻開。僵持了一天，郊外共軍趕到了，又展開一場惡戰。衛教軍不能攻堅，對防守的共軍沒辦法，可是長於野戰，尤其是善於肉搏，對着來援的共軍，却有用武之地。共軍開進來一個團，剛接觸就被四面八方的衛教軍包圍住，共軍雖有新武器也沒有用，到了短兵相接時，共軍就遠非藏人的對手，這一個團被包圍住不到半天，好似一個雪團投進溫水裏，漸漸消失了，最後剩下的是遍地八角帽和紅星，武器都轉到衛教軍的手裏。張國華在司令部裏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又不敢派隊出擊，祇好通知援軍，千萬不要和藏人貼身戰鬥，祇要遠遠用砲轟，必要時出動飛機轟炸，完全以武器取勝。

共軍採取了砲轟戰術，衛教軍漸漸支持不住，聚集在西藏軍區外面的廣大人潮，成了共砲的目標，經過蘇製一五零米糧榴彈地氈式的猛轟之後，衛教軍祇好逐步後撤。張國華眼見砲轟奏效，下令軍區司令部砲兵也開始轟擊，最初共軍目標祇對準功德林和羅布林卡兩處衛教軍司令部，以後就下令不分目標，有房就轟，見人就殺，整個拉薩城內被「人民解放軍」殺得屍山血海，解放變成了解脫，千萬善良的西藏人，都在刺刀下解脫了。

衛教軍首領眼見局勢險惡，在城內沒有絲毫憑藉，以血肉之軀決不能抗拒俄式武器；又曉得達賴已經出走，鬥爭也失去意義，於是下令撤出城外，逐步向山南地區轉進，和康巴軍會合。

衛教軍撤出之後，張國華把共軍從新加以佈署，分成兩股，一股去鎮壓拉薩市民，實行過去在井崗山打糧的辦法，自由發展，上級不加干涉。另一股出城去進攻色楞、葛丹、哲蚌三大寺，這三大寺共有兩大喇嘛；其中有一半擁有武器，平時就經常接受軍事訓練，每年要舉行兩次演習，有時三大寺還互相舉行「友誼賽」，眞刀眞槍戰鬥，所以他們實際上和正規軍沒有兩樣，中共軍平時對三大寺畏之如虎，現在想乘得勝餘威，拔去這個眼中釘，於是下令向三大寺進攻。

共軍知道三大寺喇嘛較衛教軍戰鬥力更強，不敢接近，就用排砲大肆轟擊，直到把三大寺轟成了一堆瓦礫之後，共軍步兵再前進搜索。那知道一走近頹垣斷壁中，突然竄起一群羅漢兵，人人一把大刀，劈頭砍下，共軍還未看清楚敵人，就變成了刀下冤鬼。

（未完）

中東戰火燒得滾燙

一九六七年八月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音樂悠揚，燈火輝煌，煙火閃耀中，阿富汗舉國慶祝和平獨立的四十八週年紀念日。但是冷戰之風已由北方吹來：俄製的坦克和火箭發射器排列在首都大街上；米格機由頭頂呼嘯而過，為閱兵典禮揭開序幕。

我驚訝地問一位陸軍准將：「貴國一向中立，怎能信任北方的強鄰來訓練自己的軍隊？」

他以標準的阿富汗式回答：「你若騎到一匹好馬，會不會在乎牠是那個國家出產的呢？」

一九八〇年三月，飛越過阿富汗的死亡沙漠，我們逐漸低飛降落到坎達哈（Qandahar），這是阿富汗南部的一個城市，我將在此過夜。

由於啓程的德黑蘭機場拒絕我們的飛機在那裏等候，而位於興都庫什山脈邊緣我們的目的地喀布爾機場，依然因大風雪而關閉，因此我們便祇好先飛來坎達哈暫待。

自一九七八年以來，由蘇俄支持的政權便統治了阿富汗。去年十二月間，阿富汗革命總統阿敏被懷疑向西方送秋波而遭暗殺，八萬名蘇俄的紅軍傾巢越界而來。

軍事衝突和邊界糾紛，一直是中東地區最古老的故事。過去當超級強權注意力集中於東南亞和非洲之際，這個地區還是比較平靜的。目前這些介於北非摩洛哥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國家，已成爲國際舞台上一個新的要地。這塊廣大區域中的人民再次受到其他地區國家所作決定的影響。

我們飛機的着陸輪終於觸及了一條當年由美國支援建造的跑道，但是現在却由蘇俄的坦克和防空飛彈防守着。我們坐車進機場時經過一列標槍狀的米格十九和米格二十三，而且都掛着火箭。

由機場乘車入城，發現祇有幾家水果店沒精打彩的用手推車賣橘子和蘋果。旅社附近只有幾輛計程車，商人對蘇俄入侵的消極抵抗使得市容極爲蕭條。

第二天我們的飛機終於飛到了喀布爾，街上纏著頭巾的羣衆正用木頭鏟子在鏟雪，熱蒸汽由沿大路開往查里喀爾的卡車或裝甲車隊噴出。

我探望了在阿富汗外交部擔任高級職位的老友，他在一九七八年政變後曾經被監禁二十個月。他告訴我：「這次不同了，痛苦更大，而且不會很快就過去，但這已不是頭一回了。我們必須堅持，阿富汗將會生存下去。」



我發覺中東與我過去的印象，有了一個巨大的差異，當西方強國先是喪失了殖民地，接著再喪失對該地區的影響力後，回教領袖便逐漸進來塡補這種權力的眞空狀態，並且激起國際回教勢力的復活。祇有俄國和以色列在壓制回教。現在回教領袖何梅尼已經推翻了伊朗原來的政府，而其他諸如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利比亞等地，回教仍擁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

一九七一年　俄屬中亞塔什干

我對於蘇俄許多具有野心的發展計畫，如電車、大學、公園的大興土木，印象十分深刻。但是，許多生活基本需要則未曾照顧，購買者大排長龍，然而貨架上幾乎空無一物；旅行必須要有政府的許可；書店中主要陳列的都是列寧演講集，街頭上塔吉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人的臉上都沒有笑容。

儘管蘇俄官方採無神政策，我在當地還是發現許多人以回教文化和宗教爲慰藉。在十四世紀帖木兒所建立帝國的首都撒馬爾罕，我和大羣的回教徒擠在青瓦頂的回教寺內，像這種朝聖活動在當地是十分平常的，但是去年一年，蘇俄四千萬回教徒之中，祇有二十五名回教徒獲准到遙遠的麥加去朝聖。

俄屬中亞地區的出生率甚高，當地的年出生率是百分之三，或者是較蘇俄本身人口增加率快五倍，這已被克里姆林宮視爲心腹大患。而事實上確是如此，一些觀察家也認爲，蘇俄對阿富汗的大學進犯，正是對中亞回教人口急驟增加的一項遏止。

一九七二年　黎巴嫩．貝魯特

我在這個有中東巴黎之稱的城市散步，法蘭西大道附近，對我來說熟悉的有如第二個故鄉，我曾在時髦的聖喬治飯店中，望着滑水者劃過光潔的地中海面。

但現在的聖喬治飯店外表烏黑。而在內陸四分之一英哩遠的假日旅店更是彈痕纍纍。

陪伴我的黎巴嫩國家行動左翼陣線的朋友告訴我：「敵對的派別曾在這兩家飯店間激戰了好幾個月，造成了你現在看到的模樣。」

一九七五年當黎巴嫩內戰的戰火蹂躪貝魯特之時，成千上萬的觀光客、學生、銀行家、商人、藝術家和作家都亡命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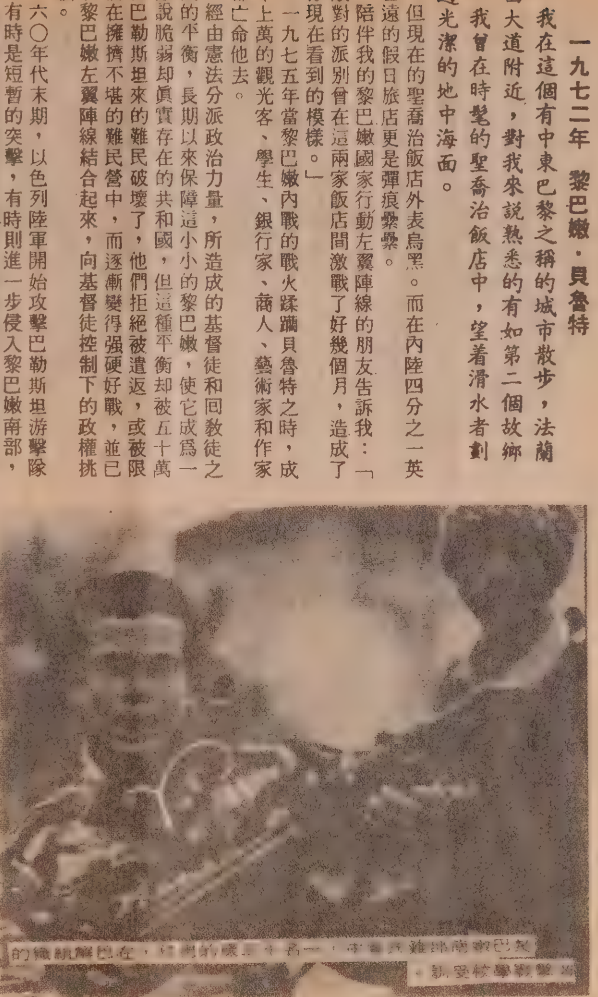
經由憲法分派政治力量，所造成的基督徒和回教徒之間的平衡，長期以來保障這小小的黎巴嫩，使它成為一雖說脆弱却眞實存在的共和國，但這種平衡却被五十萬由巴勒斯坦來的難民破壞了，他們拒絕被遣返，或被限制在擁擠不堪的難民營中，而逐漸變得强硬好戰，並已和黎巴嫩左翼陣線結合起來，向基督徒控制下的政權挑戰。

六〇年代末期，以色列陸軍開始攻擊巴勒斯坦游擊隊，有時是短暫的突擊，有時則進一步侵入黎巴嫩南部，這種行動不但暴露出黎巴嫩陸軍的無能，並且使更大的難民潮往北湧向貝魯特。

黎巴嫩國內的十二個政治派系都武裝了起來，在貝魯特，狙擊兵的攻擊擴大成全面戰爭，到目前為止，這場戰爭已造成六萬人死亡，並使貝魯特成為一片廢墟。

在一條沒有人的街上，我們遇上了一隊阿拉伯維持和平部隊的敍利亞士兵，坐在彈痕纍纍的日製小汽車中。他們向我們喊叫：「離開這裏，你們這些傻瓜，這個地區很危險！」一條街以外孩子在玩耍，兩條街外，我聽到步槍射擊聲，偶而傳來一聲砲擊。

但貝魯特城的生活還是一如往常，特別是在熱鬧的地區，大部分仍未遭到破壞。每一面牆上，可以看到納塞、阿拉法特、何梅尼和巴勒斯坦烈士的圖像互相爭奪位置，另外則有粗體的阿拉伯文字寫著：「這塊土地屬於信仰堅定的人」、「革命是通往自由之路」、「中東不要有美國基地」。但是美國和埃及的電影依然在戲院中放映，超級市場中貨物齊全。巴黎的服裝設計師依然開業，美國書籍在西書店中發售，街上有肯塔基炸雞之類的速食，也有阻街拉客的流鶯。



黎巴嫩南部難民營中，一名十多歲的青年，在巴解組織的游擊學校受訓。

然而眞正使我擔心的是，有多少貝魯特人能適應這種無政府的混亂狀態。我聽到許多可怕的故事，有人下車後便遭人殺害，商店遭炸彈爆破，使附近所有的玻璃都震碎了。

當天晚上我聽到外面響起一陣機槍聲，我跳了起來。我的朋友笑着說：「輕鬆一點，這也許祇是一次結婚的慶祝。」

一九七五年一月　貝魯特

武裝的士兵帶着我通過迷宮般的後街，爬上樓梯去赴一個午夜的約會。祇有一個光禿禿的小燈照亮着這個臨時的指揮所，巴解組織的頭子阿拉法特，很少敢在同一個地方渡過兩天時間。

阿拉法特告訴我：「我們的爭論不在猶太人。我們同是閃族人，他們已經與我們共處幾個世紀之久。我們的敵人是猶太殖民主義者和他們的支持者，這些人都堅稱巴勒斯坦是獨屬他們所有的。我們阿拉伯人也認為我們的根在那裏。」

二十年以前，巴勒斯坦人祇見於聯合國設在加薩地區的重建營區中。當巴勒斯坦的發言人在世界各大都市發表高論時，全世界聽到最響亮的聲音，還是巴勒斯坦人宣稱他們與一些恐怖分子有關。約旦曾經發動一場驅逐他們的戰爭。而黎巴嫩的分裂部分是肇因於境內成千的巴勒斯坦難民。

但是，當埃及總統沙達特，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進行他赴以色列的歷史性之旅時，和平的展望現出了曙光。一年之後，沙達特和以色列總理比金簽署了大衛營協定，也替以色列歸還占領下西奈半島給埃及一事，定下了根基。這兩個原本的仇敵建立了外交關係，並且互相通郵、通電話還開闢空中航線。

大衛營協定也提到了最重要的巴勒斯坦問題，但是却含糊其辭。沙達特堅持，任何持久的和平將建基於：在以色列占領的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建立一永久的巴勒斯坦居住地。以色列同意限制該一地區的自治權，又恐懼境內突然進入一個新而且有敵意的巴勒斯坦國，因此堅持以色列部隊有權維持該地區的安全。

擁擠不堪的拉希狄雅難民營，設在黎巴嫩境內古時腓

尼基人泰瑞港以南橘園中，已成爲戰爭的第一線，經常遭以色列噴射機轟擊，和以色列戰艦的射擊，戰火的歷練使營中一萬三千七百名巴勒斯坦難民更爲堅强。

在某校園中，我觀看了一次莊嚴的升旗典禮。八歲到十二歲的幼童，沒穿制服，筆直地站着，看着護旗隊將綠、白、黑三色的巴勒斯坦旗昇上天空。如果沒有他們掛在手臂上的步槍，你或許會認爲他們是幼獅童軍。在他們身後有兩列女孩。同樣的年齡，同樣的武器。

午飯時，我對招待我的主人表示：三十年慘烈的戰爭，並沒有替巴勒斯坦人爭到一吋土地。難道沒有和平的方法來達成他們的願望嗎？

「是的，我們正在如此做。經過三十個年頭，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終於承認我們在巴勒斯坦的權利。但我們認爲除非美國停止援助以色列，否則我們祇能選擇：戰爭或者面對死無葬身之地的流亡結局。」

●

我由約旦首都安曼駕車通過阿倫拜橋，越過肥沃的約旦河谷，並且通過一些引起爭議的猶太新屯墾區。然後當我越過階梯石山到耶路撒冷時，發現它也已改變。一列高聳的公寓和辦公室已經在這個聖城被占據的阿拉伯那一邊建立。許多阿拉伯房屋也在大事重建聲中被夷平了。

一位在耶路撒冷爲美國教會團體工作的基督教巴勒斯坦農業人士表示：「約旦河西岸已經建立了六十四個屯墾區，並且還計畫建立十個。」隨後他打開一份世界猶太主義人士組織一九七八年的主要計畫，唸道：「瞭解我們在以色列的權利……不論有無和平，我們都將學着和少數者共同生活……」

以色列政府也再次肯定了此一政策。總理比金說：「屯墾區是我們與生俱來而且不可剝奪的權利。這是我們國家安全的必要部分。」

「安全」是以色列人深銘心頭的字眼。該國三十年來一直有如一個武裝軍營，經常在防衛巴解組織的襲擊和恐怖分子的爆破。只要一發生事故，反應是迅速的，以及更爲强烈的報復。

在耶路撒冷我遇上一位以色列之音的英語播音員。他說：「我們必須繼續建設這個國家。以色列是我們合法的家園，我們的命定之所，我們有決心和許多才幹之士，一定可以堅持到底。」

我在凌晨的黑暗中開車離開舊耶路撒冷城，幾個小時後來到以色列的邊界，在那裏一輛公車載我越過空無人跡的荒野，前往埃及轉運站。由於以埃和約的結果，這是自一九四八年以來首次可以由耶路撒冷前往開羅。一位邊境官員檢查過我的行李，然後我入城僱車，經過兩百英哩越過北西奈沙漠、蘇彝士運河和尼羅河三角洲之旅，在落日時分進入了開羅。

儘管埃及政府官方十分樂觀，我發現開羅的許多人都擔心，沙達特總統大膽的外交姿態也許會失敗。當以色列新大使館在開羅設立時，這個城市更引人注目，大衞之星的以色列國旗頭一次在阿拉伯首都飄揚時，身穿黑色制服的埃及部隊守衛着法庭和交通要道。城裏，拿著上了刺刀步槍的警察守在美國大使館周圍，也守衛着電視台和大飯店。示威者大多數都被和平地驅散。沒有人打擾這個城市的步調。

迎接着更多由歐洲和美國來的觀光團和商業團體，開羅比以往更忙，而且更加擁擠，儘管城內大興土木，但是每月由城外湧入大約一萬人口，依然難覓棲身之所。

中東最大而且讀者最多的阿卡巴日報總編輯哈里向我表示：「我最擔心的，乃是沙達特總統和以色列的媾和，已經使埃及孤立於我們兄弟國家之外。沙烏地阿拉伯和我們斷交，是一項重大的損失。他們是我們親密的鄰居。目前他們取消了對埃及數億美元的發展援助資金。大約有二十萬埃及人，包括教師、醫生和工程師都在沙烏地阿拉伯工作和生活。

「而且守護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沙烏地阿拉伯，依然是回教埃及的精神聖地。」

聖城中的狹窄街道，現在似乎顯現出不尋常的靜謐。在清眞寺周圍，有上百名泥瓦匠和木匠工作著，他們修理大門，塡補高塔上的彈孔，更換斑剝的珠寶鑲窗。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極端的回教根本教派領導的一隊武裝暴徒，曾經佔據了聖殿，抗議道德敗壞和沙烏地阿拉伯領袖的現代化努力。暴行震驚了回教世界。利比亞和巴基斯坦由於誤傳美國介入了此一瀆聖事件，造成暴民攻擊美國使館。

使中東地區改變最深的力量，乃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財富的轉移。工業國家將不可計數的油元，傾入這些國家的國庫。

根本教派的回教領袖，以對財富的攻訐，來保護回教社會免於道德敗壞，因而在强大的政治衝擊中崛起。

當我十九年前初到之時，沙烏地阿拉伯的商業首都吉達，還是一個荒涼的小海港，現在已經變爲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國際都市。受到石油財富的衝擊，它已經成爲全世界物價最昂貴的城市。

在吉達阿布杜拉大學，我和學生一起參加了沙烏地阿拉伯工業電力部長阿古沙比的演講會。他警告說：「我們不能讓外國來主宰我們的國家，他們既不瞭解也不關心我們的文化。」

又說：「我們因石油收入而獲致幸福，但除非我們發展出科技，錢財將不會解決我們的問題。」

我在中東各處都目睹了西方式現代化和傳統價值的衝突。當依賴石油的超級强權在產油地區周圍爭奪地盤之時，又造成了新的外在壓力。

由於被一些超出自身控制能力的事故所環繞，回教國家一面擔心蘇俄會繼續佔據阿富汗，又怕美國的對抗行動會犧牲此一地區的國家。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少數團體的內部爭鬥，也在啃嚙這些國家。在美國的反對下，以色列繼續在約旦河西岸設立屯墾區的行動，不但威脅阿拉伯世界和平的意願，也使巴解組織的突襲持續下去。

在回教世界這塊惱人的心臟地區，的確隱伏着造成世界大戰的仇恨種籽。

江才健譯

李敖贏了官司輸了人

～蕭孟能自訴李敖案判無罪

文—吳鈴嬌・王聯懿
圖—黃廣祥

因「證據不全」而輸了官司的蕭孟能，放言要上訴；而被判無罪的李敖，則大嘆：贏了官司却輸了「歷史」，還賠上一個太太。

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時，台北地方法院宣判蕭孟能自訴李敖侵佔案。十幾名記者匆匆地從原預定開庭的第一法庭，移師至臨時更換的三樓第十五法庭。鎂光燈直閃，想抓住宣判時當事人的表情。關心好奇的民衆，團團地圍住法庭的門口。

三點五十八分，衆所矚目下，只來了個一派瀟灑的李放，顯然，他與哥哥李敖是休戚相關的。鎂光燈對他閃爍不停。蕭孟能、李敖和各人的律師李永然、龍雲翔，全部未到。

四點正，審判長陳聯歡準時地步上庭台，庭警一聲起立後，他宣布：

「蕭孟能自訴李敖侵佔案，經本院判決：李敖無罪」。簡短明瞭的判決，在大家還不及坐定時，已宣布完畢。

李放嘴角含笑地起身，記者們圍著他。走到樓梯口，迫不及待地掛了公共電話給李敖，記者們的相機，只有把握他報喜的神情了。

法院裏印發的判決書，足足五張半，判決無罪的理由共計十二條，每條說明的結語不外是：「無證據足資證明」、「自無侵佔可言」、「無證據足以證明係屬自訴人所有之物」……。

末尾道：「基上所述，被告之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應為無罪之諭知。」

蕭孟能：我還要上訴，一定要上訴！我會盡可能再收集有利的資料，提出上訴。

四點零五分，襄陽路上的正義法律事務所。守候在那裏的蕭孟能和李永然律師，接到消息了：「李敖無罪！」為訴訟消瘦的蕭孟能，顯得更疲憊，更憔悴。

「我還要上訴，一定要上訴！」蕭孟能語氣帶怒地說著。他心情複雜，原不想多說些什麼，但是，失望的沖激，冤氣的難消，還是道出了心裏的感慨。

「你們知道，我是那麼樣地信任他，所有的財產，一切相關的文件，支票、印章、古董字畫……全都交給他處理，結果呢？只怪自己看錯人了。」

蕭孟能又說：「我會盡可能地再收集有利的資料，提出上訴，兩次調查庭，在舉證這方面我是吃了很大的虧！」

他說，出國前，一切財產都委託李敖處理，沒想到，連水晶大廈、天母靜廬、花園新城攬秀樓裏的全部檔案資料，都讓李敖收集了去，不管與他有關，或無關的。

「資料全到了他手上，這點對他是有利的。」

兩次調查庭中，李敖一面從大皮箱裏翻資料，一面為自己辯駁，而蕭孟能不及提出證據，屢次要求「補送庭上」的情勢，早教人為這場自訴案捏把冷汗。

「將來，這場官司不論輸、贏，我要替社會盡一分責！」蕭孟能激動地說著：「我們的社會不容許像他那樣有智慧，有才能的人，為非作歹。到現在，他傷害了多少人，許多人不敢惹他，但我寧願犧牲自己，揭發他的面目，讓大家都看清楚他！」

想當年，蕭孟能的「文星」，提拔了李敖，如今，又要興訟地揭發他，蕭孟能的痛心是可想而知的。

年輕的李永然律師，一副「職業性」的泰然，律師協助打官司，勝負是常有的事，他說，只要當事人覺得不平，再分析，研究判決書後，當事人如果認為還要上訴，律師就要跟著「力戰到底」！

對於十月七日的第二次調查庭，結束，審判長宣判繼續開辯論庭，使他們自訴這一方有措手不及的遺憾。

李律師說，當時都已近正午，原以為還要另日開庭，沒想到辯論庭緊隨展開，而對方顯然是有備而來，實在令人難以釋懷。

「蕭先生決定上述，我們將開始着手上訴必做的準備，收集更多有利蕭先生的證據，我相信上述的判決會更正

確，這是審級救濟制度給予受害人的機會，我們會把握這項權利。」李永然極爲冷靜地說著。

他說，他接辦過無數的案件，比蕭李案更複雜的案情，不是沒有，但這件訟案的當事人、證人，都是社會知名之士，才會引起社會大衆的注目，使他覺得責任深重。

但是，處理蕭李案，更使這位年輕律師感觸深刻，這份感受，他要留到案子了結才發表，言下之意，對人心的不易捉摸，世事變幻的莫定，使他有無可奈何之感慨。

撇開案情不談，李永然律師對於李敖的辯才無礙，靈敏反應，資料掌握，極爲欽佩。第二次調查庭結束時，他曾很友誼地對李敖伸手欲握，很遺憾的，李敖沒有表現他的風度。

「什麼時候提出上訴？」

李律師說：「我們接到判決書後，仔細研究、分析，很快就會提出！」

這場官司，還不到「劇終」時，再開場時，又是另一番證據收集戰了。

李敖：不是我贏，是蕭孟能徹底的輸了。我們共同輸掉了文星和歷史，我個人輸掉了老婆。

四點卅分，在敦化南路金蘭大廈李敖家的書城中。

「不是我贏，是蕭孟能徹底的輸了。」獲知宣判無罪後，李敖對記者表示：「我們共同輸掉了文星和歷史，我個人輸掉了老婆。」

事先他曾表示，「如果純就法律而言，我應該會贏的。」對這次官司，李敖心中確有一點底。不過打了十幾次官司，出庭一百多次，他也不敢說一定會贏。「我敗訴的經驗很豐富，我不會緊張。」李敖這麼多官司中，只有與台中中央書局的官司贏過一場。雖然事前他曾放言輸了官司，就要辦雜誌，但顯然只是氣話。現在判無罪，他也不打算反訴。但是他說：

「如果他們再胡鬧下去，我就要反訴他們誣告了！」他要讓蕭孟能、張白帆、四海唱片公司……他們知道，他們打的不是「過街的老鼠」，而是「過街的老虎」。

李永然：當事人如果認爲還要上訴，律師就要跟著「力戰到底」！我們會把握這項權利。



李永然律師強調，絕對尊重法官的判決。

雖然被判無罪，李敖並不高興，因爲他認爲在某些輿論上他已經先被裁判了。第一天招待記者會他就說他的形象「跌停板」了，現在幸好扳回來一些，沒有被毀掉，但是名譽還是受了傷。「我很瞭解群衆心理，即使你所有的告訴都贏了，還是有一半的人會懷疑你做過那回事！」

他說，第一個糊塗的，是「老來糊塗」的蕭孟能。

李敖表示：別克汽車收回自己在開、傢俱承認自己拿回去了，却告他侵占；市銀行欠了一百五十萬元，房子在太太名下，太太不合作如何辦理；馮作民欠一百多萬拖了十五年，就算傳他作證也還是沒有退錢；古董、字畫……支票貼現都是寫了字據的如何能賴？王劍芬自己說自己寫的字據無效更是荒唐：「幸虧我還沒賣房子，不然她不是存心陷我於罪嗎？」蕭孟能字據呈到第五十件，但是都沒有證據，「他這些根本都是說不出口，打官司不能告的！」

「我這次打官司贏，就在那封存證信上。」李敖說：「王劍芬雖然拒收，但是法律上視同送達。」信上他讓蕭孟能選擇付給他五十五萬就把房子過戶，還是他給蕭孟能五十五萬，把土地過戶過來，所以難以構成背信侵占。

「我相信如果只是蕭孟能個人和我鬧，決不會胡鬧至此，他完全是被挑撥的。」

「我要寄語蕭孟能，停止胡鬧，他不能再坐牢了，他的身體已經不能坐牢了。」李敖說起蕭孟能第一次坐牢時，他把冰箱都送給了李裁法，才把蕭救出來。

李敖的弟弟李放也在計程車上對記者表示：「蕭孟能本身人還不錯，可是他對女人……，他回國後不通知李敖，對李敖也是不公平的。」在李敖與蕭孟能的事務中，李敖也幫忙做了一些，像水晶大廈三樓拆除原來的三溫暖，他就以五萬元替蕭孟能解決了（另外兩人估價是十二萬和二十萬），水晶大廈頂樓鍋爐間（原來水晶的熱水供應中央系統）漏水、拆除改建（現在是蕭孟能存放檔案文件之處），李敖也都幫了忙。

李敖口中的第二個胡塗人是他離婚不久的妻子胡茵夢。

他說：「她大義滅親，把我毀得好慘。」

對胡茵夢在報上發表不利於他的言論，出庭作證，他都表示不滿。寫存證信函給王劍芬寫明「該建物所有權狀保存於李敖先生處」，却又把權狀掛失，在九月八日（九月九日開庭的前一天）「擅自把房子過戶給王劍芬，更是胡塗」。

「她們這樣做，對我構成侵占，形式上是僞造文書。」他已告了王劍芬、蕭孟能僞造文書（十月十六日上午九時二十分開庭）。因爲據刑法第十五章第二百一十四條「明知爲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之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衆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投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李敖說：「她這不是招待記者罵罵人就算了，她是意圖使我受刑事處分呀！」

儘管如此，他仍不告胡茵夢。「我和胡茵夢通過電話，她不知情，她說是她母親辦的。」所以他打算告胡茵夢的母親。尤其在十月十三日民族晚報胡茵夢母親公佈她給李敖的信之後，他更十分氣憤。

李敖：我覺得很可惜，胡茵夢失掉了一個最好的男人，她的損失比我大。

儘管九月九日在庭上他們眉來眼去，一付情緣未了的模樣，但李敖說：「我們都有正直的一面，也有玩世的一面，為什麼分手一定要把關係趕盡殺絕？就像一起上山，下山時各走各的不是很好嗎？比一起滾下來要好。」他宣佈他和胡茵夢已經沒有希望了。「我覺得很可惜，胡茵夢失掉了一個最好的男人，她的損失比我大。」

訪問結束後，李敖說要去台大接他的「小情人」上課，一個一九六〇年生，一六七公分高的小女生，他說：「我已經變心了。我可能會再結十次婚。」不過告王劍芬的官司，他將不傳胡茵夢，但是如果檢察官真正調查的話，他不能擔保胡茵夢不被捲進來。

對這次「事情很無聊，却都是大卡司」的官司，李敖最欽佩的是審判長陳聯歡。「他是我遇到最好的法官，非常精明，很能抓住重點，問的問題也都是重點。尤其是法官主動傳魏錦水，證明他是非常厲害的。」

至於因這次官司而引起的其他糾紛，李敖說：「在我的感覺，他們是聯合起來打擊我的。」他出示了一大疊關於張白帆和他的資料，也出示了他在高雄及其他地方買來的四海唱片公司的唱片，還在發票上特別註明了歌名「忘了我是誰」。他說等他其他官司結束了之後，再來控告四海，請求賠償一千八百萬。

「儘管我們對內有矛盾，但我希望對外始終一致。維持文星於不墜。文星雖然被關掉，但文星的形象還在人們心裏。現在這一鬧就臭了。」李敖很婉惜的說：「我個人固然跌停板，蕭孟能、胡茵夢大概不曉得他們也跌停板了。」

蕭孟能說，他控告李敖，心裡非常沈痛。

張白帆：沒有想到判決得這麼快。

對蕭李官司一審結果，張白帆在他的書房接受記者訪問時，只是很謹慎的表示：「沒想到會判決得這麼快。」

由於張白帆和李敖的官司緊接著就要開始，張白帆不願意多表示意見。但他認為，蕭李官司的過程中，李敖把許多與官司無關的蕭孟能私事扯出來，是一種「醜化別人，美化自己」的作法。

宣判後，李敖了[illegible]電話旁邊通知

李敖，被記者們包圍。

胡茵夢只是笑笑

蕭李官司宣判後不到五分鐘，李敖的下堂妻胡茵夢得到消息，蕭孟能在電話中，只有簡短的兩句話：案子宣判了，李敖無罪。

胡茵夢好像是今天蕭孟能少數願意交談的對象之一，蕭孟能的態度也像是在說事情尚未到蓋棺論定，事實上他也已準備上訴。

但對胡茵夢而言，李先生的事都已與她無關，她認為她已做了她「該做」的事，聽完電話，她笑笑，赴一位朋友約會去了。

胡媽媽則是從來不擔心。雖然，往下李敖已告了蕭孟能、王劍芬「偽造文書」，十六日要開庭，狀由是：蕭、王明知房屋權狀握在李敖手上，却向地政機關申報「遺失」。但是，胡媽媽認為這扯不上她，因為，她說，她曾得胡茵夢授權為蕭孟能作證，證明房子是蕭孟能的，但並沒有替「遺失」申請一事作證。



李敖在金蘭大廈的住所，接受本刊訪問「我能接受打擊，但是很氣！」



[illegible]，蕭孟能回國後，才從李敖[illegible]

張白帆控告李敖誹謗

十月十一日，正當蕭孟能和李敖的侵占背信官司一審結果即將揭曉的時候，李敖的文星書店老同事張白帆，也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自訴，控告李敖涉嫌誹謗。

張白帆說：「蕭孟能和李敖的官司不應該涉及到我，莫明其妙的是李敖一開始就攻擊我！」

八月廿六日，李敖在大陸餐廳舉行記者會，在他分發給記者的十點辯詞中有兩項涉及張白帆，李敖指稱：「文星合作過程中，蕭先生派出張白帆等人，不斷挖李敖牆脚。」「李敖因文星入獄，蕭先生爲了一切責任推給李敖，落井下石，用僞證陷害李敖，李敖在牢中以五頁長信勸他，他不聽，仍伙同張白帆誣告李敖。」李敖同時舉出一張張白帆留給蕭孟能的字條，做爲張白帆「挖牆角」的證據。

張白帆說：「這次記者會以後，李敖又好幾次對外指責我，我都忍下來了。我原認爲，蕭李官司的中途我再插入，對李敖不好，這麼久了彼此雖然不再往來，畢竟曾經朋友一場。但李敖十月七日在法庭中又宣稱當年被判背信罪是被『冤枉』的，經報章報導後，一些親友，甚至不認識的讀者也打電話責問我，爲什麼誣告李敖。爲了對當年的事有所澄清，我才決定控告李敖涉嫌誹謗。」

民國六十年，李敖和張白帆爲了一批書的版權，兩個人對簿公堂，最後法院判決李敖背信罪成立。張白帆說，這次官司經法院判決確定，怎麼可以說他誣告？

張白帆解釋李敖所謂的「挖牆角」時說，他既擔任文星書店的編輯，對不妥的文章他就有責任提出來，讓發行人蕭孟能知道，他對蕭孟能負責，而不是挖李敖的牆角。

對於張白帆控告他誹謗，李敖表示：「我一定告他誣告。」

「他們告我誹謗，就說我誹謗，不能在報上登出自訴書說我什麼『忝不知恥』……，用法律文書來誹謗我！」因此他認爲張白帆這不是打官司，是形同胡鬧。尤其在他和蕭孟能官司未明的時候提出告訴，是「傷單還沒有驗出，就再打一拳，這不是存心包圍我打落水狗嗎？」

某報稱張白帆「前文星書店總編輯」，李敖表示「我才是文星總編輯，胡汝森都沒有當過總編輯。嚴格說，張白帆不算文星的人。」

張白帆在自訴書中指出，李敖不讓蕭孟能過目的文章「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面」等四篇文章，是李敖避著蕭孟能加在「教育與臉譜」一書裡頭的，以致該書最後被查禁，種下文星書店關門的禍因。

對於「教育與臉譜」一書被禁，李敖說：「爲什麼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出版，五十五年才被查禁？」李敖出示了一張被查禁各書的出版與查禁年月日的清單，他說：「教育與臉譜不是第一本被查禁的書，而且是出版了三年以後，文星和當局搞翻了才被查禁的。」因此，說「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面等四篇文章」導致教育與臉譜被查禁，李敖說「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這反而證明我有原則，不買老板的帳。」

提到六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的背信罪，李敖更是光火，他堅稱：「那是冤獄！我有人證，！我一天的牢都沒有多坐。」他舉出他六十年九月三十日在獄中給蕭孟能的信，就是因爲蕭孟能以十萬元支票買回版權，在法庭上却不承認。」

「張白帆怎麼離開文星，蕭太太的批語，他給蕭孟能寫的紙條，我通通都有證據。他告我？」

法律條文有：「明知爲不實的，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處分的是誣告罪」，李敖對張白帆告他「誹謗」的反應就是：「我一定告他誣告！」

張白帆(左)和李敖昔日的合照。友乎敵乎，似乎時間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僑胞喉舌
聖公會諸聖中學敬賀

蜚聲海外
粉麵蔬菜合作社同人敬賀

復興文化
劉德怡敬賀

指引方針
七海旅運有限公司敬賀

民衆喉舌
僑港羅定同鄉會同人敬賀

消息翔實
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同人敬賀

言論權威
中華函授學校
全球同學總會
香港校友會聯合
敬賀

一言九鼎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敬賀

四海風行
鴨脷洲街坊會同人敬賀

匡世導羣

香港明愛成人教育中心
堅道明愛成人教育中心
香港仔明愛成人教育中心
九龍明愛成人教育中心
堅尼地城明愛成人教育中心
荃灣明愛成人教育中心
白英奇主教專業學校
長洲明愛成人教育中心
竹園明愛服務中心
明愛實用夜中學
秀茂坪明愛扶輪會成人教育中心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正義之聲

上水民安促進會

理事長 廖新業 夏國良 陳暢榮

監事長 葉袁溢 鍾春福 陳成

暨全體理監事同敬賀

上水區民安促進會音樂社

社長 廖新業

副社長 葉袁溢 鍾雲 夏國良

李華新 李洲 張富文

暨全體同人敬賀

宣揚國策

旅港陸豐同鄉會

理事長 黃陶

監事長 鄭家敬

暨同人敬賀

名揚四海

蘇氏服裝模特兒公司同人敬賀

九龍油蔴地公衆四方街三十九號 電話：K八四六八三一九

正義凜然

東頭街坊福利會

永遠會長 李少英 徐月階

會長 陳定海

理事長 鄭之桂

副理事長 馬定昌 林建華 梁國

暨全體理事敬賀

文化之光

長江(建記)製造廠

梁建平敬賀

讜論匡時

港九從德善社同人敬賀

發揚文化

利雅德企業有限公司

羅潤深敬賀

一紙風行

調景嶺營服務處同人敬賀

言論公正

跌打醫師 廖子强敬賀

地址：九龍花園街二二四號A

電話：三一八一一九七九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報導翔實

黃維富敬題

一紙風行

大窩口邨街坊福利會

會長 林鈞謀 張國修 姚沃玲

理事長 李波 甘福源 李海 羅成 羅文

暨全體同人

敬賀

社會明燈

博愛醫院董事局

主席 梁水發

副主席 李惠光 黎錦文 柯利德 胡灼坤

總理

黃特清 鄧兆棠 江漢興 袁國華 葉子開 林聖時 范上茂 朱頌田

余廣 王少強 周賀鎏 鄧興良 羅愛華 何許榮 李源森 劉志輝 李威

鄭樹明 黎國榮 鄭棟根 林耀東 林木森 麥羅武 鄺炳勳 李必達 周仁義

黃國霖 林沾光 楊振文 李誠毅 鄭梅田 田樸先 朱憲章 鄧銀海 張錦雄

敬賀

自由之聲

世界曾氏宗親總會九龍分會

理事長 曾子良 曾慶桃 曾昭柏

監事長 曾賢照 曾昭生

送 曾良 森

同敬賀

復興文化

中國文化協會同人敬賀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79號怡安閣三樓

電話：三——○二四三二六

言論權威

旅港海豐同鄉會同人敬賀

民衆喉舌

振華貿易公司同寅敬賀

文化之光

養吾堂藥廠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養吾暨同人敬賀

莊敬自強

金源錶殼廠有限公司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文化之光

香港工商銀行敬賀

四海風行

富都大酒店同人敬賀

功在社會

保良局董事會同寅敬賀

言論權威

香港中國航運信託有限公司敬賀

香港中區夏慤道十號和記大廈十二樓

電話：五一二六四壹壹壹

讜論匡時

香港廣西同鄉會

永遠會長 姚寧 蘇劍平

理事長 伍雄

會長 李伍

監事長 陸國忠

暨理監事敬賀

蜚聲海外

甄湯中山堂聯誼會同人敬賀

文化尖兵

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暨所屬各廠幹事會同人敬賀

宣揚國策

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執行委員會同人敬賀

消息翔實

閩光書院 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主辦

校董事長：蘇子卿

校監：簡賜福牧師

敬賀

九龍天光道十四號電話：三一〇一二四六三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荒院涼秋（回文・調寄南鄉子）　封淑英

荒徑・空廊。夜靜芳流墜露涼。風舞柳絲黃帶半，含霜。鎖霧行行探出牆。

腸斷泣寒甃。井水光沉月落樑。孤影怨人妝整懶，歸房，暗暗張機織恨長。

（回讀）

長恨織機張。暗暗房歸懶整妝。人怨影孤樑落月，沉光。水井甃寒泣斷腸。

牆出探行行。霧鎖霜含半帶黃。絲柳舞風涼露墜，流芳。靜夜廊空・徑荒。

加風　藍戒三

世事艱難自古同。無端到處釀加風。誰憐升斗能謀活？惟有勤勞可御窮。漫說傷農因穀賤；要知阜物仗財豐。生民聚散關經濟，我欲南陽起臥龍。

前題　麥善慶

上堦嫩綠色如茵。潤滑凝脂脫俗塵。習習吹來痕不滅。依然照眼簇生新。

苔痕　周益伯

落葉秋風去未還。阿儂頻上望天山。苔深不掃紅顏老。痕迹空鐫夢寐間。

前題　顏植槐

山樓鎮日棟蘭風。落絮三春滿眼紅。綠上天堦人不覺。數行蝸篆夕陽中。

前題 二首　譚志斌

屐齒留痕印翠苔。蒙茸縝密襯花開。春光明媚春常駐。芳草春風去復來。

綠滿叢林到古原。環山繞水醉江村。相逢況是知音客。印得蒼苔幾屐痕。

◇◇◇◇◇◇◇◇◇◇◇◇◇◇◇◇◇◇◇◇◇◇◇◇◇◇◇◇◇◇◇◇◇◇◇◇

前題　卓淡影

春來無事不開懷。閒看苔痕綠上堦。莫使春光將溜去。郊遊應及早安排。

前題　劉允中

烟花三月轉輕雷。曲水流觴歲序催。三紀長松圍合抱。苔痕依舊遍山隈。

前題 三首　何鏡宇

鐘鼎年深剝蝕餘。色呈淺碧夏殷書。綠衣元寶名符實。博古高人共鑑諸。

錫爾嘉名曰地錢。微根著土亦芊芊。高踪本是岩棲慣。芳徑何勞問翠鈿。

遠岫流雲自吞吐。山家地勢畧如盤。春雨足苔增綠。詩意憑將付筆端。

前題　李一柱

連宵風雨結岑苔。屐印階前有客來。滿目陰霾人厭倦。共酣清酒待天開。

前題　梁軾昭

中庭延佇月黃昏。苔綠緣堦殖已繁。杖履行來宜緩緩。漫教蹴損現殘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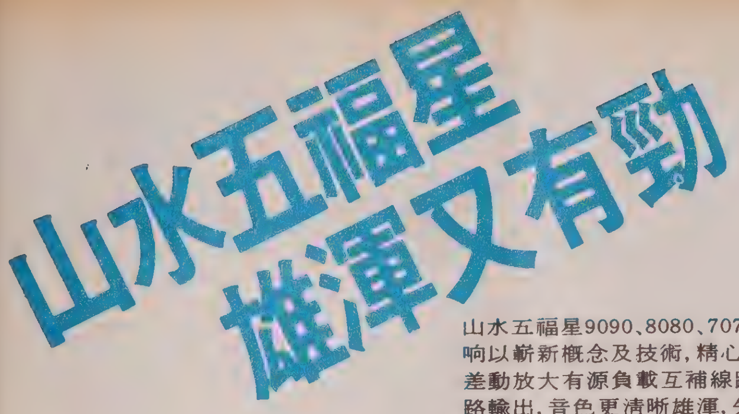
前題　何少卿

蒼苔傍柳倍清新。萬紫千紅襯綠茵。景物入時多雅緻。屐痕處處是遊人。

苔痕 四首錄二　陳鐵兒

階前綠滿不須耕。滲透陰深任意橫。熱鬧百花齊放後。獨留幽處有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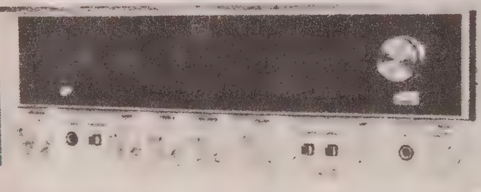
翩翩高屐鬥時裝。拾翠人來齒印香。不寫當春紅豆子。畫師點染色蒼蒼。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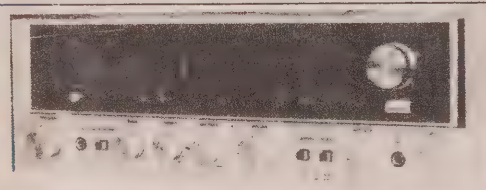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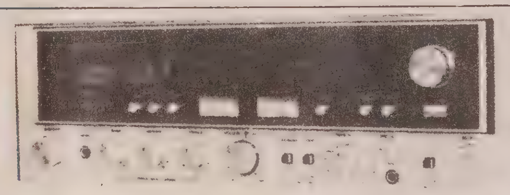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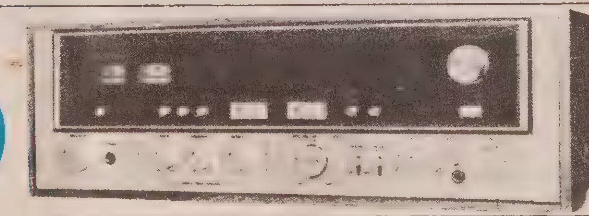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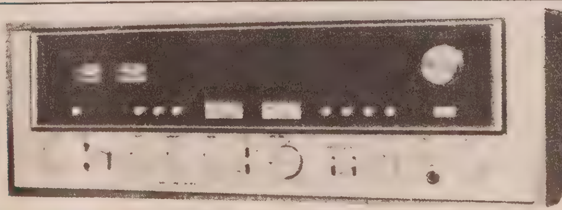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639期▷

美國注意力在中東

雷根的四大寶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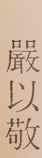
中共一幕權力鬥爭

葉島蕾毀滅了自己

以色列的情報活動

四人幫

「冇番兩度，點做幫主？」



嚴以敬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第639期

版者：萬人雜誌社

KING'S ROAD 6TH FLOOR HONG KONG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Magazine

本期目要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

外埠加收郵費

每月評論



本年度所出現的重大歷史事件之一，便是美國戰略注意力之轉移中東。這一轉移，具有不同尋常的時代意義，對今後二十年的世局，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這項轉變之下，美國自本年春開始，就經常派遣三十艘左右的軍艦，常川在印度洋及阿拉伯海水域活動。另外，還在肯亞、索馬利亞及阿曼三國，取得了使用其海空基地的協議。在國內加緊建立一支快速部隊，在印度洋中狄亞哥、加西亞島，儲存了可供數萬人使用的戰鬥裝備。在沙地阿拉伯派駐四架高性能的警報與管制飛機，並與埃及舉行陸空聯合作戰大演習。像這一切作法，不祗深切表現了美國對急劇變化中的中東情勢的高度關懷及決心，迅使美國居于充份有備的地位。若一旦出現更大變局，美國將能隨意採取所應付措施。可以說，除了以往的韓戰及越戰之外，美對其他任何一個地區，從未作過如此緊張及有計劃的軍事準備。

美國對於中東所以採取這些重大措施，顯然是由於三大變故——伊朗人質事件、阿富汗事件及兩伊戰爭所促成。但這三大事件，只是促發美國採取這些行動的引因，而不是美國這些行動的主要目的。而其主要目的，就在切實保障整個波斯灣區油產及其油運通道的安全。所以，縱使以上這些事件逐步獲得解決，但若波斯灣地區的主要威脅尚未解除，基本安全未獲保障，美國仍將繼續保持這種戰略態勢。因此，美國這項新的戰略部署，雖是突發的，也不是臨時的、短期的，而是長期安排的。在未來時日，這種部署將會愈來愈強化，而不會趨於緩和。

北約及太平洋區

美軍力無形削弱

美國加強中東地區的戰略部署，準備於必要時，在此地區實行大力對抗，究將對美國的世界戰略產生何種影響？此項兵力將來自於何方？根據這半年多來的各項報導，其中除了快速部隊將以美國本部為基地，一旦有事，將在四十八小時內運往中東以外，其他將動用北約地區及太平洋區的美國軍事力量，尤以海軍為然。換言之，美國加強中東防衛的戰略，不論在平時或戰時，都將要調用北約及太平洋區的美軍力量，因之也將自然而然削弱這兩地的防衛部署，如是，蘇聯若使用詐術，聲東擊西，表面上擺出一付欲在中東肇事的姿態，吸引美國注意，而實際却在他處挑釁擴張，美國將如之何？這就需要美國東西兩邊盟邦的共同合作努力了。

謹防蘇使用詐術

在他處挑釁擴張

所以自本年四月中旬美國首次提出這一新戰略計劃之後，美國與其有關盟邦之間，即不斷就此舉行商討。尤其本年五月在布魯塞爾所召開北約國防部長及理事會議，更着重討論了這一問題。但討論歸討論，協議歸協議，而西歐國家的態度，畢竟不夠積極與明朗。這種情形，直至11月十六日西德總理施密特作了一次公開談話，才開始有了明顯的轉變。在此以前，施密特也曾作過類似談話與表示，但從未有如最近這一次斬釘截鐵般的堅定有力。

施密特對美廣播公司說：「西德憲法，禁止派軍隊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範圍以外的地區。但若駐美軍要調到波斯灣，西德軍隊將予援替。西德不僅準備援替美軍，而且也準備有所幫助。」幫助什麼？幫助美軍執行其新的任務。言下之意，一旦駐歐美軍調往波斯灣，德軍雖基於憲法，無法跟進，但可作其他方面的協助。由於西德現維持有一支強大的地面武力，並已致力建設大海軍，西德將有能力擔負這一新任務。

同樣的，就在施密特發表這一談話的同時，日本外務省一位高級官員，也對外國記者表明，日本將準備加強國防力量，負起責任，以補美國軍事經濟力量的不足。這表示美國的幕後努力，已開始發生作用，促使西歐盟邦及日本自願擔負起重要防務。也就是美國新戰略所造成的空檔及所留下的任務，勢將由西德及日本負起主要任務，來塡補與援替。如此情勢，在未來時日，亦將愈來愈強化加緊。

新聞以外

北平審訊十惡有如演戲
成王敗寇無非一幕權力鬥爭

林彪死了九年，四人幫垮台也已四年之久，北平現在才舉行所謂審訊林四集團十惡。十名被告之中，四名屬江青集團，六名屬林彪集團。這些人，曾經是叱咤一時的風雲人物，但因長期關在秦城監獄，今日都已頹唐憔悴，志氣全消，在螢光幕上所見，一個個都是龍鐘老態，不會有什麼作用。有人認為，審訊十惡的作用在於貶毛，是對毛澤東鞭屍的前奏。毛婆如此下場，毛澤東還能倖免嗎？

螢幕上看江青受審

在香港可以從電視衛星轉播中看到北平「十惡」審訊情快。這轉播是中共向全世界宣傳，表示無法無天的中共政權已進入「法制」了。

電視中所見的「十惡」，非常合作，一個個由法警帶上法庭。老萬好奇，很想看看江淸娘娘的近貌，吃光飯便守在電視旁。瘦瘦的江青，精神還好，據說她在獄中好吃好住，有一般人以上的享受，只是心情惡劣而已。

這四年來江娘娘心情不好，可以想像得到的，小道新聞說她不時大吵大鬧，還聲言要在審訊中爆大鑊。但在螢幕中所見，她還算順眼，只見她在「庭長」江華宣讀「控罪」時，帶上助聽器，十分留神聆聽。

轉播只是短短幾分鐘，可以看到十名被告的「眞面目」，電視機前的觀衆，已很滿足，至於有關她們的「控罪」反而並不關心，經過四年多的羅織，中共要把三十一年的罪行，全部推在這十個人身上，他們當然變成罪大惡極的元兇，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不必審訊，也可以斷定他們的命運。除了四十九歲的王洪文，其餘都是老頭子，吳法憲、陳伯達、張春橋等顯得十分憔悴，比較起來，江青娘娘、王洪文精神好得多。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大陸十億人民就在這十個人生宰下，過着非人生活，長期在恐懼中。大陸人民在電視中看到他們受審，也許和我們的感受不同，他們會咬牙切齒的說：「你們也有今日啊！」不過，頭腦冷靜的人，都明白這次審訊，實質上是政治報復，中共三十一年來的罪行，不是這「十惡」所「一手造成」。其實，目前掌搵實權的人，何嘗不也是罪魁禍首？將來如果處決了這「十惡」，他們不過是犧牲品，應當處死的，何只這十個而已？

在螢幕上看到這幾個可憐兮兮的老人，有些人覺得懷疑，禁不住問：「他們是「十惡」？」共產黨並沒什麽好人，不可以從他們的外表看。當年鄧小平尚在牛棚中時，何嘗不是可憐兮兮的？當他被紅衛兵揪鬥時，掛着一塊大牌子，何嘗不是垂頭喪氣？如果今天鄧小平不斬草除根，江青還有翻身的一天，便說不定鄧小平也有受審的一日。

共產黨的領導人誰有罪，在這樣的「法庭」中審不出來的，他們應當受人民審，老萬在螢幕上看十惡，彷彿看到華、葉、鄧的影子，也幻想到有一天國軍反攻，人民起義，共產黨的頭頭，一網成擒，人民公審戰犯，場面比審訊十惡更爲熱鬧。

法官犯人全是共產黨

由於兩個電視台搶播北平審訊林四集團新聞片，第一時間、第二時間、第三時間……不斷的播，正在看電視連續劇，忽然又出現王洪文、姚文元鏡頭，一個晚上看上兩三次，即使對新聞最感興趣的人也看膩了。

你以爲王洪文在審訊中會雄辯滔滔，他却俯首認罪，你以爲身爲空軍總司令的吳法憲會是英偉軒昂的人物，誰知是個未老先衰的傢伙，言語動作遲鈍呆滯，文革時期足智多謀的姚文元，電視機中看他，好似一名猪肉佬。

對十惡的控罪，十個觀衆有九個搞不淸楚，王洪文承認受江青等人主使，跑到長沙向毛澤東「陷害」周恩來、鄧小平，其實，這不過是共產黨內部的事，以一個機構作比喻，毛澤東是大老板，王洪文以副經逆身份，在老板面前煮經理和營業主任的米，說他背後說人壞話，人格品德差是事實，但不

能說是他們的罪行。

毛澤東信不信他的說是一件事，有沒有採取行動對付他又是另一回事。現在六老板已死，經理抓了大權，要和副經理算舊帳，是勢所難免的事，不過，這總是他們一個機構內的事，與外人無關。

文化大革命這名堂，雖然冠冕堂皇，事實上不過是一次奪權大鬥爭，誰勝誰敗，老百姓不太關心，在文革中被鬥死的，大多是共幹，是他們自己人。「十惡」，抑或審訊的庭長江華，副庭長伍修權，統統是共產黨，和我們「黨外人士」無關。

雖然起訴書說這十個人「罪大惡極」，其實不過是對共產黨而言，我們老百姓卻找不出來一個共產黨徒不是罪大惡極。

王洪文在法庭中認罪，供出他過去所作的種種罪行，心水清的人都知道，這是共產黨的罪行，任何共產黨徒處於王洪文、姚文元的地位，也會幹出他的罪行，他們不過代表共產黨認罪，這觀點不錯。

受審應有緘默自由

鄧小平公審四人幫，目的要審出毛澤東的罪行，達到排除異己的心願。但有人認為鄧小平此舉太愚蠢，等於借十惡之口，把共產黨醜聞公之於世。

鄧小平企圖把三十多年的罪行，全推在四人幫身上，但三人幫又把罪過推在江青身上，肯定在審訊時，她會把罪過推在毛澤東身上。她只是奉命行事，如果凡是派還有點力量，毛澤東的屍體還能保住，否則鞭屍難免，這是共黨內鬥的收場。

審訊林四十惡已近尾聲，翌日在螢光幕上看到的是張春橋。張春橋受審和過去各被告甚至被認為態度最「惡劣」的江青也有所不同，他由頭至尾，未說過一句說，不管審判員怎麼問，甚至迫他回答，他也一聲不響。

這幾天，左派報紙固然對江青等人沒有好評，中立報也開始向江青開砲，殺聲連天，聲聲要把她處死——答辯要死，不答辯也要死。既然已把他們判處死刑了，何必要他們受審？

中國人對法律的觀念，和西方人有基本上的不同。尤其一向沒有法律的中共，更不知法律為何物。當一個「疑犯」被控告，中國人幾乎已肯定這個人「罪有應得」，只等待法官去判處。外國人卻假定犯人是無辜的，盡量給他自辯機會，有小小的疑點，法官也會作不起訴處分。

林四集團十惡可能是罪無可逭，死不足惜，不過，既然要通過法律程序，便必須一切合法。在法治國家，司法獨立，任何政治力量不能加以干預，只有獨裁政府，法官才要聽命政治領袖。

林四案的審訊，十名被告稱為「十惡」，無異確定了他們的罪行，審訊，不過是例行公事。「人民日報」的評論員，甚至讀者投書，都可以把十惡定罪，認為必須把他們處死，林四案的審訊又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在法治國家，張春橋在受審中有權不發言，但在北京的審訊，電視台報告員馬上指斥他「態度惡劣」。不錯，張春橋表現得非常固執，由於他不肯作供，法庭立即召來黃濤及蒯大富兩人出來質證，認為張春橋罪行確立。

老萬認為不出聲最高明，即使他自辯滔滔，對洗脫罪名不會少補，因為罪名已經定，只等他自己承認。張春橋不說話，即使定罪，也只是他們所定，不是他所承認。

江青娘娘這方式很聰明，她什麼都說不知道，法官、證人羅織些什麼罪名，是他們的事。犯人應當有緘默和說不知道的自由，節目主持人指他們「態度惡劣」是有成見，否則，他是為中共當權派服務的。

我們無所愛於林四十惡，但我們決不盲從附和，認為中共在大陸上的一切罪行，都是十惡所為，除此十人外，其他人等便不必負責。被他們「誣陷」的周恩來、鄧小平能說是身家清白嗎？如果由林四起草起訴書，他們的罪行又何止二十八條呢？

公審十惡家醜外揚

中國人挺愛面子，所謂家醜不外揚，臭屎密冚。中共過去垂下鐵幕，大陸的權力鬥爭，外國人知道的不多，對這個政權的實質，很是模糊，只相信中共的宣傳。外國記者有關中國大陸的報導，譽多於彈，因為他們的資料來源，全部是中共提供，自然好話說盡。

自從毛澤東死後，中共內幕漸為外國人所了解，記者筆下的大陸實況，有了很大改變，也因此引起驅逐加拿大記者的事件。到如今，中共鐵幕已關不住，以這次審訊十惡為例，利用人造衛星轉播，以為可以收到國際宣傳之效，表示中共「立法」以後，已經是一個「法治」國家。

但不准外國記者旁聽，卻是一大敗筆，在外國記者眼中，這是極不民主的作法，因為外國記者非常重視新聞自由，除軍事機密、外國很少不容許記者採訪的。

北平這次審訊十惡，在宣傳上其實收到反效果，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心裏也很明白，在中共領導階層，豈只「十惡」而已？毛澤東如何？劉少奇如何？周恩來如何？還有，如今正掌握大權的鄧小平又如何？華國鋒如何？葉劍英如何？是沒有一個好東西！隨便把任何一個送上特別法庭，都可以拷問出二十八條罪狀以上。事實上，曾經騎在人民頭上的這班人，每一個都罪大惡極。

在共產黨徒眼中，並沒有國家、民族觀念，他們只熱中於階級鬥爭。可是三十年來，窮人「大翻身」了麼？廣大的中國人民，還不是仍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三十多年來的血腥統治，只證明了共黨頭頭們都只為了個人的權力設想，三十年來不斷進行的只是派系間的權力鬥爭。四人幫發動的「文革」，以及今天進行的公審「十惡」，性質並無分別。

有識之士認為，公審十惡對中共是百害而無一利，儘管鄧派把過去一切罪行推在四人幫身上，但人民記憶猶新，他們受害時，還沒有四人幫，或者在四人幫鬥垮之後。那麼說，四人幫的罪行，其他共產黨頭頭也同樣犯上，只因「十惡」失勢了，虎落平陽被犬欺，論「惡」又何止「十」數？

中共報紙盡力渲染十惡的「惡行」，並描述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態度傲慢」，正犯了「家醜外揚」的大弊，十惡所幹過的壞事，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全犯過，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醜行都在審訊中揭發，這類事件，直到現在還不斷發生，不限於「十惡」而已。

外國記者從審訊十惡事件中，對中共也有更深的認識，「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鐵掃帚」，本身何嘗不是牛鬼蛇神呢？

外國記者被拒旁聽

鄧小平告訴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總編輯費爾，北平審訊林四集團十惡之所以不准外國記者旁聽，是因爲林四集團會在審訊時亂講國家機密。

不過，在審訊進行中，中共却透過人造衛星，將審訊過程，向全世界廣播。理論上說，審訊的全部過程向世界直播，沒有過濾，萬一十惡供詞中洩漏國家機密，也沒有辦法可以防止。

不過，這只是天眞的想法，向外播映的審訊過程，其實並非眞正紀錄片，事先經過綵排。據外國電訊報導說，單是江青接受起訴書的鏡頭，便經過三次綵排才正式播出，當然在人造衛星播映中不可能有對中共「不利」的鏡頭，錄影而非直播，經過嚴格剪輯，當然與原來的情形大有不同，

有位讀者打電話對老萬說：我認爲中共播映的審十惡過程有大部份的被刪節的，因爲連日兩台播出，中間斷斷續續，次序混亂，也有不少供詞被省去，看得一頭霧水，這顯然是中共做過手腳。

老萬則認爲這只是播映技術拙劣，不是內容有問題。既然不是現場直播，反正所有被告與審判員都是他們現成的「演員」，又沒有外國記者在場，全部自己人，可以導演任何劇情的「紀錄片」，一氣呵成，何須斷斷續續？

連日看林四審訊新聞片的朋友，認爲非常冇癮，一來接駁技術差，看得難懂，二來所有被告及審判員都是土包子，說話鄉音極重，很難聽懂，這麽多天來只聽到一名審判員是講標準國語的，其他不是湖南話便是四川話，加上旁白蓋過原音，便難以了解，很多人看了兩天已毫無興趣。

恐防十惡在審訊中洩露國家機密不過是不准外國記者旁聽的藉口，沒有外國記者在場，中共一切安排便方便得多。在習慣了自由採訪的外國記者聽來，這是不可思議的。在螢幕上所見的十惡，幾年秦城監獄的生涯，早已把他們關得呆若木雞，那還敢與當時得令的鄧小平爲敵？

鄧小平要他們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不會抬槓，不會唱反調。在鄧小平關在牛棚的時候，也同樣聽話，不會和自己生命開玩笑的，如果鄧小平眞有這顧慮是太多餘了。中共本來就沒有「公開」的習慣，鄧小平爲了走美國路線以抗蘇聯，才採取「公開」政策，四人幫的審訊不過做給美國佬看，但他的公開也不能太徹底，外國記者只可以看電視採訪，不過，外國記者也很「合作」，並無美聯社記者聽審美麗島事件那樣揑造新聞的行徑。

歷史幾乎要改寫

審訊林四集團十惡的證供顯示當日林彪原定計劃並非逃亡蘇聯，而是準備南飛廣州，另立中央，與北平中共政權相對抗，聯合反毛軍頭，與毛澤東對壘，必要時與蘇聯聯繫，南北夾攻，消滅毛派政權。

如果戰事不利，無法在廣州立足，他們將效法大陸偷渡客，進入英國統治的香港求庇。如果這計劃成爲事實，則歷史便要改寫。

如果林彪一夥南飛，與毛澤東對抗，誰會贏得這場內戰？沒有人可以預卜。設若毛澤東打贏，林彪逃來香港，或則帶了殘部，在香港、九龍、新界負隅頑抗；或則向港英要求政治庇護。但肯定兩者俱不可行。若在廣東抵擋不了毛澤東的進攻，在港九自然也無法頑抗。到了那時，林彪的部隊實際已潰不成軍，在港九更沒有可負之隅，只有聽候收拾。如林彪要求港英政治庇護，茲事體大，不祇香港政府不能揸主意，英國也不會輕易答應，那時便變成甕中捉鼈，林彪無路可逃，只有「引渡」回北京。

新晚報評論說林彪幾乎「禍延」香港，我看未必。毛澤東、林彪、鄧小平，不論那一人當權，都改變不了香港的現狀。新晚報的評論員不過危言聳聽，志在增加香港人對林彪的憎恨而已。

假定林彪以廣州爲根據地，與北平的毛政權軍事對抗而成爲勝利的一方，歷史確需改寫。

林彪奪權成功，可能大開殺戒，誅除異己，千萬人頭落地；也可能今日在特別法庭上受審的不是林四集團，而是鄧派人物。

林彪走的是什麽路線，如證供所說，他將連絡蘇聯，南北夾擊毛澤東，則倒毛成功後，中蘇共便將復合，最感頭痛的當然是美國，美國利用中共牽制蘇聯的策略已行不通。

林彪既然有南逃計劃，爲什麽最後又放棄了，改爲北飛？既然要飛到蘇聯，爲什麽汽油不夠事先也不知道？

我們開車遊新界，也會事先看看油表，夠不夠汽油，何況是林彪逃亡蘇聯那麽一樁大事，會在「不夠汽油」的情況下起飛嗎？

林彪逃亡墮機而死這個「故事」，中間有很大的疑點，老萬到如今還只是疑信參半，不過這秘密可能永遠不會揭開，成爲一個啞謎。

香港幸而未受到大陸文革影響，香港人又過了十年安定生活，看樣子，還可以安定的再過一段日子，不致受中共政局的「禍延」。

萬人傑

江青提控時的表情。

葉島蕾毀滅了自己

在留美期間，先後為「台獨」及共匪所蠱惑、吸收，返台後從事叛亂活動的英文講師葉島蕾，案發被軍事檢察官提起公訴。這位曾經在高雄擔任過「生命線」工作人員的女子，由於其不法的行為，把自己的「生命線」都搗亂了。

出國留學是近年來國內學生一窩蜂的「理想」，然而這些純潔的青年到了人地生疏的異邦，面對共匪無所不用其極的統戰技倆，一旦把持不住，便容易掉入共匪的圈套，誤入歧途。台灣警備總部宣布偵破的「葉島蕾涉嫌顛覆政府」案，便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案例。

交友不慎逐漸步上歧途

葉島蕾，民國四十年四月廿四日出生，浙江永嘉人，台南空軍子弟小學、台南市中（現大成國中）、台南女中、輔仁大學社會系畢業。有二兄一姐，都已結婚，她排行最小。從家世學歷上看，並沒有什麼被匪利用的可能，然而相貌娟秀的她，却因交友不慎，終至走上涉嫌叛國之途。

讀大二那年，她認識了客座教授楊淑惠的研究助理—台大社會系四年級的黃國民，一個言論偏激的台獨分子，幾乎影響了她一生。黃後來在輔大當助教，兩人感情發展迅速，然而因為受到家裏反對，時好時壞。

六一年，黃到美國印地安那州波爾州立大學（Ball state）讀書，六二年她畢業那年，替她申請到入學許可，希望她到美國去。然而一方面由於沒有獎學金，父母不同意，一方面葉島蕾又認識了一位張姓男朋友，感情甚好，所以並未赴美。六三年黃轉學到明尼蘇達州立大學，再度為她申請，且申請到了獎學金，在留學潮下，她放棄了張姓男友，以及台北雙園區「快樂兒童中心」英文秘書的工作，九月赴美攻讀社會學。

到美國之後，黃國民對她灌輸台獨思想，並嚴格管制她的私生活，要求她恢復過去的感情。她雖然不滿，然而人地生疏，只好隨他擺佈。與他介紹的一批台獨朋友來往，參加彭敏明的演講會，策劃教育基金會，在餐會中做招待，捐款，折疊通訊卡，參加台獨聚會、活動，後來因功課太重，想解去基金會幹事之職，黃很不高興，態度惡劣，她因而不再繳費。

就在兩人交惡的這個時候，她認識了中共在美統戰部特工份子張昭慶、陳掲芳夫婦。由於選修「社會組織比較」、「中國與日本文化比較」涉及馬克思思想，她在學校馬克思演講會上，第一次見到張昭慶夫婦。

開始，張匪夫婦藉郊遊、聚餐、打球……等活動接近她，功課沉重、心情苦悶又怕丟臉不敢返台的她，很快就被他們搭上了。

然後張匪夫婦常陪她去買菜，讓她搭便車，替她帶點小吃，解決生活和經濟上的問題。她就更相信他們是好人了。

雙方熟了以後，張匪夫婦就常常利用機會，在言談中以嘻笑怒罵的方式，不露形跡的批評台灣的情況，醜化政府。還常常要她以社會學的觀點，解釋台灣的社會現象，張匪再說出他自己的看法，造成她一種「博學」的幻象。

再來便有意無意地宣傳中共的好處，說什麼建設多偉大，聯合國多有地位，沒有貧富不均，沒有妓女、乞丐……等等。葉島蕾一方面是心情苦悶，一方面是好奇，便常常到張匪夫婦住宅，閱讀匪黨書籍，觀賞匪偽影片，聽匪偽錄音帶，一步一步，墮入共匪洗腦陷阱而不自知。

接受訓練離美潛返台灣

張匪最擅長的思想訓練方法是，先提出一大堆問題，問得她滿腦疑惑，然後介紹她去看書找答案，然後再問她問題，看她有沒有抓住重點。在這種方法下，她看了「毛選」、「矛盾論」、「解放台灣、統一中國」、「群衆路線。聯合陣線」、「青年運動方向」、「階級劃分原則」等書，並做了筆記心得。還為匪刊物「驚蟄」寫了一篇「蔣幫三外政策」的文章。

六四年夏天，來了一個她在輔大讀大四時的助教姚敛——東海大學社會系畢業，六二年赴加拿大，六四年修

得社會學碩士。她請張匪夫婦去接姚敛飛機，據說一相談甚歡」，從此他們這個集團又增了一員。

當時中共在明州的組織有二，一個是讀書會，一個是合作社——專賣匪貨、書籍，都是設在私人住所（一度在她後來的「指導人」——宋恩榮的住所）的掛羊頭賣狗肉的統戰巢穴。她脫離了黃國民掌握之後，便去幫忙「看店」，成天和張匪一票人混在一起，宋恩榮還追求過她。

六十六年初，張匪夫婦離開明州到紐約去，由宋恩榮繼續指導。宋某又說回台會被調查，又說要和她結婚，結果是為人套匯欠了她三千五百美金，到六月，她便化名「吳娟娟」到紐約，繼續接受張匪夫婦訓練。時張匪在中國城匪店做事，張妻陳挹芳在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任中文打字員。他們的主要工作，便是替匪修補破損的宣傳影片、做字幕、學習冲洗技術。張匪並告訴她，已將她的眞實姓名報告匪僞「統戰部」核定，納為工作成員，經她首肯後將派她返台為匪工作。

六六年八月，張匪要她將匪黨的訓練課程——矛盾論、新民主主義、偽憲法等書籍，製成縮影膠卷，並購白、藍涼鞋各一雙，將膠片二十卷藏入涼鞋的鞋跟空隙內，妄想將來解放台灣時，可以運用。後來雖然囑她將之留在香港，她因為鞋仍是新的，還是帶回台灣。

六七年四月十日，她「訓練完畢」離美，路過香港停留了兩星期，曾與姚敛及七十年代主編接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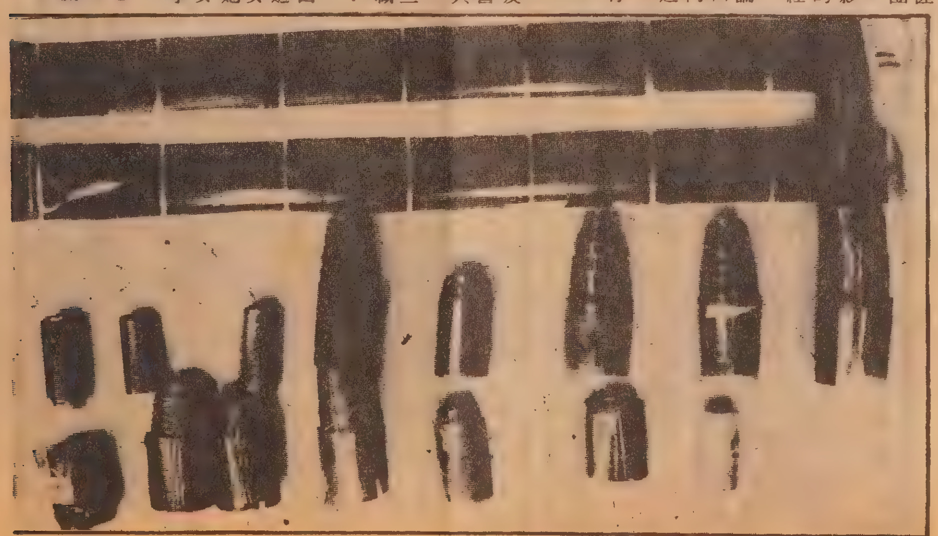
形跡敗露終被逮捕偵訊

二十二日返台後，她照集匪之指示：與昔日同學朋友聯絡，找工作，學閩南語寄「好書」（黨外人士的禁書），收集名單地址，建立羣衆團體，以民主自主身份與人交往趁機宣傳匪黨理論……。可是做的都不成功。

她在台南「振聲」汽車零件工廠做了一個月，在「三億」鐵工廠做了三個月英文秘書，與上司不合而解職。六十七年十月，她至高雄生命線工作，還在 C. G. Kakeriean 指導下寫過一本「青少年自殺問題研究」。六八年九月，其父擔任校長秘書的崑山工專，有教師出缺，她便前往擔任英文教師。據後來她自己承認，在這些工作中，她常趁機灌輸共匪的宣傳理論，尤其是以女性和學生為對象。然而由於女工們較重視生活，對於她所講的高級理論不易接受，再者目前匪情教育普及，女工們不相信她大陸生活較好之言。其次她閩南語仍未學好，語言上不易溝通。

除了這方面的工作外，其年八月間，她還遵照張匪意圖寄發匪宣傳品，將「虎落平陽」、「給國民黨的諍言」、「從蘭陽到霧峯」等禁書寄給張匪利用，並把機關首長的姓名、住址名單「台南公務關係手册」交給姚敛携往香港，又多次搜集政治情報寄往姚敛或張匪。雙方

從這張清秀的面孔上誰看得出她內心的叛亂意識。



葉女密藏於涼鞋內之匪黨書籍縮影膠卷。

並約好暗語，以「歐洲」代表匪區，以「小豬」署名及不寫發信地址表示葉島蕾所發信件，以「好好生活」表示工作順利，如果危險或身份暴露，便以白紙一張郵寄香港姚歛轉達。

就在她進行的時候，從她出國就已掌握了情報的治安單位，覺得對她自「培養」得差不多了，她在國內也沒有什麼其他聯絡人，便不再任其自以為是，散發謬論，於是將她逮捕，搜出藏在住所的閱讀筆記及心得報告。

被捕之初，葉島蕾十分不合作，態度强硬，企圖狡辯。經治安單位派出四位四年制畢業經驗豐富的高級女警，每天二十四小時陪她，對她非常客氣、非常禮遇，生活上也照顧得無微不至。在一番待之以禮，動之以情的開導之後，葉島蕾終於覺醒，悔悟了自己的過錯，坦誠供出全盤經過，並主動招供鞋跟內所藏的縮影膠片。她很感慨的說：「如果落在共黨手裏，一定不會這麼客氣。」

大錯鑄成家人痛心疾首

現在，葉島蕾已經悔悟了，然而大錯已經鑄成。最痛心的只是她年邁的雙親，辛辛苦苦撫養她長大，供她讀書留學，到了外國竟然被共黨利用，回來顛覆自己的國家！她全家因此閉門謝客，不接電話，她父親還特地辭去崑山工專校長秘書的工作。聽到她涉嫌被起訴，老父甚至傷心得癱倒在地下！

因為她被提起公訴，交付軍法的是「唯一死刑」的「二條一」——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之罪「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

葉島蕾事件是一個令人痛心的例子，對我們升學主義的教育，是一個警告。國家民族意識的培養，並不只是教條口號，留學生講習也不能只是形式。如何提高我們學生的政治認識與應變能力。該是好好檢討的時候了。

校園中的影子

民國六十年的輔仁大學，是國內頗為安定、讀書風氣很盛的高等學府。

葉島蕾是輔大的好學生，她的一位李姓同學說：「葉島蕾很用功，成績很好，絲毫看不出來有思想上的偏激。」

另位曾和葉島蕾一起唸小學、中學和大學的朋友也說：「我和她的唸書過程、環境，甚至是家庭狀況，都是非常類似和接近的，葉島蕾一直保持很好的成績，都是前幾名，她平常話講得不多，我認為，在認識黃國民以前，她和我們都是很單純的學生。」

誤交男友 家庭會反對

葉島蕾出身小康的軍人家庭，同學認為是交友不慎而使她走入歧途。

一位社會系的同學指出：「她和黃國民助教之所以接觸，是當時黃國民隨著楊淑惠教授到系上做指導，楊教授教我們社會心理學及社會研究，其觀念很新穎，教學極為認真，同學都很喜歡上楊老師的課，黃國民是指導我們研究的，葉島蕾是用功的學生，可能是經常接觸，有了感情上的發展。」

這個說法應該是正確的。黃國民被描述為右手有點殘廢，用左手寫字，個子矮矮的，其貌不揚。

不過，葉島蕾的個子也不高，兩人站在一塊兒，給人一種蠻配稱的感覺，而且，他們除了在課堂上的接觸外，同學都看出來已經不止於是師生關係。

同學看到他們在校園散步談天，或是騎著腳踏車相搭載，或是去郊遊……

但是他們這段情感，葉家是極力且激烈予以反對的，可能與黃國民的右手殘廢有關。

後來，黃國民出國了，也為葉島蕾安排了獎學金。

一位女同學說：「連葉島蕾出國，她家都很反對，重



在大學時期的葉女，顯然對男女同學都有點吸引力。

要的是葉家的環境並不容許，葉島蕾只好四處跟朋友、同學借錢，好不容易才湊足了旅費。」

葉島蕾似乎已經受到黃國民的影響，而黃國民在學校的情形呢？

有位從花蓮去的女同學記得很清楚，她說：「有次我說在西門町，看到有人到處散發傳單，隨口說說而已，黃助教當時就神色大變地問：是什麼時候散發的，我有沒有看到等等，他的神情好緊張，我看了有點害怕，就不再敢講話。」

又說：「那回給我的印象是奇怪的，他爲什麼那麼緊張呢？可是我只是大二的學生，那裡又想得到是什麼原因呢？只是心裏一直很不舒服！」

這是蛛絲馬跡嗎？當時的確是沒有同學了解的，也沒有同學會深入的。

想想，法商學院藍色的外表，寧靜的走廊，那一點不是風平浪靜的？社會系收了十多位從哲學系、中文系和他系轉過去的學生，師資整齊、學生努力，課餘，是笑聲愉悅的時光，葉島蕾後來就從這個環境裡畢業，飛往美國又和黃國民接觸了。

回國之後 會訪老同學

六十七年四月，葉島蕾回國了。

她到一位要好的女同學家住了兩天，參加了該女同學的婚禮，當然，她見到了許多同窗的面。

葉島蕾在酒席上，問過一位在「仁愛之家」工作的同學，問起思想偏激者在裡面的生活情形？

回答是裡面的生活很好，比外界的生活水準都高些，最重要的，還是要在思想和觀念上善予誘導，並沒有任何外界錯誤的猜測。

葉島蕾問得很專心，聽得仔細。

同學要和她交換地址，這是老同學久別重逢的普通行爲。

而葉島蕾着實猶豫了好一下。

葉島蕾還送點小東西給同學，沒有誰看出來，她已經有了重大的改變，她只是隱藏在內心裡。

在社會系的同學談話中，葉島蕾還是位不多說話、用功讀書的好學生，她只是交友不愼，走入了歧途。葉島蕾的失足，幾乎令她的同學難以置信。

葉島蕾自美携返密藏毛語錄之涼鞋。



警總發言人徐梅鄰少將宣佈破獲葉女叛亂案時之神情。



葉島蕾(左下)和同學攝於輔大校園中。



曾是葉女的師長，男友的黃國民，畢業於台大社會系。

●文／王聯懿

入緬遠征軍史實

陳光漢

（八）泰軍暗中向我求和

打洛河就是中緬國境綫一部份，蜿蜒曲折，河寬約百餘公尺，水深流急，兩岸高山密林。為虎豹、野牛、麋鹿、猿猴、毒蛇集居之地，每至午夜，四山叫吼，部隊住處，周圍要開竹木圍牢，或在附近燃燒柴火以阻嚇野獸侵襲，但螞蝗蚊蟲特多，所以人們多患瘧疾、瀉痢，地平夷人均吃糯米，倘不習慣易生消化不良，戍守國府官兵艱苦異常。

情況漸漸平靜了，山頂的阿卡，半山的婆猛，平地的擺夷，都紛紛回到自己的家園，這時候可以聽到村中的雞鳴狗叫，牛哞馬嘯，有時亦可聞椿米聲和村中男女的情歌對唱，昔日昇平和樂的景象又洋溢着每個村落了。

一天中午正和李團長團坐擺夷樓上商談防務有關一切事宜，還談及準備如何歡送他離開多年患難與共的部屬，黃副官帶來一名被俘歸來的官長來見李團長。

『這位是二七八團的李特務長，在緬甸作戰時因病被泰軍俘去，現在泰軍派他送信回來』，黃副官將這個特務長向團長介紹。

李特務長先後向李團長和我鞠躬敬禮，隨卽向李團長報告：『報告團長！我很慚愧！對不起長官，對不起團體和國家，我因病被敵人俘去，今天回來請罪，同時泰軍軍長汗宋格林（未知是否眞名）派我帶一封信回來給師長。』他一面說着隨卽遞上一封信，同時展示一面使者用的白旗，上面劃有兩個握着的手，一手寫有『中』字，一手寫有『泰』字，表示中泰和平親善攜手合作的意思。

李團長點點頭，接過信：『好！好！你辛苦了，我們歡迎你回來，請坐吧！』隨手拆開來信，閱後將原來的信交我，裏面用中文寫的，文情字體均佳，大概意思是說明中泰原是兄弟之邦，有血統關係，因被日軍壓迫兩相交戰，現在泰軍停止在緬甸境內願意中泰今後和平合作，共同抗拒日軍。請我方派全權代表，約定時間地點見面……。李團長要我和李特務長交談，他在旁邊靜聽。

『泰軍軍長怎樣派你回來的？』我問李特務長。

『前天我從俘虜營中被泰軍用汽車送到他們軍部，見了泰軍軍長汗宋格林，他要譯員叫我坐在他對面，先問我是否願意回去。我說願意。他說，你願意回去的話，順便帶一封很重要的信給你們的師長，就是今天這封信，我們中泰兩國原來如兄如弟，日軍佔領泰國後，壓迫我們和中國作戰，我們願意今後和中國和平合作抵抗日軍，泰軍軍長還拿出一塊木牌，上面寫着：『被日寇壓迫作戰而死的泰國武裝同志之墓。』他對着木牌眼淚不斷地直流，還說，中國人眞是泰國的好兄弟，對陣亡官兵這樣安葬，這樣同情和尊敬，我們怎麼不感動呢！當天他請我吃中午飯，豐富酒肴，再三叮囑我要達成任務，同時他帶幾位高級官長親自到打內江邊和我握手話別……』李特務長一口氣說明了一切經過。

李團長問我：『依你判斷，泰軍是否緩兵之計？』

『如果敵人係緩兵之計，對他固然有利，對我更加有利。』

『為什麼？』李團長好像又要我考試。

『現在日軍和我軍在滇西惠通橋隔江對峙，我軍正在滇西準備反攻作戰，且準備時間愈多，則準備工作愈充分，戰力愈堅強，戰勝公算愈大，可是我軍在滇南力量薄弱由打洛至蒙自僅有本師駐守，萬一泰軍繼續進犯，本師勢難固守，如果泰軍攻佔蒙自，昆明危殆，昆明有失，滇西國軍則受側背威脅，那時重慶震動了。』

『有道理。』團長帶着微笑頻頻點頭。他卽決定派一位政工人員，一名傳達兵，帶着李特務長和泰軍的來信一起到佛海師部去。

第二天，師長呂將軍派一位精明能幹的何鴻藻參謀和一位翻譯，兩名徒手士兵，帶着一封回信，隨着李特務長渡過打洛河到泰軍部隊去做先行聯絡工作。

過了兩天，何參謀長等人回來了。據說他們到了泰軍師部住了兩夜，泰軍師長和他們見面很客氣，招呼很週到，泰軍的軍部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和我軍談判，他們軍部少將參謀長為代表團團長，請我軍亦派一個代表團，並且由我方規定會談時間地點和聯絡訊號，在三天前通知，何參謀長將情況報告師長呂將軍，經過師部幕僚會議後，卽將一切情形電報上峯。後奉　蔣委員長指示，要本師就近組成一個代表團，以戰勝國的立場，在我國境內，通知泰方派代表團前來商談，並將詳情直接報告軍事委員會，對外絕對機密，以後本師改為直接歸軍事委員會指揮。

師部奉到指示後，當天卽派人送信泰方，規定某天某時雙方代表在打洛河會談，並派副師長彭佐熙為代表團團長，參謀長葉植[illegible]將軍為副團長，幾位參謀，本團團長和我與岳營長為團員，陳嘉瑞任翻譯，在一天上午十時，先行到達打洛河邊會談地點。

會談地點的會場是由岳紹文營長事前派人準備佈置，因為那裏是戰地的第一綫，許久沒有人居住了，破爛荒蕪，經過整理後，四周整齊清潔，臨時種植野花樹木還有竹茅搭蓋的亭[illegible]、椅櫈、儼如小型公園，置身其間令人有心曠神怡之感。

那天特別派了一排武裝警衛，每個士兵手提新式衝鋒槍，精神抖抖，殺氣騰騰，好不威風。

到十時二十分，聽到打洛河對岸，有密密敲打的竹梆聲。這是事先規定互相邊守的聯絡訊號，隨着我方亦同樣敲打竹梆，表示知道了同意渡河，十分鐘後，十餘位泰軍官兵乘馬而來，我代表團在會議場外排列，表示歡迎，泰方代表相繼下馬，排列成一字，先向我方代表行舉手軍禮，旋卽由雙方一

一介紹，相互含笑握手，待翻譯員介紹到我時，泰方代表突然表現驚愕，同時雙手握着我的手：『我們已經老早就聽到閣下的大名了。今日幸得見面，眞是萬分高興！以後我們是好朋友了，請多多指教。』

『我們今天以兄弟的熱情相見，歡迎各位先生光臨，願我們精誠合作，走向和平勝利的大道！』我以誠懇的態度表示熱烈歡迎，但是我心裏想：『爲什麽泰軍已經老早知道我的姓名呢？』

大家在彭將軍引導下，魚貫走進會議廳，廳中設置一張大長桌，四周有鼻背椅，桌上舖一張白布，放着一盆紅紅綠綠的野花，顯示出簡單莊嚴，雙方代表分坐兩邊，各有烟茶，首先彭將軍致開會詞，由陳嘉瑞擔任翻譯：『泰軍的將領先生，今天中泰的高級軍官，在戰地第一綫，第一次見面，我們表示最誠懇熱烈的歡迎，我們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中泰是兄弟之邦，有着濃厚血源與攸久的歷史文化經濟的關係，同是遭受日本軍閥侵略的國家，雖然貴國被日軍佔領後，被迫派到緬甸與同盟國交戰，但是日軍的殘暴，貴國早已洞悉濤楚，所以到達中緬國境後，把握着千載難逢的機會，馬上暗中與我軍聯絡，共同商討兩國今後大計，這是貴國當局英明的決定，掙脫枷鎖的開始，亦是中泰合作的初基，希望今天雙方代表，坦誠相見，對雙方有益的問題，提出共同討論研究，使中泰兩國在和平合作的實質上，獲得最大的效果，謝謝！』隨後泰方代表發言：『中國的將領先生們，我首先代表本國政府和人民致由衷的敬意和感謝，剛才彭將軍講的話，正是千眞萬確共同的心聲。貴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是世界上灊力最大的國家，亦是最講王道的民族，在　蔣委員長英明領導之下，正在步上富強康樂大道的時候，日本軍閥發動向貴國侵略，貴國全國上下一心，奮起抵抗，經過四年的獨力作戰，愈戰愈勇，使日軍陷於泥淖不能進退，但是日本軍閥殘暴成性，冒險發動偷襲珍珠港，同時向太平洋大擧侵略，本國戰力薄弱，無[illegible]抵抗，復被歷迫出兵緬甸，對同盟國作戰，日軍負責緬甸戰區，本軍負責緬東戰區，過與貴軍相遇，雖經數次交戰，互有傷亡，但是博得貴軍諒解，今天能夠在此地坦誠相見，共商和平合作，這眞是不幸中的大幸，讓我們由敵對變爲友好，由相攻變爲相助，合力擊敗日本軍閥。』這是泰軍參謀長將事先準備好的講稿用泰語很流利的讀，陳嘉瑞亦翻譯得很快。他讀完後，我們熱烈鼓掌，他不斷地雙手合十爲禮。

隨即研討有關問題所得的結論：㈠雙方停火自即日起生效、㈡停火綫以打洛河爲界、雙方互不侵犯，不准越界。㈢聯絡方法以書面傳達或開會面商、㈣聯絡訊號，以在打洛河渡河點密敲竹梆爲號、㈤聯絡日期，採用不定期的隨時聯絡，必需時以開會面商、㈥開會地點，爲今天會談場所。但須早兩天通知對方。

散會後，我方招待午餐，菜肴頗豐，雙方頻頻擧杯祝賀，席間有說有笑，儀如好友久別重逢。直至下午二時盡歡而別。我們熱烈地送行。

據說師長呂將軍以我歷次在猛麻歷次戰役中存有功續，呈請政府授勳，並知道這次參加中泰談判，我表現突出，呈佈軍事委員會，要我率領一個加強營由師部直接指揮擔任打洛地區第一綫守備，同時負責對泰軍遼絡談判的代表，後奉上峯照准，我即在打洛河畔的山邊樹林內，設立指揮所，自此我已經爲第一綫『打』的指揮官與『和』的代表人了。

一週後，接到泰軍來信通知，謂有要事待商，請我方代表於某日十時，在打洛河邊以前地點會談，我當即電報呂師長，並電覆電，由我負責一切處理。

某日，泰軍代表八人，依時到達會談地點，因爲他們還是前次出席的人，所以見面時均以老朋友態度相待，我師部派來的參謀及翻譯與我共九人，中泰代表分坐兩邊，開始座談。我首先作簡單的說明：『……日軍派有[illegible]絡官駐在泰軍軍部。中泰暗中和平合作的消息如果被日軍[illegible]道了，可能會將泰國陸海空三軍全部解除武裝，加強控制　泰國政府　爲保守秘密起見，必要時我們在第一綫的陸軍必須以假作戰的方式欺騙日軍，但假作戰應該如何實施，要請雙方詳細研究了，大家都知道，貴國經過多年作戰，各位都是沙場老將，經驗必定比我們豐富，請貴方提出詳細計劃，俾得雙方根據實施。……』

我認爲泰軍的要求很有道理，立即表示同意，

經過彼此協商後達成協議，同時決定實施假戰鬥時，共同邊守的要點：㈠時間：早兩天前由泰國通知中方，但戰鬥時間約半小時。㈡地點：打洛河塔山及對岸的山頭，雙方人員不能渡河。㈢射擊目標：△二一三五及△二四五四高地。中方射△二一三○及二二五二高地。上項目標內之人員，應在實施前一天撤離。俟射擊中止後兩小時再囘復原復地。㈣使用武器：限用山砲、迫擊砲、輕重機槍及步槍。㈤射擊開始：由中方在△三四○四高地發射紅色訊號兩發。㈥射擊中止：由中方控制時間約半小時後先行停止，泰軍亦隨即停止。

商談完滿結束，我方招待午餐，這次會談比前次輕鬆，餐後暢所欲言，我以半開玩笑式問泰方代表沙螢：『前次我和你初次見面的時候，你說已經老早就聽到我的名字，請問你怎樣會知道？』

『你是否前幾次在猛麻作戰的指揮官？』沙螢笑着問道。

『是的』。我老實的告訴他。

『喔！你很厲害呵，我們全軍官兵都佩服你，因爲前次和貴軍作戰，你們有些負傷士兵被我們俘虜了，從他們口中詢問得來知道你的大名，同時我們老早已通令全軍，凡是遇到你指揮下的部隊要特別小心呢！』他說着，立即走來右手握着我的手，左手連續拍着我的肩膀。好像對我特別好感似的。

『那是我們軍人對國家應盡的責任，你們對我太過獎了。』

『你第一次第二次反攻板角和第三次守備猛麻用多少兵力？每次傷亡多少人？』他很不客氣問我。

『第一次反攻板角用一個連，陣亡副班長一名，第二次用三個營，傷亡二十餘人，第三次祇有一個加強營，傷亡三十餘人。那麽你們兩次進攻板角，第三次進攻猛麻，每次用多少人？每次傷亡多少？』我坦白的答，亦乾脆地悶。

（未完）

史提夫麥昆的傳奇

●文／申晴

國際巨星史提夫麥昆於十一月七日死於肺癌，他的去世震驚了世界影壇，但他一生的奮鬥上進，和他在從影「星涯」中塑造的英勇形象，則令喜愛他的影迷敬佩。

曾因主演「聖保羅砲艇」而被提名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的史提夫麥昆，在與肺癌奮鬥了十一個多月後，已於十一月七日凌晨二時在墨西哥荷瑞茲一家醫院中病逝，享年五十歲，他的去世震驚了影壇和他的影迷。

這位英年早逝的國際紅星，是在一九五〇年代的西部電視影集中崛起，而後成為好萊塢的性感偶像，他那賭命於速度、致力於工作的個性，也使他成為最具現代象徵的男人中的男人。

坎坷童年　歷盡漂泊

史提夫麥昆於一九三〇年生於印地安那州。父親是個酒鬼，他六個月大時母親即與父親離婚，帶著他投靠密蘇里的舅舅；六歲時母親再婚，與繼父一起住在加州，繼父是個鞋匠，他與繼父不合，十四歲時就已是個令人頭痛的不良少年。他對繼父的反抗心連帶地使他惱恨母親，於是離家出走到洛杉磯，幹了不少壞事，讓警察逮捕了好幾次，最後送到加州芝諾地方的少年感化學校。

感化學校的生活反而使他更變本加厲，三個月後他夥同四名同伴逃出感化學校，很快就被警察捉回來，繼續接受感化。院長經常和他談人生與愛等問題，一年後，他也完成初級中學的課程，回到繼父和母親身邊。不久，繼父病故，母親帶著他到紐約，開始新生活。但是他覺得無法再與母親共同生活下去，決定離開母親，選擇自求生存之路，展開他那孤獨與放浪之旅。

他先到紐約的格林威治村，經過一名熟人介紹，上油輪當船員，駛往西印度群島上的多明尼加共和國。對他而言，冒險就是最大的生存意義。他留在多明尼加當了一年木匠助手後回到美國，想了自己並不適合當船員，於是跑到德州的亞瑟港油田工作。偶而結識一個巡迴演出的劇團，立即拋下工作，隨著劇團遠到加拿大的溫太華表演，可是他志不在演戲，遂又離開劇團去當森林開採工人。

十七歲那年春天，他志願入伍。三年的海軍生活對他有極大的影響，他在軍中的主要工作是駕駛修理汽車、戰車，嚴格的軍律使他對人生有一番透徹的認識。

一九五〇年春，他自北卡羅萊那州的海軍基地退役。這時他已二十歲，足夠對自己負責。他把當兵時存下來的錢帶到南卡羅萊納州馬德海岸，痛痛快快地逍遙幾週。等到錢花光了，再回到紐約的格林威治村，租間月租十九元的房子，開始為生存奮鬥。這段期間，他經歷過收音機修理員、卡車司機助手、計程車司機、電視修理員、快艇駕駛、郵差、推銷員、馬戲團廣告員、飯店侍者等十多種職業。

「今天我所擁有的一切，沒有一項是我一大早睜開眼時就擺在我身邊的！每一件都是我花費無數血汗賺來的，工作能使我得到想要的東西，於是我拼命地努力工作，從不懈怠！」

他把幼年坎坷中學到的獨立與不屈，完全印證在實際生活中，要生存就須努力工作——這就是他的人生哲學。

個性獨特　初入影壇

他在這裏學習兩年戲劇理論，由於生活清苦，常常為籌措生活費而參加業餘拳擊賽，六十五元的獎金雖不無小補，但也常被打得遍體鱗傷。

二年後，他接受猶他州海根劇校的獎學金，繼續學習演戲，同時也得到不少實習機會。他在舞台上的卓越表演成績和特異的個性，得到電視製作人之青睞，大家一致認為他「身材矮小，卻有一股特殊的魅力」，一連讓他主演好幾部影集。

一九五五年，他對電視演出感到厭煩，渴望學得眞正



麥昆最喜歡騎摩托車，車庫裏有二十多輛自世界各地搜集而來的名牌摩托車。

的演技，決心報考培養詹姆斯狄恩、馬龍白蘭度、保羅紐曼、卡洛貝克、莎莉溫德絲等人的紐約名戲劇學校「Acter's Studio」，接受嚴格的演技指導。

一九五六年，大導演羅勃懷斯計劃拍攝世界中量級拳擊冠軍洛基．古拉傑諾的自傳，要求學校教授提供主角候選人。當時登上名單的有保羅紐曼、李普頓、喬治馬哈利斯和他，結果羅勃懷斯選中保羅紐曼，他則扮演持刀威脅紐曼的小癟三，這就是他的電影處女作「回頭是岸」。

他在電影界雖不得志，但在愛情方面却頗有斬獲，對方是前程看好的歌劇演員妮爾．亞當斯。他們在一起當然遭到妮爾的經紀人及雙親强烈反對。但是史提夫麥昆是心意一旦決定卽勇往直前、毫不退縮的人，就在同年十一月，他和妮爾手牽著手到教堂請神父證婚，可惜因爲他們都不是天主教徒，遭神父拒絕，他只好騎著摩托車，載著妮爾滿街跑，找尋其他教堂。在半路上遇到了巡邏警車，警察瞧他神色慌張，攔下車來盤問，得知原委後，自願爲他們證婚，所以他的第一次婚禮是在警察局舉行的。妮爾回想當時的情況說：「我什麼都不知道，只記得莫名其妙地跟著他跑，隔一會兒就變成他的太太！」



「龍虎榜」中的史提夫麥昆。

成爲偶像　來過台灣

結婚後，他們並無多餘的閒暇享受新婚生活，他們必須工作求生存。沒多久，他們卽因工作的關係而分居兩地，他到好萊塢去碰運氣，妮爾則到拉斯維加表演。

他在好萊塢混得也不甚得意，主演幾部B級電影，但這幾部片子幾乎無緣與觀衆見面。他回顧當時說：「我幾乎全忘了那段期間的作品，甚至記不得是那一類影片！」

然後他轉往電視界發展，接連主演幾部西部片影集，相當轟動。他飾演的角色多半冷漠孤獨，却有强烈的正義感，這正是觀衆眼中的西部英雄典型。

電視界的成功，再度給予他信心，向電影界發展，一九五九年，動作片名導演約翰．史塔傑起用他與法蘭克辛那屈、珍娜露露布麗姬妲合演「最後機密第三站」，佳評如潮。緊接著第二年的「豪勇七蛟龍」，更奠定他成爲影壇巨星之基礎。

「豪勇七蛟龍」一片，使史提夫麥昆一夜成名。約翰史塔傑再與他合作拍攝「第三集中營」，約翰認爲「史提夫麥昆的好在於他是個明星却不像明星，他秉性嚴肅，也有幽默感，他對演戲的態度非常認眞，隨時能拍出精彩的作品！」

這部片子果然大爲轟動，紐約時報稱讚他是「繼約翰韋恩後之偶像英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麥昆隨「聖保羅砲艇」外景隊到台灣。這部片子是描述一九二六年上海市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相抗的故事。外景部分全在台灣拍攝，內景則在好萊塢的福斯公司攝影棚內拍攝，費時一年。這是他表演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他的表現相當卓越，獲得提名第三十九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演員獎及金球獎最佳男演員，很遺憾都未得獎，但是被選爲金球獎的「世界最受歡迎的演員」，在好萊塢中國戲院前的水泥地上光榮地留下手脚印。

他對自己成功的感想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但是我仍然很高興，也許是我這種非常平民化的型態使觀衆

覺得可親吧！我只知道，對目前從事的工作必須全力以赴！」

但是他的婚姻卻遭遇挫折，一九七二年與妮爾因「個性不合」而離婚，結束十七年的婚姻關係。當時他認爲：

「男人當以工作為第一，其次是老婆，第三才是孩子。男人只要事業得意即可，因此男人都不願受到家庭、金錢及地位的束縛，能夠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是一切！」

言猶在耳，他就與合拍「亡命大煞星」的艾莉麥克勞墜入情網，旋即結婚，再度接受他不願接受的家庭束縛。這段婚姻只維持了五年即宣告仳離。一九八〇年一月，再娶芭芭拉明蒂。

突罹絕症 猶作掙扎

去年十二月，他在最新作品「獵人」出外景時因呼吸困難而緊急入院。早在他服役海軍時呼吸器就有毛病，經常發作，只是這次嚴重得超出他的想像。可能是長時期的積勞成疾，癌細胞已侵蝕了肺部。他本想立即做開胸手術，但爲抑制癌細胞的擴散速度，只能在右肺注射鈷六十。

絕症來得太突然，也太單刀直入，對渾身充滿幹勁、對生命一直保持樂觀的史提夫而言，無異是宣告死亡。本能的求生意志，使他多方延醫治療，甚至遠至墨西哥接受特殊治療，服用自杏仁核中提煉出來的抗癌劑。在美國使用此藥是非法的，而且醫生也聲明此藥並不能治病，拖了十一個多月後，這位硬漢終於還是離開了這個世界，與喜愛他的影迷。

銀幕上，麥昆給人的印象多屬外表冷漠孤獨、內心却一團熱火，實際生活中他也偏好孤獨，很少開口，凡事皆以行動表示。他最大的嗜好就是享受速度的快感，如開飛機、賽車、騎摩托車。他常說：

「我開汽車時可以感覺自己是生存在社會中，但是我騎摩托車的時候，一種與羣衆隔離的孤獨感溢滿心頭，幾許落寞，但這是我最喜歡的生活型式。」

他在電影界由默默無名到萬方矚目，與他實際生活中的遭遇幾乎一致。他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他果敢英勇的英雄形象，帶給觀衆的不止是短暫的視覺享受而已，他的生命雖然結束了，但他的奮鬥，則令人敬佩。

史提夫麥昆從影代表作

一九六〇．豪勇七蛟龍：劇本改編自黑澤明的「七武士」，他飾演的角色是原作中稻葉義男及加東大介的混合體，沉默寡言而機智敏捷，尤其是騎在馬上連射來福槍的場面留給觀衆深刻印象。合演者有尤勃連納、詹姆斯柯本、查理士布朗遜等。

一九六三．龍虎榜：與「旋風大偵探」詹姆斯葛納合演。這部影片創造了男性電影的最高峯，也使史提夫麥昆躋身巨星行列。他飾演屢次逃獄的美國俘虜。片中騎摩托車闖越邊界一場戲是他親身演出。

一九六五．西部浪子：本片原擬由亞倫賴德主演，因亞倫猝逝，改由他來主演。這是典型的西部片，與他早年在電視上扮演的西部英雄無二，飾演一路追殺殺親仇人的孤兒。

一九六六．聖保羅砲艇：影片故事是以一九二六年的上海爲背景，一艘美國砲艇捲入中國之排外風潮中，麥昆飾演艇上一名輪機員，與飾演老師的甘蒂絲柏根有段戀情。他表示「這是我所演出的作品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部」。

一九六八．天羅地網：這是他影片中風格較獨特的一部，飾演一有竊盜狂的百萬富翁，同演者是費唐娜薇。片中，高爾夫球、滑翔機、馬球、駕車兜風等場面都處理得異常華麗，各式各樣的服裝也都出籠，讓觀衆認識他另一面的幽默。

一九六八．警網勇金剛：麥昆從小就討厭警察，却在本片中飾演一名幹練的刑警。片中許多特技場面他都拒絕使用替身，在高低起伏的舊金山街道上飛車追殺歹徒，相當刺激精采。合演者是勞勃澎恩及賈桂琳貝茜。

一九七二．亡命大煞星：本片在他生命中是一值得紀念的作品，他與艾莉麥克勞飾演一對搶劫銀行的亡命鴛鴦，片中不少暴力鏡頭，但兩人戀情的描述部分也相當詩意。這部片子結束後，他們即假戲眞做而結婚。

一九七三．惡魔島：本片由歐洲暢銷名著「蝴蝶」改編，港譯「寃獄誤我三十年」，描述一胸前刺著蝴蝶的囚犯數度自法屬圭亞那島上監獄逃生的故事。全片外景在牙買加拍攝，合演者是達斯汀霍夫曼，麥昆在片中由年輕演到老，堅強的求生意志令人敬佩。

一九七四．火燒摩天樓：十八年前，他在「回頭是岸」中飾演持刀威脅保羅紐曼的小癟三，在本片中他即與紐曼雙掛頭牌演出。他飾演消防小隊長，再次向觀衆展現他的英雄本色，冷靜而富機智。

一九八〇．獵人：這是麥昆的最後遺作，飾演一專門獵捕通緝犯的槍手。片中仍有許多驚險特技場面，麥昆雖已年屆五十，仍然拒絕使用替身，拍此片時他已證明罹患肺癌，自知不久於人世，想必是要在觀衆心中長留其英雄形象吧！





王貞治經常爲他的小球迷簽名

王貞治退休了！

●文／余元伶

「樋口光一郎，加油！」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王貞治拿著一張色紙和一個等待簽名的棒球坐在醫院裏，先把那封短短的來信一個字一個字仔細的讀完。

小學五年級患著腦腫瘍的光一郎卽使躺在病床上也穿著背號一號的小棒球制服。他是王貞治的小棒球迷。不久以前曾參加地方上的棒球比賽得到優勝獎，那時候他擔任三壘手，到今年二月爲止每一個禮拜都要練習一次，每一次都練得汗流滿身才回家，他的父母親叫他要像王貞治那樣專心認眞的練習。在他幼小的心靈上有一個夢想，就是「做一個像王貞治那樣了不起的棒球選手」。

躺在病床上的光一郎時時刻刻關心著王貞治的動靜，今年一月初他的叔叔買了一件背號一號的棒球制服給他當禮物。他高與得連睡覺時都捨不得脫下來，連手套和棒球也都經常在他的身邊。

今年九月曾有一次進入危險狀態，那時他的母親告訴他：「王選手快要打擊了。」他的臉上頓時露出喜悅的神情。二十九號打完該三十號王貞治打擊的時候，又告訴他：「該三十號打了！」他就睜著好大的眼睛留心著。

光一郎是在今年三月全家搬家的時候忽然覺得頭痛而送醫的，他的父母親爲他換了很多家醫院，診斷是腦腫瘍，立刻住院，動了一次大手術。七月中旬退了院，繼續上學，但是九月初又喊頭痛，於是又入院接受第二次手術。

精神比較好的時候，光一郎便拿出他珍藏在抽屜裡給王貞治畫的畫像來看，有一次口裡唸著：「啊！如果能拿到王選手的簽名棒球該多好！」

在旁邊坐着的每日陪他和疾病搏鬥的光一郎的母親，終於寫了一封信給王貞治：

「……對這孩子來說，王選手是他心靈上的支柱，如果能得到您的簽名棒球，握著它，孩子一定能和病魔格鬥下去……」

王貞治回信的一段是：「光一郎一定忍受著我們不能想像的痛苦……希望他早日恢復健康，再一次穿著棒球制服馳騁在球場上……」

王貞治回信後，毫不遲疑的從百忙中抽出時間趕到光一郎所住的那家醫院，當然也帶去了一個棒球，而且簽上了他的名字。

光一郎就靠着王貞治的鼓勵，一邊與病魔搏鬥，一邊堅持地生活下去，這個感人的故事，成了日本棒球界的美談，日本青少年們，沒有人不知道這個故事。

（寄自東京）

軍火買賣競爭激烈

有一套先進的美軍炮兵連雷達裝備，銷售價格是一億美金。科學愈進步，戰爭的成本愈高昂；即使世界最強的國家，發展軍火工業也必須以外銷彌補內銷。一九七七年，美國外銷了五百億美金的軍火，法國、英國、德國、義大利也是數十億以上。

何銛

儘管人類生存的代價逐年提高，殺人的成本在增加，一架「旋風」式攻擊戰鬥機的售價就達一千萬美金。許多國家根本已經被摒出現代戰爭的門外，但今年，英國范伯羅航空展覽會的結論，仍然預言在未來十年中，僅軍用飛機就有一千億美金的市場。

飛機只是整個軍火市場中最突出的一項，若再加上其他陸海武器，特別是買了武器之後，不斷源源補充的零件和彈藥，這個數字就是天文數字了，如以埃及和以色列的「十月戰爭」爲例，以色列在一週中，僅是戰車用的一〇五厘米榴彈炮彈藥就打掉了二千五百萬美金。

軍火價錢唬死人

事實上，二次大戰後，軍火市場已經變成了兩個等級，對美、法、英、義、德，及其他歐洲開發國家而言，是高級品的市場。這個市場，近年來還增加了因石油而暴富的國家。以貿易競爭的現象而言，美國的生產量最大，因而成本較低，但售價却高昂，英、法等國在這個高級市場中佔不到便宜，因爲他們的生產量不大，成本較高，關於現代化精密的飛機，售價也低不下來，像德義合作的「旋風」機，售價就嚇壞了所有的買主。第三十屆航空展覽會表演中，美國就摔掉了一架A-10式攻擊機，在第三十一屆加入參展的蘇聯Tu-144運輸機，也變成了倒豎葱，第三十三屆（上屆），英法合製的一架「美洲虎」式攻擊機剛落地煞車，就掉了機鼻，順着地面「劏」了數百呎，出盡洋相，由此可見表演的驚險和競爭的劇烈。

歐洲國家和美國的競爭，唯一可設法的，就是打開另外的一個次級市場，主要指的是歐洲以外，這些國家通常連一些基本的裝備也亟需購買，如法國賣了一批GBC8KT型6×6的四噸載重給中共拖砲用。或者，只購買戰術系統的最尖端一環，如中共不需要像法國那種昂貴而優異的裝甲車，但是，它購買了一批SS-11反戰車飛彈、米蘭飛彈等裝備在自製的裝甲車上。

因爲，每個國家的需求和地形不同，對採購項目常常會提出修改的意見。過去，這些問題較少；原因之一，廠商和顧客之間的關係，往往建立於過去的同一個戰場，如英國和東南亞及中東諸國、法國和南美洲、非洲的



法國最新的「幻影」4000型高級戰鬥機。

關係，因此，部份武器系統和戰術思想源於一脈，因此，差異較少，如法、英的輕型越野車輛都很發達，對開發中交通欠佳的國家就很適合。原因之二，是接受的國家沒有抗議的力量，像俄國人過去不信任自走砲，現在改變觀念後，就把淘汰的牽引砲賣給埃及，儘管沙漠地不適用，埃及人也只好甘之如飴，像以色列那種小國，只能買得起二手貨，却堅持非修改到適用爲止的觀念，就令賣主很討厭了。

不過，近來客戶的意見是愈來愈被尊重的了，英國的軍火銷售制度，在這方面的彈性最大，它很早就考慮了替客戶作通盤適應的設計製造，以及售後服務，法國其次，但潛力最大，如法製的「山貓」式裝甲車系列，AML-90」等輪型車就很爲南美洲所歡迎，這些國家老是被游擊隊所困擾，而法國人對反游擊戰的武器發展最亟需和最拿手。當然，法國車的性能優異，但價錢昂貴和構造靈巧複雜是個缺點。不過，專業工學知識較差的國家，在買賣上最大吃虧的地方，就是常常會掉進工藝技術的陷穽裡而無可奈何。這裡，除了以色列是例外，軍火商騙不了他們。

歐洲各國緩和競爭的途徑，一是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的精神，主要武器盡量合作發展，另外，就是因爲各國戰術思想的不同，在武器發展優先的不同基礎，各有專長，減少了衝突。譬如，瑞士精密零件製造發達，因此，小口徑防空自動炮最著名；義大利多山，山炮也最優秀；西班牙及荷蘭的一二〇迫擊炮也爲各國採用，而西德及法國的裝甲車，英國的馬波尼雷達系統，則又支援了上述這國家。因爲，從遠景來看，歐洲各國分工合作的前途最有可爲，只有美國令他們躭憂，實力至佳，那一類武器都想插一手。

不過，諸國合作的困難也不言而明，本位主義從各國的步槍就可看出，有些基於戰術思想，固需不同，但有些就純粹出於喜愛的緣故了，當然，讓步兵用他們喜愛的槍，對團結和士氣很重要。但是，信任別的民族就是一件很難的事了，一件重要的軍事合作，某國往往會因爲一個洩密案而遭其他各國的攻訐而擱淺，雖然批評者自己也常常發生間諜，所以，戰略性的武器，各國還是各自料理。

因此，未來眞正改善這種合作決心的，還是面臨華沙公約强大威脅的緣故而謀求團結。

至於和美國的競爭，歐洲諸國只有在發展新式武器的同時，考慮價廉的修改型供應歐洲以外國家，如法國的AMX-30中戰車已修改出一種AMX-32E型來供應他國



Ｆ一18戰機的前身ＹＦ一17戰機被海軍看中，發展成爲Ｆ一18戰機。



美製及北大西洋公約國共用的八十年代主力ＩＭ一Ｘ型戰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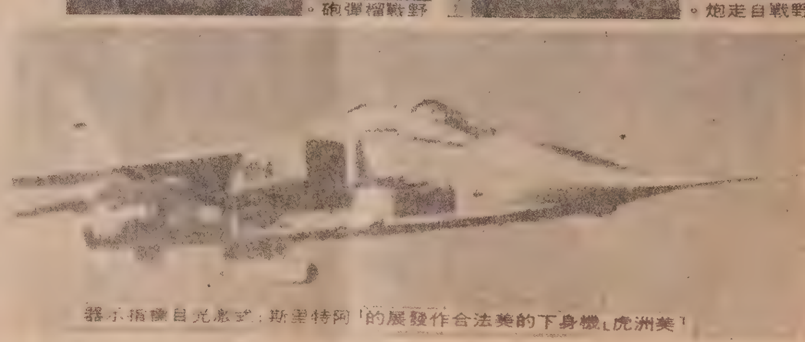
，而「幻影」4000型也是「幻影」2000型的修改型，歐洲各國預計，只有這個途徑，才能使美國在未來的十年中，如軍用機的市場，從百分之四十二的佔有率降至百分之三十六。

不過，美國也採取了更新進的步驟，它的目標已指向九十年代的戰機，包括洛克維爾的前掠翼戰鬥機和「高度靈活技術飛機」（HIMAT）——一種遙控飛機，目前，只有德國「道里阿」廠（DORNIER'S）設計的新機和美國作模型上的比較。



瑞士「厄利智」炮廠製造的155MM野戰自走炮。

瑞士「厄利智」炮廠製造的155MM野戰榴彈砲。



「美洲虎」機身下的美法合作發展的「阿特奎斯」式激光目標指示器

蘇俄算另一系統

迄今，世界上最主要的軍火銷售國爲美、法、英。其他，還有瑞士、瑞典、意大利諸國，而它們只是局限於部份的軍火器械，而不能與美、法、英三個大戶相比，蘇俄的銷售量實居第二位，僅次於美國，但它算另外一個系統。

値得一提的是西德和日本，它們有拓展軍械工業的潛力，但基於二次大戰投降時簽訂的軍事協定約制，尚無法成爲軍火輸出國。不過，西德已經撤銷了一些約制。

爲了要有效率地計劃她們的軍火貿易，美、法、英都有一套複雜的控制組織，由設計一件特種武器到整套技術服務。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的國家，有一項約定，即希望同盟國之間的武器盡量能夠通用，這項協定的結果，導致軍火市場的競爭愈爲激烈，各國都希望它的產品脫穎而出，獲得與會國通盤採用。然而，美國對盟友採購軍火的選擇是極具影響力。因此，一個國家對軍火之選購並不一定是着重於技術效能的因素，反之，與經濟、組織及政治三個因素有着莫大的關係。如瑞典的 J-37「雷」式戰鬥機，在軍火展覽會上表現極佳，但市場仍被美國的 F-15 戰鬥機所取代。而西德的「豹」式（LEDPARD）戰車也比M-60戰車優秀，但義大利還是買了美國的M-60戰車八百輛。

美國軍火工業結構的特色，就是軍火工業廠商擁有獨立行政及獨特風格而不受外界的支配。這就是美國經濟結構的特色，在商業競爭上，保持高度的商業秘密及絕對的脫離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勢力。問題是，往往參加的公司會製造出差異極微的武器來競爭，由於試驗費高昂，在別國看來，這種重複未免太過浪費。

有關銷售軍火的一切事務均由國防部的「國家安全協助單位」(D.S.A.A.）負責。它是於一九七一年由尼克遜總統立憲通過的。根據憲法，一切軍火業務事誼需國防部長批核。D.S.A.A.在組織上是分爲兩個單元，分別負責推進業務、公佈及銷售。

第一個單元是「銷售協商處」（D.S.N.），它是軍火工業廠商及其客戶的中間人。

在這個D.S.N.之下有三個單位協調各項工作，即「業務計劃輔導組」（A.C.P.）、「歐、亞、太部門」（E.A.P.D.）及「特種銷售部門」（S.S.D.），第

二個單元是「軍事協調處」（D.M.A.）。此處的目標是要協調技術援助、訓練工作等。這表示各商戶國之技術人員亦可藉此處獲得使用所洽購的武器之軍事訓練。

金字塔式銷售網

總之，美國的軍火銷售體制與歐洲國家不同，對國內之私營軍火企業干預最小。

在西方體系中，法國和英國輪流排名為世界第二大軍火出口國。

法國的軍火銷售體系對於軍火銷售的一切過程是採取全面監督的。此組織直轄於國防部，經「軍火代辦署」（D.M.A.）來督導國家工業的軍械製造和銷售。法國的做法有兩個用意：對品質有直接的控制，同時亦給予客戶國一個唯有國家的直接介入才能做到可靠性及高度效能保證的概念。

為了加強外銷，一九六五年成立了「國際事務處」（D.A.I.），它的職責是組織整體的推廣活動，以使軍火工業及客戶國有更密切的聯繫。基本上它是有三項任務：組織軍事展覽會、操作及示範，及派出海外軍事訪問團。

在法國金字塔式軍火銷售體系之頂點是「陸上軍械技術處」（D.T.A.T.），它負責設計、製造及試驗各種地面武器系統。這個單位的效率頗高，它是直隸於國防部軍令系統的。同時，為了發展各式各類的新型武器，「陸上軍械技術處」的設計中心僱用了一大批資深技術人員。這樣的組織省却了機構間的設計重覆，亦便利了客戶採購的觀察。

「陸上軍械技術處」的實際工程則由「陸上軍械工業組織」（G.I.A.T.）來執行。後者的功能是要研究及生產法國陸軍的各種軍事系統及將此類系統銷售國外。「陸上軍械工業組織」事實上是由一羣兵工廠(十個)和兩個研究中心組成。其中一間出名的兵工廠就是AMX-APX集團了，它出品了一系列的AMX型裝甲車輛，包括戰車、防空炮車、自走炮、人員運輸車、工程救濟車，及輪型系列的一連串輕型裝甲車，它的 AMX-30 中戰車和過去的AMX-13 輕戰車，和輪型的AMX-10炮車，都是世界著名的。它有一萬七千名員工。現在的每年外銷售額快到一百億美元了。



軍火展覽會上義大利陸軍的美休斯OH－6型直昇機及兩種集束火箭發射器。

與它在工作上有緊密聯繫的是「法國軍械物料局」（S.O.F.M.A.）

這個局的所有活動都受到「軍火統籌部」（D.G.A.

法「山貓」式陸軍用武裝直昇機和機側的美製「陶」式反戰車飛彈。地上的是法德合作的「霍特」式反戰車飛彈。

)及國防部、經濟部及財政部的控制。

此外，「軍火工業監察組」是與「陸上軍械工業組織」(G.I.A.T.)相輔行動的，監管各個公司的所有生產過程。

至於「法國軍火物料及系統出口局」(S. O. F. R. E. M. A.)則專責處理地面戰鬥力量的武器系統銷售推進，它的董事會由一大羣的軍火工業家所組成。

另外一個單元是「法國專門技術輔導公司」(C. O. P. R. A. S.)。它的職責是要提供給各客戶國有關購買的任何協助。比如，客戶需要該組織提供理論性或實習性的課程以栽培專門人材，它便可以透過「法國軍械物料局」(S. O. F. M. A.)和「工業研究及實驗局」(S. E. R. I.)及「技術研究與普及企業局」(S. O. E. D. T. E.)兩個單位來合作。

法國的軍火銷售體制是政府與私人企業的密切合作，省却了因企業競爭而造成的重複問題，法國一躍而昇爲世界第二、三位軍火銷售國是不無原因的。

英國靠累積經驗

以前，英國的軍火銷售體制是介乎美國的與法國的兩者之間，其後國有化使軍械公司的生產變成了法國般的情形，但同時它也保留了英國體制的一些特色。

它的制度是以國防部長作爲行政首長，其下有一個總監及一個秘書長。

這個體制有四個主要部門：卽國防秘書處(PS13)、市場部、銷售部、供應部。市場部爲爭取銷路而發展了三個工作層面，搜集及統計(各國需要)、軍事展覽會及宣傳。以上四個部門均需與各地域內的國家保持關係，這層國與國的關係非常複雜而歷史悠久，是爲特色。

銷售供應部的最重要職責就是供應那些已由銷售部和客戶國簽妥的訂單，它有數個供應單元：軍械及彈藥、裝甲車輛及零件、生產牌照、技術援助及裝配。

而「國防秘書處」(PS13)的功用，是檢査所有的軍火售出牌照，盡量滿足客戶的特別要求，制定軍事援助計劃。

總結而言，英國的軍火銷售系統是她日積月累的經驗。這個體系的下支機構分化冗繁，與有過聯繫的國家多達百餘處，乃昔日大英帝國的遺產，現在，和這些地域中仍有高度交易的是波斯灣諸國。

從美、英、法三國的軍火銷售體制來看，它們的管理作用，主要是在促銷方面，至於和國家安全利益一致的估量，則是更高階層政策的事，簡言之，三者都只是一個商業執行機構。

中共的窮相畢露

七十年代後期，中共頻頻向西方軍火工業界展開接觸，雙方表現的興致都很高，達成的交易却極低。

中共代表團看完了法國的展覽，只買了些反戰車飛彈，法國最優秀的陸戰車輛系列，他們買了划不來。中共和瑞典的接觸，外傳是中共看中了著名的J—三七「雷」式戰鬥機，其實中共感興趣的是發動機技術合作，初步會晤的結果是瑞典送了一把寶劍給中共代表團。和英國的初步階段，是據傳中共對英國的「鷹」式垂直起降戰鬥機有興趣，這種飛機不需良好的機場，可在戰地靈活部署，不易被敵人偷襲，但可奇襲敵人戰車部隊及工事，以致蘇俄抗議，中共要是獲得這種飛機，英國就算向蘇俄表示最大敵意了。事實上，這類飛機在戰術運用上已發生了困擾；因爲，這種飛機雖然可以機動，但是地勤設施却無法跟着亂跑，除非統能用運輸機載運。否則，這種飛機的優勢還是不能發揮。西方目前對這類飛機的發展態度，是往海軍的航空母艦上去着想，「鷂」式垂直起降戰鬥機就是以航艦爲基地。

總之，中共可說是窮相畢露，而且，歐洲國家也瞭解到，中共想要買的，不是金子，是那個點金的指頭。英國的參謀總長訪問中共，主要是希望報銷「酋長」式之類戰車，但中共可能對西德的「豹」式戰車興趣還高些，實際上，兩者中共都不會買。如今，對中共這個窮措大仍具幻想的是美國，洛克希德飛機公司駐遠東的公司已遷往香港，由一位退伍的美軍上校查爾斯·夏理士負責，底下有一個華籍的工程師幫他連繫中共。

以色列暗渡快艇

軍火交易必須先獲得政治上的認可，並且需注意它的延續性，以免供應中斷，或合約片面撤消；如以色列向法國訂購的十二艘薩爾級飛彈快艇，中東戰事起，法國受到壓力，取消了合約，未交貨的八艘被扣留在法國，幸虧以色列情報反應迅速，居然欺上瞞下，把它偷運了出來，繞道非洲，走了三千哩的航程，回到以色列，趕上作戰，這中間所需的作業協調和艱辛是現代情報戰史上的一大頁。

以色列這種機智的例子，在政治體系週密的社會中不易多見，尤其是以色列人在歐洲社會各階層的關係已根深蒂固，才能使此案奏效。但是，軍火禁運的籬柵中，也因此可以看出數個缺口，以色列這項行動曾經得到幾位法國高級官員的默認，因爲，高級官員們之間的觀點，往往是不統一的。其次，猶太人在全世界流浪的結果，使全世界都有了猶太人；因此，以色列人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毫不費力的得到協助，單靠以色列的情報人員，情報人員沒有這麼多，再其次，就是以色列人的工業知識水準非常高，才可能把這幾條小得可憐的快艇經過大海，安然無恙回到國門。

所有缺乏工業基礎的國家，更要懂得運用其他的條件，他們不僅需要一套軍火工業計劃，還需要一套配合的政治策略。



西德IWKA廠出品用於「貂鼠」式裝甲車上的「瑞士厄利智」二十厘米自動炮。

中國電影院在美洲

儘管「中國城」多麼髒亂，那裡的中國電影院多麼的破、窄狹，甚至臭，仍然有打都打不走的基本觀衆。爲什麼？

在海外中國僑民的聚集處，無論經過多麼長久的改變，基本上還保留着部份傳統的景象，譬如麻將聲四出、葱花大蒜味四溢，以及中國電影院經常人潮熙攘；如果仔細研究起來，這其中尤以中國電影院在海外最具有特殊意義。

生活在美國的華僑，無論是剛來的新僑，還是長居的老僑，其生活的節奏，已被美國這種高度工商業化的社會，帶動得十分快迅，每天的生活幾乎已固定，何時該作何事，顯然已公式化，但是無論多麼忙，每星期必花時間到中國城採購南北雜貨，其間上個館子，看場中國電影是最起碼的休閒享受，越是工作壓力大的，這種休閒活動越是需要。

其實電影的本質也正在於此，研究電影的人都了解，電影院是觀衆逃避現實的場所，一般人如在生活中得到許多苦悶，是可以在電影中得到宣洩，或得到幻覺式的滿足，好萊塢一句名諺：「世界經濟衰退時，就是電影事業興隆期。」道理就在此，生活在海外的華僑，由於依人籬下，不如意的事更多，所以對電影的需求量，平均起來比國內要高得很多。

再則，眞正受羣衆支持的電影是開放性社會，自由環境中最驕傲的產品，講求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社會，無論如何生產不出來的，非但如此，他們同時對自由社會生產的電影，畏如蛇蠍，並用多種方法予以堵絕，所以，自由世界在和共產世界鬥爭中，自由世界的電影應該是一項瓦解共產社會比較有效的武器，要在海外宣傳民主自由社會和共產專制制度之優劣，電影及上映中國電影的戲院，便擔任了重要的角色。

洋人造的中國電影院

眞正由中國人興建的戲院，一直到今天，在美國尚未產生，以後可能也不會有，原因是美國法規對於建築戲院有較周詳的公共安全顧慮，同時要求甚嚴。雖然美國法規如此之死，但是却對一些在法規未頒佈前而建造的戲院，因法規不追究既往的法理，而失去約束力，加上經營起來比較省事，逐漸成爲華僑爭取的目標。

另外一方面，這些早期由洋人興建的戲院及電影院，在逐漸被不斷湧進的華僑居民或唐山雜貨店包圍下，原來的店主，不論怎麼翻新花樣，還是賺不了錢，最後一狠心，就轉包給華僑，坐在家裡收租了。

回觀全美洲將近四十餘家電影院，無一不是從洋人手上轉租或轉購下來的，也就是因爲建築早，不受新的建築法約束，易於經營，投資較少，造成美洲境內的中國電影院：空氣污濁，座位窄小，停車極難，幾乎是中國城落後、頑固的象徵。

由於在美洲沒有機構，甚至也沒有人作好美洲華僑的文獻收集工作，所以第一家上演中國電影的戲院，已不可考了，但在一八五〇年，美國舊金山格寧路（Grreen St.的「家明星戲院」Star Theater，就曾上演過廣東大戲，儘管這個戲院早已慘遭回祿，化爲煙雲，當年的盛況，至今還被華人津津樂道。

在一九三六年之前，能够查到的資料顯示，華人在美洲各地的集中處只有舊金山和檀香山兩處，而此二處的華人娛樂，尤其大衆娛樂少得可憐，幾乎都是在過年過節，向洋人租場地，演幾場廣東大戲；電影是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後，得到香港片商供應來源之後，才開始取代花費較大、又不能普徧的廣東大戲。

有一半放的是舊片

在美國上演的電影，由於供需關係，開始一陣子還是以廣東戲爲主，那時候馬師曾、關德興、紅線女當紅，一直到今天，還是美國老華僑崇拜的偶像。經過一陣子的轉變，于素秋、鄔麗珠、歐嘉慧的武俠黑白片，很快抬頭，任劍輝、白雪仙的廣東戲，也不時「爆棚」（廣東俚語，意云客滿），直到今天許多在中國城的戲院，如果沒有好電影，還拿于素秋的「無敵連環鏢」來演，怪

的是照樣還是有人看。

在這段時期之前，整個美洲，美國及加拿大兩國，只有舊金山、檀香山及溫哥華有電影劇院，其中舊金山三萬，其他兩地各一家，都是向洋人頂租過來。舊金山的三家是當時的大中華（於華埠傑克遜街Jackson St.）、大舞台（於華埠都板街Grand Ave.），另外就是原先用來跳脫衣舞的世界戲院(於華埠百老匯街)。當時一部片子從香港買到手，計約一千元到一千五百美金，而每個人的入場劵開始是廿五分美金，如此經營加上人工、租金，勝算當然不大，但是如果買一部片子，輪流在三個不同地方演，那麼片租三家分擔，賺錢機會不就增大了嗎？這個想法到今天已得到應證。

聯合院線一魚三吃

從一九四五年到今天，在美洲上演國片的戲院，非以「聯合院線」方法經營不能生存，這其[illegible]之緣故，除了「一魚三吃」，減低成本之外，再就[illegible]來源。



這是中共所屬的戲院，由於片子舊，門可羅雀。

在美國的電影院，都是西部電影，這也許是洋人之[illegible]演，所謂Double Future，中國電影院顯然也不能免俗，也要拿出西部片排一次檔期，兩部新片配一部舊片，如果一次檔期以一個星期爲限，那麼就要五十二部新片、廿六部舊片一年，這七十幾部電影來源，成爲經營電影生意人的主要課題，沒有本領找到五十部新片的人（舊片還易找），根本就沒有資格進入這個行業。能找到片源的商人，大概也都有頭腦及財力，到中國人聚集處租一個新戲院，於是電影聯合院線化，順理成章，一一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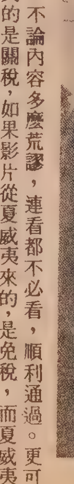
目前在美國五個主要上演國片的院線，背後都有拍電影的老闆支持著，像邵氏大明星院線，片源則由香港邵氏公司供應。金都戲院院線和嘉禾電影公司合作，嘉禾一年供給金都戲院廿六部，金都自行購買廿六部。歷史最悠久的新聲院線，由於能掌握國內台北各獨立公司的影片，故也能維持到如今。國內影業鉅子黃卓漢於一九七八年在加州舊金山開拓第一院線，上演第一公司的電影及國內獨立製片的電影，是一支很有潛力的海外生力軍。此外國內大導演李行，和舊金山的李姓華僑合作，由李行供應片源，李姓華僑把他租來放色情電影的戲院，拿出來專演國片，準備在美國市場打出一塊天地。

上面這五家院線，早年只分佈於紐約。舊金山、洛杉磯、溫哥華、多倫多這些有中國城及中國人聚集較多之處，可是到了一九七七年之後，德州休士頓、加州蒙特婁公園市，南加州各衛星城、喬治亞州大西洋城、華盛頓城，紛紛出現上演國片的電影院，而且增加速度之快，使許多在美國搞電影的人士，大感不解。

其實鼓勵國片電影院設立的因素很多，最先一項就是移民增多，需要量增加；其次是中國風盛行，尤其唐山大兄問市，李小龍三腿踏出武打國片的康莊大道之後，看國片觀衆增加。再則美國政府，尤其加州政府，對於國片進口之鬆懈，也大大助長國片在美國的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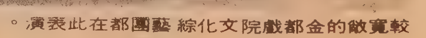
國片不挨美國剪刀

加州政府對任何外來東西都十分敏感，唯獨對中國電影進口，不聞不問，影片進關前只要送上一頁英文本事，不論內容多麼荒謬，連看都不必看，順利通過。更可笑的是關稅，如果影片從夏威夷來的，是免稅，而夏威夷州對大英國協關稅特別惠待，英屬地的電影進口免稅，所以一部香港出產的電影，一分錢不繳關稅，也能在美國五十州巡迴演出。



許多人談起美國海關眞的談虎色變，可是唯獨對營利的電影如此輕率過關，令人費解。

電影非但進關時海關不過問，放演時也是沒有人過問，政府唯一關心的是年終所得稅，如果美國稅法也不涉及到它的話，那麼國片電影事業，將是美國的「化外事



較寬敞的金都戲院文化綜藝團都在此表演。

業」了。

當然不遭美國政府過問，沒有太高的關稅、規費，對華僑的娛樂消費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可是這也有不健康的一面。

美國的電影，無論自己生產或歐洲進口的，都要由America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注定等級加以限制，如G級是任何人可以看的，PG級是要父母陪同才能看的。

R級是要十六歲以上由父母陪領。

X級是要十八歲以上才能看的成人電影。電影院如果讓不合格的青年孩童看不應看的電影，任何觀衆可檢舉，警察可罰款。

此外對於展示在戲院門口的劇照，嚴格規定不能張貼色情暴露的照片，以免影響年輕子弟之心理。

這些規定，是美國社會的一股「清流」勢力一直維持下來的，可惜國片在被不聞、不問、不管的情況下，根本未納入這種管理系統中。從開始未被定級，再則電影院為營利，大開方便之門，三則為吸引觀衆，在戲院門口大貼色情照片，使得中國城的國片戲院被人指責是傳播誨淫誨盜的場所。

去年香港「毛片」盛行，大批「毛片」過海來美，其內容之「徹底」，比在香港本地上演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人自稱要看毛片，要到美國看），至於大灑蕃茄醬的血腥場面、充滿暴力的黑社會械鬥，也都能在美國看得一清二楚，整整兩年，電影院門口所播出來電影對白（美國的中國電影院往往把電影的聲響播放出來，吸引觀衆），不是嗯嗯哼哼的作愛怪腔，就是殺氣騰騰的廝喊，使人聽得毛骨悚然。

毛片毒害華僑子弟

令人感觸的是見到一羣十三、四歲的孩子，津津有味地看什麼慾、什麼愛，又見一羣類似華青幫派的青年，當街擺出「洪熙官大戰血滴子」的架勢，使人覺得電影的毒素，正不斷地滲入華僑的下一代。這個責任到底應該誰負呢？

然而在美國能看見善良、健康的事實，也只有在電影院看到。當一九七四年「英烈千秋」在美國舊金山金都戲院上演時，前一個星期，夜夜有站票，不知那裏來那麼多觀衆，把金都戲院一千六百個座位擠得滿滿的，當柯俊雄演的張自忠將軍，和妻女雨中見面，不能互認的一幕出現時，全場觀衆，無一不揮淚；而台兒莊大捷，殺得日本鬼子狗血淋頭時，全場又喜極歡騰，只有在此時，方能深深體會到作中國人的驕傲，也只有在此時了解到海外華僑的愛國心，和電影傳播功能，是同樣地可貴。

也許這是共產社會先天不足的緣故，中國共產黨在美洲，一直沒有什麼像樣的電影，也沒有什麼基本觀衆，當然也就沒有專門放演中共電影的戲院，這個情況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才略有改變，因為舊金山出現一家開始偶爾上演中共影片的戲院。

可是電影是個很現實的生意，光有電影院放演而沒有好電影演，效果一樣是零，況且這家世界戲院有時為排檔期，還把一九三〇年代長城公司發行，紅線女主演的影片拿出來充數，這種底片發黃的黑白片，當然絲毫沒有競爭能力，以致造成此家劇院，門庭永遠羅雀、凄涼。

中共對於在美洲開電影院，其實是非常積極的，目前他已在加拿大多倫多蓋了一個可容納兩千人的電影院，紐約也以兩百萬美金投資，興工建造一個豪華電影院，洛杉磯正積極在找地段，從這些措施來看，說他莫不關心，那就大錯特錯。

據悉：中共興建電影院，其作用並非只限於放演電影，他們希望作為一個活動場所，讓華僑能有場地和中共文化活動接觸，如果這是中共真正的用意，那麼對台北的國民政府就是一個值得考慮的課題了。

國府歷年來派遣文化團體來美巡迴演出，效用是十分顯著的，唯一美中不足是每次張羅場地，不但大費周章，而且找不到適當的地點，如果中共興建劇院的計劃，也是方便中共文化團來美演出，那麼國府在海外宣傳上，可能就要遭到很大的困擾了。

打擊中共有塊銀幕

從整體來看，海外的國片電影院，如果純粹以電影來吸引觀衆的話，台灣製作的電影，和香港生產的，將為不能缺少的兩個來源，而國府歷年來製作的電影，也因健康、寫實、比較認眞，有逐漸後來居上之勢。

從「蚵女」一直到「家在台北」，美洲票房紀錄一直往上爬昇，就以舊金山為例，一部片子從蚵女五千元，已跳到現今的一部兩萬美金，是不能抹煞的事實，中共要在這方面產生具體的威脅，大約還要花十年。

近年來從台灣來美的新僑已不斷地在增加，越南難民中也有一部份中國華僑，這些人的聚集，使得對國片需要量增加。以致近一年來全美中國電影院突然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光休士頓就有三家，南加州各城至少有九家。

這些電影院的片源，是向上述五條主要院線，轉租他們存在庫房中的舊片，有的用分帳方式支付片租，片子雖舊，但仍然有觀衆，戲院照樣能維持，同時也顯示出電影院在海外的重要性。

不過平心而論，突然出現那麼多電影院，也並非是個正常現象，將來互相競爭以後，必然會有人遭到淘汰的命運，除非真有那麼多觀衆。在這個現象未發生前，大家還可互相比比苗頭，鹿死誰手不得而知。總之國片在美洲，勢必有一陣廝殺。

國府和中共歷年來，在海外宣傳戰上，以美國地區為例，在電影方面，講求自由、民主的國府，都是一直領先的，可惜以電影傳播來瓦解共產主義的這一利器，卻從來沒有被善用過。

客觀上主管電影的行政院新聞局，無權要求中央製片廠生產數量，更無權過問版權銷售，當然不能發生多大的效用。能夠本身掌握的就是一套新聞片，可是每次寄到美國的新聞片，即使免費也無人播放，只有存在駐外機構的地下室，令人十分氣短。

其實像「八百壯士」、「血戰摩天嶺」、「秋決」、「碧雲天」，都是國府宣傳國家、民族、倫理、道德最好的工具，其力量之大，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可以望其項背的，為什麼我們不好好利用呢？

●文／劉永寧

●圖／須建華

原來共軍不了解喇嘛的個性，把他們當成了康巴軍和衛教軍，其實是截然不同的，康巴軍和衛教軍是軍隊編制，勝了前進，敗了也可以後退，喇嘛不同，喇嘛在一間寺院修行，他把寺院看得比自己重要，個人死了沒關係，佛像却萬萬毀不得，有人破壞了佛像和寺院，他非和你拚命不可，軍隊到處可以爲家，喇嘛離開了寺院就等於魚離開了水，除非被捉住，魚沒有肯跳水的，同樣，喇嘛除非做了俘虜決不肯離開寺院。中國歷史上佛教徒遭受「三武之禍」時，許多和尙寧願伸頭被殺死，決不肯除了那件袈裟。民國三十六年鎮江金山寺大火時，許多和尙跳身火中與火共存亡。這種道理共軍那裡懂得。當共軍開始砲轟三大寺時，措手不及喇嘛受到相當損害，但他們久經訓練，知道怎樣防禦，加上寺院房間實在太多，共軍祇能轟去屋頂，其中還儘可掩蔽，共軍不明眞象，輕率進入寺內，頓時發現四方八面都是敵人，趕快下令後撤，已經損失大半。共軍退下去再加緊用砲轟，轟到一個相當階段，步兵仍然要前進搜索，一且進入寺內，又受到喇嘛的襲擊，雖然喇嘛人數越來越少，但是共軍每次都要付出相當的代價。經過了三天的戰鬥，喇嘛已經傷亡殆盡，有組織的抵抗已經終止，可是共軍進入寺內後，仍然經過一場逐屋肉搏戰，直到最後一個喇嘛死去，三大寺才算徹底解放。這時拉薩城內被共軍殺死的藏人，堆積如山的屍體已經腐爛發臭了。

張國華雖然佔領了拉薩，夷平了三大寺，但是自己兵士也賠了兩萬多，這還沒有關係，最重要的是走了達賴，他將無法交待，於是下令部隊急追，一面派步兵分途追趕，一面又派飛機搜索，下令祇要見到有形跡可疑的人群，就予以轟炸，即使不能把達賴活捉回來，也不能讓他逃去印度。在這個期間中，凡是在拉薩、江孜途中行走的人，都遭了刼，共機祇要看見有一隊行旅就當成達賴，先用一排機槍掃射，當行人伏在地下避彈時，接着就用炸彈作地氈式的轟炸，直到炸到沒有生物爲止。

行人遭刼不算，還有兩個村莊也受了池魚之殃，共有十幾戶人家，正當共機轟炸時，有一隊行旅奔入村中避難，共機以爲達賴喇嘛進了這個村莊，於是去電拉薩報告，馬來又開來三架飛機，輪流更番轟炸。一個小村最後完成爲焦土，一個生物也沒有留下。另外還有一個小村莊在洛卡地區，眞是達賴經過的地方，這時共軍已知道達賴是沿洛卡地區東南行，就下令共機向這一帶搜索，一架共機在這個小村上發現了人馬宿營的痕跡，以爲達賴在這村裏，又調來幾架飛機炸平了，其實達賴一行人早於三天前過去。

以後達賴所行路程更爲崎嶇，驪馬都不能通過，祇好步行，所以他每天祇能行二十哩路，但是因爲所經過都是偏僻小徑，有時更是森林地帶，共軍搜索飛機雖然不斷經過他們頭上，却不能發現目標。經過了十四天的艱難跋跡，達賴終於到達了剛被印度佔領了九年的達旺。



達賴剛從拉薩出亡，尼赫魯已經得到消息，就把梅農找來商量，梅農睜着木乃伊似的大眼說道，「願釋迦、耶穌、謨罕默德諸神保佑，達賴被解放軍捉回去吧！他要眞的逃來，我們向中國怎樣交待？」

尼赫魯閉着眼睛想了一下，說道：「其實西藏東南部有一小塊地區是和緬甸交界的，達賴能從那裏進入緬甸就好了。」

梅農說道：「既然這樣我們何不派人在邊境等候，達賴來到時就勸他到別的國家或者回西藏。」

尼赫魯搖搖頭：「這句說如何能說出口，傳出去必然會引起全世界與論的指摘，我這個亞洲領袖的面子放在那裏？」

兩人正在商議，忽然接到阿薩密有電報打來，報告達賴已抵達旺，請示如何辦理。

尼赫魯看了嘆口氣，遞給梅農說道：「麻煩開始了。」

梅農接過來一看，登時把那張黑裏泛灰，灰裏又發青的臉脹得通紅，連說：「這怎麼辦！」

尼赫魯長吁一口氣：「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辦法，你去一趟把他們接來再說吧。可是，得告訴達賴，千萬不能亂說亂動，替我們惹出意外的麻煩。」

達賴在達旺休息一晚，繼續前進，到了孟加拉省的斯利谷利，遇上了梅農。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和嫂嫂朱丹也帶着孩子來歡迎他，一家人見了面相抱大哭，當地的印度人則歡迎鼓舞，鳴放爆竹歡迎達賴佛駕蒞臨。苦祇苦了梅農，對着這麼悲壯、熱烈的場面，實在沒有他說話的餘地，但是不說又實

在對不住周恩來，違反了他本身的立場。想了半響，悄悄向達賴說道：「你若是肯回拉薩，我可以幫助你。」

達賴愕然道：「我九死一生跑出來，如何能回去，梅農先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梅農說道：「我沒有其他意思，祇要想調解你和北京的爭端，假若你肯回去，我可以勸他們把軍隊撤出西藏。」

達賴說道：「梅農先生，你不了解中共的本質，他們說過話是不算數的，你把他們當朋友，終究會吃虧的。」

梅農還想向下說，嘉樂頓珠忍不住問道：「梅農先生，你的話是自己的意見，還是代表你們政府？」

梅農紅着臉說道：「我說的祇是自己的意見。」

嘉樂頓珠笑道：「那就不必再談了，你的好意我們很感激，但是卻行不通。」

達賴最後卜居莫蘇里，尼赫魯也來看過他一次，達賴執着他的手說道：「首相先生，我這次是逃亡出來的，可以尋求政治庇護了吧！」

尼赫魯不料當日一句敷衍話，現在卻變成了一道枷鎖，紅着臉無言可答，正是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

當「六中會議」開幕時，毛澤東在武漢看到各方面的情緒知道這次是非敗不可了，過去尚希望省委書記會議能挽回劣勢，及至在會議上又觸了礁，平日所斷養的周小丹都出頭反對人民公社，更覺得前途茫茫。一天晚上把活曹操找來閉談。毛澤東嘆口氣：「甘老，現在的情形眞使我灰心到了極點，環境比遵義會議前還要惡劣，那次你替我寫封信給覃理老要求國民黨收編的事，雖然未成功，當時總還覺得可這樣一條路可走，現在眞是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了，祇有瞪着眼看他們趕我下台了。」

活曹操搖搖頭說：「這一點倒不盡然——不錯，我們在政治局及中委會都處於劣勢，但這畢竟是暫時的。我們應該爭取黨外的廣大力量支持，政治局與中委會祇是那一小撮人，也並不能壓下去的。」

毛澤東縐縐眉頭說：「林老，你這話未免太抽象一點，什麼是黨外力量呢？又怎樣去發動呢？」

活曹操說：「譬如民主黨派的成員，當年主席會利用他們打垮了國民黨，現在怎麼不可利用他們來打劉少奇呢？此外如海外華僑，各地宗教徒，過去都是未被重視，或者受到迫害，現在應該拉出來，讓他們出一口氣，使他們覺得主席總比劉少奇好得多。」

毛澤東苦笑道：「林老，你的話雖然有道理，但是作起來並不簡單，首先是民主黨派在大鳴大放時已經徹底整垮了，領導人大部分變成了右派分子，還在勞動改造中，現在把他們拉出來又能起什麼作用。至於華僑和宗教徒的思想同社會主義根本上有衝突，要滿足他們祇有犧牲社會主義，也是作不到的事。」

活曹操說道：「這不過是個姿態，我們目的是利用這批人爭取民心，祇要能得到全人民擁護，又怕什麼劉少奇。這一個步驟祇要對內的，對外還可以借助國際力量。」

毛澤東不知道活曹操說的什麼？眼光光的看他。

活曹操低聲說道：「這次劉少奇敢於如此囂張，還有主席許多心腹幹部都倒過去，說來說去還是受到莫斯科的影響，赫老既然能難爲主席，我們爲什麼不找機會將他一軍？」

毛澤東一聽這句話非同小可，連忙走下圈椅，過來悄悄問道：「林老，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去找老美？」

活曹操登時打個冷戰，連說：「主席誤會了，我粉骨揚灰也沒有一絲這樣思想，我是說我們可以和南斯拉夫拉近些，赫老在當代人物中最怕的還是狄托，更怕主席和狄托連在一起，和他爲難。」

毛澤東想想這倒也是個辦法，就把李維漢、廖承志、葉季壯、姚依林等人找來，指示了幾個步驟，武漢會晤結束之後，毛澤東去西湖研究馬列主義去了。他們就遵照毛澤東的指示，逐步展開工作。

首先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從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次年一月八日止，召開了一次統戰會議，把各民主黨派的重要人員都傳來開會，商量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事。可憐的民主黨派自從經過大鳴大放大整之後，稍微還能說話的都被指爲右派分子送去勞動改造或者社會學院學習，現在又找一剩下的一批人談互相監督，不由得把他們個個嚇了一大跳。李濟琛哭喪着臉向沈鈞儒說道：「衡老，怎麼現在又來這一套，毛主席是不是用的割韮菜辦法，割了一次又一次，到割完爲止。」

沈鈞儒苦笑道：「任公，你沒有眞見過割韮菜，割韮菜是割了一次，等到長出來再割，今天咱們民主黨派，是割一棵小一棵，試想我們發展的對象，限定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不用二十年就全部完了，還談什麼長期共存。」

兩人正在說着，李維漢帶着徐冰、廖承志、張執一、許滌新、于毅夫、汪鋒等幾位副部長一道進來了，大家一齊站起來鼓掌，李維漢擺擺手，大家才敢坐下。

李維漢宣佈開會的目的：還是要民主黨派提意見，對共產黨有什麼不滿意之處，可以說出來。李維漢報告過之後，全場鴉雀無聲，誰也不敢說話，李維漢沒有辦法就向李濟琛一指，要他起來說。

李濟琛戰戰競競站起來說道：「我完全同意李維漢部長的報告，絕對擁護毛主席，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完了。」李濟琛說過自行坐下，全場一齊鼓掌，李維漢不大開心。

沈鈞儒知道下面臨到他了，也站起來說道：「我完全同意李維漢部長的報告，衷心願意接受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我眼中的新中國，根本就沒有一絲缺點，所以我也沒有意見。」

李沈二人說過之後，全場又寂然無聲，李維漢指指黃炎培，老油條知道賴不掉了，就站起來說道：「我完全同意李維漢部長的報告，我絕對擁護毛主席和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完了。」

李維漢氣得眉毛都豎起來，指着黃炎培說道：「你的話和李濟琛的完全一樣，你怎麼一點心都不用，心到那裡去了？你說。」

（未完）

雷根的四大寶貝

美國第四十任總統當選人雷根的生平經歷與奮鬥過程，報章雜誌上均多有記載。但這第一位離過婚的美國總統，他的婚姻生活與家庭子女，以及他們間的親子關係又如何呢？就某些方面而言，雷根的四個子女，均曾令他大感頭痛。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雷根家也難以例外。

南茜給他的力量

雷根於一九四〇年與女演員珍惠曼結婚。這段婚姻只維持了八年。兩人離婚的原因，主要是彼此的影藝生涯無法協調。一九四八年他們離異時，珍惠曼的演藝生涯如日中天，雷根則日益走下坡。珍惠曼甫以「心聲淚影」一片贏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才華獲得公認，主演的又都是「A」級（大製作、大卡斯）影片；雷根呢，則老是在二、三流的「B」級（小成本、小演員）中演些不重要的小角色。另外一個原因，是珍惠曼爲共和黨員，對政治毫無興趣，雷根則是民主黨人，對政治極爲熱衷（雷根後來才脫離民主黨加入共和黨）。兩人間的齟齬越演越烈，竟至雖有一子一女，也無法挽回他們婚姻的地步，離婚以後，珍惠曼帶著小孩繼續從影，後來下嫁給音樂指揮佛烈德卡嘉。

雷根與珍惠曼的兩個孩子，是瑪琳與邁可。瑪琳現年卅九歲，邁可是養子，現年卅五。

四年之後，雷根與女演員南茜相戀結婚。這樁婚姻美滿和諧，人人稱羨，南茜婚後卽退出影壇，專心相夫教子。雷根之有今日，實南茜之不斷鼓勵與慰勉所致。他們結婚廿八年，育有一子一女，女兒派蒂廿七歲，兒子朗納廿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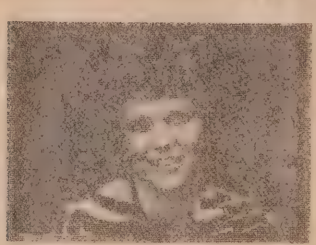
這四個子女都已離開家，過著非常獨立的生活。他們絕少全家人聚在一起，不但四人間的個性、看法彼此迥異，他們對問題的意見以及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也不是雷根所希望的——四人中有兩人曾離過婚，兩人過著同居生活，四人均在大學期間輟學，小兒子朗納還去跳芭蕾舞。在一九八〇年的競選活動中，他們在若干重要問題——核能、平等修正案與墮胎——上與雷根公開衝突，四人彼此間也常發生爭執。但是他們對父親都有一致的忠誠與敬愛。



雷根與南茜伉儷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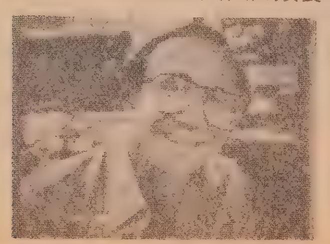
次女派蒂（演員）。



長女瑪琳（外銷顧問）。



次子朗納（芭蕾舞者）。



長子邁可（商人）。



雷根總統的全家福圖：（自左起）瑪琳、兒媳考琳、邁可與養孫卡麥隆、雷根夫婦、派蒂、朗納

長女瑪琳最支持父親

瑪琳是雷根家的長女，也是爲父競選最力、說話最坦白、最有主見的一位。

一九六六年雷根競選加州州長期間，他的助選人員對雷根曾離婚之事諱莫如深，對瑪琳和邁可更是絕口不提，彷彿他們不存在似的。

但是瑪琳對此並不在乎，相反地，她認爲逃避事情不是辦法。從一九六〇年起，瑪琳一直不餘遺力地幫助她「親愛的老爹」競選，她甚至每天清晨四點半就起床做家事，以便白天能空出時間幫老父競選。

對於雷根的兩個家庭之間的冷漠，瑪琳並未歸咎於南茜。瑪琳表示：「我很高興父親娶了她。當年我才十一歲，我甚至還把我的愛馬命名爲南茜。」瑪琳與她的同父異母幼弟朗納很親近，朗納參加第一個正式舞會時所請的舞伴就是她。

但瑪琳與派蒂之間則水火不容，在性格與價值觀念上均南轅北轍。她說：「我們一點都不像姐妹，我們之間沒什麼關係。」

瑪琳一生並不順遂，她曾兩度離婚，在工作方面，則一直擔任秘書或舞台、歌唱方面的小角色，直到一九七〇年以後，才在舊金山與洛杉磯闖出名堂來。她在這兩地的一個電視節目中擔任節目主持人，非常成功。她於兩年前放棄表演方面的野心，出任「美國產品外銷協會」會長，致力平衡美國外銷與內銷的逆差。雷根對這事非常支持。

對於當總統的女兒，她一點都不擔心，而且還熱愛這個角色。她宣稱：「一九八〇年代的政治，一定棒得不得了。」

打破撲滿領養了邁可

邁可是雷根家唯一領養來的孩子。他也是乃父的一個熱心助選者。他坦白地說：「我支持父親，有百分之四十是因爲他是我爹，我敬愛他，但百分之六十是爲了我的兒子。我兒卡麥隆兩歲了，我很關心他的未來，他的權利以及自由。」儘管邁可曾爲乃父演講過數百次，但他仍然覺得不被助選團「需要」與「重視」。他認爲「競選總部可能認爲我和瑪琳一出現，會使父親顯得更老。此外，我和瑪琳在較前線助選，而父親真正的孩子（指南茜所生者）卻躲在後方，這不是很尷尬嗎？」

據稱，雷根家之領養邁可，還得歸功於瑪琳存下零錢買下她最喜歡的一樣東西——一個弟弟。原來珍惠曼生下瑪琳之後，醫師就告訴她不能再生育。瑪琳回憶稱：「我記得，一天晚上，一個女人抱著一個四天大的男嬰來我們家，爸爸說我不能白白擁有他，於是我就上樓去拿小豬撲滿；裡面一共有九十七分錢。」瑪琳笑稱：「我常笑邁可說他是我買來的。」

邁可和瑪琳一直在珍惠曼家長大，直到邁可唸一年級時被送去學校住宿爲止。邁可在事業上也很不順利，大學時輟學，其後換過無數的工作，還曾經是世界級的快艇比賽選手。一九七〇年他的首度婚姻破裂。經過多年的奮鬥之後，他終於成爲成功的船艇銷售商，並於一九七五年與現任妻子考琳結婚，今年他將自組公司。

邁可事業有成，對父親又是絕對忠誠，但有一點仍令

一九四七年，雷根與珍惠曼，離婚前一年與女兒瑪琳、兒子邁可合影

無遺憾，就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常常接近父親。邁可提到：「南茜為父親而生活、而呼吸。她太保護父親的時間。在朗納與派蒂出生前，我和瑪琳還與她較親近，如今已不再如此了。」他抱怨他的母親珍惠曼常來看孫子（邁可之子，也是雷根家唯一的孫子），雷根却則自孫子出生後，只看過孫子「三、四次」。

派蒂目前是電視演員

有人曾問派蒂，假如雷根不是她父親，她會投票選雷根嗎？她的答案居然是：「啊，我不知道——也許我不會投給誰。我是反對政治的。每天報紙一來我總是先看副刊。」

派蒂的價值觀念與乃父差距最鉅。雷根在加州州長任內，曾關閉加州各大學的校園，派蒂彼時是西北大學的學生，曾以「抗議者」的身份去向父親「理論」。大學輟學後，她卽與「老鷹合唱團」的吉他手李登共賦同居。一九七六年雷根競選總統時，派蒂連人影都看不見。

但今年起，派蒂也妥協了不少。她雖未出面為乃父競選，却也沒有躲藏起來。目前她暫時與父母住在一起。

派蒂難得與父親意見相合，却感謝父親鼓勵她當演員。但派蒂迄今所演的，都只是電視連續劇「幻想地」、「籌碼」、「拉斯維加斯」、「愛之船」中的小角色而已。派蒂稱讚她父親是「非常好、非常自然的演員。他敎我如何演好自己的角色」。

儘管派蒂盡力彌補她與父親間的不合，却不為瑪琳與邁可所見諒。他們懷疑她的誠意，比方說，派蒂仍在大力支持反核能運動，而雷根却是贊同使用核能的。

老么朗納愛好芭蕾舞

朗納是雷根家的老么，童年期間在家彷彿獨生子一般，因為他七歲時，姐姐派蒂已經住校，另外兩個兄姐則很少回家。

朗納酷好運動，一九七六年曾為父親助選，他上耶魯大學，雷根陣營也引以為榮，頗吹噓了一番，但後來，雷根陣營突然絕口不提他了。

原來朗納在十八歲那年輟學，跑去跳芭蕾舞。雷根勸朗納把那學期唸完，還去找好友金凱利商量。朗納仍堅持他所選擇的路。雷根無法，只得讓他去。

朗納目前與他在洛杉磯跳舞學校的一個女同學同居，他的父母也為此感到尷尬。朗納指出：「我們不介意談這事。但我被要求別談這件事。」

儘管如此，朗納對他的父母都極力辯護，對於他的母親南茜，他指出：「很多人都把她說成一個很專制、統治慾很強的人。其實不然，她非常敏感，而且很努力扮好她的角色。」朗納對大多數政治問題的看法都與父親相同，當雷根受到攻擊時，朗納總是不遺餘力地為父親辯護。

儘管如此，芭蕾仍是朗納的唯一與最大愛好。「我毫不在乎名利，我只想贏得旁的舞者的尊敬，這會使我感到無比的滿足。」

朗納目前參加紐約素負盛名的「傑弗利二世舞團」，並且領有全額獎學金，日後很有可能成為正式團員。

莫昭平



派蒂在她父母家附近訓練狼狗。

女人要打開性束縛

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歷時十多年之性倫理及性行動產生急遽變化，可以稱得上是一項革命。在這種變化之後，當然也包含人們對事物價值觀念之變化，但絕對無法否認的是，這種革命與六〇年代起一連串政治社會事件有關。

性革命先驅凱蒂．米蕾特的「性政治學」，被喻為婦解運動的「聖經」。書中倡言男女間的性行為不是生物性的、肉體性的行為，而是「私有領域裡性的政治模型」。米蕾特還指出亨利．米勒、羅曼．梅萊、D．H．勞倫斯等人的作品，完全出自男性沙文主義，使女性屈於從屬關係。導致了羅曼寫出「性囚」，與米蕾特展開一場性論戰，轟動一九七一年的美國論壇。

女權出頭帶來性變化

事實上，女性已以破竹之勢進出男性社會。例如，一向以陽剛為盛的軍隊出現了女兵；目前，美國陸軍已有九萬名女性現役軍人；空軍中也有女性戰鬥機駕駛；一九七六年開始，西點軍校開始招收女生；國防部也任用女性工作人員。

女性在財經界更是頭角崢嶸，全美大企業中五分之一以上都僱用女性職員；近幾年來，女子商業學校之入學率為以往之五、六倍。這些女性之活躍及生活意識之改變，當然也為性帶來了巨大變化。

金賽博士在一九四八年時曾做過一項調查，調查對象中男子九八%、女子五〇%有婚前性經驗；但根據一九七三年之「漢頓調查」，則為男子九五%、女子八一%有婚前性經驗。同時在年輕人之間，婚前性交、愛撫、口唇觸吻性器官、前戲，及性交時間、次數等都較以往增加。

僅就女大學生為調查對象，一九五八年時非處女為一〇%，七三年時則增至八五%。

「過去，父母及社會教給我們的性知識都是錯誤的！說什麼男人性慾比女人強，需要時找女人發洩，並非出於真愛，因此女人必須堅拒男人在婚前的要求。這全是謊話！其實每個人的性慾是有差別的，有的女人性慾強，有的男人性慾弱，並非女人永遠居於奉獻的地位；還有人說如果在婚前毫不保留地奉獻，最後總免不了被拋棄的命運，更是胡扯！即使婚前有性經驗，婚後一樣能求取美滿的幸福生活！」

這是「漢頓調查」中一位二十一歲的人妻之言。由此可知，隱於傳統一夫一妻制背後的「雙重標準」（允許男性婚前性交或外遇，女人卻須絕對遵守貞潔）已完全崩潰。

除了婚前性行為以外，另一項值得討論的題目是曾被視為罪惡之同居。目前，全美至少有一百萬對同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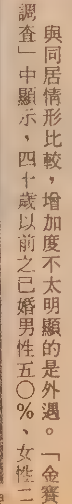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八年，紐約時報的一項專題報導「現代學生之氣質」，公佈了哥倫比亞大學男女生同居，學校因而開除女生之事，引起相當大的騷動。至今回顧，性革命者直覺猶如一場噩夢。

同年，第一篇有關大學生同居生活之碩士論文寫成，此後十年，共有二十五篇此類碩士、博士論文相繼發表。

康奈爾大學曾發表一項調查報告，四十%以上的大學生有同居經驗。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我們將來會結婚的，現在只是相互確定一下性的適應度，而且，我們還沒有足夠的錢籌備婚禮。」

根據追蹤調查，畢業後其中五%正式結婚、二五%訂婚、二〇%分手，其餘的繼續同居。

外遇換偶也逐級昇高



與同居情形比較，增加度不太明顯的是外遇。「金賽調查」中顯示，四十歲以前之已婚男性五〇%、女性二



換偶俱樂部。追求性自由者與日俱增。



女人參與貨卡司機、攝影家、拳擊手等工作。

六%與配偶以外的異性有性關係；「漢頓調查」中男性減至四一%，女性不變。

但在過去，外遇都是隱密進行，這十多年來却相當公開。例如，一九六〇年代就有「換偶」、「換妻」等現象，也有相關雜誌發行。

參與「換偶」遊戲的多半是教育程度高、生活優裕的中產階級。據某項調查所示，參與者有五〇%大學畢業、三〇%研究所畢業、八%爲博士或碩士、七二%有專門職業。這些人多半爲自由主義者，反對既成秩序、反宗教、愛國心弱，很少參加地區性團體、贊成婦解運動，主張修改婚姻法，贊成嬉皮、飲酒縱慾、吸毒、墮胎及裸體主義。

一九七二年，社會學家喬治．歐尼爾夫婦合寫一本「開放的婚姻」。他們指出大部份的美國人都期待結婚對象能滿足自己的感情、性、社會及經濟之要求，如果不符所望，就對婚姻生活感到失望。因此，他們提倡「開放的婚姻制度」以拯救現行婚姻制度的危機。夫妻保持各自的主體性，互助合作，這樣才不會過分期待對方；各人擁有隱私權，立於平等立場而相互信賴協助；也就是說，夫妻在不妨礙彼此擁有欲及嫉妒心之原則下，可自由擁有情人。

在大城市裏，同性戀非常普遍。此風源於舊金山，蔓延至波士頓、紐約、洛杉磯、邁阿密、芝加哥等地。卽使在相當保守的城鎭鄉野，也不乏斷袖之癖者，而且公然在電視上播映此類題材的節目，內容包羅萬象。

外遇、換妻、開放婚姻等，都是一人與複數異性發生性行爲，他們的目的不再是爲生兒育女，而是一種享樂，卽性行爲的目的由「生殖」變爲「娛樂」。

過去，一般對不結婚男人之看法較爲偏頗，認爲他們不正常，諸如同性戀、酒鬼或精神異常，甚至爲變態；女性的情況更糟，一聲「老處女」，包含了幾許輕蔑、嘲弄及憐憫？現在觀念已變，卽使永遠保持獨身，也不再被認爲是「怪異」行爲了。

盲目追求者犧牲於性

目前，「未婚父母」的數量也逐漸增加，許多人「不想結婚却想要孩子」，這種情形已不稀奇。男人刊出廣告，自有女人上門應徵，談妥以後卽簽訂契約，自女人懷孕日起，男人按月支付生活費，直到孩子生下，再付給一筆酬勞，領回孩子，契約卽告結束。這種「自主懷孕」，可說是婦解運動的成果。

隨著性革命之發展，離婚率也顯著增加。一九七五年，美國離婚率居世界第一，每一千人中有四．六二人離婚；七六年增至五人，但是離婚後的男人有四分之三、女人三分之二會再婚，未再婚而同居者亦爲數不少。傳統的從一而終之婚姻觀念已告落伍。

由於性革命之賜，提高了我們的性知識，充實了我們的性生活，但也有人對這一點提出疑問。

凱塞琳，三十一歲，聰明漂亮，是典型的性革命擁護者，有三次同居經驗，最近突然宣佈禁慾，她的理由是：

「我不想再過這種速成性交的生活，但絕對與道德意識無關。我覺得以前的戀愛及性經驗都很好，我嘗試得夠了，所以我希望遇到眞正能委託將來的對象後再與他共享性樂。」

她的例子較爲極端。不過，一般獨身男女對性的觀點確實稍有改變。另一個女人莎拉，三十五歲，七年前離

家務事不再是女人的義務，男人一樣需要分擔。

歐美性倫理急遽解體

●譯／訪奇

婚，她並非禁慾，而是選擇對象：

「避孕丸之賜使我不致懷孕，也使我的生活放浪形骸，偶而午夜夢迴，發現躺在身邊的根本不是自己喜歡的人，那份惆悵難以形容。」

雪莉．依塞博士解釋這種現象之產生，乃是因爲「許多人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在追求什麼，而盲目地成爲性革命的犧牲者」。

犧牲者並不限於女性，加州長堤之「婚姻與性研究中心」的瑪麗蓮．費西安博士指出，近年來爲性感到煩惱之男性遽增。「因爲約會的習慣已改變，以往性是有階段的，由接吻、愛撫而至性交，過程中彼此的親密度也隨之增加，最後臻於靈肉合一的境界。但現在多半是一拍即合，很乾脆地脫衣上床，反而減少彼此親密的機會。」

艾莉格．鍾的小說「飛之恐怖」，就是描寫中年女性的閨怨，帶給全世界女性革命性的影響。她談到自己的婚姻生活：

「同居時我們就約定彼此坦誠相待，有外遇時也要互相打個招呼，如此才不會產生嫉妒心；但是結婚後我們卻嚴謹遵守一夫一妻制。」

性爲善爲惡尙難論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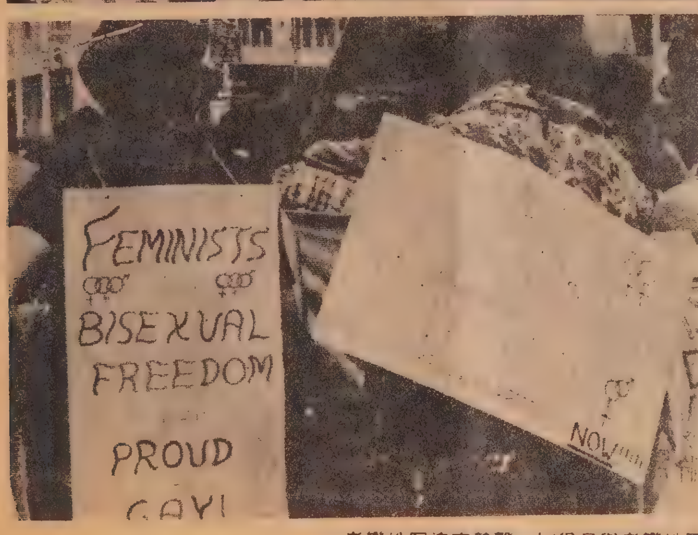
性革命本身之價值肯定與否，不能一概而論。過去人們認爲性是男人以女人爲對象，現在則認爲是互惠行爲。最近，也有許多論點指出性革命之弊害，其實它是功過相抵。精神科醫生海倫．卡普蘭博士認爲：

「對性態度之變化，已深入醫學界及一般社會，我們不再視性爲罪惡，而視其爲純粹的生物行爲；就像牙疼去看牙醫一樣，性方面的問題也需請專家治療。當然，每件事物皆有利弊兩面，比如早洩、冷感等問題逐漸減少，性慾衰退、陽痿等問題反而增加。但我們相信，只要肯正視這類問題，到下一代時將可發現更理想的解決方法。」

性的解放促使人們不再眷戀於床笫之間，無論同性戀也好，兩性戀或性變態也好，都能得到適度的宣洩，使我們不再爲這些問題煩惱，最後剩下的就是「質」勝於「量」之原則。享受人生至極的歡樂、相互扶持、尊重及合作——這才是性革命的眞正目的。



女同性戀夫妻，二女共組一個家庭。



兩性戀者與日俱增，聲勢直追同性戀者。

以色列在中東情報活動

最純粹的間諜戰涉及預測事件這門困難的藝術，而世界上沒有一個地區比中東更難以預測。

伊朗國王巴勒維的垮台，令大多數分析家和評估家——他們都是思想間諜——大吃一驚。

對美國而言，這不僅意指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失敗，更重要的，也是從總統以降的整個華盛頓外交政策制定組織的失敗。

接觸不够導致情報失敗

不過，沒有一個主要情報機構或西方國家在預測伊朗事件上，有特別良好的表現。一九七八年六月，以色列駐德黑蘭大使盧布拉尼曾警告說，巴勒維的垮台已指日可待。但當美國要求提供一個比較深思熟慮的評估時，以色列政府反而謹慎起來。這位大使的話爲何沒人聽呢？主要是因爲沒人要聽有關巴勒維的壞消息。

一九七八年八月，中央情報局的高級伊朗分析家要求德黑蘭美國大使館，多提供一些有關伊朗人民的態度，但據冒險情報小組委員會一項報告指出，中情局和大使館政治組均無反應。該報告說，美國在伊朗的情報蒐集工作，其主要弱點在於缺乏與伊朗領袖及其隨從人員的廣泛接觸。

不過，即使德黑蘭美國大使館有心對中情局的分析家所提要求有所反應，它能做到多少也有問題，因爲在大使館中沒有幾人有伊朗背景或語言技術，足以勝任評估人民的工作。

美國之所以不與伊朗人民（包括不滿份子）做廣泛的接觸，主要是怕因此得罪巴勒維。在冒險小組委員會的報告上說，中央情報局在試圖報導伊朗政情時，陷於利益衝突的兩難之中。「一方面，中情局長久以來視自己爲巴勒維的支持者，而在另一方面，它又必須對伊朗政情提供周延的情報分析。」

以色列駐德黑蘭的小型大使館內，則擁有比人數龐大的美國大使館還要多的人會說伊朗的波斯語。但似乎很少人將盧布拉尼大使的警告聽進去。

在華盛頓，即便巴勒維已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離開伊朗之後，仍有只願聽好消息的傾向。所謂好消息便是指美國支持的伊朗軍隊將團結一致。白宮已派遣駐歐洲美軍副總司令海瑟前往德黑蘭，其所負任務便是協助維持軍隊的團結，並使軍隊將他們對下台的巴勒維的效忠，轉移給白泰爾的新政權。

美國大使蘇利萬曾警告此法不會發生作用，白泰爾政權不會穩住，但海瑟將軍似乎認爲此法行得通，而白宮也再度選擇聽信好消息，結果事情的發生一如蘇利萬所預料，軍隊全部背離白泰爾，而由何梅尼掌權。

這是一次白宮的情報失敗，而與中情局無關，正如一名接近這項行動作業的人士說：「海瑟的可信度甚高，因爲他說那裏仍有可爲之處，這正是我們所要聽的。而蘇利萬雖非壞人，但由於他報告了壞消息，我們便視他爲叛徒。」

冒險小組委員會這份報告顯示，中央情報局對伊朗情勢缺乏情報和背景，在整個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的大部分期間，中情局未提出根據與伊朗宗教反對派人士接觸所做的報告。

只求迅速分析未能深思

當伊朗和伊拉克在九月廿二日爆發大規模戰鬥時，華盛頓的軍事專家對事態的轉變，顯然感到意外。

一位五角大廈高級官員說：「我們的情報蒐集能力已不如往昔。」

華府與情報方面有關人士說，兩伊戰爭已顯示出美國在波斯灣地區情報作業的脆弱。美國官員有時從新聞媒體首先獲知戰鬥和空襲消息的好幾個小時後，才從本身的情報系統得到證實。

美國的軍方情報專家對伊朗軍隊力量的分析，也顯出至少有部分錯誤，他們原先認爲，伊朗部隊的力量已因大規模逃亡、整肅和美國禁運零件、缺乏適當後勤維護等因素而受到損害，結果，他們對伊朗抵抗伊拉克入侵部隊的能力深感意外。

伊朗空軍有能力深入伊拉克空襲，是專家們預料不到的，伊朗的一百九十架F四幽靈機，和一百五十架F五戰鬥轟炸機，似乎至少有一半仍有能力作戰。

美國官員顯然缺乏有關雙方軍隊後勤能力及軍隊士氣的可靠情報，而無法對此一波斯灣地區的全面戰爭作任何推斷。

在伊朗歷經兩年的動亂後，美國的情報活動依然以蘇俄和中共爲主要對象，中央情報局的大部分偵察衛星依然用來偵察蘇俄和中共，波斯灣地區並未被列爲最高優先。

據中情局一名前任高級分析家說，美國的情報分析工作太過專注於日常事件的迅速分析，行政機構內許多情報的「消費者」，要求情報要盡量精簡，結果變得毫無意義。

一名前中情局站長說：「華盛頓喜歡要迅速的結果分析，他們喜歡小報告。」另一名站長

說，根本沒有時間做深思熟慮的長程分析，迅速而精簡的情報報告，比有深度的報告受到較高的評價。他又說，中情局的駐外人員常常忙於監視蘇俄的活動，因此沒有多少時間考慮或蒐集其他方面的情報。每個人都夢想延攬一名蘇俄人，把他培植為中情局滲透進克里姆林宮的人。

有識之士建議情報系統要多從事深度分析，多報導開發中國家的基本社會與政治力量。

但是，海外情報活動或精密的科技對於像沙烏地阿拉伯這種主要國家的預測與分析，能有所助益嗎？前中情局的高級分析家對此頗表懷疑。

他說：「與沙烏地阿拉伯相比，伊朗要算是容易預測與分析的對象。沙烏地阿拉伯實在難以捉摸……它幾乎是個封閉的社會。」

草率做預測觸怒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對中央情報局已忍不可遏。中情局是怎麼觸怒了這個控制大部分美國石油的國家呢？

首先是，中情局若干分析家在伊朗巴勒維垮台後，也開始對沙烏地阿拉伯的穩定情形感到緊張，有些人甚至預測，沙國政權也將在一年內走上與巴勒維同樣的命運。當利雅德政府聽說中情局的人不僅有這種揣測，而且還把他們的看法透露給數名新聞記者時，沙國領導階層大為震怒。

接著，中情局駐利雅德情報站站長也冒犯了沙烏地。一種說法是，這位會說阿拉伯語的中情局站長過度深入地打探沙國東部省內什葉派人民的情況。其他報導則說，這位站長對沙國皇族內幕的探詢，最令沙國憤怒。「華盛頓郵報」的一篇文章報導王儲法德親王的權威日漸衰退，導致中情局這位站長被宣布為「不受歡迎人物」，並被迫離開沙國。

中情局副局長卡路西一度曾前往沙國，試圖賠罪補救，但由於諸多原因，其中大多與中情局無關，沙國對美國甚為不滿，要想安撫他們不是件容易的事。

今年五月三日，沙國工業暨電力部長艾哥沙比公開發表一篇演說，史無前例的抨擊美國外交政策機構的情報準備工作。

艾哥沙比在華盛頓對阿裔美人全國協會發表演說時表示：「沙烏地政權的命運，決定於沙漠區游牧民族、紅海的漁民、卡西姆省的農民和庫巴省兩人的感受與態度。並不決定於記者透過五分鐘閒聊或一天的訪問所獲得的消息，或是由三等官僚宣讀五等間諜準備的四等報告。」

沙國事後透露，這篇聲明在發表之前，已先經過利雅德最高當局的過目。

若干美國官員指責中情局的分析家對沙國的不穩定跡象反應過度。這些官員說，中情局的分析家由於在伊朗事件上慘遭滑鐵盧，所以現在採取安全的作法，預測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有災難發生。這些官員指出，中情局的分析家一年前曾做出一份報告，說摩洛哥國王海珊二世只剩下六個月的掌權期。

不過，這些官員也表示，中情局在有些預測上也相當正確，例如，在中共入侵越南和蘇俄增兵準備入侵阿富汗事件上，中情局的預測都正中紅心。

不過，在預測蘇俄及其他對手的意圖上，則不比預測其能力要來得準確。透過科技工具，中情局正確地報導蘇俄沿阿富汗邊界增軍，但卻未能預測出，蘇俄將接着一路攻向阿富汗。

在沙烏地阿拉伯對情報機構而言，瞭解一個複雜而隱秘性的社會，要比由監聽無線電或衛星照片蒐集來的任何消息重要得多。

蘇俄較能和中東人廝混

蘇俄在蒐集情報和從事預測方面的水準如何？

ＫＧＢ訓練了比ＣＩＡ要多的大批精通中東文化和語言的情報官員，同時，ＫＧＢ的人也比ＣＩＡ的人較願意，也較能和中東市集裏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

一名監視蘇俄在中東活動的前ＣＩＡ幹員說：「蘇俄在伊朗和其他地方所接觸的各階層人物，比我們廣泛。他們有能够坐着和市集混混聊天，喝無數杯茶的情報官。在收買線民方面，他們也遠比我們成功。」

他繼續說：「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對賄賂人方面覺得毫無所謂，而我們即使在執行一項建立秘密關係的時候，也喜歡覺得我們並不在幹收買或賄賂的勾當。

「你可以想像如果傑克安德森專欄報導中情局在伊朗賄賂宗教領袖後，美國會有什麼反應嗎？國會一半的人士會憤怒的吵翻了天。」

正如同美國參院情報委員會在一項報告中所指出的，ＫＧＢ比美國情報機構較少憂慮分析，而較憂慮於如何獲得外國政府的文件。ＫＧＢ把大部分的分析工作留給政府和黨領導階層去做。

以色列「莫沙德」組織

許多情報官員都認為，在人盯人的技術方面，以色列間諜是世界上最優秀的。

以色列的對外情報組織名叫「莫沙德」（Mossad），目前由何飛主持，過去擔任傘兵司令，一九七三年曾預知埃及將對以色列戰區發動攻擊，而及時通知增援，這也就是情報工作的極致表現。

不過，「莫沙德」的男女幹員，也幹些純粹的情報工作之外的事情，而且聲名卓著。他們最近一次的傑作，是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六日，將正運往伊拉克的兩座法國製核子反應爐炸毀。以色列情報員甚至在法國製造廠將這兩座反應爐運出倉庫之前，便已將反應爐破壞。

以色列特務據信也曾在西歐和其他地方暗殺了許多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人員。但是創立「莫沙德」的哈瑞爾，卻在一項訪問中表示，在他當權期間，沒有「消滅」過任何人。

據該組織另一名前任首腦阿密特說：「莫沙德」常扮演一種「秘密的外交部」，秘密地派遣「秘密大使」前往一些當地領袖不敢承認與

以色列有關係的國家。

另一名人士暗示，以色列已以這種方式和摩洛哥、阿曼搭上關係，後者正俯視目下聲名大噪的荷莫茲海峽。這位人士說，以色列也想和沙烏地建立這種秘密關係，但告失敗。

美國人士說，以色列在過去曾與其他情報機構合作，提供情報給埃及總統沙達特和已故總統納瑟，警告他們有人陰謀暗殺。不過不清楚以色列是否能獨力阻撓這類陰謀。

以色列情報的一大失敗是在一九七三年戰爭爆發之前。據阿密特說，當時以色列全國正處於過份自信的狀況，結果嚐到了教訓。

目前擔任以色列國會議員的阿密特說：「我們被在數量上超過我們的敵人包圍，此迫使我們動用情報人員……我們的情報機構對我們提供的服務，有如伸在邊界彼端的一隻長臂，協助我們改善了兩項最危險的不利因素：缺乏時間與空間。

「你決不可過份自信，你要常常對自已說，不可過份自信。光是情報是不够的，必須要是正確的情報，而且要在正確的時機、以正確的方式提供給正確的人才行。我不看間諜小說，我沒那份耐性，它令我厭煩，因爲眞實世界要比小說精彩有趣得多。」

「不要讓別人注意你」

曾擒獲納粹戰犯艾克曼的以色列前特務首腦哈瑞爾，在特拉維夫一家小咖啡舘接受訪問時，憶述當年他創立「莫沙德」的經過。

這位領導以色列情報業十餘年的哈瑞爾說，他與小說中的間諜人物沒有任何關連，小說裏的間諜與他手下的間諜，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在他開始建立情報機構時，他是從軍方和公務員的檔案中尋找可能人選加以延攬。

他說：「我習慣找的人是與一般已接受的固定標準不同的人，他們有些連做夢都沒想到會



美國駐伊朗大使蘇利萬。



駐歐美軍副總司令海瑟。



以色列情報首腦何飛。



創立以色列情報機構的哈瑞爾。



西方情報機構仍無法深入中東地區民間，評估當地的情勢。

成爲情報圈內的成員。

「我拒絕延用那些認爲間諜事業富羅曼蒂克或冒險性的人。

「最佳人選完全與小說內的形象相反……沒有手槍，沒有匕首……幾幾乎是個無名小卒，常常我會選上害羞的人。」

哈瑞爾對所有間諜的忠告是：「不要讓別人注意到你。」

如果一個詹姆士龐德型的人走進哈瑞爾辦公室求職，哈瑞爾會斷然拒絕他。

哈瑞爾對蘇俄情報活動的評論甚有見地。他說：「蘇俄情報員被認爲有效率，有三點理由：一是他們手段特多，二是他們冷酷無情，三是仍有意識型態上的趨策力。

「不過，蘇俄情報活動也有弱點：

「意識型態的鞭策，常使他們歪曲或誇大他們對事情的看法。

「在試圖獲取情報時，他們常浪費大量精力，因爲他們不相信報紙。如果新聞報導說，我們正在建築一條新路或一座新工廠，他們不信任報紙，他們會發動一次秘密行動來探查眞相。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自己的間諜殘酷無情。以前，他們在以色列有一名很好的間諜（是位以色列人），但是他們逼索太急，不停地逼他接近我，我到處可以看到蘇俄行動留下的指紋……他們就是像那樣毫不考慮他人心理和生活方式地逼迫人。

「當蘇俄在以色列駐有大使館時，所有的館員都是特務，他們發明了許多避免被我們監聽的方法……他們常在電影院與他們的間諜會晤，我們便發給我方的人每人一張電影院特別進出證，這樣便可不必排除而進去，結果每一次蘇俄間諜走進電影院時，我們的人馬上跟在後面進去。」

《諜報世界》● 文／翟俊平

沙烏地阿拉伯守衛看守皇宮大門，「預防」第五等間諜「進入」。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文風遠播
上水永通百貨有限公司
總經理江慶森敬賀

百萬雄兵
大同中學校敬賀

萬家傳誦
何文輝敬賀

言論公正
劉世仁敬賀

珠玉紛陳
岑煥德
叢日秀 同敬賀

報導迅確
世界殯儀館 敬賀

文章傳世
跌打骨醫唐慶敬賀

社會棟樑
港九自由文員會同人敬賀

文化先鋒
元朗同益市場街坊互助會
理事長龍飛雲暨全體同人敬賀

社會明燈
羅秋瑜伽學院
鄒殿邦梁日盛袁傑敬賀

立言有方
圓玄學院同人敬賀

主持正義
僑港博羅同鄉會同人敬賀

立言中肯
粉嶺農作互助社
理事長蘇炳
副理事長梁秋
何輝
暨全體同人敬賀

出類拔萃
六邑同鄉僑港聯誼會
理事長：李法堯
監事長：伍光
暨同人敬賀

鐵筆雄論
上水惠州同鄉會敬賀

社會明燈
旅港興寧同鄉會全體同人敬賀

翔實報導
葵涌文園酒家同人敬賀

言論公正
西區街坊福利會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消息翔實

梁守銘敬賀

僑胞喉舌

僑港伍氏宗親會同人敬賀

正義之聲

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

主席陳明暨全體委員敬賀

造福同僑

僑港開平梁族宗親會敬賀

功在社會

粉嶺區持牌小販互助會全體同人敬賀

暮鼓晨鐘

穗成體育會有限公司

會長孔鑾

歐紹基　葉棠

黃璋　理事長盧光磊　林毓勝

鄭池　盧鐵珊

徐少華

敬賀

同僑歌頌

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

梁秉樞　張寒松　同敬賀

讜論匡時

袁汝南堂宗親總會

理事長袁衛康暨全體同人敬賀

復興文化

聯泰傢俬布公司

新界的士電召服務中心

電話：（三）——六三〇六三四

（十二）——七七四二九一至四

同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宣揚國策

少林寺正宗眞傳名山
醫館 國術社 黃乙生 暨全體同人敬賀
醫館：荃灣大坡坊泰華樓一樓N座
駐診電話：(12)四三一九四〇

讜論匡時

錦田居民協會
主席鄧伯榮 黎日煊 孫官進 暨全體同人敬賀

社會明燈

南集體育会
主席區永桂敬賀

莊敬自強

泰園漁村酒家
董事長陳泰 暨同人敬賀

文化寶庫

跌打骨醫 王世杰 敬賀
香港皇后大道西一六三號二樓 電話：(五)四四八二二九

造福同僑

香港九龍 米業總商會
理事長 鄧錫林 吳鴻茂 陳炎周 監事長 黃大澄 鄧碧木 蘇文添 暨全體同人敬賀

言論權威

香港天德聖教聯合總會敬賀

民衆喉舌

新界的士商業聯誼會同寅敬賀

暮鼓晨鐘

沙田瀝源約聯合村公所
主席許甲興暨全體同人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民衆喉舌

元朗太平行同人敬賀

宣揚國策

年豐證券公司同人敬賀

讜論匡時

位元堂養陰丸藥廠敬賀

僑胞先聲

深水埗街坊福利會同人敬賀

自由之聲

油塘區自由聯誼會

郭維光 馬伯康
理事長江 金 監事長蔡 庸
李國華 鄭 文
暨全體敬賀

一紙風行

九龍區大廈聯誼總會

主席黃滿 副主席蘇仲平 陳 蘇
暨全體同人敬賀

文化之光

旅港海陸豐劉氏家族聯誼會同人敬賀

社會明燈

麥始興堂宗親會敬賀

文化寶庫

模範英文中學敬賀

僑胞喉舌

僑港花縣同鄉會

會長徐 亨
主席張志宏
暨同人敬賀

萬人雜誌創刊十三週年紀念

珠玉紛陳

跌打骨醫 祁少雄醫館同人敬賀
梁桂芳 授男 理濤

文風遠播

香港九龍新界公共小型巴士聯合商會敬賀

社會明燈

樂富坊衆事務促進會

會長：何雄
理事長：陸國忠
黃勤方 黃協邦 林進棠 余楨珠 暨同人敬賀

萬家傳誦

旅港新雲陽集益聯鄉會有限公司同人敬賀

持論公正

中央各軍事學校香港校友會敬賀

百萬雄兵

香港黃族宗親會

副會長黃[illegible]　副會長黃久[illegible]　會長黃[illegible]　副會長黃頌民　副會長黃炳[illegible]

副理事長黃樹生　副理事長黃[illegible]　理事長黃[illegible]　副理事長黃[illegible]　副理事長黃光傳（宗惠）

副監事長黃孔[illegible]　副監事長黃[illegible]　監事長黃[illegible]　副監事長黃華湛　副監事長黃[illegible]（潮陽）

暨理監事敬賀

僑胞先聲

新界南海同鄉會同人敬賀

宏揚文化

新界蔬產銷合作社聯合總會

理事長高學袁 馮光偉 暨同人敬賀

社會喉舌

港九鷄鴨行職業公會敬賀

文化前鋒

香港保心安藥廠同人敬賀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賀友續絃（回文・調寄七娘子）

封淑英

洞房將去重開讌。夢同期永杯交勸。密擁人佳，晚溫堂暖。鳳鸞諧得償初願。寵承新婦何良善。動郎眸俏羞花面。美頌題詩，禮行吹管。衆賓娛樂音來玩。

（回讀）

玩來音樂娛賓衆。管吹行禮詩題頌。美面花羞，俏眸郎動。善良何婦新承寵。願初償得諧鸞鳳。暖堂溫晚佳人擁。密勸交杯，永期同夢。讌開重去將房洞。

難民潮

藍戒三

登場作戲儼然優。冠冕南天見沐猴。苛政風狂人畏乇。
難民潮湧浪吞舟。回頭是岸家何在。舉目無親水逆流。
威福從來狐可假。吁嗟宦海幾沉浮。

苔痕

藍戒三

萬里陰霾不見天。清明雨後尚漣緜。傾盤難洗堦前綠。
鎖霧還飛柳外烟。春夢醒來粱未熟。新詞塡罷酒成仙。
江山依舊多嬌色。誰點苔痕入妙玄。

前題

蕭瑤笙

同莓異鮮錯難分。鋪徑侵庭色掩蔽。繞砌綠痕春雨潤。
倚欄翠暈曉煙薰。斜拖藜杖粘芒屨。俯拾花鈿綴茜裙。
重上荒臺尋古碣，漫從斑駁認蝸文。

前題

潘學增

滋蔓難圖事頗煩。快侵堦綠又侵門。青膚蓁蓁都埋徑。
烏韭竿竿亦滿園。石匱山前行客踏。玉梁岩下路人蹲。
往來肅肅宵征者。舉步頻留屐齒痕。

苔痕

樹青

老屋睽離近卅年。幾時逗燕覓修椽。齋書海外無黃耳。
擾夢山頭有杜鵑。草色漸延有檻畔。苔痕應上綠階前。
海涯流寓憐飄泊。去國懷鄉只惘然。

前題 奉次文格盟長韻

彭旣白

卅載芳園舊夢中。翠暈階砌滿庭東。苔痕久已餘灰刼。
草色猶憐映寸衷。
閒堆窮巷豈由衷。屐破綠茸滑路中。遠隔豪門車馬絕。
蝸涎鶴跡任西東。

前題

陳琳

處處蘚苔新雨後。非枝非葉自成叢。偶披岩石參差綠。
却襯園花爛漫紅。舊舘夢回千里外。殘書誰讀二門東。
一春寂寂閒無事。座對階前映日融。

前題

朱敬安

一春深院無人過。苔蘚靜從石壁生。鋪地如新茵褥美。
緣堦似古篆紋成。慣經行處鞵留印。欲藉臥時席樣平。
見說芬芳甘可啜。玉粱風味十分清。

前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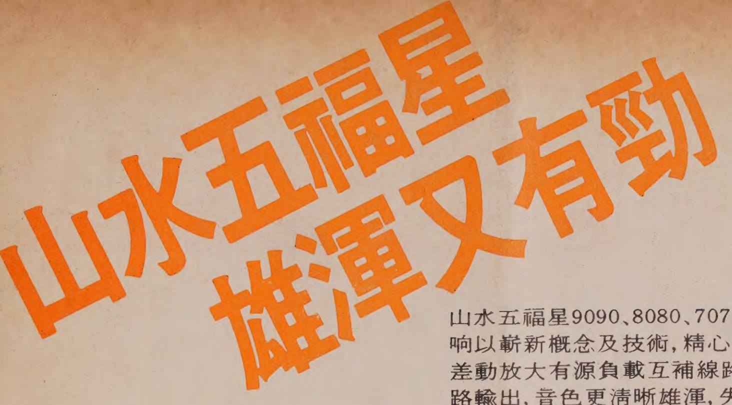
季子

紅飄難借葉爲藏。燕悄鶯嗟風雨狂。誰與鋪張新地錦。
好扶嬌弱返天鄉。銷渠命薄三春怨。酧汝痕凝百蕊芳。
贏得雲山稱絕代。蝸涎篆碧萬詞章。（白雲山麓明詩妓張二喬塚在焉）

前題

何穎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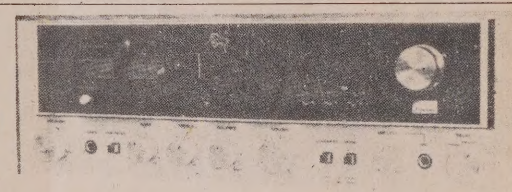
綠上階墀散地錢。婆娑竹影舞蹁躚。庭除爭啄鶉餘粒。
壞壁隱留蝸篆涎。滴露舒金花掩映。承霜叢翠草芊眠。
平鋪滑憶天台路。好教石崇壺裏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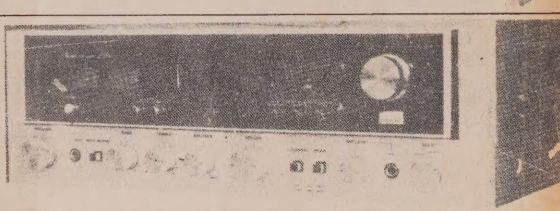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 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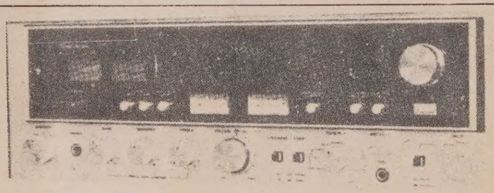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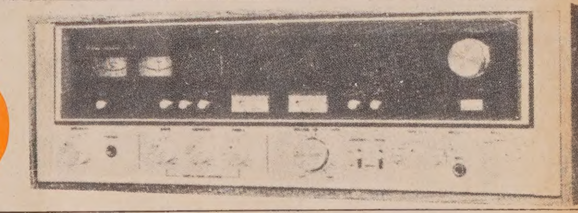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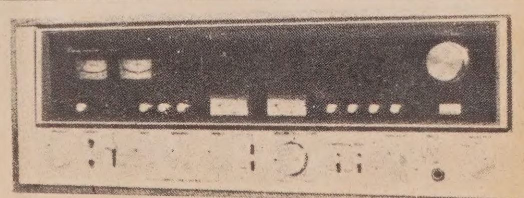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